

本书来自www. **古籍之家** .com

古籍之家专业制作中文相关电子书籍，旨在服务众多学术研究人员。

古籍之家目前已与十多所高校及地方图书馆合作，后期将不断增加。图书馆所有馆藏书籍，古籍之家均可代为扫描，我们制作的书籍均可媲美原书。原则上不缺页，如有缺页，均可免费重新扫描。

同时，各大图书馆采购的新书古籍之家也将同步更新。

如有书籍需要，请联系我：

手机/QQ/微信：**186 0502 2458**



微信扫描二维码

获取每日朋友圈发布的最新书单

張天翼文集

第五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五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精7平4 字数 347,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22,750册(内精装500册)

书号：10078·8814 定价：精5.05元 平3.40元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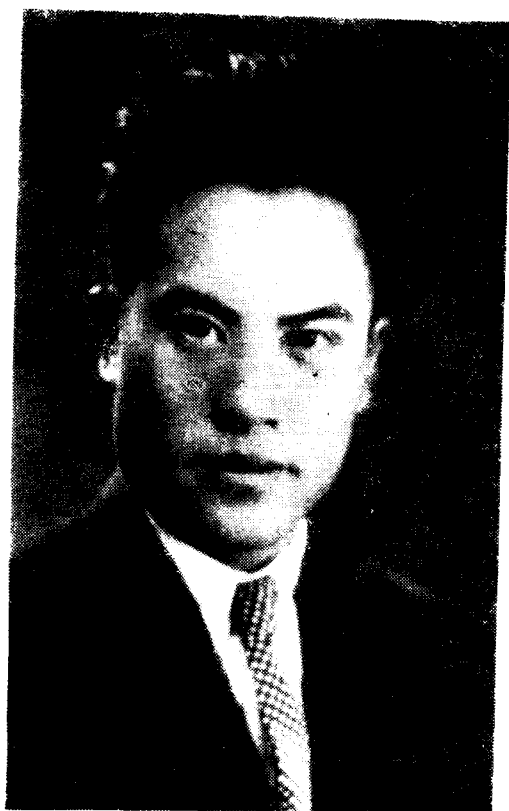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作者像（1934年）

第五卷目录

鬼土日记	1
献辞	3
日记	5
齿轮	125
一年	287
社会问题讲座	289
梅轩老先生	296
弟兄们	317
两种赋闲	357
痛苦	388
玫瑰与耳光	417
两甥舅	432
祸不单行	470
会馆里的阔人	500
消息	531
后记	534

鬼土日记

上海正午书局

1931年7月初版

献 辞

把这些凌乱的杂感

恭而又敬，献给：

我们聪明，机警

装满着权威与金银的

如今的社会主人，

我们勤谨，热心

红着眼睛的

社会主人的忠臣，

我们和平，同情

又生活得怪安静的太太，先生，

以及一群住在高层

闲情逸致的爷们。

献给这群爷们，

献给这群爷们，

但可敬的爷们

从这儿抓不到一星儿欢欣：

这儿没写成糨蛮死与爱情
女人或酒精，
也没梦境样的幽景。
只是笨得大饼似地
迸出了些你不中听的声音：
唵唵，爷们，
这是笨得大饼似地
迸出的你不中听的声音。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作者顶礼敬献。

日 记

关于《鬼土日记》的一封信

先生，在那鬼土里，我住了几天。这几天内我将所见的记了些下来，就是这本薄薄的日记，除被我自己删下些不相干的一小部份外，全在这里。

这所记没有一点夸张，过火；不忠实的地方——我何须乎要说这些呢，先生，因为我并不是个所谓文人，并不是想写小说，我用不着费了劲来和你们开玩笑。我只是象一个新闻记者，把所见的，闻的，接触的，写实地记了下来而已。

先生，你刚读这日记时，你也许会感到鬼土社会里的人和事，有点不近情，或是说有点可笑。是的，就是我，刚到那边时，也觉得它滑稽，矛盾，一个畸形的社会。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和我们阳世社会是不同的。但先生，我要请你观察一下，观察之后，你会发见一桩事，就是：鬼土社会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是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这两个社会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因此，先生，我请你不要觉得它有点滑稽，矛盾，畸形，不合理。如你万一有这

感觉,那你对阳世社会里为什么没有感到这些呢?

现在我再向你声明一句:我没有把趣味,滑稽,开玩笑的气味放在这日记里。我是很严肃的,在态度上。所以也要请你——

严肃地去读它。

韩士谦

年,月,日。

某日

好久便学会了“走险”，今天决意试一试，果然灵验，居然到了这鬼土里。事先，请朋友将我的肉体安放在妥当的地方，因为还得回来的；一面焚化一封信给十年前死去的故人萧仲讷君，请他来接。

于是试成功了。自己在一个不大亮的地方走着。

前面有两个人。虽然黑暗，可是我一看便认出其一是萧仲讷。

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和我话旧，也不表示欢迎的样子，只是：“快把你的那个遮住！”

我茫然了：“那个？那个什么？”

他手指指他自己的鼻子。怎么，这是……？他鼻子上有个白色的绒套子，象一顶帽，遮盖着他的鼻子。

“快遮住快遮住！”他又说。我于是用左手掩着鼻子。但是，“还不行，”他说，“哪，我给你带个东西来了，你自己套上罢。”

他扔给我一个绒套子，和他的一样，不过是蓝色的。套子的两端有丝质的带子，是系在耳朵上使它不至于掉下来的，鼻孔这端有两个圆孔，以便呼吸。于是我套上了。他然后向那同来的人叫道：“我的乖乖，你看，我给你介绍这位韩爷。”

他的乖乖是个漂亮女人，鼻子也遮住的，不过她的套子是

丝的，还绣着花，比我们的好看些。萧说她是他的未婚妻。鬼土里也有婚事么？但我没有工夫去理会这些事，我是在惊异着为什么要遮住鼻子。

“鼻子为什么要套上？”

可是仲讷慌张着脸色，很急似地打手势叫我莫开口。而他的乖乖涨红了脸，眼里放出轻蔑的光，看我一眼。仲讷马上接着说别的事：“韩爷，你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我替你弄好一间精致的房间。人口登记我也替你说好，只要拿个表来填一填就可以在‘高层’安住下去的。”

他领着我到街边，有一辆汽车停着；他请我上去。他的乖乖对汽车夫说：“到 V 字三六五街的时候停一停。”

“怎么，”萧君说。“为什么就要回去？你可是韩爷一句话唐突了么，乖乖你原谅他罢，他新来的，不懂规矩。”

“我因新来，不懂此间礼俗，请女士原谅。”我道个歉。

“不，我因为有事去。”她板着面孔。

车开了。到了那几百几十几街那乖乖下了车。我们两人到了萧仲讷住的房子里。车开得快，路上的情形未能细看。只看见大街小巷，都很整齐，华丽，行路的男人都穿所谓燕尾服，女人都戴着珠宝，穿极漂亮的衣裳。房屋和人物都很整齐，不知是偶然有几条街如此，还是整个鬼土都如此。他日，当到处游览一下。

萧仲讷给我收拾了一间很精致的房间。他按一下铃，应铃声而起的是，我那房间的地板忽然开了一个方形的洞，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上来。

“这位韩爷从今天起住在这房间里，你得好好地伺候他。”

萧仲讷说时眼睛看着天花板。

“是，爷爷。”那人说了又走了下去，地板又关上，一点痕迹也没有。

这简直是一种幻术，但下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许多事。

萧君曾告诉我遮鼻子的事。在这里，鼻子不许给人看见的，尤其是男女间。除开医生，没有人谈到鼻子的事，否则是下流人，如果万不得已要说的时侯，用“上处”两字代。小孩子也得知道忌讳鼻子，否则会遭大人的打骂；生下的孩子在满月的一天就给他鼻子套上的。

“遮掩鼻子是什么用意呢？”

“说不清，”他说，“这由来已久了。‘上处’的遮掩，只有你这种新来的人觉得惊异。在我们是已经作为标准道德。我们认不遮掩‘上处’的是不完全的人类，因为据说这种遮掩是人类的道德本能。”

他的这些话不能令我满足，我要他将他的原始意义说给我。他说他不大懂，据有些书上说鼻子是象征性器官的，性器官的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之一种表现，故“上处”也套上套子。

然而这很怪。

“这怪什么，”他说。“你在阳世遮掩生殖器不奇怪，为什么拿遮掩‘上处’来奇怪呢？不同是人身一部份么！”

后来又想起他的仆役会从地底里跑上来的事。他说，地狱虽没有十八层，却有两层。我们这层叫高层，住着有钱人，绅士，学者，即上流人。下面那层叫低层，住着粗人，工人，农

人，即下流人。执政者和官员自然是住在高层，总之这层是住着一切的支配者的。怪不得刚才看见的人和房屋那么讲究。

还有许多事，一下谈不完，他说他将来要渐渐使我知道。
新的环境令我兴奋。

某日

上午，萧爷将我的人口登记弄好了，这是地方政务局里取来的一纸登记表，他作主替我一栏一栏填好，便叫人送到地方政务局去换取“高层住民执照”。那表上除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而外，他为我这么填着：

地位——上流人

家境——收入宽裕

品格——绅士态度

职业——待择

思想——正确的平民思想

有乖乖否——无

以上各项，保证人是否绝对负责——是

绝对负责保证人萧仲讷。印。

先是看见了《领取高层住民执照条例》，那上面所载的手续与萧爷的不大同。那上面——

“第一章第二款，住高层者必须是上流人。……”

同章第四款：“该上流人须向本局（地方政务局）请求登记，并缴纳入市费五百元，填写登记表。……待本局派员审查，

认为合格后，方准其在高层居住。……”

我现在既没缴纳五百块，也没那麻烦的手续。

“那你是特别情形。”萧说。

他告诉我，他是有点面子的，可以例外。别人呢，填好登记表之后，便得在他们指定的地方呆住，等他们的审查，这是精密的审查，所以一审查就是半年，这半年内你可不能自由。他们先审查你的收入或不动产，其次察看你可有上流人态度。审查后便等政务局的批示，才可以拿到执照。

“如果批不准呢，便出境么？”我问。

“你是不会批不准的。”

“不，我说要是别人的话。”

“批不准么，他并不要你出境，他只要你到低层里去住。”于是我又要他详细告诉我高低层的情形。

“这样的，”他说。是全世界都分着两层，我们这国的高层住民和别国的高层人来往，低层的自然和别国的低层人来往，但国界当然是有的，高层哪里是国界，低层也在哪里分国界。一有战事，同国籍的低层人为了本能的爱国的驱使，自然和国人一致行动的，他们自然受高层人的命令支配的。

但是低层人的生活怎样呢。

他说：“他们的情形我也不大知道，在这层的上流人除非是必要的职务关系，此外没有一个人跑到低层去过的。要支配他们做什么事时可以用电话。一有战事，我们政府会命令低层人去袭击别国的低层人的。这关系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不放到同一层来呢？”

这里，亲爱的萧爷突然严肃着脸子，直一直腰子，演说似

地说着：

“这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你去看史书上的记载便可知道。在封建时代，象我们这种平民都是住在低层的。后来我们革命，我们推倒了住高层的贵族王公，我们爬了上来，占据了高层，我们才抓到了平等，自由，光明。我们不远的祖先拿了这种光荣做遗产，我们才有了今日。但是……但是下流人……我有点说不清……近几百年来，据人种学委员会研究的结果，证明出下流人之所以为下流人是先天的，下流人有粗俗和其他的劣根性。他们都没有知识，我们……我们的政府便根据这报告，将人类分两层住。因为如果象你所说，和我们同住一层的话，上流人会看不顺眼，而且怕有下流化的危险，便分住着。况且事实上也没什么不方便。”

“那你对于这事的个人意见呢？”

他摇头。“这些事我不大关心，一切社会性的事我都不大关心，也没有什么意见；我是个文学专家啊，因为。”

后来我找着了一本《最新市法大全》来看。这对于我这新来的人当然很有点用的。

有几条：

“第二章第二款，下列五种人得在高层居住：1，执政者及官员，2，实业家，富商及地主，3，绅士，4，各种专家及学者，5，其他必要者。”

“第五款，在高层居住者皆为上流人。”

“第六款，上流人须温文儒雅，举止安详，服饰整齐讲究。……不得说粗话。……裸露下部或上处者，无论有意无意，须受处分。……”

还附着下流人到高层来的规定。

“第三条，下流人有‘来’高层之必要者，（如筑屋，运输，听差等），须由一上流人证明，向地方政务局请求发给临时执照。该执照有效期内得出入高层。……”

“第三百九十九条，‘来’高层者须持执照向所辖警区领取规定服饰，服著整齐后方可在高层来往，免得观瞻。”

“第五百五十五条，……须先事沐浴，由本局派员察看，认为洁净后，方可出入高层。……”

“……勿事闲说，勿擅自行动。……不得闯入公园或其他上流人之公共场所。……”

接着：“犯本法者处以三等以上有期徒刑。”

吃过午饭，萧仲讷引我到外面去遛遛。

街上的男人许多穿着所谓燕尾服，漂亮而光烫，皮肤都怪红润的。女人们都穿得美丽，华贵。店家门口都是五花八门的广告，街上是丈把厚的柏油。仿佛置身于上海的 Do 马路了。

转弯，走进一个小胡同。

一块铜牌子吸引了我。上书（写的一笔好篆字）：

禁止小便

都会大学文字分析学教授李阳冰奉署令谨书印

再前面，一个门口一块牌：“女士卫生处”，又一个门上，

“男士卫生处”。

这是什么？

萧说这是“排泄鼻涕的地方”。又前面是“女士轻松处”和“男士轻松处”，他说是厕所，因为厕所两字不十分雅，代以“轻松”。

在一家馆子里和萧和他的乖乖吃过了晚饭已十一点钟了。

某日

一早萧仲讷的乖乖来了，她对我第一天来的冒昧已完全释然。

他俩处处显得极热，他们说他们彼此都有深得了不得的了解，两个的灵魂象生胶鞋底用该死淋黏着一样，贴在一块了。

“那么你们经过很长的接触吧。”

但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捧着肚子笑起来，他乖乖格格地说：“外行……外行……”

萧君揩了揩泪水，告诉我：“我和乖乖才在上礼拜六认识的哩。”

这怎么回事呢。

“韩爷你别忙，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会晓得的这是根据一种什么原理。”萧爷说。

说着他的门房走了进来，拿一张片子。

“快请快请，”萧仲讷就起了身。一面顾我：“你来罢，这是个值得做朋友的人。”

无意识地跟着他往客厅里走，我同时看那片子。

颓废派文学专家

司马吸毒

登录执照P.1882

司马吸毒先生穿了一身紫色燕尾服，浅绿色裤。脸子搽着粉，白得糯米团一样，但不知“何解”，脖子是灰黑色。仲讷君为我们介绍了之后，司马君便说：“我司马吸毒是黑死脱痢底地想和你韩爷做个朋友。”我们握了握手。

主人接着司马先生到房里去。

“司马爷，欢迎！”萧的乖乖说。

“祝萧爷的乖乖神经衰弱，做个现代人。”司马吸毒郑重地说。

接着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

不记得怎样说到了职业，萧仲讷拍拍我的肩：“韩爷要选个什么‘家’做做才好。”

我说：“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要怎样才合式。你是什么家？”

“文学专家。跟我来往的大半是些文学家，”仲讷正拿起一支烟卷划了火柴不即去点烟，继续说着：“我看你也做文学

专家罢，不过尚须拣个派数才对。司马爷你以为怎样？……糟糕！”

燃着的火柴烧到他的手了。

“不过我好象没有一点文学上的修养哩。”我也当做一件事地说。

“修养，倒不必客气。总之想不想做，想做我便给你来办登录手续。”

登录，司马先生片子上有过这字样，但想完全明白它：“登录？”

“登录，教育部的登录。就是这里的作家都要先在教育部登录，有了执照之后方可发表作品。登录的时候要验看大学文凭，受考试，认为合格后，才可以给他发表权。非大学毕业生，则要一位著名的文学专家，或者一位‘平民’证明他是天才，也可以取到执照。”

“平民？”

萧仲讷笑了：“原来你连这也没明白。平民者，是专指我们这里的大企业家而说的。”

最后我说：“关于职业的选择问题，容我多考虑一下罢。”

“是应当考虑的。这更不必急，现在不过是说说的话。”

渐渐地我和司马吸毒先生也说熟，他是个忠厚人。吃过饭，他为我述说他努力的经过。

据他说，他是有颓废的天才的，他自五岁起就立志做一个颓废派文学专家。但是有点悲哀，他身体太强壮了，他想努力做个现代人，希望他自己能够神经衰弱，可是它怎么也不肯衰弱。他本来好运动，于是先就停止运动。再就，常几个整晚

不睡觉，因为听医生们说，睡眠的缺乏最易使神经衰弱。这样努力不到一年，他自己觉得是成功了，他感到他神经有点病态起来，病态呀！——一个最现代的东西。他又慢慢地学习着喝酒。但是白干太辣，白兰地太苦，啤酒胀肚子。于是先从甜味的酒入门，如今呢，如今是连火酒都受得住了。……还有一最需要的东西：大烟。大烟就是鸦片，鸦片不是在矮冷破(Edgar Allan Poe)和不得癩儿(Baudelaire)的诗里常见到的么。他认为抽大烟是必要的，但一抽就呕吐，但他有伟大的毅力，抽了虽然是吐了还是抽，九年半的努力，他获得了伟大的成就，所以，他说——

“所以我相信：天才对于一个文学专家当然是必要的，但修养也是决不可少的一步工夫。我不正是这样么？”

萧仲讷的乖乖同情地叹了口气：“做个文学专家真不容易！”

萧仲讷说到高兴，便说要预备点菜吃晚饭，并且打电话邀黑灵灵来。他告诉我：“黑灵灵也是一位文学专家。”

七点左右，黑灵灵的名片落到我们的眼前，他那头衔是：“极度象征派文学专家”。

主人的第一句话：“黑爷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

黑灵灵先生的答复是：“因为刚才我铅笔的灵魂浸在窈窕的牛屎堆里了。”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们几个都是严肃透了的神气，我幸得不爱笑，没笑出来，不然又得失礼了。

仲讷为我们介绍之后，黑先生的两眼盯着我：“韩爷的摄人灵魂的耳朵，虽然不比鸡毛还方，但跳舞得比咸板鸭好。”

我答不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还是在赞美我，还是侮辱我。

司马吸毒先生说：“这我倒没有看出。”

“这一点你看不出么？因为，你看，猫头上的萝卜是分开夜莺的精密，明白一点说，就是洗脸手巾的香纹路已经刻在壁虎肺上了。”

“对的，经你这一解释我才完全明白。”吸毒先生说。

黑灵灵的话我一句也不懂，想在萧和司马两人对他的答话里听出一点道理来，但终于还是失败。

某日

下午萧爷和他的乖乖去看电影。我当然不好和他们同去，他们也没有邀我。但萧爷说：

“韩爷，对不起，我没有邀你去。”

“别那么说罢，你邀我我也不便去的。”

他和他乖乖已走到房门外了，回顾我：

“你要是觉得无聊，你可以去找司马爷，我抽屉里抄下了他的住址。再不然你就看看书。”

一个人走到了萧爷的书室里翻了一阵书，我抽下一本书来：司马吸毒先生著的《大烟中之憧憬》。这是一部诗集，我看了几首，看不出一点什么。于是想看报，但是有许多不懂的地方：预备明天问问萧爷。那上面有一段是学者奖金的消息：

文学奖金将为王铭德所得

本届平民学会奖金给与会议将举行投票，据半官消息所传，则各委员已属意于写实派文学专家王铭德所作短篇《危机》云。记者按：王铭德为平民严俊所保证之作家，思想极为正确，早为国人所知，近作《危机》一篇，实为全世界本年度压卷之作，如本年文学奖金果为王铭德所得，则全世界之上流人益将钦佩委员会之眼力也。

我赶紧在书架上找，看有这篇没有，果然找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标题就是《危机》。

一口气看完，但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也许因为是门外汉之故。那内容是：国内的棉纱因国外跌价，销不出，国内的大棉纱厂都停办，呈显一个大危机，于是平民某（棉纱的大企业家）向各处去对上流人下流人呼吁，因此激动各种人的爱国本能，都毁家纾难，恢复棉纱厂，而这位平民为了国家之故，宁可将出口的货跌价，跌到贴本，于是才复原以前的盛况，而这位平民因积劳以死，全国人，即使有劣根性的下流人，也都哭泣这位伟大的平民的逝去。……他写那些各种人爱国心的激动写得很细的，写那平民是非常之伟大，或是因这一点而能得奖金吧。

又一条消息是：“人类学奖金已内定”，副题是“将给与易正心”。它后面还介绍一段易正心的心得。易正心证明出下

流人的大脑中比上流人的少两个甲状细胞，所以他们永远下流，再也没有办法。天才比常人多五分之一的甲状细胞；天才与下流人当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国内的那三位大平民，甲状细胞竟比常人多到四分之一有奇。爱国心的浓淡与甲状细胞之多寡成正比例，所以天才常是最爱国的，下流人往往不爱国，下流人如有爱国的，那“该”下流人一定和某一上流人有点血统关系。

还有一件大消息被我忽略了，是大统领任期将满，要改选的问题。这事始终不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对于他们太陌生了。

已十一点钟，不等萧爷回来了，我要睡了。

某日

吃早饭，有一个电话找仲讷。他一面听着话，脸子跟着紧张起来，嘴里：“啊？……啊？”再就“啊！？……真么！？”等等。电话挂上之后，他自语地“Eh，可怜。”他吃早饭的举动也慢起来了。

不等我问，他就说：“我一个朋友自杀了。”

他于是告诉我那朋友怎么自杀的。

他那朋友姓羊，家里本来很宽裕，后来中落了。到这位羊爷出世时，家里已很拮据，但仍不失为一个上流人。可是他无力去受高深的教育，他仅止在中学毕了业便不能升大学，因为政府规定：要能纳人口税五十元以上的才准进大学。……

“什么，纳人口税五十元以上的？”我插嘴。

“呃，是的，”他说。“人口税是按照你的家产抽的，家产

多，抽的人口税也多。”

“这是……？”

“Eh，别插嘴罢，这事我们下次再说。我只告诉你……”

于是他说了下去。

那羊爷进不了大学。总之他家里是中落了。他有乖乖，而且有小孩子，而且很多，他找的职业不够他的家用。但也不能再找个薪水较丰的职业，因为他只是中学出来的，而又没有一个社会地位高的人帮他说话。最近他失职了，上星期还从萧爷那里借了二十块钱去。这样穷下去是很危险的，一个不留神便会堕落，而，如果有人告发，说他现在失职，不久会堕落的话，政治当局会将他送到低层去的。送到低层，谁愿意呢？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名誉的事呀。于是他在昨天自杀了。

“他自杀了，”萧仲讷爷惋惜地说。“他是个上流人里的英雄，他宁愿死，而不愿去做下流人。”

但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鬼土里也有死么，死了到哪里去呢，是不是又回到阳世去？”

“这谁也不知道。”

下午他告诉我，他三天以后要请平民陆乐劳吃饭，陪客是一时知名之士。最后他解释说：

“我是文学专家，本来社会性的事我不注意，社会上的闻人在理也少来往。但这位平民是特别原因，因为我是他保证的，晓得吧，并且他于出版界也是绝大权威，书的畅销不畅销他一句话便可以转移的。”

他拿个请客名单给我看，我所知道的人有，陆乐劳当然首席，其次的是，黑灵灵，司马吸毒，王铭德，易正心。

某日

萧爷写了一天的文章，他说明天将引我去参观本都的学校。

今天只有两件事可记。1，报上大登特登大统领继任为何人的推测，据说，严俊似属意于东方旦，陆乐劳与潘洛则属意坐社总裁巴山豆。又讯：“陆潘两平民意见既同，非严平民一人所能对峙，届时严平民或将收回意见云。”2，报上，又是报上，登载有一位法学博士于今日下午在都会大学演讲，题为《宪法第六章第七十三款第四十二目之原理》。

关于前者，一个什么“坐社总裁”不懂是什么，而且选举大统领为什么不选举，要那些平民去“属意”呢？也不懂。

关于后者，我翻开“宪法”将这什么第六章几款几目看了一遍，文曰：

“……凡在本政治区域内居住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须出于至诚地忠爱本区域，并有如下之义务：

- 一 向外人宣传本区域之美德，并隐蔽本区域内丑陋之事或物。
- 二 拥护平民利益。
- 三 视本区域内住民如手足，并须出于至诚的。
- 四 至诚地向人宣传爱本区域。
- 五 本区域与外人有冲突时，须牺牲

一己之老命，从事为侵略他人或防御本政治区域之抗战。

六 ……………”

这我不知道根据一种什么。

晚上我问萧爷。关于大统领的选举。他说只是他们的方式不同，原理是和阳世一样的原理。关于那宪法第几目是：

“更没有什么可以诧异的。”他说。

他的老七(Logic)是：国民要爱国。居国境内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得为本国国民。所以，居国境内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要爱国。

“你们在阳世的人难道不爱国么？”他说，“自然爱国的。宪法上写的是，本政治区域，不过换几个字而已，毫不希奇。”

“为什么要十一个月……？”

“譬如你们阳世的规矩是要在本国内住五年住十年算是国民，这里不过日子少一点，也毫不希奇的。”

这里又想起“坐社总裁”，他告诉我这是一个议员的结社。

“一起有多少议员的政党？”

“两个，一个是坐社，还有一个是蹲社。”

“这两个名字真有点古怪。”

“并不，”萧爷很快地。“我告诉你罢，这两个政党虽然名字不同，议员也分成两个壁垒，可是政纲都一样的，都以平民政治为原则。”

“那为什么分做两派呢？”

“是这样，政纲同一，但日常生活的方式总有点区别

的。……我问你，你出恭还是坐着出恭还是蹲着出恭？”

“蹲着的，怎么？”

亲爱的萧爷笑了起来：“那你应当拥护蹲社。蹲社者是主张国人都蹲着出恭，合卫生，而坐社主张全国人坐着出恭，合卫生。如今的大统领是蹲社的总裁，他一上任，便将全国的厕所改造做蹲式，将来坐社组阁，便又会将厕所改为坐式。”

过一会他说，“韩爷你别诧异，这里跟阳世是一点差别也没有的。”

某日

午后和萧爷去参观了两间学校：一是国立文艺大学，一是国立都会大学。

文艺大学的教授和学生都以生活的浪漫出名的。一跑进去，便是满墙的标语：“浪漫的生活是艺术家的生活。”“我们要不规则的生活。”“浪漫是现代的象征。”等等。粉墙上漆着三平方米大的黑字：

不规则的生活万岁!!!!

我们由一位职员领到大礼堂里，大礼堂听讲席中的椅凳东一张西一张，横的直的地斜的地放着。内中有藤睡椅，有板凳，有沙发，有行军床，有“骨牌凳”，有紫檀木的太师椅，有石头。地上满地的《十九世纪木刻大全》，老蛋和皮哑子痢的素描，老鼠底的画集等。走过几个讲室都这样，画画的房间是和普通的差不多。其余，天井和甬道的地上也堆着画本子。

“我现在再请萧韩二爷参观敝校长的办事室。”那职员说。

校长是当代大艺术家赵蛇鳞先生。他房门外一个纸条子，写的《黑女志》^①式的字：“欢迎参观”。

“请进罢，敝校长为提倡浪漫生活起见，欢迎来宾参观。不过敝校长现在出去了，失迎得很。”

一走进房里，便是两床零乱的棉被放在地板上。书很多，大半放在地上。一张桃木写字台，四足朝天，椅子横摆，书架是直竖着的，但架上没有书，只放了一只尿壶。调色板放在棉被上，调色板上有一只脏得要命的绿袜子。

那位职员说：“敝校长每天早上要费三个钟头来支配这房，是煞费苦心的。”

其后参观宿舍。我们走到甬道上，两边排列着学生住的房间。偶然看一间房的号码“z996740021”。

“乖乖，房间多少！”萧爷惊异地。“单只Z字的已经九万万多号了。”

“其实房间不多。”那招待的职员说。

这间房的隔壁，那号码是“甲字2”，再隔壁，“R 5642”，再过去一问，“宙字11”。

“这是敝校长的思想，他觉得按次序地排列不大美，所以错乱一下。”

“那么有多少房间？”

“连厨房，连卫生处轻松处，一起二十四间。”

都会大学和阳世的大学差不多，只分科不同些。一共分

① 《张黑女墓志》，北魏墓碑正书，531年刻石。

两部：研究部，实用部。研究部就象阳世的大学里所研究的各种学。实用部：分工科，农科，医科，地方政务人员养成科，贤妻养成科（专为女生的），运动会选手养成科，商科等。

其余没什么可记的，只有在“揭示处”有个学生会的通告。

“为通告事：查本校社会系同学○○○，本学期未缴学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该同学○爷确系无力缴费。据此，则该同学必系下流人混入者。经本会第五十二次临时大会议决，决请学校当局令其退学，以免全体同学因一人而倾向下流之危险，除已呈请外，相应通告，即希全体同学查照为荷。”

某日

一早萧爷便忙着请客的事，平素住在低层的听差都跑到高层来，为的好伺候。

第一个到的是一个“二百二十米低栏赛专家”吴自强，和一个“太极剑专家”毛源，这两位专家都在政府注过册的。萧爷后来告诉我，这位专家是国家供养着他们，专门在开国际运动会时参与比赛，为国增光，所以他们是实际上的真正爱国者，而他们也为国家的光荣之故，非常之努力，总是得第一。

这两位来了不到三分钟，一个人喘着气来了，对他们说：“我老远就看见你们了，我走得那样快，也还是赶不上你们。”

他衬衫上有一个号码“250”，戴着顶棒球帽，穿着篮球鞋，拿着柄钢丝网球拍。他的头衔是“都会大学旁听生兼球类比赛的批评专家”。据说这种人并不会运动，但专任批评，所以每个运动会，每次有球类的比赛时，他定得到场，参观了之后写

文章到报纸发表，说某人发球不稳，或某人回的球又稳又厉害之类。这种人也得在政府注册，不过没有薪俸。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没有留下他的片子。

十一点钟左右，来了两个我的熟人：司马吸毒与黑灵灵。司马爷面色苍白，手也发青，他对我说：

“韩爷，我昨夜失眠，我抽了一夜大烟，我写了一夜诗，我获得了神经衰弱，我伸开了两手，一天一天向坟墓走去。”

黑灵灵还是那套令我茫然的话：

“韩爷，你今天变了样子了，你今天是将一字锁的翅膀拍在漱口杯的幽灵与幽灵，一百个幽灵的沉淀的夜莺中了。”

我望着他。

“怎么，不懂么：因为夜麻雀的夜柠檬嘴在鸣呀。”

其余来了许多客，于我都陌生的，内中只有易正心，我知道他的名字。

许多人围着易正心谈天才与常人的区别。易正心说他正在发明一种大脑反射镜，不久即可成功。这镜能推算出人类大脑中甲状细胞之多少，而断定这人之有无天才，有无爱国心，将来甚至于可以算出他是什么主义者。他说这镜子不外乎紫外光的作用。大概三个月后便会研究出一个结果来的。还有个公式，他已经想出了，反射镜反射出的数目，代到公式中的某个字，便算出甲状细胞的数目。可惜我数学不大高明，这公式于我没什么兴趣，故也没给它抄下。

其次，他又说明那反射镜还能证出人类的各种本能，不久他可以证明出鼻子之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的一种表现。

谈着谈着那赵蛇鳞先生也来了，头衔是：“后期印象派艺

术专家，兼国立文艺大学校长，兼浪漫生活提倡人”。他房间虽是浪漫地陈设着，但服饰找不出一丝浪漫气，因为他究竟是上流人。

还认得了一位人，是萧爷的乖乖哥哥饶三。他在地方政务局当秘书长，也是一位名人。

十二点差十分的时候，一个巡警跑到客厅里，立正高叫：“报告！陆乐劳平民已到。”

于是谈着的，笑着的，突然都寂静下来。有人拂去衣上的烟灰，有的整理整理领结，长着头发的便将头发摩摩平。全体都严肃，庄重，有礼貌的样子，用了急促但仍不失为上流人的那种步子，走到大门口。

门外刚到了十五辆汽车，呼呼地。

我们的萧爷到第一辆汽车的门口，谦恭地开了车门，让车里的人下来。下来的人当然是陆乐劳。他大概四十几岁。肚子并不大。一下车他便和萧爷及其他来客点头并握手，也和我握手，他的手热得发烫。他态度很和蔼，极富平民精神。

那其余十四辆汽车上的人都下来了：第二辆上坐的是这位陆平民的一位工程师和两位秘书，后十三辆上的是卫队。

萧爷家的听差忙铺毯子，毯子狭长，由大门口直到客厅，毯子上有几个大字：“陆平民万岁”。陆乐劳就一面笑着，一面踏着这毯子走到客厅。

“喂，”陆平民说，“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不过是一个平民，不应当这样铺张，哈哈。”

“这只是表示我们对国家柱石的一点敬意。”萧爷说。

“其实我这样真过不惯。譬如象这些卫队，政府硬要派他

们保护我，其实何必呢。我是过惯平民生活的呀，是不是。”

饶三说：“政府深知陆平民是国家柱石，所以派人保护的。”

“不必这样说罢，哈哈。”

于是来客都说，陆平民真富于平民精神，虽然社会地位那么高，还一点架子也没有。

到客厅里，来客都站成一圈，陆乐劳在圈子中间，手里拿一把扫帚，扫着地。扫了三十几秒钟，一个听差将扫帚接过去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举右手，大叫：“平民精神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家都狂拍着手。

叙过餐，陆乐劳坐在一个茶几旁，和饶三说着话。茶几上放着茶，烟，火柴之类。

陆乐劳忽然按电铃。于是老远来了一个听差。

“将茶端来给我喝。”他命令。

听差将茶几上的茶两手捧到他嘴边。

过一会又按铃。

“将我在袖子上的烟灰拂去！”

陆乐劳坐不久便走了，走时又是毯子铺到门口，大家送他上汽车，于是十五辆汽车象一条蜈蚣似地走了。

客散后我问萧爷，陆乐劳扫地为什么意思。

“这你看得出来吧，”他说。“这不过是表示陆乐劳的平民精神而已。一个阔人怎么肯自己扫地呢，但我们是平民政治，所以阔人也应当表示表示他平民的精神，便用扫地来表示。每逢大宴会中，都有这种仪式的。”

“那毯子是怎么的！”

“那是这样的：只要在社会有一点声望的，都和某一平民有点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跟我有关系的便是他。各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欢迎他那有关系的平民。……这毯子是家用的。……就是大统领的家里也有这样的毯子。”

晚上萧爷和他的乖乖听有声电影去了。

某日

“今天我们到饶家里去吃中饭，吃过饭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萧爷说。

“什么地方？”

“你不要问罢。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他翻开报纸，忽然象发见一个什么新奇东西似地：

“文教授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开哩，我想起来了。”

“什么文教授？”

“文教授是学者中的老前辈，举世闻名的，世人叫他万能的学者。他著作非常之多，各方面的都有。象这样的学者不但现世界中只有一人，古来也少有赶得上他的。”

由他这样的介绍，使我急切地想到那追悼会去看看。

“可不可以到追悼会去看一看？”

“当然可以，”萧爷放下报。“哎呀该死，我连今天这追悼会都忘了，”他打打自己的脑袋。“我们就走罢。”

他忙着吩咐汽车。

追悼会在都会大学大礼堂开的，到者约三万余人，大统领和三位平民都到了。

最出名的学者和平民大统领都有演讲，都千篇一律地赞美文教授的伟大。

可注意的是生平事迹的报告。据说文教授是可惊的天才，因为他的老太爷为上流人的上流人。他从小就受很高深的教育，这种教育便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因为他是天才。十二岁他便写了博士论文，为我们死去了的伟大的平民领袖东海先生所赏识，便给了他博士衔。到死时止，他当着都会大学的教授。他著作极多，各方面的都有，最著名者有十部大著。为：

- 1, 从绝对论到相对论
- 2, 电子论
- 3, 《麻衣相法》详注
- 4, 篮球入门
- 5, 烹调术大全
- 6, 哲学大纲
- 7, 沙漠的夜歌(诗集)
- 8, 《粉妆楼》考证
- 9, 各种皮肤病治疗法
- 10, 《太极图说》辨

上列十部，都销五万版以上，尤其是第三，第八，第十这几部，销得更广。

会是十一点开完，我有点饿起来了。

“我们快些到饶三那里去罢。”我向萧爷提议。

“忙什么？”

“我有点饿了。”

萧爷忽然向我摇手，叫我别多嘴。

在车上，他说：“你刚才那句话幸得没有别人听见，不然真是丢尽了面子。”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哪个好好的上流人十一点钟就吃饭的？你十一点钟说肚子饿，别人会说你上流人的生活过不惯，以后巡警同侦探也得对你注意起来，怕你是下流人混进来的。并且你住在我家，别人要疑心我没有给你早餐吃饱。下次……”

汽车夫回头瞧了一下，萧爷似乎很怕他听见似地便闭住嘴。

在饶三处吃饭的除我们两个外，尚有萧爷的乖乖，司马吸毒及其乖乖。

“我们就去罢。”饶三说，吃饭之后。

“到底到哪里去？”我问。

“你别问罢，到了那里你自会知道。”萧爷说。

但饶三同时说了出来：“去找一个爱人，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乖乖。”

“这怎么说？”

“这很简单，”萧爷说。“他没有乖乖，今天要去物色一个。你到了那里自然知道了。”又问饶三：“到哪一家去？”

“到和合去罢，这一家好一点。”

一刻钟后，车子在一个门口停下来，门口有块招牌：“和合介绍处”。

一进去由一个人招待向里面走，到一个会场似的大厅坐下。厅里拥坐着几十个青年的女子，打扮得怪漂亮的，每个人的胸前有个号码。厅中央有个台，台上有桌椅各一，一个老头

子坐着，手里有一柄锤子。桌上有许多文件。

饶三从袋里掏出一张纸给那老头，然后绕场走了一遍。

“十三号。”饶三对那老头说。

老头便叫一声：“十三号。”于是拿起饶三给他的那张纸，又说，“饶三爷选十三号，今将饶爷略为介绍如下：

“饶三，本政治区域人氏，年三十二岁，在国立政治大学高级官员办事学科毕业，现任都会地方政务局秘书长，月薪六百十三元四角六分，此外每月尚有一千九百二十元之收入，家中置有红木紫檀木器，铜床多架，地毯，牙刷及手巾多件，渠与平民陆乐劳有戚谊（他一个本家嫂嫂的妹夫的干娘的结拜妹妹，是嫁给陆平民的姨夫的姑表兄弟做填房的）。他愿每月出一万元与其乖乖作零用。订婚时除缴押金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元四角外，愿出六万元作结婚费。若做他的乖乖，必甚幸福，吴小姐幸勿交臂失之。”

说了老望着那十三号，但十三号不表示什么。

“怎么样？”老头问。

十三号摇摇头。

“为什么不中意呢？”

“我不爱政治家，我爱文学专家。”

“饶爷可还看中别的？这位小姐不要政治家哩。”老头向饶三。

“下次再来罢。”饶三很客气地。

于是我们走了出来。

“到三义罢。”饶三向汽车夫。

这回是饶三没看中谁。于是又到了什么“信义”介绍处。

“五十二号！”

由那坐在厅中央的办事人介绍了之后，那五十二号同意了。

如今是那办事人报告五十二号的经历：

“李琬，本政治区域人氏，年十五岁，国立都会大学运动会选手养成科毕业。家甚富，乃父即著名之单人网球专家李教授。李女士体格强壮，容貌美丽，举动温柔，善治家，待其丈夫必体贴入微。……”

于是李女士走了过来，和饶三点头微笑。

“李小姐可还有什么事要提出的？”那办事人问。

“没有什么。只是结婚时要陆乐劳主婚。……还有，证婚人是谁？”

“我打算请巴山豆。”饶三说。

“那好极了。”李小姐点点头。

“婚前还有什么条件？”饶三微笑着问。

“结婚以前要三天看一次有声电影，一星期上一次馆子，订婚戒指要金钢钻的，订婚后须送价值七千元以上的跳舞衣一袭。”

“我都承认。”

“还有，那介绍文上说的钱数目打不打折扣的？”

“九折。”饶三点了一支烟说。

“九折么？……”

“九折已经不少了。”

“不打折行不行？”

“那办不到吧，即使打了九折，数目也很大的。”

李女士似乎生了气：“那么打消好了。”

“不不不，李小姐。”那办事人急了。他说这要慢慢商量，动不得火的。

饶三已经愤愤地：“打消就打消，谁希罕！”

那办事人极力调解，争议到六点钟，于是规定：照那介绍文上的数目打九五折。

男女俩都在合同上签字了。

饶三写了一张五百块的支票给办事人作介绍费，又写了一张给李女士作为押金。

“恭喜恭喜，从此李小姐便是你的乖乖了。”那办事人说。

萧爷他们都拍起手来。

那办事人叫：“抒情！”象赞礼似地。

饶三和李小姐便拥抱起来，面颊靠面颊，嘴对嘴。

“琬，我的琬，”男的甜蜜地，“我爱你，我将我的全生命，我的全灵魂，我的所有一切都用来爱你。琬，我第一次见着你我就爱上了；我的热情象火山般爆发着。”

李小姐也温柔地说：“喂，我也是。第一次见着你的时候我便感受到爱的压迫。啊啊，三，你多美，你多英俊，你是天地间唯一的王子，你是 Romeo……”

“啊啊，你是世间上唯一的美人了吧 你的头发，你的额，你的脸，你的小嘴，你的一切，多美呀，多美呀。……”

说了又嘴对着嘴好一会。

两张嘴扯开之后，两张嘴同时说：“啊啊，我们两个的灵魂融在一处，我们合为一体了；啊啊 Love is best！”

他们两个人的那些话虽然说得那么甜蜜，那么柔情的，但

很不自然，尤其是两个人同时说一句话，正象演戏似地。

一男一女说了这些话，便退开，象在祭坛前鞠了躬之后退了下來似地规规矩矩退开。

以后他们互相写下住址，我们便走了。

临走：“乖乖，明天我来找你。”饶三说。

“这怎么回事，订婚这样订的？”回来后我对萧爷的第一句话。

“你别大惊小怪，我们都是这样爱上的。”

“这简直侮辱女性！”我有点愤慨。

“侮辱？这从哪里侮辱起？”

“将女性当作商品，还不是……”

“别傻啦，亲爱的韩爷。我问你，你们阳世的男女关系，有没有经济条件维系着。”

“这……但是决不会象你们这里一样。”

“好了，别多说。你承认你们的夫妇间有经济条件的不是，我们的当然也一样，不过形式不同些，我们这里比你们的干脆，如此而已。”

“所有的人都这样订婚的么？”

“不一定，有些人先是朋友，但是如果耍订婚，就得到介绍处去议条件。”

“那么你的乖乖也是介绍处里的么？”

“当然。”

“还有：小姐们一天到晚坐在介绍处，不是一点别的事也不能做了？”

“有规定的日子，并不是天天要在那里。有时，譬如你看

中一位小姐，你可到介绍处去。托它通知那位小姐，于是两个亲自到介绍处来议条件。”

我总觉得有点新奇，但只是觉得新奇，先前的愤慨却似乎冰释了。如今又想起一件事：

“今天那位李小姐，我看不止十五岁。”

“本来不是十五岁，她不是二十一岁吗？”

“二十一岁，谁说的？那人的报告分明是十五岁。”

萧爷微笑了一笑：“唔，不错，你还不知道，照规矩是少写六岁的，如果真正十五岁，那就得写是九岁。阳世不也有这种习惯么，不过不一定是少说六岁罢了。”

觉得有许多还得问他，但一时想不起来了。

某日

大统领选举的日子很近了，报上大载特载各方对于选举事的消息。说是各处人都推测巴山豆会当选，因为现在的大统领文焕之是蹲社的人，人们都蹲得厌烦了，想换换口胃，换个坐社的，此其一，二，属意于巴山豆的有两位大平民，属意于蹲社的东方旦的只有严俊一人，严俊或将失败。但严俊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意见。

本日的世界要闻一栏上，有个惊人的题目，用特号字排的：《都会之危机!!!》内容如下：

“二十三日午后八时，有青年数人，在Q三十号街书下流标语，(如‘裸鼻主义万岁’等)为岗警拘入警厅，已志本报。记者以兹事体大，因于昨日驱车(汽车)往警厅见麻厅长，叩以对于此事之意见。据云近确下有流人混入，从事宣传下流化，Q

三十号街一案即其明证。此实为都会之大危机。政府对此已深加注意，盖良恐上流人堕落，则国将不国，……今为防范该危机起见，特下戒严令，并举行大清查云云。言至此即摆手示意，记者乃兴辞。

“记者按：麻厅长身材高大，姿态丰美，令人生敬畏之心。接见记者时，极为和蔼，并款记者龙井茶一杯，自由牌香烟二支（该香烟为世上最贵之烟），记者退时并硬要送至三门以外。身居要职，而无一点官架子，真不愧为模范地方长官也。”

据萧爷说现在都会的确渐趋严重，下流人的混入确是一般上流人的大危机，不从事防备怕又得酿成三十六年案。三十六年案，他说，距如今已九十几年了，那年忽然下流人们都痰迷了心窍，一起拥了起来，盘据了都会，一年多才打平。

“象这样防范得严，他们怎样拥得上来呢？”

“不是。那年我们区域正在南邻区域有战事，正是大家激发了爱国心的时候，忽然下流人从前线上退回，占了都会，从这一点看来，下流人是没有爱国心的。……”

“后来是，”他又说了下去，“后来是，南邻国虽然是敌国，可是他们那国的上流人究竟是上流人，所以我们区域里的上流人有即将颓倒的危险时，他们的上流人也是看不过的，于是两区域立刻停了战，一方面他们派六个纵队来帮我们打平下流人，这么闹了一年多。”

“由此观之，”他又说，“这次的下流人的混入是未可忽视的。我们虽然从事于文学，社会性的东西不大关心，可是这是切身的事情，那不得不顾到。”他笑笑。

某日

仲讷很高兴地给我看一个条子，是陆乐劳写的，说是韩爷来了多日，尚未与他细谈，现在请两位并萧爷的乖乖来，即在“舍下”吃便饭。

我说，“他为什么这样注意我？”

“他无非看见是我的朋友，想联络联络而已。”他说着，满脸遏不住的狂喜。

于是我们坐了汽车邀着萧爷的乖乖同去。

陆家大门口有一块铜牌子：

平民陆乐劳寓

董其昌谨书

门外门里都是卫队。墙是钢板，厚得象城墙，上面有一个一个的窟窿，每个窟窿有一个圆管子，大概是炮。

我们先到一所房子里，招牌上写着“司阁处”。这里面有许多人，一个人拿了仲讷的名片走到一个办公室，叫着：“报告处长，萧爷来会平民。”

那办公室很讲究，只有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坐在里面，那就是处长。他听了那人的报告，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起来招呼我们，领我们到会客厅坐着，他向厅旁一间办公室叫：“喂，黄厅长，萧爷来了，你招呼一下。”

那间房里出来一个年纪较轻的，请我们坐，吩咐人倒茶。

于是说：“报告萧爷，厅长还有点急公事，告罪了。”他自称厅长。

“那处长是什么？”我问。

“是司阁处处长。……至于这个厅长，就是会客厅厅长。”

一会那处长坐了汽车出来，说“请到内会客厅”。大家上汽车，可是不到三秒钟已到了。

“欢迎欢迎！”陆乐劳迎了出来。

这位平民因为和我们是很容易的朋友，所以不一定坐在会客厅，他领我们到里面。在一间房子里有许多人在谈笑，内中有一个——

“这是坐社总裁巴山豆。”陆平民为我介绍。萧爷和他早就认得的。

巴山豆是在看一篇文稿：《为国内棉纱企业告全区域同胞书》。他对我说，这是大选时预备发表的。

室内的人都是坐社的重要人物，可惜我对这里的情形太不熟悉，所以那些人名全记不下来。

各房间内骨董极多。陆平民的书室里所陈列的尤为名贵。一个框子里插着一支簪子，旁边贴一个纸条：“崔莺莺（即张君瑞的乖乖）之碧玉簪。”还有一支笔，是王献之写《洛神赋》的笔，笔杆上刻着“绝料兔毫，子敬监制”。书柜旁边一支棍子，是鲁智深的禅杖。

“还有一件最可贵的哩，”陆平民说着，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玻璃盒子，里面只有一段香烟屁股，仔细看还看得出这烟的牌子：“Three Castles”。

“这是 Cromwell^① 吃剩的纸烟，”陆平民虔敬得象天主教神甫似的脸孔。“想想，这一头，当年那位大英雄用嘴衔过。”

其余象, Voltaire^② 写《Canaide》时所用的笔。西施浣纱用的竹篮, 很多很多。

“还有一件，”陆平民又从保险箱拿出东西来，“宝贵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但是我断不定它是真是假，请你们给我鉴别一下罢。”

那是一把满上着锈的斧子，写着一行字：

“盘古氏开天辟地之斧。”

大家看了都不能说它是真是假。

吃过饭，大家坐在内会客厅闲谈，巴山豆和坐社的重要人物都在座。

巴山豆象阳世的西洋人，虽然带着鼻套子，但还看得出他鼻子很高，带独眼镜，不断地抽雪茄。一位新闻记者，笑着走到巴氏旁边坐下，和他攀谈，一面拿出备忘册，问他对于国内企业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说，“本区的企业前途是乐观的，因为国际间的棉纱企业已经有集中之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北邻国，他们不断地努力，已有和我们对抗的倾向，但是不怕，我们和他们已经成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协约，两方取一致

① Cromwell: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② Voltaire: 伏尔泰(1694—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的态度，这协约就是我们伟大的平民陆乐劳先生和他们谈判的结果。本社的主张是：还须由政府来签定协约，这样，我们的棉纱企业在国际间将成为有重大意义的了。”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和 Lampi，北邻国，企业上一有了协定，于是军事上也非有一种联系不可，因为我们如看定了那一个好商场，我们非用全力取到不可，我们和 Lampi 国的上下流人，都须一致地为祖国的光荣而一致取攻的行动的。这次我们组阁，首先是做这重要的事，换句话可以这样说，我们因为要做这重要的事，所以才组阁。”

那记者问：“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陆平民的所以要选您阁下做大统帅者，是因为想由政府来签定这协约之故？”

“当然是的。”

“您阁下对于区内企业是乐观的了？”记者沉默了一会之后。

“大部份，而不是全部份。你要知道区内有一种危机，就是低层人之混入。他们都是下流无耻的人们，他们想混进来把高层的上流人同化，他们想打倒上流人。就是说，他们想打倒我们——请注意，我们！他们是没有爱国本能的，他们是低能的野蛮人，他们是禽兽，我操他……”

他忽然停住，同时忽然脸红了起来。于是又平静一点。

“记者先生，我代表陆平民，代表坐社社员，代表全体上流人向您郑重地警告：事实上低层的同胞想混进高层来，他们无知，我们要原谅他们。同时我们要想办法防范，方不至于酿成三十六年案。您也是上流人之一，所以无疑地您须尽一份上流人的责任。您应当向全体上流人高声警告：全体来防范

这切身的危机，这样，本政治区域的光荣方得照耀至于永远，上流人幸甚，本国幸甚。”

“是是，这是每个人的天职，有一分力当然要尽一分力的，”这位记者站了起来。“您阁下不弃，肯和一个卑微的记者谈话，真感谢得很。”

巴山豆氏也立起身：“这点请您注意，最好向都会的全体记者先生一致唤起上流人的注意。……不错，后天的茶话会在此地举行，望您早点光临。”

“老巴，”那位记者走后，陆乐劳跑到巴山豆的身边向他说，“你刚才说的那危机，有是有的，但是事实上好象没有这样严重哩，对不对。”

巴山豆笑一笑：“对记者说话当然只好这样，好叫大家注意。……不过，平民先生，事实也有几分严重的。”

我们要走的时候，陆乐劳再三对我们说，后天有个茶话会，请我们列席。

“再会，后天会，早点来呀。”

某日

司马吸毒和饶三来了。饶三一进门就叙述他的乖乖怎样多情，温柔，康健。

“那好极了，”萧爷说。“几时我们邀了各人的乖乖到野外逛一次如何。”

那位颓废派诗人说着另一桩事：“饶爷，你还是那么落伍，赞美你乖乖康健。我司马吸毒用全体颓废派作家的名义向你忠告，现代的中心是病态，康健者不是现代人。”

“你说是这样说，你司马爷的乖乖也不见得是病态的。”饶三说。

司马爷脸上不高兴的表情：“谁说！我司马吸毒敢黑死得彻底地证明我的乖乖是神经衰弱患者。”

“说句正经话罢，外面对你乖乖颇有流言，说这样一个司马爷，而他乖乖却是康健的！……至于我是不要紧的，你知道，一个政治家应当有康健的乖乖。”

那个忽然不开口了，皱着眉。

饶爷说：“闲话少说，我们来是邀你们到都会浴场去的。”

所谓浴场是和游泳池似的场所，不过水是温的。池旁有躺椅茶几，给人喝茶。我们洗过澡了，只有司马爷不洗，萧饶二人不问他。我觉得奇怪。

“你不洗么？”

他苦着脸：“实在是想洗，但是恐怕洗了澡身子会康健起来，你晓得，我已经成了名，没法子了。”

我们在躺椅上躺着，很舒服，浴池旁一个亭子里有乐队奏着乐，几双男女在空场上跳舞。有一位太太的鼻套特别大，是绿色印度绸，有白的和紫的图案。萧爷说这是都会里有名的王太太，即因这大的上处套子而出名。

“她起先带这鼻套子，就被警察注意，后来警界向法院控告她有伤风化的罪。于是法院同地方政务局开了个联席会议，因为这案子是比其他重大的。开会的结果是交人类学委员会研究，三个月以后，人类学委员会的报告书说她的罪案不能成立。……她就因此出了大名。”

饶三拿出一本日记本，用一支铅笔写：“给乖乖”。

“韩爷，”他向我，“我也会写诗哩。不过我不想发表，所以也懒得去办执照。”他就写下去。

司马爷要了一瓶酒，喝着，看着跳舞。

忽然，一个伙计走到乐队前说了些什么，乐停奏了。跳舞者也散了下来。那乐队到浴场大门口去。

怎么回事？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在大门口的乐队奏乐了。浴场里的伙计站两行在门口，迎接谁似的。

“总是什么大人物来了吧？”我问。

萧爷说不象，如果是什么大人物来，排场还得厉害些。

可是立刻把我们所不懂的都解释清了：六个人穿了燕尾服，排队走进来。最前的两个人牵着两只狗。

“哦，原来是这个，潘洛平民的非非。”饶三说。

什么非非？

“潘洛平民亲自养的两条狗。”

我怀疑了：“他们欢迎当然是欢迎那六个人的。”

“那六个人是潘平民的家奴，欢迎么？”

萧爷也说：“自然是欢迎非非，因为是潘洛亲自养的，那么就等于是潘洛的代表。”

他们服侍着那两只狗躺在躺椅上，六个燕尾服人分两行站着。洗澡的时候叫了专人替这两狗擦背。但其中一只使了点蛮性：洗完后再在地上打滚，那些家奴们有礼貌地扶它上椅，鞠一躬说：“还是请躺在椅上罢。”

躺一会，他们又替它们俩叫一客牛尾汤，一客牛排，一客

火腿面包。

我见了这些事很不舒服。

但萧爷说：“我们鬼土里的一切，都是干脆二字。你只不过没看惯。你平心静气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世界于你并不是陌生的，你不应当有这不舒服的感觉。”

“是的。”我说。

某日

昨夜将日记写好，才预备睡，接到陆平民的邀请列席茶话会的请柬。时间：下午三时半。

看报，报上就载了潘平民的非菲洗澡的事。题目头号字，内容四号字，说得很详细：从上汽车起，到洗完，吃牛尾汤，回去止，最末一句是“潘平民看了颇为高兴云”。

紧接着的是五号字排的一则新闻：

三和烛厂塌倒工场一椽

损失有限 今在修理中

三和烛厂第五工场，突于昨晚塌倒一椽。灰尘四扬，压死工人七八名，伤十余名，机件幸未压坏，损失有限。厂中急派人修理，至迟明午可以继续工作云。

“你看看这段。”萧仲讷指一条给我看。

是“专件”一栏，题目《阳世拉国之现状》副题为“可怖哉!!! 可怖哉!!!”

“阳世之拉国，自下流人杀尽上流人后，已成下流人之大

本营，凡各国之罪犯，皆亡命于此，竟成一罪藪。……该国人（全体皆为下流人，上流人已死尽）有吃人肉之习，街头巷尾，时有厮杀之声，胜者即以刀割败者，切其肉而生啖之。……初生之婴儿，为菜中之上品，即亲生之子女，亦必烹而食之，否则以犯法论。……可怖哉，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残酷者也。……国内坟墓，挖掘一空，盖国人喜以死人骨骼打汤，如吾人之于牛尾汤然。……而尤可怖者，厥惟国旗之制法。每逢纪念日，各界须悬挂国旗，制法，用利刃杀死三人，涂血于布上，即成。但血易褪色，故悬挂一次即废，第二次纪念日，又制新者，杀人无算。……

“……该国女子有一下流习惯：喜与男子乱交，交后即割下该男子之生殖器，悬于襟上，以多者为荣。……”我看了忍不住笑。但萧爷却严肃着脸子：

“笑什么？”

“这谣言太滑稽了。”我说。

“总有点根据的吧。”

“完全无稽，阳世全世界没有这样一国。”

“不，你注意这文字的作者看。”

作者是：都会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史学委员会主席，《宇宙演进史》及《世界详史》的作者，历史学专家魏三山博士。文字煞尾有被我忽略了的一行七号字：“今代史实之十三”。

“怎样，你敢说它不对么？”萧爷问。

这使我为难：“或者……这或者是传闻之误。”

“传闻？这是他要写在历史上的呀。”

“不过这总是错误的。”

“他是历史学博士，一个世界上有声望的，而且是今代史实的材料，当然有根据。”

一场争执使我和仲讷间有种不快的沉默，吃饭的时候谁都没开口。

“韩爷，事实胜于雄辩，我希望你相信，而且为人类的光荣之故你也应当相信。……现在赴陆平民的茶话会是时候了，我们起身罢。”

这样又到了堡垒似的陆乐劳的住宅，因为带了那请柬，一路没一点麻烦。门口的戒备较前日为严，除有步哨外，还有机关枪八架，一个官长严肃着脸子在巡走，兵士们站着不动，手放在机子上。

茶话会中到的尽是坐社的重要社员。此外有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尚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平民潘洛。他较陆乐劳略瘦，眼珠子带金色。每来一个人，他就和他握手，态度慈祥，也不愧为国家的柱石。

会在外会客厅举行，这厅可容五百余人。发言的人很多，可惜我都不熟悉。这里议决了以后施政的方案，第一步自然是把全国的轻松处改为坐式，这议案很快就通过。其次是要和 Lampi 国正式签定棉纱企业的协约，协约规定两国的棉纱企业合并成一个大公司，执全世界的牛耳；而且政治方面，和 Lampi 要成为同盟国。最后是教育方面的一案，这我回来问了萧爷之后方知道完全。这议案最重要，讨论最久，因为这新的方案不但是从来的政党没施行过，并且国人从没提起过，这案一议决，那施行了好多年的教育条例要根本推翻了。

此间的教育条例规定：下流人无受高深教育的权，他们只

将平民千字课本读完，不得升学，因为他们知识的必需只是这一点便够了。上流人的教育也有严厉的规定：家产在三千以上者得入小学，五万以上者得入初级中学，十万以上者得入高级中学，六十万以上者得入大学，三百万以上者得入研究院。事实上也非按照这条例不可，因为学费很贵的，如进大学的，不是有六十万以上的家产的决担负不了。现在的议决，是施行强迫教育案：就是下流人，至少也要受过中等教育。以后低层中要多设小学和中学。原因是：一，下流人要工作，需要必需的知识，有许多工人，决非受过中学教育不可，否则企业家这方深感不便。二，下流人既然进学校，自然非出学费不可，这样政府方面可多一笔收入。……

讨论时所成为问题的是，下流人受了中等教育，是不是会有危险的一事。这一点巴山豆说不打紧，他说得很有见地：

“下流人既然受了中等教育，那他的知识便和一部分的上流人相等。并且，我们的教育是上流教育，爱国思想和平民主义的教育，他们受了这教育，他们再不会捣乱，而只会有一种倾向，是什么呢，是要上进，上进做上流人的倾向。Gentlemen，我们的政治以德模克拉西为原则，对于下流人的向上爬我们不应当阻止，而且应当奖励，奖励呀，Gentlemen！因为他们既有向上爬的倾向，他至少是个有出息的。阳世的米国，那几个最重要的平民，国家的柱石，多半是下流人爬上的。……虑到下流人受了教育怕会有危险，这思想是极平民的，极爱国的，极上流化的，但事实上不成问题，事实上，适得其反，就是说，下流人受了教育于上流人反而有益。……”

大家不置可否。但平民陆乐劳和潘洛拍手了，于是全体

都拍起手来。

潘洛又发言。他说下流人的混入虽然危险，但不可过事高压，高压反而使他们起反感，高压应用另一种方式做出来，同时，要行笼络政策，便是待遇好些，并使他们受教育，这种柔软的压力是他们再也跳不起来的。所以他现在主张，应附带地行笼络政策。

于是立刻通过。但这笼络政策是有秘密性。这议案只写在各人的备忘录上，不列入会议录。关于笼络政策的施行细则，等笼络政策委员会秘密成立以后，由委员会里讨论。

讨论终了以后，陆乐劳拿一张纸给各新闻记者先后签字，签一个，陆乐劳拿一张纸给他。萧爷告诉我，新闻记者签字的那张纸，写明某项议决案严守秘密，某项则尽力宣传，最末写明取到酬劳费若干，陆平民给他们的是每人一张支票，不过萧爷不知那数目，但顶起码顶起码也得五千块金圆以上。

于是大家吃茶点。萧爷给我介绍了一位教士，朱神恩先生，这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基督信徒，以虔诚出名，他能和上帝耶和華，或耶和華的独生子直接谈话。

潘洛走到朱教士面前，问他今天的会议要是给伟大的基督知道，他会不会表示赞同。

“关于这个，”教士眼睛看着鼻子说，“我用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名义和那老人开过谈判了。他亲口对我说：‘孩子，你们的政策没有错误，你要用我的名义向世界宣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才有幸福。’可见基督耶稣已经表示许可了。”

有一位新闻记者拿着铅笔小册子走过来。

“Father，”他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问，他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可以。他还带着荆冠，身着紫袍，头上有个 Halo。”说着带点哭腔，用右手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掏出手绢来擦眼睛。

“Father，我再可不可以问，他说话是用什么方言？”

教士拿老眼看他，迟疑了一会：“支那话。”

“支那话？”

“是的，支那话，并且还带点广东口音。”

那记者再想问话，但朱神恩教士已转向潘洛和陆乐劳。

“Men，我用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名义向你们说话，我因为替 Lord 宣播福音，给人类谋幸福，无暇治生产了……”

陆乐劳打断他的话：“我晓得我晓得。”于是陆潘二平民一人写张支票给他。

“上帝赐福你们：你给我支票，就譬如给上帝的儿子支票一样。你们可以吻我的手。”

大家都在喝啤酒，抽烟，但很有秩序而严肃。朱教士不肯喝酒，经潘洛再三的劝，于是俯头默祷一下，也喝起来，他酒量很好。

忽然，厅上有一个声音破空而起：一个人打喷嚏。

于是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打喷嚏者身上。

朱神恩教士突然站起来严重地叫：“Men，我用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名义唤起你们的注意，有人在这场所打喷嚏，并且喷出上处的污物，这是渎神，这是万恶之藪，这是上流人灭亡的恶兆，上帝耶和华会用雷殛他。Men，注意，这是下流人的混入，下！流！人！……”

“抓住他！”有人叫。

十几个警察抓住打喷嚏者，用手铐铐住他带走了。

教士呼了一口气：“下流人虽然混入，但是神却使他隐瞒不住，这喷嚏是一个神迹。”于是他祷告，感谢上帝。

大家都散了的时候，陆乐劳坚留我们晚餐。同餐者有潘洛，巴山豆，朱神恩。

饭后潘洛对朱神恩说，请他注意今天笼络政策这议案，托他到低层向下流人宣传国内平民的好意，要使他们出于真心地拥护那几位大平民。

“请你注意，”潘说，“第一，要向他们宣传，第二呢，你还有侦探的使命：你要注意可有捣乱的消息。如有，你要通知我们，并且找出为首的来。日后自有重酬。”

朱教士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你们放心，我用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名义答应你们，这件事包在我姓朱的身上。”他拍拍胸脯子。

临走，陆平民忽然拿一张一万元的支票给我。

“韩爷，你来我没有好好款待过你，我又太忙，想买点烟酒送你又没有工夫，现在托你自己买罢，小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我谢绝。

萧爷马上劝我：“韩爷你收了罢，陆平民是个爽快人。”他又用面部表情叫我收。我照办了。

归途的汽车上，萧说：“陆平民当我们自家人看待，我们也不应当见外。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他的秘密也就是我们的秘密，韩爷你说对不对？”

“萧爷，得了罢，你用不着这么绕弯子，我自然早知道的。”

仲讷马上紧紧握着我的手，出于本心地笑着。

“对不起，我刚才一时忘记了韩爷你是个侠义心肠的人了。”

某日

报纸上连日为选举的事很热闹，第一张第一行就用特号字排着：“只有一星期矣!!!!!!”大部分都说巴山豆确能当选，只有一两份报纸说蹲社的东方旦有希望。又说再过三天可以发选举票了，并且印了选举票的格式。有些报上登出选举大典的仪节：第一日，投票，第二日，各种竞赛，第三日，宴会，还有许多别的，记不起了。

萧爷和他的乖乖上酒馆子去了。饶爷与其乖乖来，稍谈即去，他说司马吸毒两三天内要结婚，问我收到他的请柬没有。

午后三点钟，有一位医生找萧爷，他叫一个怪名字：酱油王，名片上刻着“神经系病治疗专家”。萧爷不在家，他要见我。谈了些关于选举的事，后来他说听说我是陆平民接近的人，坚要我明天到他家里去吃中饭。他说我明天可以告诉他些阳世医药界的进步。

“对不起，我对医药界完全是外行哩。”我说。

“那不要紧，那不要紧，谈别的也行。我至诚地望韩爷明天早降，并且邀萧爷同他的乖乖来。”

“萧爷怕不见得来，因为明天是规定他和乖乖听有声电影的日子。”

他临走，我答应十一点钟去。

今天客真多，酱油王大夫走了以后忽然又有一位新闻记者找我，他叫巴访，是新闻访探专家，兼中学教员，兼坐社总裁

巴山豆之本案。我很奇怪为什么有记者找我。

“韩爷肯见客，我感到非常之荣幸，”他说。“我此来是关于魏三山那篇《阳世拉国之现状》一文的，我想询问您阁下，阳世的拉国可还有其他怪现状。”

“其他怪现状？”我于是告诉他，魏三山博士那篇文完全与事实不符，就是阳世里的野蛮人也不象魏博士说的拉国人那么残酷。

“韩爷的意见竟是这样么？”他惊异得很似地。

“不是什么意见，事实上是如此。”

“那么依您阁下说，拉国人也不吃人，拉国的女人也……？”

“魏博士说的全不对。”

他搔搔头皮，坐一刻就走了。

晚上接到司马吸毒及其乖乖的结婚请柬。

某日

各报纸上登载着一篇东西，写着我的名字，题为《韩士谦与魏三山》。内容说我否认魏三山之说。有一份报纸竟有篇舆论说我在左袒残酷下流的阳世拉国人，说我有下流化的倾向，希当局予以注意云云。

“韩爷，你是怎么回事？”萧爷看了报跳起来。

我有点愤怒：“为事实辩护。”

接着萧爷安慰我：即使有当局的注意也不要紧，“有我哩。”

十一点钟，酱油王派了汽车来接我。报上关于我的话也

忘了。

“对不起，”酱油王对我说，“另外我还邀了一位朋友，没有经你的许可。但是他是个有趣人，是个诗人，韩爷不妨和他谈谈。”

谈着领我到他书室里。房里先有个人：司马吸毒。

司马爷和我握手。他脸上隐着忧郁。

“你们是认识的么，那好极了。”酱油王说。

那颓废派的诗人向酱油王说着话。

“那句话还是请你帮忙。我现在在文坛上不说有什么权威，却有了相当的地位，但是……。酱爷，要这样下去，我的声名扫地了，你万不能看一个朋友当着这一个危机而不救。你万不能，只要你能证明一下。我后天就结婚，我想在婚礼前弄好。……”

“我并不是不肯帮忙，你晓得我在医药界里是有相当地位的，要是没有病的人叫我断他有病，于我的地位有点不妥……”

“我司马吸毒黑死得痢底地向酱油爷赌咒，我事后有重金酬谢你的。”

“倒并不是什么重金不重金的问题。”

“那你完全是怕扯了谎以后，你的地位动摇了，是不是？”

“就是这句话。”

“那我先说过了，这不会有别人知道的。”

“好，让我考虑一下看。”

中饭到三点钟才吃，这我现在知道此间的礼节了，饭愈开得迟，愈是对客人表示尊敬。预先也不拿点心出来吃，因为拿

点心款待我，是侮辱萧仲讷了，意思是萧爷没给我吃饱早饭。如果我有家，那更不能，否则是挖苦我家里穷得连早饭都吃不饱。我虽然饿得厉害，也不说一声，不然就成了下流人的劲儿了。

吃饭时酱油王问我阳世的许多事。他又问我关于拉国人的那篇文章，报上说我否认魏博士的报告，是否确有其事。

“有的，”我说，“我完全是为事实辩护。”

他说他对于这个没什么意见，他是医生，对于历史是门外汉，他觉得一个博士的报告总不会有错，而我的否认呢，那自然也有几分道理。

饭后司马吸毒又谈他们先谈的那件事，这回司马要求得更恳切：跪着，淌着泪水，说“酱爷救救我。”

酱油王答应了。他拿一张纸写着：

“神经系病治疗专家酱油王，兹证明颓废派文学专家司马吸毒之乖乖，确有神经衰弱症，且病入膏肓，不可药救，与其爷爷司马吸毒相同。”

他签了字。

司马爷满意地站起来，郑重地收了那张纸。

“谢谢你，你能牺牲你的道德拯救了我。”

某日

今天司马吸毒结婚。

一早司马吸毒一对，和饶三一对来了，司马爷催我们早去。

萧爷低声地问他：“这回洗了个澡吧？”

“不客气，这回破戒了。”司马笑着。

男人们都大笑起来，捧着肚子笑。这时地板掀开，一个仆役走上来。笑着的看见仆役来了，即刻敛了笑容，庄严着脸子。

司马吸毒有礼貌地说：“现在就去好不好。”

“韩爷你同司马爷饶爷先去罢，”萧爷对我，“因为我还要去接着我的乖乖。”

萧爷的乖乖为什么不和饶三同来呢？后来知道也是一种礼：要爱人亲自去接的。

婚礼在 Puk-duk Hotel 举行，听说是都会一打大旅馆之一，是陆乐劳开的。吃中饭的都是密切的亲友，余客下午到。来客都是名流，象赵蛇鳞，黑灵灵，易正心，酱油王都在座。

下午三时举行结婚，证婚人是坐社秘书长巴巴雄先生，饶三告诉我，他是巴山豆的侄儿。

新娘新郎走到礼堂来的时候，在门口铺了些罌粟花瓣，从门口到礼堂中间，来客分开两旁，做成一条路，这条路一边站着穿一色燕尾服的男子们，一边站着穿一色淡红轻纱的女子们，各人手里一支鸦片烟枪，斜举着，和对面的一支枪交叉，新娘新郎从这下面走出。新郎双手捧一个鸦片烟灯：新娘手里捧一束绸做的罌粟花，还有一瓶酒精。问了萧爷，方知并不是每人的婚礼都这样，只因为司马吸毒是颓废派，所以两旁的人举烟枪，如果是体育家，那两旁举的是网球拍和棒球棒，医生则举一包药水棉和一瓶碘酒。“如果我呢，”萧爷说，“就要一边举夜莺或猫头鹰，一边举玫瑰。……”

于是走到礼堂中间了。来宾都拍手，有几个女宾用黑纸

做的花向他们摔，据说这就是有名的“恶之花”。

乐队奏乐了，这首歌似乎很不称，是阴世的支那通行着的《十八摸》。

介绍人是“信义介绍处”派来的职员。他报告：

“海海女士与司马吸毒先生，于本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四十六分，在信义介绍处开始他们伟大的恋爱。司马先生签字于合同上，约定结婚后每月给海女士用费一千八百六十七元九角六分四，以八五折计算，用四舍五入法，实给一千五百八十七元七角七分，伙食在外。”

其余仪式与阳世无异。交换戒指之后证婚人巴巴雄宣读结婚证书。

“海海与司马吸毒，按照结婚法第三十六章第四条第八十六款规定之手续，于去年举行订婚，订有合同在案。今又按结婚法规定手续结婚。今日以后，二人即合而为一。男人不得背约停付款项。女人不得偷汉。从此，互相了解，互相爱恋。灵魂物质，融洽无间。拉夫斯败(Love is best)，真有你的。人类幸福，实肇于是。口说无凭，立此为据。……”

每人都在婚约上签字，此外还有四位大律师签字。

婚礼一了，又奏乐，乐名《An Opium Eater》。新人退席时，两边又举起烟枪。来宾都拍手，每人手里一只破皮鞋；鞋里装满了米，黑纸花，纸烟屁股，同时向新娘新郎摔去，使劲摔，几乎使他们站不住。

大家，每人倒一杯香槟酒，贺新人。晚饭是一场很热闹的晚饭。十一时散。

某日

“韩爷，你闹的这桩事真不小，你看看。”萧爷说着，但脸上并不怎么严重。

我拿过他指给我的这段报来看。

上面有论文说我袒护阳世的拉国人，实有下流人之嫌疑。更有一节新闻，说有五个报社联合要攻击我，并为保障上流人起见，决向法庭起诉，控告我是下流人混入的。我读了有点愤怒。

萧爷说没关系，“这事可以和平解决，只要我打个电话托陆平民说一句话好了。”

“对那些无聊的人我还不愿就和平解决哩。”我说。

“Ay，韩爷不要发气，弄出诉讼的事来是很不好的，你平平气，我替你去办，包你明天报上的空气就不同了。”

他打电话去了，一刻钟后满意地回来：“办好了，你别睬这些人罢，真闹起来他们是决计闹不过我们的。他们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哩。”

下午仲讷又到陆乐劳家里去了一趟。

“陆平民的意思，”他回来以后说，“用他的名义在各报上登一条启事，承认你否定魏博士的谈话有价值，这样，什么天大的事也过去了。”

过了一会。

“不错，”他高兴地，“陆平民说请你加入平民同乐会哩。”

“什么平民同乐会？”

“这是陆平民同潘平民组织的，非陆潘二平民的亲信人不能加入。……韩爷，陆平民真信得过我们哪。”

为要看看这会究竟是怎回事，我答应加入。

“你是不是会员？”我问。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他脸上一层光荣。

晚上送来了选举票，这里是普选制的。

“你别瞎写，”萧爷告诉我，“等大选这天，我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罢。”

某日

各晨报上果然都有了陆乐劳的启事，他说魏博士的话当然不会胡说，但韩士谦的否定亦自有他的道理，或者后者更比前者多真实性。新闻界的要起诉，其动机因为怕下流人混入，固属可敬，但过了一点火，他劝新闻界将此事作罢论。最后他说魏三山和韩士谦，我们应当承认他们是历史学里的两派。……

这么一来，真有效，各报的态度大变了。要控告我的几家报纸上表示歉意，说他们以前是没有清楚。此后，他们要承认我是一个敢和魏博士对峙的史学家，并且，“报界同人以至诚之心，建议历史学委员会当请韩士谦为会员。”

事情是告了一结束。什么历史学委员会我是不愿进去的。

饶三来了，他说他近来很忙。

“是为预备大选么？”我问。

“大选是用不着我们忙。韩爷你不晓得大选后还有许多仪式，象幼儿竞赛，闺秀竞赛，都是地方政务局的事。”

萧爷有了兴味。

“那么一个酱油王，一个吴都都，一会都要请去了。”萧爷说。

“那当然，”饶爷说，“只要这两人请来，别的也容易。”

我奇怪起来。吴都都？

“吴都都是个大裁缝。”饶爷说。

“一个医生，一个裁缝，请来干么？”我问。

“还要请别的医生同裁缝哩，这两个不过是一个医界领袖，一个裁缝领袖就是了。”

但我还茫然。

“这很简单，”萧爷说。“譬如说，幼儿比赛，你怎么晓得哪一个幼儿家里设备周到，哪一个幼儿家里营养好，自然要请医生验。至于裁缝是看衣料的贵贱，这个幼儿如果穿的衣料好，他家里设备自然周到。谁衣料最好，营养最好，谁第一，其次的第二，这么排下去。”

“那么就是说，谁家产多，谁的孩子可以列前几名了？”我问。

“当然的，”饶爷说，“并且借此鼓励人们的向上之心。”

“这你又要看不惯了吧？”萧爷微笑问我。

想了一想。

“不，”我说。“幼儿的美丑，在于营养的好坏，家庭的设备，这一点不错的。”

晚上，陆乐劳叫人送来两张参加大选典礼的证书，并打电话来问，看大后天的大选我们参加不。我们当然是去的。

某日

“走罢走罢。”八点钟萧爷催着我。

我们拿了参加的证书到议院。参观的都坐在楼上，象戏院的包厢。楼下中央一张圆桌三张太师椅，没有人坐。围着这圆桌的，一边是主席台，台上有二三十个人，那三面是弧形地摆着十几层椅子，坐满了人，萧爷说这是议员们。

会场里是严肃的静默，大家看着钟，紧张地看着议场的门。外面街上的声音隐约可以听到，是狂欢，好奇，希望的那些叫声。时时有乐队奏着乐。我们坐着的楼上，窗子正对门口的广场，看见无数的人站在那里，有人拿着各色的旗子。

忽然广场的人大雷似地欢呼了，楼上参观席上有许多人转身向窗外看。

那无数的人挥着旗，口里叫万岁，街头巷尾许多的乐队奏起乐来：是有二三十辆汽车驶来，停在议院门口了。民众将一些鲜花，纸花，五色的纸向这些汽车摔来。汽车门开了，我看见陆乐劳和潘洛从其中一辆下车。

陆乐劳，潘洛，还有严俊，带了他们的随员来了。他们三位平民就坐在中央的几张椅上，围着圆桌。军乐奏起来；议员们拍手。大典开始了。

事后由萧爷的解释才完全看懂，在日记上就照完全懂了的口吻记，免得接不气。

三位平民一坐下，议长便宣告开会。先是报告：严俊选东方旦，陆乐劳和潘洛选巴山豆。

严俊上讲台说他选东方旦的理由，他说据近世的生理学家研究，出恭应当蹲着，这样方不至于便秘。人类有许多病是由于便秘，病了的人自然不能从事于伟大事业，所以我们要爱

国，要从事于伟大事业，就非健康不可，就非蹲着出恭不可，就非选蹲社的社员做大统领不可，这是极其老七哥儿(Logical)的。其次，蹲社想发展石油企业。棉纱企业已经成熟，已经垄断全世界，只有石油事业还幼稚，应当想办法，否则 Glasgo 国一与我竞争，我们的石油企业一定破产。……

他于是在一部分人的掌声中下台。

这回是轮到潘洛演讲。他驳了严俊的。

“……至于蹲着出恭和坐着出恭，于卫生上没有什么妨碍不妨碍，须知蹲着出恭也会有便秘的时候的。并且现在国人蹲着出恭蹲厌了，想换个样式，若再叫他们蹲，他们更会厌，一厌就什么事都不高兴做，国人不做事，国家怎样呢，这真不堪设想。……为国人的幸福和健康，我们应当拥护坐社的政策……”

关于石油发展问题，他的意见如此：国内出产石油量少，即发展也发展不到什么好程度，要是忽视了棉纱的发展，从事于石油事业，则后者还没发达时，前者已失了在国际间的地位了，这是危险的。

说完又有部分人鼓掌，萧爷也热烈地拍手。

“拍手哇，拍手哇。”他对我说。

我没来得及拍，陆乐劳立起发言。

“潘平民的话一点不错，正针对我们现在这情形。我希望严平民用较远的眼光看着我们的前途，放弃他的成见。……我对本届的大选没有其他话说，我的意见就是潘平民的意见。……”

那位议长走下台，向严俊谦恭地说：平民潘洛与平民陆乐

劳，都选巴山豆，本议长以为贵平民可以放弃己意，……”

严俊和气地说：“承贵议长的好意，但本人并不愿收回发言。”

“各位绅士注意，”那议长举起一个手，“现在严平民感谢本议长的好意，但不愿收回意见。……现在，要举行竞选了。”

议场的人都严肃地等着这“竞选”。

那议长拿出一副扑克牌来，洗牌洗三遍，洗时乐队又奏乐。

“请朱教士倒牌。”他叫。

朱神恩是坐在议员席里，我先没看见他。现在他奔到中间来，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倒牌，将牌发给三位平民。

“你换不换牌？”朱教士问潘洛。

“我出五万万块金圆换牌。”潘洛说，他写了一张支票。国家银行总裁在他支票上签了字。

严俊出十万万换牌，陆乐劳也换了牌。潘洛是换两张，严俊换一张，陆乐劳换一张。

要看牌时，潘洛放弃了，听说这是一种策略。这场赌博，潘洛实际上是和陆乐劳合伙，本钱非常雄厚。

陆严二人看牌。严俊已将钱加到9,000,000,000,000,000,000金圆。陆平民加到了这么多的时候，又在这数目下加二十五个圈。每加一次钱，那国家银行总裁要签一次字，不然这款子付不出。陆平民加了之后，严平民加到相等的数目，说到看牌。但一踌躇之后，又在那数目下加九个圈。

陆平民笑着说：“我当然还要加的。”

加到相等，又任意加了五十个圈。

“荷荷，”有人私语，“阳世的世界大战，各国用的钱一起算来，也没有这样多哩。”

但严俊不肯就丢手，他预备加到和陆平民相等的数目就看牌。

“原谅我，”那国家银行总裁向严俊说，“您阁下不能再加了。”

严俊的脸子变成惨白。

“怎么，我用我全部企业的名义呀。”

“不能，平民，我代表全国金融界说话：我不能签字了。”

“完了！”严平民将牌向桌上一丢。

陆乐劳和潘洛胜利了。

“巴山豆当选！”议长叫。

鼓掌。奏乐。议长又上台，由无线电播音机宣告全国人，巴山豆当选。

“可以投票了。”萧爷告诉我。

于是所有的人将选举票填上，每人都选巴山豆。那三位平民也写巴山豆。不写巴山豆就是违反民意。

那牌究竟是怎样的呢：严俊的是三张 A，两张 K，陆乐劳的是，只有一对 3。萧爷说，所谓打牌者是一种形式，骨子里是比财产谁多。现在潘洛二平民合作，严俊自非其敌了。往年不大有两个平民合选一个人的事的，这一届是少有的盛况。

“那么严俊从此破产了？”我问。

“败者本是破产的，但要看败者是什么人。象严俊，他是石油事业的唯一人才，对陆乐劳很有点用处，所以我猜他输的

钱陆平民会还他的。”

他又告诉我，国内的石油事业，陆平民也想投下大资本去，而这事业只有严俊最有经验，结果陆平民一定会发还他的款子。

大选的典礼终了时，有人在议场里发明天大宴会的请柬。每人一张，用大统领府秘书厅的名义发的。据说这宴会虽没什么大了不得，但随随便便的人，都不会被邀请的。

“被邀请一次，”萧爷说，“就一辈子有光荣。我上一届还没有被请的资格哩，上一届我只拿到一张候缺请柬。”

“什么候缺请柬？”

“没有正式被请的资格，但在社会上已有了相当的声望，就要候缺，要正式被请的有人不赴会，你补上去。”

“那么我们总算有很大的面子了。”

“当然，当然。”他得意地说。

回家时，萧爷买了一本明天要应用到的书：《大统领府宴会礼节纲要》。这本书萧爷在读着，我没有读它的必要，因为他可以指导我。

某日

大选典礼中的盛大宴会在大统领府大礼堂举行，来宾凭券入场。

萧爷先关照我：“你别乱来，只看别人怎样你就怎样好了。”

下午五时，我们到了大礼堂。

大统领的侍从武官囑来宾的名，唱到我们时，礼堂上的来

宾向我不大看得起地瞧了我们一眼。但陆乐劳和大统领巴山豆过来和我亲热地握了手，谈着话，来宾都变了他们的眼光。

“我们是密友到里面谈谈去罢。”巴山豆说。

里面那间屋子里坐的几乎是平民俱乐部的会员，我们一进去时，大教士朱神恩替我们祝福。现在我知道了，在宴会之前，大统领是不到大礼堂去的，只有特别的来宾来到，大统领方到外面去招呼一下，所以我们被招呼，来宾们都对我们肃然起敬了。

平民严俊也在这间房里，他很快活地谈笑着，听说陆潘二平民已将赢的款子打个八折退还了他，他还可以继续他的事业。

我要在大统领府各处看看，和萧爷走出来。巴山豆吩咐我们，一听见号声就到大礼堂去。

来宾也有在府中各处逛着的。我们走到喷水池旁坐下。前面有几个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看看我们，又谈些什么。终于内中有一个向我们走来了。

“您阁下可就是韩士谦爷么？”来人问。

“他确是韩士谦，请问贵干？”萧爷代我说。

“我是都会记者总代表钟龙，今特来为韩爷介绍一位朋友。”

他示意，于是有一个人走来，那人首先和萧爷握手，他们早就认得的。

“我倒不知道韩爷是萧爷的朋友。”那人说。那位钟龙先生在旁边不作声了。

萧爷为我介绍，这人是魏三山博士。

博士和我握手：

“我以前不知道韩爷，所以当韩爷一否定我的报告时，我示意报界联合了来控告您。但是现在我知道了，韩爷同我一样，同是忠于陆平民的人，我们原来是同志哩。……我至诚地请韩爷原谅我以前的误解，我们应当携手，要取一致的步骤，为平民思想效劳。”

我除了向他说了几句极普通的客气话而外竟说不出一句话。

六点钟听见吹号。四散着的来宾都望大礼堂走。

席间的座次是排好了的，我的位子恰好在萧爷的旁边。来宾入席之后，挺直地坐着，不开口。大统领的位子中央，我们就座了，平民们也出来了，大统领还没有出来。

侍从武官在礼堂的右角赞礼。

“起立！……奏乐……”

因为大统领出来了。

“坐……”

酒都斟好之后，又赞礼：“碰杯……”

大家站起举着杯。三位平民走到大统领席前，潘洛代表说话。

“巴大统领当选，平民政治幸甚，国人幸甚。严俊，陆乐劳，潘洛，谨代表全区国民，敬巴大统领白干儿一杯，祝巴大统领万岁。”

“喝一口。”赞礼的叫。“喝两口。喝三口。杯放下。坐。……拍手。”

大家一起热烈地鼓掌。

上菜了。

那赞礼的叫一声，我们就做一下。

“喝汤。……一口。二口。三口，停。……”

大家放了调羹。

“喝酒一口。吃脆爆肚。……吃滑溜里脊片儿，一口，两口，三口，停。……奏乐。……”

乐声一止，要吃面包了。

“咬面包，嚼一下，嚼两下，嚼三下，吞。……吃大葱。……”

这我真不习惯，但没办法。要是昨晚看了《大统领府宴会礼节纲要》，我一定不愿来的。

“休息三分钟！……”

这时就可以随意谈笑，随意吃东西，喝酒，抽烟，萧爷低声问我，习惯不习惯。他说，为保持大统领、保持政府的庄严，不得不如此。并且，他又说，人是礼貌的动物，人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就因为……

“开始，”又赞礼了。“奏乐。……”

于是又叫碰杯，但这次可没有三位平民去代表全国人民致贺词。

“拍手。……吃牛排，一口，两口，……”

“……席散了。”赞礼的叫“来宾任意。”大家就随便谈话。

可是这时候出了破天荒的大乱子。

大统领和平民们和所有的来宾们正休息着，抽烟，喝咖啡，闲谈的时候，有一位武官从人堆中挤到巴山豆面前，慌张着脸色。

“报告，刚才在地上发见这东西。”说着拿出一张纸。

大家注意一下地上：无数这样的纸！

这是传单。上面说反对钱奴做后台老板的政治，反对钱奴包办的选举，打倒官僚主义式的宴会。并且叫全世界的卖力者联合起来，叫上流人醒悟，别做钱奴的走狗。……

巴山豆脸上变了色。

“谁发的？”

“不知道。”那武官答。

“派侦探局密查！”

陆乐劳写了几张条子交给朱神恩。朱神恩走过来问我们借火点烟，他趁势秘密地将那几张条子交一条给我们。

“明天上午三时，到敝离开临时会议。”

乐劳。”

要走时，朱神恩替我们祝福，低声说：“今夜特别戒严，你们去开会时，你们要在汽车上插一面小旗子，写一‘平’字，才能够通过。”画了十字，镇静地走开了。

某日

昨夜十二时，陆乐劳家里来了个电话：为了昨日的事件，抓住了两个人。

二时三刻，和萧爷同到陆家。沿街特别戒严，每五米达两个步哨，手里提着手机关，看见我们车上的旗子，问也不问就放过了。

这紧急会议在陆乐劳书室里举行。大教士朱神恩报告。

他在低层里捉到一个嫌疑犯，还有一个在高层捉住的；他将陆乐劳的像片放在地板上，侮辱平民，显系下流人混入者。这两个罪犯由一个武官解到会场之后，巴山豆便命令大理院长会同秘密军法处处长到后面去审讯。我们在房里的人开始讨论。

关于对付昨日事件的处理如下：

1，由朱神恩同在低层担任教育的人员秘密侦察，随时报告本会。

2，命低层的工头及工厂高级职员随时注意。

3，由侦探局派五千名秘密武装侦探到低层，严密查探，该五千人有便宜行事权。

至于根本办法，巴山豆主张高压，多派军警，如果他们有机集等情事，使用机关枪扫射。但潘洛说这不行，愈高压，反动愈大，我们应当用笼络政策。改良待遇，而一方面用钱收买能干的下流人，替我们当密探。在积极方面，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在教育里放进宣传的力量，使他们思想改变，一方面，奖励下流人向上爬。于是立刻通过了。潘平民并说，表面上虽然笼络他们，但我们如果捉到了反叛者，我们仍可以将他秘密地严刑审讯，或凌迟处死的。

此外的议案，是要于最短期间和 Lampi 国成立联盟。决议：交巴山豆同志全权办理。

那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到会场来了。

“那下流人被告，死也不肯承认有煽惑行为，并且不肯招出同谋的来。”大理院长报告。

潘洛拍一下桌子：“怎么不动刑？”

“报告平民，”那秘密军法处处长立正说，“什么刑都用过了。”

他的话不假。那被告全身是皮鞭印，青色里带着血丝。脸子苍白得象月色，鼻孔流血，额头上有很深的几道绳子印，成深紫色。头歪着，象垂死的人。腿站不住，两个武官扶着他。

巴山豆看被告一眼：“刑是用过了。……不招没办法。”于是他写了个条子。给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条子上写：“着即用剥猪罗法凌迟处死。”

大家一答应，几个武官把那人拖出去了。

那个上流人被告呢，说陆平民是他所信仰的人，他决不会把陆平民的像片放在地下的，这次的确是无意，是挂在墙上，被风吹下的。这个被告未受刑。

“挂在墙上，有镜框子，被风吹下么？”朱教士问。

“没有装镜框子。”

“没有？”朱教士怒容地。“既然信仰陆平民，自然会把陆平民的像片装镜框子的，现在你既然不装，可见并非真信仰，你当着国家和社会的柱石面前扯谎。”

“小的不敢……”

“闭嘴！现在是平民政治，什么小的不小的，可见你还有封建思想，你还想做贵族的走狗。……带去押了！”

“等一会，”陆平民叫住他们。“你再说，为什么不把像片装框子？”

“本想装，一时没有钱，所以……”

“没有钱？”几乎有好几个人同时说。“下流人，下流人……”

“好，”潘洛说，“你们把他押住，等我们议好了再办。”

被告被带走了。

巴山豆说，这人动不得刑，也不能秘密处死，否则被其余的上流人知道了会起反感的。据他的意思，顶好交给法院，由警察厅做原告。

“但是还有一点要考虑呢，”陆乐劳说。“他亲眼看见那下流人被告受过肉刑，又看见我们的秘密会议，他不泄漏么？……”

“吩咐他不许泄漏，并且派人秘密监视好了。”萧仲讷提议。

“那多麻烦，”朱教士说，“弄死他就得啦。”

巴山豆摇头：“不行不行。下流人常失踪，常有惨死的事，下流人里面少了一个人不会被人注意的。上流人就不然，失踪一个人，要哄动全市，报上又要登载一大篇，所以我们万不能将他秘密处死的。”

朱教士忽然脸上光明起来。

“这样，将他送到法院，未判决前是关在看守所的，我们把他一个人住一间，使他不能和别人说话，不要等到开庭就毒死他，只说因病身故好了。”

“好极了。”潘洛说。

于是决议照办。

朱教士拱手低头：“谢谢万能的耶和华，差他儿子来告诉我这好计划。……”

散会时天已亮，我回家睡了一大觉。

某日

有好多天没写日记。这几天根本也无话可记，只是同了

萧仲讷及其乖乖，饶三及其乖乖，司马吸毒及其乖乖，天天凑热闹，看大选典礼中的各种竞赛。全市都狂了。

幼儿比赛是请医生和裁缝投票评判。美女比赛是请珠宝商和裁缝投票评判。今天是全区(即全国)运动会，拉拉队专家方呼胜领了全体拉拉队专家在街上游行，喊口号，唱歌。二百二十米低栏比赛专家吴自强，担任径赛的总评判，照像馆都挂了他的像片。

报纸都增加篇幅，出号外，随时报告比赛的消息。国内要闻上详载了大选情形，说全区国民一致选巴山豆为大统领，“足见国人拥戴巴氏之热忱云。”还登了巴氏小传：巴氏的祖先曾从事于平民革命，故巴氏有平民的血，生理地说，他是天生的平民主义者。本来国人知道他的很少，后为平民潘洛所识，任之为私人秘书，后来进了坐社，渐渐出名。曾任地方政务局长，理财总长，工业总长等要职。巴氏办事，以敏捷闻，别人要办两三个月的，他只须二十四小时可以完全办好。……

大宴会的传单，各报上都没登，只说，谣传是日有人在大统领府发散传单，警厅当密缉造谣的人云。又有：各国传我与 Lampi 将成立联盟，外交部已正式否认了。

某日

萧仲讷爷本来照规今天是要和乖乖去听戏的，但是作家总会来一纸通知书要他去开会。

我也不预备出去了，吃了饭，在他书室中找书看。

在玻璃书柜中找到一本厚书：《潘传平先生哀荣录》，有八百多页。一翻开，一幅潘传平先生的小照，还有赵孟頫题的

字。而这幅潘先生的遗容使我大为惊异：全身裸体，坐在一张藤椅上，鼻子也没套套子，手里拿一个皮球也不知是苹果，看不清，是个才满周岁大小的婴儿。……

赶紧翻开他的传来看。这潘传平是潘洛的儿子，生下地来只十一个月，便害 Infantile paralysis^① 的病，世界有名的大医士都为之束手，遂致不起。潘平民只有这一个儿子，只望他成人继承父业。竟至夭亡，实国家一大不幸也。……后由议会决议国葬。

还有开吊盛况的纪载。

潘洛是芒城人，离都会一百二十里，有铁道可通，是在那里开吊的。灵柩运往芒城的时候，潘洛把必由之路都出一大笔钱租了下来，出殡时断绝交通一天。沿途搭彩牌楼一百六十四座，至夜电炬齐明，极庄严灿烂之至。执拂者有陆乐劳，严俊，文焕之，皆一时名流，或国家柱石。汽车一万五千余辆，军乐二万余队，都会里各机关职员，各学校，各法团，都去送殡，自夜半十二时走起，至次日夜十二时方走完。沿途店家住户，皆下半旗志哀，各法团设祭坛六千余所。……到开吊时，潘洛把都会到芒城的铁道都租了下来，吊客凭券坐火车。券分头二两等，所以吊客顶起码可以坐二等车。至平民及政府要员等，则由铁道部备专车。芒城的大旅社，大饭店，街道，大民房，全租了下来，住吊客。吊客平日的伙食是十八道菜的西餐，每餐要开十七万三千五百余客。都会的车站起，沿铁路搭了八百丈高的彩牌楼；从芒城的车站到潘府，地上铺黑色印度

① 小儿麻痹症。

绸，缀以白花……潘洛怕家人不够用，向各机关调用九千三百五十个职员去办事，计分五部：总务部，秘书部，交通部，招待部，司仪部。每部设部长一人，科长若干，科员若干，（详载在《潘传平先生治丧处组织大纲》。）……这祭事弄了三个多月，因为有远道来吊的，还有外国人来吊的。各处都设有办事分处，所以即使远道来的，也招待得周周到到……

最后说潘洛所以要这样铺张者，固然一部份原因是政府的盛意，还有大部份原因是，要奖励国人上进做平民，使人看见，只是平民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死了，有怎样的光荣，那国人一定羡慕平民而想去做平民，此盖潘平民爱国之至意……

其余那么厚的都是些祭文挽联的抄录，没什么可看的了。

晚上仲讷回来，他告诉我一些事。在今天的会里议决，所有各派的作家都联合起来，一致从事于平民主义的宣传，以抵制下流的卑恶的理论。此外，当然还要注意反叛者，告发捣乱者。

他又说开了会之后又到了陆乐劳家里。

“在他家里得了两个重要消息。我们同 Lampi 国联盟的秘密协约明天可以签字了。”

“为什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呢？”

“外面晓得了还了得！如果国际间晓得了我们的联盟，无论哪一国的棉纱企业都不能收拾了，会要引起世界大战的。”

他住了嘴。

“你不是说有两个消息么？”我问。

“是的。第二个消息是，我们已经拟好移民律，后天就公

布。你晓得，外区人在我们区里有许多大企业，赚我们的钱，我们非取缔不可。”

“移民律的印稿你有没有？”

“陆平民答应明天送来。”

某日

移民律定得很严。不但以后外区人来本区的要照移民律，就是已经在区内的外人也要完成移民律的手续。

大致是，除外交官外，都照下面的规定：

“……入境者须具备下列手续。

1，由侨民国公使先两个月照会本区政府。

2，入口时缴移民费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九元二角一分。

3，查验体格时，须缴纳查验费五千元。查验不合格者该款并不发还。

4，……须由侨民国公使负全责担保。……入本区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无各种疾病者。

2，无罪犯天性者。

3，身高五英尺八寸六分以上，六英尺三寸二分以下者（不论男女）。

4，嘴唇皮不薄者。

5，右手食指长于无名指者。

6，肚脐眼直径有半英寸长者’。”

反之，如不能符合这几条的，当然不能入境。还有一条也重要：在一年内，每一区移民不得过三人。

移民律的印稿我收了一份在抽屉里。

今日的晨报上，有条可注意的消息：“陆传麟触犯刑法”。

“都会大学附中教员陆传麟，对学生讲演达尔文之进化论，谓人类由人猿进化而来。朱教士神恩闻悉，以其不但与圣经所述之真理不符，且触犯刑法‘不能破坏人类庄严’之一款，决向法院起诉云。”

下面有条“记者按”。

“记者按：此事在上星期发生，但以某种原因，至今日始能发表。”

“又讯：达尔文之进化说，国人信者甚多，朱教士此举，或将引起反感，今决由人类学会暨生物学会开会讨论，并请朱教士及陆传麟出席云。”

国内要闻最重要的是，政府决将废止死刑的悬案于最近之将来解决它。这案在上届大统领文焕之时期已经议过，但不敢遽然决定，这回决计正式宣布废止死刑。巴大统领办事最快，大概明后天就可以宣布了。

某日

两件大事在今天公布：

- 1，移民律。
- 2，废止死刑。

看了这消息我不得不惊巴山豆氏办事之敏捷。

关于进化论一案的讨论已经决定了日期，而且欢迎旁听，我到那天决计要去听听。

“如果没有意外，我也想去听。”萧爷说。

意外当然不会有的。

“不会有？”萧爷严重地。“现在危机正隐伏着哩，不能太乐观的。”

吃过午饭，我躺在房里，他走了进来。

“韩爷，也许有意外来了，”他说，“陆府里打个电话来，平民俱乐部召集临时会议。”

我坐起来。

“那么我也要去了？”

“当然。”

会议是为了一件最严重而且最危险的事：棉纱厂下流人有无理要求，要求不遂则预备来个 Sabotage。^①

巴山豆报告：“现在为要缓和这低气压，所以政府方面赶紧宣布废止死刑。但据朱教士的报告，那批卑恶的下流人还是捣乱，他们并不怕死，死刑的废止与否他们全不在意。”

酌加工资：潘洛的提议。

“这并不是让步，”他解释着，“这还是根据笼络政策的原则的。”

这些解决之后，朱神恩报告他在低层捉到十二个散发传单的下流人，当即交侦探队拷问，然后秘密处死。如此措置，是否失当。

陆乐劳笑着拍朱神恩的肩：“别装佯了，你的措置那会有失当的。以后你捉到就干掉好了。只是要干得干净，不被外人

① 破坏活动。

知道。……”

他按铃，叫仆役拿半打威士忌来。

大家都有点醉意，叫人用汽车将他们的“假乖乖”接来。

“假乖乖”是装饰入时的女人们，脸上虽然打着粉，搽着胭脂，但脸色的苍白，不健康的肤色，仍看得出来。我们几个没有假乖乖的就在旁边桌上打扑克。

朱教士将他的假乖乖坐在他膝上，吻她，将她的鼻套子丢去，摸她的鼻子。

“呵，小乖乖，多好一个鼻子，鼻子，鼻子！”

那女人怕羞地用手挡住鼻子，但朱教士扳开她的手。

陆，潘，巴，都大笑了。但同时又摹仿朱教士，将手中的女人的鼻套子取去，摸她鼻子；但是不作声，只悄悄地。

我的眼睛偶然和陆乐劳的相遇。他脸红了一会。

“韩爷，对不起，我们都放浪形骸之外了。”

“不要客气，请便罢。”

“我们这位韩爷思想上是极其解放的。”萧爷说。

陆乐劳吩咐奏乐，他们有假乖乖的都一对对跳舞，舞后又喝了许多酒，喝了又奏乐跳舞。那么性烈的威士忌，半打也完了。到上灯时，他们要他们的假乖乖唱歌。她们将衣裳脱掉，裸着体，唱着跳着，歌名是：《亲哥哥你不知道我如何地爱你吗》。

她们唱完，穿了衣，每人写一张单子给他们，朱教士收到的单子被我看见了：

接吻

46个

9元2角

摸鼻	71 次	21 元 3 角
陪舞	半小时	10 元
歌舞	1 次	20 元 6 角
共计		61 元 1 角
朱教士	台照	

“都算我的，”陆乐劳说。“小乖乖，你们晓得，我们是你们的老买主，总要打个折扣罢。”

“那不行，”有一个假乖乖说，“我们娘一定不肯的，会打我们。”

“喂，别拗性子，打个折头罢。”

她们不肯。又说了几遍她们还是不肯。

陆乐劳动了火：“忘八蛋，你跟老子犟！不依叫警察厅捉你们去！”

潘洛和解。

“好了好了，就六五折算罢。”

给了钱，仍用汽车送她们回去。她们要小帐，没有给。

吃了晚饭才散。陆平民拍拍朱教士的肩：“低层的事你千万别疏忽。”

“还用你说么，……明天会，上帝赐福你们。”

某日

昨天我已经睡了，大概一点钟左右，仲讷才回来。

“出了很大的乱子！”他慌张地说。

“怎么回事？”

“消息不大好。”

他于是拿一张纸给我看：又是一张传单。

“你手里还拿着什么？”我看见他手还有一卷纸。

“这是份外国报。……你先看传单罢。”

传单是低层里的棉纱工厂的下流人发的。它告诉他们的同伙，勿为上流人所收买，勿听上流人笼络政策的毒计。又说：所谓强迫教育者是骗人的话，官厅方面只是强迫他们出学费，反而多一种负担。最后说所有的企业应当由他们来管。

“棉纱厂的下流人今日总罢工。”他的声音打点战。

“政府方面呢？”

“军警用机关枪扫射，下流人也用棍子打，死伤有两百多人。”

“不至于扩大吧。”

“谁知道。”

我拿过他手呈的外国报，报上把本区和 Lampi 区的秘密协约全文布露了。并且有一条最重大消息：各国知道了这种协约，大起恐慌，象 Brologue, Velo, Mammon 各国，甚至派兵增防，Velo 对他的殖民地 Makette，已遣重兵驻守，怕我们这联盟侵犯它。

“这消息不也很坏么？”萧爷说。

“确不确？”

“确。巴山豆已接到密报了。这事情实在已经酝酿了好几天，不过我没有告诉你。现在驻这三国的公使都把一切结

束好，等政府一有正式表示，就启程回区。这事政府还不预备宣布，报上也暂时不登。……”

我万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大风潮。我忽然觉得空气都紧张了起来。

“那么要有战事了？”

“在最近就会发生的，”他慢慢说。“你不晓得。……我告诉你，这消息很秘密的，国人晓得的也少，我以前没告诉你过。这三区和我们这两区向来是利益冲突的，战争迟早总会爆发，现在不过是个导火线。我们有二十多年的准备，军事上十分有把握，只等下动员令。你是外来的，不晓得这情形。”

他又低声告诉我：我们已开拔了两个联队到 Makette 的西边去了。

某日

今天，都会全市，无论高层，低层，举行总检查。宪兵司令部、警察厅、秘密侦探局、仕官学生会同了，挨家地问，搜。全市市民，除平民及高级公务人员外，一概不许出自己家的大门一步。情形很严重。我们有一张大统领府秘书厅的担保证书，没被查着。现在已经查完，捉住一千六百多人，内有两个人，叫来俊夫，顾厚基，则因为他们的名字有“夫”字“基”字象阳世拉国的人，所以被捕的。下流人中被捕的总在一万以上。

二十四小时内就全市检查完了，总算快的。

某日

时局愈过愈紧张起来。我却不怕，来不得可以回到阳世

去的。

区内的军队纷纷调动。低层已预备抽丁当兵。兵站部也已秘密成立了。Lampi 区的军事上的要人纷纷地跑到都会来。前天到今天的报纸开始载着 Velo 等三国的一致的军事行动。Velo 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总司令。报纸的舆论拼命地煽惑国人对于那三国的敌意，说 Velo 的内阁大臣向他国民演说，有“我们非征服联盟不可，我们不征服联盟，则我们的工业会一蹶不振”等语。

前天萧爷又参加作者的会，议决联合全国的文人从事于宣传爱国思想。

街上呈纷乱的情形。

某日

关于进化论的讨论在下午一时举行。我和萧仲讷及其乖乖坐汽车到会里去。

街上纷纷的人，几乎使车子通不过。壁上随处有标语，如“吾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同胞当为公理而战”等等。形势虽然严重，每个人脸上显得那么紧张，但都衣冠整齐，烫得很平，走路也稳重，说话有礼貌。

我们的车子被一堆人挡住了。

有人在我们窗外叫卖号外。我们将各家的每种都买一份。消息都差不多，而且写着同样的标题：

“哈哈！请看 Velo 区军人之爱国心！?!?!?!???:”

副题是“Velo 政府可以休矣”，下面用了七个问号，十三个感叹号，一个引号。

内容谓 Velo 政府派往 Makette 的军队，有两个纵队和三只军舰叛变，占领城市，驱走地方官吏，声明他们不愿对任何区交战。这些叛兵还引下流人到高层来。

还有一则新闻。本区派驻 Velo 等三国之大使公使及各外交官，即将全体回区云。

“你们到了正式交战的时候，我非回阳世去不可了，”我对萧爷。

“为什么？”他诧异地。“看看热闹不好么？”

“这热闹可看得不上算，太危险哩。”

“笑话，危险！你放心好了，战争是危害不到我们的。……”

我们的车子随处遇到阻碍，到会场已迟了三刻钟。

这场雄辩的开始我们没赶上，使我懊丧。开始是陆傅麟的演讲，但我们踏进会场的门时，已经是朱神恩的驳辩了。他身穿黑衣，胸前挂了个金的十字架，面部表情庄严而慈祥，令人联想到最后与门徒聚餐时的基督。

“这是荒谬的，下流的，”他驳斥陆傅麟。“我们是人类，是高贵的人类，怎么会是猴子变的，猴子的子孙呢。……圣经上明明写着，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不，我们应当先说夏娃的名字，因为文明人是尊重女性的……夏娃和亚当，我们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子孙。亚当……不。夏娃和亚当，他们是人类，他们不是老三，不是猢猻精，也不是狗彘的！……（鼓掌）他们是上帝耶和華造的人类——人类！（鼓掌）这是很科学的，各位知道，神学也可以用科学解释的。”

他喝了口茶。

“自然科学需要的是证明，我们这神学也可以证明，和自

然科学是一样的真理。我们的试验不象自然科学家一样，拿浅薄的酒精灯，去煮些红红绿绿的水，我们是，用灵魂，用虔诚，用我们纯洁的心来证明：我告诉你们，我在上星期日下午二时四十三分钟时，用我虔诚的基督信徒之名义去见上帝耶和华。那时他刚吃过中饭，亚伯拉罕给他收拾刀叉。耶和华见了我的名片表示欢迎，我就问他人类的原始，他拍拍我的头，说：‘啊，我亲爱的灰孙子，圣经上没一句假话。’（鼓掌）这是耶和华亲口对我说的，你们这些猢猻精主义者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么，呀呀呸！……（鼓掌）”

陆傅麟第二次上讲台。他说朱教士的话只好骗他自己。

“……他骗他自己，但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鼓掌）他说他见了耶和华，这句话恐怕三岁以上的孩子就不会给他骗的，而他却拿来做个证明！（鼓掌）我很懊悔我先前的学理的讲演，因为像朱教士刚才一番话，去学理还是很远的。……（鼓掌）”

朱教士第二次的答辩很简单：不信上帝的无发言权。有许多人鼓掌。

于是有许多人讲演：有的站在这边，有的站在那边。

最后，结论的时候到了：由人类学专家易正心作结论。他一上台便全体鼓掌，用了切望的表情等他发挥伟论，因为他是人类学的权威者，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断定某方永远的胜利或失败的。

他开言了，说了些谦逊的话。他演讲时会场里非常寂静。他于是说到题上。他说：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一共有三种学说，（在这会场里只有两种学说在争辩，但他相信座中一定有

人相信那第三种的,)那三种学说如下:

第一种。以朱教士为代表,是相信圣经创世纪上所载,说上帝制造了一男一女,而我们便是那一男一女的子孙。

第二种。以陆傅麟先生为代表,相信达尔文的学说,说人类是由动物演化而来。

第三种。这学说需要介绍了,因为今天会场里没有人阐明这一说的。这学说是这样:地球上还没有人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下大雪。下了两个人——两个男人!那两个男人鸡奸起来,便生下许多儿女,儿女又生儿女,传下来,便是现在的人类。原始人的生理构造特别,所以鸡奸也生儿女。

那么这三说我们要用哪一说呢?

“但是,”易正心说,“真理不一定是偏在一方面的,也不一定只限于某一事上的:譬如二加二等于四是真理,但二加三等于五也是真理,八减五等于三也是真理。几种不同的东西,只要它有真理,我们都该承认的。……现在这三说,每一种都有真理的,这三说我们都要承认它。……(大鼓掌)”

他的结论是三种学说都有理,这三种是互相平行而不是冲突,我们应当倡一种调和派的人类起源说。

“在学理上说,这三派是互相联锁,互相因果的。……各位注意,我们并不想倡出第四派来,我们只是调和,集真理之大成。我们可以叫做调和派,或真理派,因为我们只追求真理,而不从事于意气之争。……(大鼓掌)这三派,其实是亲弟兄,但人们老是争辩着,这是不对的。……(大鼓掌)”

讲完,又是大鼓掌。易正心满意地下了台。

这件事便如此解决。陆傅麟不错,朱神恩也有理,后者也

不必再打算起诉了。

这时又有一位三四十岁的近视眼上台。他说这三说当然是都对：上流人是夏娃亚当的子孙，下流人是猢猻精的子孙，鸡奸者的子孙。

萧爷说这是都会大学生物学系的教授，有名的刘博士。

某日

陆平民家给萧爷一个电话，叫他快去出席一个紧急会议。

“韩爷，你也跟我一起去罢。”

“好。……呃，不。”

“为什么？”

“也许我去了不大方便。”

“韩爷，你别吃醋呀。他打电话来当然希望你也去。他们这种人现在正用得着我们这种人哩。”

到了陆平民府，第一个听到的是不幸的消息。

军令院接到电报：才开到绿阴城去的第十七十八两个联队于今早一时叛变，将铁路拆断，电线剪掉，把总指挥高功成监视了起来，一说已经枪毙了。

“绿阴城在什么地方，这地方重不重要？”我问。

“自然重要，”陆平民说。“绿阴是区防要塞之一，这地方一出事，Velo 联军可以直趋都会。”

“这一定同下流人有关系，”朱教士拍着桌子。“这狗畜的猢猻精的子孙！”

“镇静一点！”潘洛说。

于是议决的办法是：一方面停止下流人的征役，因为这些

枪械万不能抓到他们手里去，现在还可挽回，这真是万幸，否则就危险极了。Velo 他们也决不敢动：他们已经兵变。一方面，派芒城的仕官学生去镇压绿阴城的风潮：好在他们的军械没有来源的。

……

日记正写到这里，陆家又有电话要萧爷去。

我说我不去了。但我定得等仲讷回来，看有什么消息。如有十分严重的，我一定回阳世去。……

十二时，萧仲讷爷满面高兴地回来。

“怎样？”我问。

“芒城的仕官学生已经到了绿阴。”

“这就是所有的消息么？”

“这不过是个附带的消息。”他卖关子地说。“主要的消息是个非常令人扫兴的消息。”

我不开口，我相信他一定忍不住要自己说出来的。

“是这样的。”他果然说了。

他说 Velo 等三国来电给本联盟，谓双方的下流人及士兵捣乱应当撤去战争的准备，以免“根本上的”危险云。

这电报很使我安心。

萧爷最后又告诉我，严俊到芒城去了，亲自办理这镇压事件。

“论手段，严平民比陆平民强多了。口才尤其好，能把死的说得活过来。”

“那么选举的时候他怎么会失败的？”

“你真是！那又是一回事呀：那回是银行团帮助坐社。”萧

爷又低声地：“潘平民想摆布他一下哩，这回。”

某日

一星期没写日记。这一星期，在特别戒严中过去了。戒严是为怕有什么叛乱。一方面，陆潘二平民给棉纱企业的那些下流人酌加工资。巴山豆大统领说他相信这是最稳妥，最彻底的镇压办法。

报载：Gretago 政府向世界宣言，主张和平，Velo 等与 Lampi 等的冲突应交各区联合会的区联法庭仲裁。Gretago 向来拥护和平的。

“Gretago 大起恐慌了。”萧爷告诉我。

“它恐慌什么？”

“它在 Lampi, 在 Vello, 都投了十二万万金圆的资。这两边一交战，总有一边有损失的。”

昨天的消息，则是各区联合会接受 Gretago 的提议，已决定派专员来调查了。这之间，不得有军事行动。

“世界各舆论机关，金谓区联措置得当。……今彼积极备战之二联盟，皆已停止军事行动，静待仲裁。此实和平之福音。……将来区联必能使世界永远和平也。……”

今几个一早，我们又给陆平民邀去了。

在那里看见许多新闻记者，律师，大学教授，名流。熟人也全在这里，如司马吸毒，黑灵灵，易正心，赵蛇鳞，酱油王，等等。这好象是个宴会。连日来的紧张，都烟消云散。

陆乐劳给来宾看他所收藏的那些骨董。一位考据专家把

那盘古氏开天关地之斧嗅一嗅。

“如何？”陆平民问。

“恐怕是假的，”那个慢慢地说。“据我的考证盘古爱抽Tobacco，而这把斧子只有雪茄烟味……”

有许多穿燕尾服的人拿了好几打香槟酒来。

“诸位，”潘洛叫，“现在和平了。……诸位，我们乐一乐罢。”

“诸位，我有几句话，”大统领巴山豆搓搓手说，“这些是关于本区的面子的。”

他停了一下。

“诸位，诸位都是本区的知名之士，所以想要诸位……”

说要在座各位去召集各学术团体及各校学生开个联席会议，通电世界，主张和平，并向政府要求和平，要求别侵略别人。这件事有三个用意：

一，表示现在之不交战并不是受卖国兵士之威胁，而是从民意。

二，表示这不交战并不是受Gretago之威胁。

三，表示本区人真正爱和平，可见前此之战机迫发，其咎在对方而不在我。并且政府于答应这要求之后，博得个真正平民政治精神的美名。

萧仲讷爷便跟我，司马吸毒，黑灵灵商议：这联席会何时召集。

“进行愈快愈好。”萧爷说。

“明天就开会来得及么？”司马爷深思地问。

“我看，”黑灵灵插嘴，“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把金色的

苍蝇的肠子落在夜莺的五等文虎章上，并且要去看金牙齿的幽默得不得到皮包的白玫瑰，得不得到九尾狐的母亲的墨水瓶。”

“好极了，”萧爷叫起来，“就是这么办。”

“吃过中饭就进行罢，”司马吸毒拉着黑灵灵的手。“韩爷，你跟萧是一组，好，就这样。我要走了，再会，祝你们神经衰弱。”

但他被陆平民留住了。陆平民叫所有的人都吃了便饭再走。我们四个人坐在内会客厅一角上闲谈。司马吸毒爷说他要跟酱油王商议一件事：他想把酒精用做皮下注射，不知办不办得到。……

“这不是万爷么？”仲讷打断司马的话。“万爷！”

“啊，你们都在这里。”那个万爷走过来说。

“你什么时候进都来的？”

“刚刚到。……以后我要在这里长住了。”

万爷脸上全是粉，领结上戳着一根两寸长的东西，象一支箭。

“万爷，我替你介绍韩爷。”司马爷便替我们介绍。

万爷掏出他的名片：

恋爱小说专家

兼诗人

兼幸福之男人

万 幸

登录执照 V69

仲讷问他：“Elbon 奖金的事究竟怎样了？”

“早已决议了。你不晓得么？”

“报上没有载出来哩。”

“你别急，明后天这消息就传遍世界了。……许多报馆已经得到这消息，刚才我和乖乖下车时，就有许多记者来问乖乖。”

回家的途中，问萧爷那“幸福之男人”是什么意思。

“他的乖乖就是最著名的琪琪女士，所以他是幸福之男人，也是政府里注过册的。这回他乖乖要得 Elbon 奖金了。”

下午我没出去，仲讷可忙了一个整半天。

街上那些煽惑战争的标语已撕了去。

某日

很关心绿阴城解决叛兵事件，但报上没有这消息。问仲讷，他也不知道，只晓得亲自出马的严俊平民到了绿阴。

“这没关系，”萧爷说，“这点点事还怕解决不了么。……我们到会场去罢。”

和平运动的提案，在会场里一致通过。

什么事全在当天办好了：当天拍了主张和平的通电，当天请求政府，而且政府于当天批准。街上出现了新的标语：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和平万岁！！！！”

各地方团体预备举行一个和平大会，下流人亦得参与，惟须一律穿指定的服饰，并遵守地方政务局所颁布的规定。

“这回你总可以放心了吧，”萧爷微笑着。“你可以在这里

多玩几天了。其实真打起仗来也不要紧，乐得看看热闹。”

“和平，Ai……”他自言自语地说。

某日

昨天万幸先生请我们吃饭。几个熟人都同席。酱油王老缠着仲讷和我谈天，他带来的一个听差挟着皮包跟定他。

“走开！”酱油王叱那听差，“规矩都不晓得！下去到万爷的听差那里去。”

那听差到低层去了。

“诸位爷原谅，这家伙是新来的，有许多规矩他不懂。”

快到开饭的时候，万爷家里的一个听差走到酱油王面前。

“酱爷爷，有个病人要会爷爷，”两手捧上一张名片。

“唔，是他。你去把我的听差喊来。”那听差挟了皮包来后，他又说：“把那美味金鸡纳霜拿给他。”

“喳！”去了。

“怎么还有什么美味金鸡纳霜？”萧爷问。

“金鸡纳霜是苦的呀！给下流人吃吃倒不要紧，上流人怎么吃得下？我就把金鸡纳霜用鸡汁，牛肉汁，酱油，冬菇，煮一下，就好吃了。”

停一会。

“现在的人好像愈过愈娇贵。昨天我那里来了一位小姐，要注射预防脑膜炎的针，她硬要我使麻醉剂。……”

“诸位爷，对不起，”主人万爷说。“我突然 Inspiration 来了，打断了很可惜，让我先把这篇小说结构一下罢。”

他走到桌边坐下，开了抽屉拿纸。但他并不去写什么。很

快地从口袋里拿出两颗骰子，在桌上掷一下，嘴里说“唔，好的，”拿起笔来就写。大概写了三页，他休息了。

我去看那两颗骰子：上面并不是么二三四五六，是些字——

其一，女伶，多愁多病的女子，女诗人，公主，女学生，妓女。

其二，男伶，多愁多病的男子，男诗人，王子，男教员，相公。

万爷告诉我，要写恋爱小说，便掷骰子，以决定这篇小说的主人婆与主人公。这回他所得的是：女诗人，相公。……

饭后万爷请我们去听戏，他说他乖乖明后天即会来都，那时候再请各位爷的乖乖。临走时他又把那根二寸长的小棍子插在领结上。

“这是什么？”我问。

“箭。”简单地答。

一路上司马吸毒跟酱油王说着酒精可不可以拿来做皮下注射的话。

某日

区内外各大报都登着前几天民众要求和平的新闻。它们都赞美这种爱和平的美德和政府的平民精神。区联会对此颇为满意云。

“又讯：人类学专家 Tamaati 博士谓，彼确信今日之人类已较前两月之人类进步。……试观区联对战事之有力的制止，及彼邦人士之和平运动，实使吾人异常乐观也。……”

还有条消息：“祖邦之光荣?!?!?: Elbon 奖金将给与琪琪女士! +! +!”

“琪琪女士为大恋爱小说专家万幸先生之乖乖，毕业于都会大学贤妻科。后创办《良人杂志》。关于贤妻一学，著述颇多，曾得 Gretago 大学贤妻博士。……本届 Elbon 贤妻奖金议决给予女士。……实为祖邦增光。……”

还登了她和万爷的像，上题：“贤妻专家琪琪女士(右)及其幸福之男人万幸先生(左)”。

下午饶三来，拖我们到陆乐劳家里去。这几天来陆家门口戒备非常森严，今天缓和多了，只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看了这样子很使人心宽。

陆平民对饶三说，不日就会有和平大会，不知地方政务局准备了没有。

“是的，早已准备了。”饶三恭敬地说。他见了陆平民还有点拘束的样子。

“不单是筹备游艺会哩，你知道，还须注意下流无耻的人们。这天是特别允许下流人参与的。”

“是啊，”萧爷插嘴，“这次和平大会差不多全是做给他们看的：他们如果觉得这和平靠不住，就会捣乱的。”

陆平民按按铃叫他的秘书。

“你请巴巴雄来。”

他随着又叫听差来，叫他拿太子牌的食品来奉客。

“这太子牌的食品是 Lampi 区一位银行经理送我的。好贵哩！算起来每个要十五块金元。我先不告诉你们这食品是什么。”

但拿来的并不象可以吃的东西。只是一个一个的纸包，上面印着精美的图案，一个人像，大概是所谓太子了。把这张纸剥开，是一个玲珑的小红色纸盒子，这盒子的盖构造得极巧妙，要不是陆平民开给我看，我还不会开。一揭开这盖，便迸出一股檀香味。还不是什么食品，是个金色的小包裹，再剥，又一个小盒子，大概是铜的，上面还有浮雕着的裸体女人，两足站在两只球上。盒子上面有个小耳朵，挂着一把小钥匙，要用这钥匙才能开盒子。里面是用绸子做的鼻套一样的东西，系住一根丝带。解开丝带，就看见一些玫瑰花瓣似的东西。

“吃这个么？”仲讷问。

“不是的。”陆平民微笑。

果然，这些花瓣里面找出一个东西来了，用薄纸包的，很小很小，还不及指甲大。又把薄纸剥开，终于看见食品了，是——

瓜子，一颗瓜子！

当时还不敢信。往嘴里一送之后——的确是瓜子，也不甜，也不咸，也没什么香哩，只是和平常买的瓜子一样。

“我也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瓜子哩，”陆平民说。“好吃吧，唔？味很厚吧？”

我想此地的瓜子一定很贵了。

“不，”平民说，“五分钱就可以买一斤。这个呢每颗要十五金元，自然好吃。平常我最不爱吃瓜子的。”

他又敬我一个。这回我仔细吃，但还吃不出什么异味。

“猪八戒吃人参果。”萧爷笑我。

“那你一定吃出异味来了，那就？”

“当然。”他停一下又说，“当然。”

又吃第三颗，我还是失败。

饶爷也笑：“韩爷，你不懂得……”

巴巴雄走了进来。陆平民也请他吃一颗麻烦的瓜子。他费了十分钟把这粒瓜子送到口里，不置可否。

“潘平民对于这和平大会的日期，意见如何？”陆平民间巴巴爷。

“他说等区联派员来的时候举行。区联来电报，那些专员已经动身了。”

“也好，这不成问题。不过我想等过了龙圣哲百年祭再举行。”

“龙圣哲百年祭，唔，地方政务局已经在筹备……不错，就是后天。”巴巴雄瞧了饶三一眼。

“地方政务局已经筹备好祭事，”饶三迅速地接上去，“而且打电报去请高博士了。”

巴巴雄很忙地就要走。

“那我就把这意思对潘平民说了罢。”

我们走时陆平民送我们三人六颗瓜子，每人两粒。

某日

区联所派调查专员今日到都。大统领派巴巴雄招待。

报上有解决绿阴城叛兵的消息，并附带声明，为某种缘故，迟了几天才布露。绿阴的叛兵气焰很厉害。仕官学生围城，后来严俊想了方法打通城中市民，才破了进去，缴叛兵的械。当时有 Velo 区军人帮助，本区对之表示谢忱。“此实

Velo 政府同化于本区人之宽大及爱好和平之美德所致。谁谓道德不能服人哉。”

都会里热闹着三件事：和平大会的筹备。明日的龙圣哲百年祭。还有第三，那只轰动了学术界，是琪琪女士之 Elbon 奖金。

还有条消息似乎要记下，即高博士今日上午十一时可到都，高博士不知是什么人，大概是研究龙圣哲的学说的吧。我问萧爷，萧爷卖关子，说到明天就会知道。而且也许可以使我惊异。

饶三和他的乖乖来，拿来一份《健康日报》，蹲社的机关报。

“你看看。”饶爷指给我们看。

它责备政府与 Velo 冲突于先，继又措置失当，绿阴城兵变于后，要不是严平民，恐怕会有大危险。今虽赖严平民之力得以平定，但牺牲已经够大的了。

这份报我以前没看见过：萧爷是不订蹲社的机关报的。

“也许蹲社会提出不信任政府案。”饶三说。

“屁关系，”萧爷摇摇头：“回回有的。”

“要是……？”

“怎么？”

“要是他们知道潘平民摆布严俊，那怕会要……”

“怎么会知道，”仲讷几乎叫着地。“连我们这样亲信的人都不知道哩，何况局外人。我们只知道要捉弄他，可不知道怎样捉弄。他们也许知道严俊要上当，但决不会晓得陆潘二平民玩什么手段，他们即使要向国人暴露也无从暴露的。”

饶三小着嗓子问：“怎样摆布，你一点没听说么？”

“好象是，”那个也低着声音，“要使严俊破产，然后把他全部石油企业抓过来。……”

我说：“以前大选之后，陆潘把严俊赌输的钱打几折还他，你不是对我说因为还有用得着严俊的地方么？”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严俊太厉害就不行哪。再迟一点也许陆潘都不如他。……他们意见向来不大对。”

饶爷又补充：

“严俊当时赌输的钱，无论怎样总要还的，为要买服一般人心。而且目的已达，钱不钱倒不在乎，目的是选大统领。”

仲讷忽然笑着拍我的肩。

“韩爷，别那么严重着脸罢。这些全是我们过虑的话，事实上决到不了这一地步的，顶多议会里吵吵嘴，空说说，什么事也不会有。……如果真严重起来，也不过是政治问题。”

“我并不是什么……”我说。

饶爷的乖乖邀我们去小吃，并接了萧爷的乖乖同去。

某日

盛大的龙圣哲百年祭在都会大学大礼堂举行。

大统领及各军政机关，学者，地方团体，平民，都来公祭。严平民来电，说明绿阴事件未了，不能亲来，派蹲社议员号君代表。

上午九时和萧爷及其乖乖出发，半路上去邀了司马吸毒同去。

都会大学门口，有黑绸子扎成的牌楼，用白丝带做成字

“龙圣哲百年祭”。

我们接到一些传单：

龙圣哲学说研究会为

龙圣哲百年祭启事

本会承政府之命及各文化团体的要求，办理龙圣哲百年祭。但以前因时局严重，故未及筹备，现仓促准备，以致有许多不周之处，请各界爷爷原谅。但有二事可告无愧者：

- 1， 电请鼎鼎大名之高博士来都，办理举哀。
- 2， 特请阿刺伯字音乐专家杯硕士指挥音乐。

此二位爷皆能发挥圣哲精神，谅区人皆深知之也。

此启。

礼堂中央是祭坛，上面供个龙圣哲的油画像，但不大看得清楚。前面点上十二支五尺高的大蜡烛。再前面是讲演台。祭坛左方是音乐队，队员穿了一律的黑衣，坐成半圆形，前面有个三十几岁人，手里拿根 Baton^①，无聊地来回踱着。萧爷告诉我，这就是阿刺伯字音乐专家杯爷。

祭坛右边，也有三十几个人坐成半圆形，内中十三四个是女的，也一律穿黑衣。他们手里并没有乐器。前面有位白胡子老人站着跟人谈话，手里也有根 Baton。

“韩爷，”仲讷低声叫我，“你看见那拿短棍子的老头儿没

① Baton: 警棍。

有？”

“唔，看见了，不是那同人说话的么？”

“对了。那就是高博士。”

“高博士天生一副苦脸。”司马爷插进来说。

萧爷微笑：“韩爷还不晓得高博士干什么的哩。”

大礼堂的钟楼上响十下。

都中各大礼拜堂的钟也响了，回声似地，远远地什么地方放礼炮。

礼堂中突然静默起来。一位司仪的站在祭坛旁边叫：

“奏哀乐……”

于是在那位阿刺伯字杯爷指挥之下，进行着悲哀庄严的调子。

“举哀……”

那高博士站起来，对着大众鞠一躬说：

“今天这班举哀团；还是初出茅庐的，”他指指那三十几个男女，那些男女微笑地瞧着他。“是啊，初出茅庐。……如果演得不好，请各位原谅。”又鞠一躬。

高博士掉转身向着他们，举起 Baton 叫他们预备。

Baton 一挥。

那三十几个人突然齐声大哭。

“啊啊啊啊，啊啊，呵！呵！啊啊啊啊啊啊……”

非常伤心地哭着，眼泪不绝地流，有几个还带着半尺长的鼻涕。

高博士拍着节。这似乎和乐队一样，有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有很严格的节奏。

“啊，啊，啊啊阿……”

有时哭出话来：

“啊啊啊啊……伟大的龙圣哲……啊啊呜呜嗷嗷，人类失去一颗明星，啊啊啊啊啊啊……”

有几个哭得几乎晕去。

他们好象有谱子：有时是三十几个人齐声哭，有时三四个哭，然后又齐声号咷着。这时候有三个女子单哭。

“嗯嗯嗯，失去一颗明星……嗯嗯，使人类彷徨……嗯嗯嗯……”

这中间加入一个男子的低音，每拍一个“啊”字。

“啊啊啊……”全体加入了。各人的肩膀都抽动着。

最后，象刀子斩断似的一声“啊！”——完了。

那哭完了的三十几个人，揩去泪，鼻涕，汗，又安静地微笑着坐下。

其余的节目是各法团公祭，演讲等。我想从演讲里听出龙圣哲是什么人，但他们都是千篇一律的诗似的话，只有从都会大学校长的话里可听出一二。

龙圣哲生前并不以哲学家出名，人只知道他是诗人。为什么呢？

“因为龙圣哲生前并没写什么论文，”校长说。“他只写了诗，而这诗，是他的全部哲学：这是后人研究出来的。……龙圣哲者是和泥菜^①一样，用极其诗的句子写他的学说。所异者，圣哲并没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些诗句是哲学，正相反，他否

① 即：尼采(1844—1900)，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认这是哲学。但这被我们伟大的故大统领波士发见，象从石头里发现了玉。波大统领不但是政治家，还是学者，又是潘洛平民的丈人。……波大统领研究出他的哲学。……”

他于是引出圣哲的诗句来解释。例如：“爱人，我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献你，都献你”一句，爱人是国家，即言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太阳落于平原”：太阳是光明，平原是平民政治。谓光明照于平民政治也。又如：

魔鬼抓住夜莺
黑手掩住了明星：
姑娘呀
这是如何的煞风景！

这就是说，如果有人反对政府，那是“如何的煞风景！”所以他又有句曰：“活跃与诗歌，是我的好友。”谓平民是我们的好友也。

“这个解释真是个大发见，……因时间关系，我不便多举例，各位可以参看波士所著《龙诗解》。……不过现在还有一般人，像龙圣哲的一些高足子弟，他们反对这种解释，并否认他们的先生写诗时有哲学的意识。然而可惜得很，这种反对与否认是白费的：多数人已经把龙诗人的头上加上圣哲的王冠了。……”

殿后的又是奏哀乐，举哀。

这次那团人的号哭比先更厉害。奏到若干分钟，忽然三十几个人一齐倒下地，尖锐地哭腔着叫：

“啊啊啊，我悲哀得肠子断了，啊啊啊啊……”

哭完，他们又爬起来好好地坐到椅上。

祭礼完了。时候已经是下午三时，肚饿得难受，但不敢说。

“鼻涕不是秽物么？”我问萧爷。“怎么那些举哀团的人又拖那长的鼻涕？”

“悲哀呀，”他说。“人悲哀的时候什么也管不着的，有时也许会哭出屎尿来哩。”

过一会。

“高博士专门管这哭的事么？”我又问。

“唔，他是这个的专家，博士学位也是这个。……他大概是犹太派吧。”

“犹太派？”

“这门学问派数极多，而他是犹太派。”

“还有什么派？”

“我说不上：我不大懂。”

饭后仲讷出去和人商议和平大会的事。我在家里看书消磨这个下午。想找《龙诗解》来看看，但没找着。

某日

想看蹲社机关报，叫萧仲讷的听差替我去买一份。

买来的不是上次饶爷给我们的《健康报》，是叫做《公盲日日新闻》。

区内要闻一栏，第一个登的是，蹲社社员开了全社大会，议决要向政府质问绿阴事件。

还有：

“该社卫生调查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自坐社当选，全区之卫生处改为坐式后，区内同胞，不惯于坐式之卫生，患便秘病者甚多。单以都会计算，患此病者已百分之七十九强。由便秘而转入胃肠病，头晕，腹痛等症者，为数亦殊惊人……当请政府答复，何以不注意此项有关祖区生死存亡之问题。……”

本都新闻栏上载着，Elbon 给予琪琪女士之贤妻奖金到都，Elbon 奖金支配委员会有电给易正心，请他代表该委员会举行授奖典礼。

萧爷说易正心预备假座天伦小剧场举行。

“有很隆重的仪式么？”

“不，很简单。”

黑灵灵和司马吸毒来了，他们脸上有不高兴的颜色。

“什么事？”仲讷问。

“呵！”黑灵灵愤怒地，“烟屁股的灵和肉都洗在汗毛的翡翠夜壶里，而波斯毯不写知更雀的乌云之诗，真岂有此理！”

“真的？”仲讷张大着眼。

“怎么不真，夜莺的香烟罐子还不去涂绿一丈二尺长的幽默哩！”

“怎么回事？”我茫然地问。“请你用普通话说一遍看。”

“这样的，”司马吸毒急急地说。“我们诗人协会打了个电报去请大诗人 Kitan 来讲学。他答应了，并有回电说即日动身。但是到了我们区的边境，碰个壁：不能来，当时打了转身。”

“为什么？”

“为什么，还有什么：不合移民律，Kita 诗人的身高，和肚脐眼的直径，都不合移民律上所规定的尺度，不许他入境。……”

“不要发急罢，”萧爷打断他的话。“这件事让我去疏通疏通看。”

“可是诗人协会已经丢了面子！而且，哼，也未见得肯再来了。”

“不管它，我总去说说看。”

“好罢，就托你。再会，祝你大烟抽上瘾。”

某日

Elbon 贤妻奖金授与式，哄动了学界。天伦小剧场里挤满了各文化事业的专家，教授，学生。

易正心讲演贤妻与甲状腺细胞：他说琪琪女士的脑中甲状腺细胞多得惊人。继之声明自己的代表地位。掏出一纸支票来，放在桌上，然后宣读 Elbon 奖金支配委员会的来电：

“本委员会谨按 Elbon 爷之遗嘱，将所遗财产之息金，按年支配，奖给世界上最有学问及最有功于世道人心之闻人。……兹本委员会议决，将本年度贤妻奖金给予贤妻专家琪琪博士，即希该博士前来本会或代表处，按本委员会规定仪式领取为荷。

“附汇贤妻奖金大洋一元二角九分七厘。（打七五折，用四舍五入法，实汇九角七分二厘八。汇费照扣。）”

读完，易正心鞠躬下台。汇票仍在桌上。

琪琪女士在掌声中上台。走向桌子两步远的地方，对

汇票极恭敬地行三鞠躬，嘴里说着：

“我琪琪女士，”她自称女士，“用十二万分的诚心感谢这种奖励的补助金。以后益当努力，以副盛意。”

大鼓掌。

她又向汇票行三鞠躬。于是易正心又上台，将汇票拿下，两手捧给琪琪女士。她又是三鞠躬，两手捧过支票来，在胸前放着，俯着头。这么着一分钟，把汇票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万岁！”大家狂叫。

“奖金万岁！贤妻万岁！”

“琪琪博士兼女士万万岁!!!”

散时，幸福之男人万幸先生和琪琪女士走过来跟我们招呼。

“我们遥望着你们的伟大。”仲讷贺他们。

琪琪女士对幸福之男人说：“我们要赶快去印片子才好。”

她掏出她的名片，在许多头衔上，用自来水笔加一条：

“曾得 Elbon 贤妻奖金。”

晚报上详载着这事，占了很大的篇幅。

关于蹲社的消息是，蹲社议员在议院中质问绿阴事件及区人便秘问题，无结果而散。不日或有激烈之舌战也。

“不错，萧爷，那什么诗人来区不合移民律的事呢！”

“我已托过巴巴雄了，请他要移民局打电去解释误会，或者电报已经拍去了吧。”

某日

忽然接到历史学会开会的通告，因为要讨论一个关于历

史学上的问题。我很懊悔我以前多嘴，致使历史学会缠着我。

通知单上写明开会时间是下午二时。当然不出席。又怕他们打电话来或派人来催，便和萧爷及其乖乖去听有声电影。

仲讷问我：想不想弄个专家做做。

“你又提起这问题了，”我说。“我想没有这个的必要。”

“韩爷，你可以当个批评专家，如何？”

我没答腔。

某日

前天的和平游艺大会，几乎闹大乱子。那日各名人都有演讲。文化团体的总代表报告和平运动经过，恳切地表示感谢政府之接受这种区人的要求。巴大统领在大会上解释以前对 Velo 等三国的不得已的军事措置。

“……我们同胞都是极端爱和平的，但为防御祖邦计，不得不有所准备。……现在呢，Velo 等三国被我们的道德所感服，即被我们所德化，而同时区联大会又将加以仲裁，它们于是撤销它们的军事准备了。……世界和平之光明，得以复现于人类。……”

蹲社社员的演讲，则颇有责备坐社政府之意。

大家正倾听着，突然下流人呼起口号来。

“打倒陆乐劳！打倒潘洛！打倒严俊！打倒一切太上皇帝！……”

“谁喊口号？”警察厅麻厅长大声喝着。

他们喊得更厉害。

秩序大乱。麻厅长命令在场弹压的巡警去禁止。

“打倒一切太上皇帝!”

“再喊就开枪!”巡警们叫。

“打倒巴山豆!”

巡警们冲上去:一个混乱的冲突开始。

大会上的男男女女,都挤着逃出。

下流人喊着,和巡警们打着踢着。巡警们开了几枪。下流人都是赤手空拳,用肉去跟巡警的来福枪激战。

萧爷拖我回去。我不肯,我在一根大树后躲着看他们。萧爷把他乖乖送上汽车之后,也陪我看这幕剧。此外,会场里只留下发狂似的巡警队和下流人。

“开枪!”

几百支枪对着下流人射击,一个个倒下。活着的下流人一面呼着口号一面退。

巡警要向前追。

“停止!”麻厅长叫。“把这批人全打死了固然不要紧,但是很不方便。”

巡警不再赶着开枪。

麻厅长命令一部份巡警赶去放步哨,以防他们沿途捣乱;又叫留一部份在这里,从速掩埋死伤者。他们把呻吟着的伤者也埋下土去,不论轻伤重伤。一面用些黄土掩上那些血迹。我在树后仔细数一数,埋掉的有五百多。

这工作费了三小时。

那些放步哨的回来了,报告麻厅长那些混蛋已回到低层去,路上不过喊几声口号,并没其它的什么捣乱。他们抓了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来。

那被抓的两个人脸上有被打的青疤。

“只对人说，这是他们的首领好了。”麻爷说。

其中一个俘虏吐口唾沫到麻厅长脸上。

“带去！”那个揩着脸上的唾沫。

今天仲讷告诉我，潘洛已吩咐他们把这两个用剥猪罗法处以天罚刑。

“什么天罚刑？”

“死刑废止了，没有死刑。有时例外地要处死一个恶人，叫做天罚刑。”

至于昨天报纸上所载，跟我们所见的略有不同。

“昨日和平大会会场中，忽有下流人心血来潮，大呼下流口号，秩序为之大乱，人众皆纷纷退席。警察厅麻厅长知此必系有魔鬼附于彼等之身，因祷告祛魔。一面令巡警好言劝导，彼等即觉悟而散，并深感麻厅长之宽大仁爱云。”

蹲社机关报又责备坐社政府，“于庄严喜悦之和平大会中，有此怪剧，坐社政府之自尊心扫地矣，呜呼呜呼又呜呼。第三个呜呼！”

站在坐社政府一方面的，推测这定是蹲社主使的，利用他们来反对坐社政府。

“夫不信任政府，常有的事也。……今蹲社竟与下流人打成一片以反对政府，则其卑鄙齷齪，实不齿于人类。……”

“下流人之口号中，只有打倒潘平民，陆平民及巴大统领，而不呼打倒严俊，此为蹲社社员与彼等互相勾结之一铁证。”

但是我好象听见他们也喊打倒严俊的。

“也许访员没听见吧。”萧爷说。

司马吸毒和酱油王今天同来，他们跟萧爷谈着这件事，但只是闲话而已。

萧爷和酱油王倾向坐社，司马爷倾于蹲社。两边争辩着，几乎吵嘴。他们问我的意见：我无所谓。

“得了罢，”萧仲讷拍司马吸毒的肩。“不要为了无聊的话伤害了友谊。”

他们握握手辩论终结。

“韩爷你别误会，”司马爷微笑着对我。“我们不过是无聊，谈谈这些话消遣。其实我们是文学专家，这些事全管不着。”

我想起一件事问他：“去请的那位什么大诗人，怎样了？”

“他有回电来。碰过一次壁，不再来了。Kitan 脾气有点古怪的。”

晚报上有条消息可以摘下：区联派来的专员任务已了，乘今日上午四时早快班飞机回去报告。据这两位专员对人说，这回他们所得印象极好，很满意，因此他们更坚信两事：一，区联的裁判之有力量；二，世人已由衷地厌恶战争，爱好和平。云云。

某日

还没有起来，仲讷跑进房叫我。

“快穿衣。”

“什么急事？”

他笑。

“非常有趣的事。陆平民一早就来电话了。”

“开会么，又是？”

“旁听，不是开会。他叫我们到议院去旁听：今天蹲社那批狗肉的要正式提出不信任坐社政府案，有许多质问。坐社已经预备好答复，叫我们去旁听助威。”

我懒懒地坐起来穿衣。

“快点快点，”他催。“今天一定很热闹。潘洛还邀了五百个啦啦队专家，以壮声势，他们都是坐社的同情者。”

我们在开会前一刻钟赶到。形势似乎非常严重：议院大门口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会场里面也布满了这些人，据说是巴大统领的卫队。旁听席上人特别多，有许多女的。啦啦队专家不止五百，大概蹲社也请了些来了，他们头上带着绒绳打的瓜皮帽，穿篮球鞋或足球鞋，手中拿小旗子。潘洛和陆乐劳二平民也在旁听席上。几百个新闻记者忙碌地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

Dang, dang,dang: 开会。

头一下子，一个蹲社议员提出一个质问：

“今天议会有了种古怪的空气，这实在是尊贵的一种莫大的侮辱……”

蹲社啦啦队专家就叫起来：“Rah! Rah!”

那发言者继续说下去。

“这侮辱是什么呢？哪，”他指指武装军警，“就是这个：……诸位爷爷，议员不是什么要戒备的歹人呀！……”

巴巴雄站起来。

“这是巴大统领的卫队。”

“难道巴大统领还怕议员行刺么？”

有个魁梧黑汉子，坐社议员，大声说：

“咱的儿子，这些事你管不着。儿子你只要把要质问的问出来好了、老子慢慢答复你。”

另一个蹲社议员斥他这种口吻有失议员资格。

第一个发言的那人又说：“这质问是个根本的质问，这问题如没有圆满答复，其余的没讨论余地。”

“什么，什么，”那黑汉子汹汹地走到这议员跟前。“儿子你再说一遍看！”

“怎么，你想打人的样子。”

“是啊！老子就打你这不肖的儿子！”

Bon，一拳。

那蹲社议员给打得退了几步。鼻套子也给打下了：鼻套子掉落地，系着的丝带也断了下来。他非常狼狈，脸上一丝不挂，一个黄色的，高高地突出一个：鼻子！

会场里进出大笑，有几个腰都笑弯，拚命地拍着手。

旁听席上的女宾，由于她们的羞耻本能，都红着脸，用手绢挡着眼睛，抢先地逃出会场。

“好！好！……好一个上处！”

“多美丽的上阴部！”

一时大乱：拍手，笑，喊。

“Hurrah, hurrah, hurrah, rah! Hurrah hurrah, hurrah, rah! Rah, rah, rah!……”坐社的啦啦队专家叫着。

大鼓掌。

“哈哈，请细看葡议员的庄严的上处！”

葡议员赶快地捡起鼻套想带上，但被黑汉抢了去，撕成粉碎。

蹲社的人高声骂着，和坐社的人扭打着。

“Rah, rah, rah!”

忽然一个坐社社员尖声地唱起来：

……取去套子何所求

郎阿郎——

劝郎切莫学下流……

“好！唱得好！”

“Encore! Encore!”^①

可怜的葡议员为蹲社的议员围着保护。坐社的议员则冲进围去，先后地伸手去摸一下葡爷的鼻子，以为笑乐。

两方打着，两方的啦啦队专家大叫着。

“静一静！”朱神恩庄严地上了台。“Hey，我用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叫你们静一静！”

过一会他才开始他的正文：

“我是不偏袒任何方面的，我没加入任何社党，所以我在要出来说几句话。……今天的会不幸又是没有结果，而且闹了创世以来的笑话，本教士要用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来恢复议员的庄严。……”

他停一停。

① Encore:再来一个。

“现在，下流事情竟在会场里做了出来。我们必须惩办。……蹲社社员那位丢了套子，露出了上处的，定得拘起来。坐社社员那位打人套子的，也要抓起来严办。……”

这场会就在打骂中散了。

朱神恩说要拘起来的这两位，在会场里是不能抓的，因为议员有议员的庄严。一出议院门，就绑猪似地把他们绑住带走。

议员们一面走出门一面打。有五六个便衣探护着陆潘二平民出来，在刚到大门边时，陆乐劳被人打了一个嘴巴。

萧爷几乎吓得晕倒，他满额头汗。

“上帝呀，陆平民吃了一个嘴巴！”

纷乱中也不知是谁打的，大概总是蹲社的社员。

“一定会有大乱子，”仲讷说。“打嘴巴，公然侮辱啊！”

这时候他似乎才发现我们是已经坐上汽车了。

“到陆平民府。”他吩咐车夫。

“议院里常打架么？”

“闹是有的，但总没有今天这样子。加之还打陆平民一个嘴巴！……我定得到陆府上去问安。”

他皱着眉：“开快点！”

陆平民府上有许多坐社的要人，潘洛和朱神恩亦在。

“怎样？”萧爷问他。

“太胡闹了，”陆平民发着怒。“我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

“我们考虑一下看，”潘洛静静地说，“究竟解散国会之后有没有问题。”

“我敢担保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朱神恩确断着。

“不过这是破天荒的事哩。”潘平民。

“那么公然侮辱平民，不也是破天荒的事么。”

潘洛绕屋子踱着。几分钟后，他陡然站住。

“好，就下令解散国会。”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巴巴雄命秘书起草。两小时后，巴大总统签了字，这命令发出去了。名义是用陆潘二平民率领区人呈请政府下解散令，政府批准。

陆平民脸上的不快完全消失。他命令司庖总处长预备点好菜，叫存酒窖窖长拿出陈四千年的酒来，这酒是大禹酿制的。

直到吃过晚饭，陆乐劳还留着我们，请我们吃太子牌的瓜子。

“有封密电。”陆府的电务厅长送来一封电报。

潘洛凑过头去和陆乐劳同看那密电。

一朵灰黯的云飞上他们的脸。

“怎么办呢？”陆平民慌慌地。他正剥着一粒瓜子封皮，现在一手把它摔下地。

“镇静，镇静。”潘说。

陆平民拿这电报给我们看。

“……严俊将在金山扩充石油事业，一切皆筹备就绪。银行团允投资三千万万万元，已签字。……”

各人都沉思的样子。

“我有一个方法，”巴山豆打破静默。“只要放出一句话，说这儿家银行危险，即将倒闭：这样非挤兑不可。一方面我们收买他们的票子，做个要挟。”

朱神恩想了一想。

“好极了，好极了。这事我负全责都可以。”

“还可以进行一件事，”潘洛说。“派人到严俊的石油开采区域去散布谣言，说石油公司赔了本。”

“不过这是哄不了银行团的。”陆乐劳说。

“但总有点力量的吧。我们要努力设法收买严俊的会计课长，要他向银行团暗示石油事业亏了本。”

办法决定双管齐下。银行倒闭的谣言要跟理财总长商议，就是说这谣言要由理财部放出来。他们交了一包文件给朱神恩。

我们临走，陆潘二平民塞一张两万元的支票到我们手里，是叫我们帮忙的费用。

“不够尽管来拿。”还这样说。

我不大懂这些事：为什么严俊发展他的石油事业，陆潘要怕他。

“完全是银行团的关系呀。”萧仲讷告诉我。

“陆潘二平民正想银行团投资到他们的事业，已经进行得有点眉目了，银行团这回又忽然翻过来到那边去投资，真不可解。大概他们看中石油事业的利息大些。”

他搔搔头又沉重地说：“潘平民和巴大统领想的这办法不大高明，不过是消极的报复的战略而已。”

“你有办法怎么不说呢？”

“我也没有办法呀。总之这桩事是有点糟糕的。”

某日

连日各界人士都议论着解散国会的命令。蹲社反对坐社

政府的运动更猛进，更活跃。饶三来言，有几所卫生处甚至于已改为蹲式了。

萧爷很忙。我这几天跑得也有点疲倦。应当早点睡。

.....

本已预备睡觉，但如今来了些意外的惊人的事使我不得不又记一点。

萧爷喘着气回来。

“糟透了，完全中了严俊的诡计！”接着来一句：“国会解散令，是朱神恩出的主意哩。”

蹲社的向政府质问，提出不信任案等等，都是严俊的主意。甚至于议场里的打架，也是在他们预定计划之中。那打人的坐社的黑汉子，是严俊的七等走狗，加入坐社做内线的。打下鼻套子，正是他们的苦肉计。议场里故意做出种种无聊的样子使政府不能忍受，使政府去下令解散。

“解散于他们有什么好处？”

“不要急，我说下去你就会知道。”

“他们一方面又使人于混中打陆平民，使他发怒，于盛怒中，朱神恩乘机进言，主张解散国会；于是果然中了计，下了解散令。朱神恩也和严俊打成一片哩。他们做好一个个圈套……”

“怎么，朱神恩……？”

“是啊，他是严俊的走狗，又是个阴谋家。……他那天在议场里主张拘捕那打架的议员，你看他演得多巧妙！其实抓去的两个人是配角。”

他叫听差给他倒杯牛乳喝了。

“你还是没告诉我解散国会于他们有什么好处。”

“解散国会是非法的，晓得吧。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攻击的口实。但解散国会的圈套还只是帮助他们壮壮声势，主要的还不在此。

“主要的是，严俊公布陆潘二平民摆布他的阴谋，并证明他们两位平民把持政府。通电已经发出了，各地亦有响应的。明后天报纸上或者会登载出来。

“最糟的是银行团和严俊站在一线。……我刚才所说的还是他们表面上的计划。骨子里，他们是预备使陆潘二平民破产，他们可以将陆潘的全部企业用贱价买去，这样严俊便成了区内的唯一的太上皇了。他们的目标是这个。”

“会不会成功？”

“他们有银行团，什么事办不了？”

我懂了：所设的解散国会的圈套，反坐社政府，通电，所有这些，不过是有利于贱买陆潘全部企业的进行而已。

“对啦对啦，正是这样。”

“你觉得怎样，这件事？”

“我么，我是文学专家，管不着这些。”

但我看出仲讷有点不安模样。

某日

全都尽是反对坐社政府的空气。

报上登出了严俊和银行家攻击陆潘二平民的文字。他们声明并不是与政府为难，只是暴露陆潘二人的阴谋：他们把持政府，有失平民政治原则。

新闻上，叙述记者在绿阴城见严俊，据说他发见了陆潘二人破坏他企业的卑恶阴谋，证据全在他手里，但不到必要时决不公开，给陆潘二人留个面子云。

某日

大变动！

只一星期的工夫，陆乐劳和潘洛破了产：他们所发的股票一钱不值了。银行团是他们的债主，组织了清理委员会清理他们的一切产业。前天起，标卖陆潘所有不动产。不值钱的股票据说差不多全被严俊设法收买了去。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破产得这么快的。”我说。

“这就是银行团的厉害，”仲讷叹息地。“如果银行团高兴，一签字，陆潘两位平民在两秒钟内就能够恢复一切的，也许能够比以前还阔。”

日来仲讷寝食不安，他失掉了倚靠的。更不安的是怕有人跟他为难。他没出门一步。陆潘二平民处更不敢去，而且也没有去的必要。

昨天司马吸毒，黑灵灵，饶三，酱油王，都来安慰他。

“没有关系的，”酱油王说。“你在文化事业上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他们决不会来为难你。”

“真的，”司马吸毒恳切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同人帮你声明，再不然我就拚掉这神经衰弱的生命，拿大烟枪打他们。”

可是更不幸的消息于今日传来：严俊和朱神恩和银行团和仕官全体师生和许多团体，在都会裁判院控告陆乐劳和潘

洛把持政治，违反平民政治，并要求——

逮捕陆潘二人的一切走狗！

萧爷收拾行李，预备到别处去，暂时避避风头。

我也要离开这鬼土了：回阳世去。

黑灵灵等四位爷又来，谈甚久。

饶三说，下流人很有趁机会捣乱的样子，但镇压住了，他们的处置比较高明。

“一切都新鲜了一下：内阁换了人，全区的卫生处已经改成蹲式。”

饶爷的地位是不要紧的：内阁换人，其余是不会动摇的。

“韩爷怎样？”饶三问我。

“回阳世去。”

“那何必。住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到我那里去罢，”司马爷热烈地。“到我那里只要住三天，包你神经衰弱。”

“不，”我谢绝他们。“即使没有这次的事变，我也应当回去了。”

仲讷很沮丧，谈了一阵之后便比较好些。

“你的指甲像蜻蜓的肺一样哩。”黑灵灵微笑。

“不是我胆小，”仲讷答。“实在是受了点刺激，不舒服。现在暂时避避风头也好，况且旅行于我很有益哩。我的乖乖也同去。饶爷，她也准备了吧？”

那个点头。

他们说明天来送行。

某日

今天回到阳世来了。

他们都送我。萧爷预备送我之后才上车站去。

“祝你平安！”仲讷说。

我和他们一一握手。

“我有机会还要来做客的：我觉得我‘走阴’的技术很好了。以后也许常来去。”

“祝你幸福！”饶三叫着。

司马吸毒用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司马吸毒谨祝韩爷做个现代人，能渐渐衰弱起来，能抽烟，喝酒精，晚上整晚地失眠。”

“韩爷，”黑灵灵亲挚地说，“电气风扇的肝爱上钢笔头之幽灵，得不着火柴的玫瑰的蚯蚓眼睛，只看见浪漫的金牙齿的母亲，而这些一切，全在墨水瓶里。再会。”

“再会。”

“再会。”

又和他们一个个握了手，我走出了鬼土。

这样回到了阳世。

现在看见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不套鼻子：个个脸上一丝不挂，一个肉做的东西突出于脸部中央，实在觉得滑稽。下午有两个朋友来访，我不敢看他们的脸，否则对着他们的上处我会笑出来。自己当然也不带鼻套了，对镜子一照，处女似地害起羞来。

我于是上街去，专走人多的地方，并且去访问了许多好朋友。对裸鼻的害羞是渐渐消去了，虽然还觉得有点滑稽。也

不象刚回来的时候一样，一见就要失笑。

回想刚旅行到鬼土去时有许多事看不惯，如今觉得那种看不惯是种幼稚，因为没懂得鬼土一切事的原则之故。善哉萧爷之言曰：“鬼土跟阳世的一切，原则上是相同的。”鬼土里当然还有许多事我不懂得，可是看来总不会有什么不顺眼的了。

再说一句：萧爷的话是不错的。这是了解了以后的断言。

原连载于1930年南京《幼稚周刊》

齿 轮

上海湖风书局

1932年9月30日初版

「文艺创作丛书」 湖风创作集之一

楔 子

电灯广告在抽筋。都市在打寒噤。

无线电跟有线电在到处窜。

全世界象地震似地把人类惊跳起来。

大气里流着黄昏的烟，象在象征着宇宙将要给毁灭。人们用感觉嗅到了火药味，人肉味，血味。

高大的建筑物沉在灰雾里，似乎经不起就要来到的暴风雨，摇摇欲倒的样子。

电影院跟娱乐场所张开了大嘴等人进去，可是冷落得沙漠似的；一件别的事把人们吸到另一处去了。

人们在奔跑，在叫号。

“号外!!!号外!!!”

墙上贴满了壁报，日报，晚报。波涛似的人脑袋在这些新闻前面活动；喘息着，兴奋着。一些近视眼想挤到别的脑袋前面。别人的脑袋又插到近视眼的肩上。他们抓着拳头读着，张大了眼睛读着，红着脸读着。每个角落里的人都给号外跟壁报吸引了去；连些花花公子也忘了上电影院喝咖啡了。

大大小小的标题一字一字地跳了起来。

沈阳完全被日军……

驻军奉令

无抵抗退却……

我国民众被杀无算……

某要人家金条一万二千两被……

惨无天日之大屠杀……

大家都谈着这些事，各种的人发表了各种的意见。

“为什么不打，要无抵抗退了？”

“这回不比从前，这回简直是……”

“大家齐一齐心，还会怕日本鬼子？我们人有四万万，他们只有……只有……他们人比我们少得多。十个打一个还怕打不过他？”

“操娘的，我们一个吐口唾沫也要淹死他们那些矮鬼。”

“中国这回非亡不可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愈来愈不对了，这是劫数，你看从前有没有这样的事！究竟是现在人心太坏。”

“大家到日本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开刀！”

他们是愤怒的。可是他们除了愤怒没办法。

“还有什么说的，现在中国人太不争气。要是如今出一个岳爷爷，出一个赵子龙，再不然就出个武松吧，那还怕什么鬼子！”

别人听听叹口气。有人记起在小学里读过历史教科书，

仿佛中国古时候有个叫成吉思汗的，领了大兵杀到外国，打下了大半个天下，呵，操他娘多有劲儿！中国也出过风头。

爱看小说的朋友把手一挥，大声地说中国国难当前，那些隐在峨嵋山或者西岳华山或者天目山的剑侠应当出来报国。

“剑仙剑侠都应当出来救国，使点本领给鬼子看看；凭你什么绿气炮，哼，红气炮也不行。几千里他也能吐剑；一道白光，人头落地！”

于是张大了眼瞧瞧面前的人，说不定这里面有个把剑仙。他埋怨那些个剑仙干么要呆在山里——不知道汤山跟清凉山上可有没有。

“不说别的，就是长毛^①里的那些人材出几个也好。”

“这回恐怕会要正式宣战哩。”

过了什么一星期，没宣战。他们都谈得有点疲倦起来。可是还兴奋着。他们现在还能过点安稳日子，可是中国一亡就得完了。他们是真正爱国的，鬼子侵略来了，得去打。叫谁去打——可是叫他们自己去打？不。我现在介绍读者诸君到夫子庙奇芳阁茶店里听陶七先生的非正式演讲：

“国是大家的，大家应当爱。现在中国给洋鬼子闹到这般地步，我们中国非同他打一打不可。但是我们是不能够打的，我们这种人当然不会打仗，其实也用不着大家去打仗。……可恨他们竟无抵抗。这是劫数。现在好了，我们的劫数尽了。昨天李紫东扶乩，请来了吕祖。我们大家问国事如何。吕祖写：‘华夏劫数已尽，玉帝已命岳鄂王转生人世，扫荡倭寇，’又问

① 指太平天国。

转生在什么人家。说‘天机不可尽泄’。李紫东说前夜他做了个梦，梦见东南角上红光冲天……”

“不知道倒底生在哪一家，喂？”

“总是积善人家。”

大家都安了心，晚上梦见一个文武全材的老生跟些插野鸡毛的花脸打仗，把花脸们的脑袋象切干丝似地切着。第二天彼此谈了各人的梦境，就笑嘻嘻地瞧着学生们贴标语，演讲，喊口号。

“这些学生热是不可谓不热心，但是有什么用。闲翁你说是不是。”

“真的中国靠学生还靠得好？”

“中国要靠老成些的人，譬如象……”

彼此就会心地点点脑袋。只有老成的人知道天机。中国要靠老成的；这些小伙子哪行！

可是小伙子们不那么想。我又得请读者诸君去听一听演讲；那是一个中学校的会场里。

“我们学生是国民的先锋。我们学生应当去唤醒民众；现在中国的民气比以前壮，是学生运动的收成。……我们要出发演讲，要民众起来救国。我们要编个义勇军。我们要向政府请愿，请政府对日宣战。……谁反对的就是亡国奴！……”

谁也不愿做亡国奴，通过了。

他们要加紧军事训练，要领枪。校里教军事训练的教员不行，贴标语打倒他——他是亡国奴。

教务长不赞成罢课救国，打倒他——他是亡国奴。教务长在“五四运动”那年也骂过别人是亡国奴，现在不知怎么一

来给别人骂做亡国奴了；他张大了眼，想老半天想不通。

亡国奴三个字老挂在他们嘴里，拿来代替“他妈的”，“王八蛋”，上海的“猪猡”，北方的“混蛋”等等。他们还规定哪些是亡国奴。计开：

臂上不吊一块黑纱布的是亡国奴。

胸部不挺出的是亡国奴。

吃饭抢菜吃的是亡国奴。

不出发演讲，不加入义勇军的是亡国奴。

看电影听戏的是亡国奴。

教员恋爱学生的是亡国奴。

不加入请愿的是亡国奴。

“我们学生要把救国的担子负起来，请求政府出兵。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什么人！发了财的人只想发财，把国家丢在脑后。昏庸老朽的家伙当然没有用。下流社会的人无知无识，负不起这重担子。只能靠我们！我们应当去请政府出兵。我们应当去唤起民众，我们领导他们。”

他们到国民政府请了愿。接着第二次又去请了愿。接着第三次。

他们到各处演讲，对下流社会的人宣传救国。

“华家驹，他们居然也知道国事。”讲完上了路，有个揩着汗的说。

“不过没有知识总不行。而且他们把钱看得比国家要紧；太穷的人总只是想钱。太有钱的人也只想着钱。……”

那个叹了口气：

“太有钱的，太没钱的，都不行。”

读者诸君，请再劳劳驾，在这里多站一会儿，听听这些刚听过演讲的“没有知识”的人的话罢。

“我只想抓到一支枪，硬干！”

“我们不干真活不了。沈阳死了的不还是老百姓？有钱的早走了，把银子在外国银行一存，仍旧过好日子。”

“我不懂：日本打了中国的天下，日本人个个就都发洋财了么？假如我们是日本人的话，他妈的譬如打下了东三省，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发了财？”

“根生说日本的老百姓反对他们自己政府打中国哩。”

“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见着坏蛋就得打。好人都是朋友。”

“抓到一支枪干他妈一干！空口说白话怎么也不行。你想这些个学生会不会穿了西装去冲锋……”

学生们没冲锋，义勇军是差不多全体都加入的。过了什么三五天，肩膀有点发疼，上操的慢慢少了下去。请愿也有点疲倦。演讲觉得没劲儿。有几个就溜出了队伍，到什么大戏院去看风骚明星死枉生扮演一个寡妇的什么片子去了。他们怕给同学们知道了第二天得被叫做亡国奴，可是马上就放了心。他们瞧见前一排有七个同学，后一排有九个同学，旁边一排有三个同学，前三排里站出个足球大王向他们打招呼，后面第四排里伸过手来递几支烟给他们——“噢，九头鸟也来了！”

“死枉生嗓子不坏，对不对？”

“可惜太老。论脸子不如克癩拉饱”。

“不过我觉得‘那么瘟’还要算烂……烂……烂什么的。”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消息：上海的日本工厂里的工人全

体罢工。

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得了这消息，都跳了起来，叫了起来。他们象孩子说话似地老反复同样的话。他们几乎要彼此拥抱着狂笑。每张黄黑的脸子上充着血色。

“好啊，操娘的！这是第一步。还有哩！一步步的来……跟他娘的日本坏蛋干一下，拚一下！”

“他们一定很苦；没工钱拿了。”

“对，我们以后每天少吃一碗饭，省下点钱，凑起来寄去。……松源你一顿吃四碗，少一碗行不行？”

“王八蛋不行！老子怎么也会苦下去；要苦大家苦。”

“对，就从今天起。”

下午，太阳有点劲儿。街道上弄口都是人。

“老木，你听见么？”

“什么？”

“哪，”指指一家猪肉店。

猪肉店里的胖屠户正拿把大刀子拉在一条五花肉上，嘴里跟他的买主扯闲天。

“哼，这回东三省的事闹得不小。”

那买主叹口气，眼睛瞧着猪肉：

“现在世界上的事一年不如一年。从前是……”

“不得了的不一定是中国。”

“是么？这世界真糟透了。喂，切得客气一点，老买主。”

“不会错了你先生的。这回怕还会引起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那买主吓了一跳。

不但这位买主吓了一跳，连那位老木先生也吃惊。

“任之，”老木说，“我们贵国人可进步多了。”

他们笑一笑往前走。

他们俩都是小伙子。那位老木有双很阔的肩，突出的胸部。不知是因为壮，还是因为什么，老木走起路来老是左右摇

摆，从前他在中学的时候给叫做自鸣钟。

“任之你说陶爷在不在家？”

“或许……不过……我想我们总不会碰得那么巧；总有个把人留在家里吧。”

任之是小个子，又矮又瘦。他不怕街上挤；来不及他可以随便从别人腋下一溜就溜开去。皮包骨头的脸上带着精明的样子。他姓王。五年前他对中国的一种国学发生了兴味；所谓书法。拚命地看了许多时碑帖，天天临摹《十七帖》，拿那些草字写信给朋友，可是朋友都骂他：再那么下去，文字要失了效用，因为这些个鬼画符谁也不认识。他羡慕王羲之家里出那么多书家，而且好几代子孙都把名字上嵌个“之”，他便宜地姓了王，就改了名字叫王任之。现在他对自己这名字感到惭愧起来，想改，可是朋友们早叫上了嘴。他于是叹曰：

“我那时是高尔基心理。”

去年他想把中国书法的变迁用科学来说明。

“究竟是不是有用的，你看——把书法来解释一下？不过我的参考书太少。”

“不过这工作太困难；这玩意儿是上层的上层，”他的朋友说。

现在他似乎没工夫去理会这些事了。

“世界大战也许真会被引起来也说不定，”他说。

“一打起来帝国主义者自己没什么好处的。”

“但是它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好打。象那赌钱一样，钱快完了他只好拚一拚命，赌孤注，赌……”

王任之的方言是一半国语，有几个字咬着徽州音，有几个

字咬着南昌音。说到“命”“病”这些字他感到怪费劲的。可是他想克服它，就重复着这一句：

“它只好拚一拚命。它非拚命不可。这是个整个的病……病……”

老木吸足一肺的气，慢慢地吐出来。

“他妈的顶好打！打起来……乖乖！”

他们都有点热。老木掏出手绢揩汗。街上很拥挤，老木跟任之给一辆车冲开了。任之前面又来一个挑担子的。老木不见了任之，他怕任之给挤住给撞倒，他便四面瞧着找。可是任之在稍远的前面喊他。

“老木，我在这里！”

“怎么，你反而到了前面？”

“所以个子小有时候也有好处的。”

沉默了一会。

老木用肘触任之一下：

“王姑娘来了。”

“我看见的。”

所谓王姑娘者是王任之的妹。不记得是哪年的报上说刘半农博士禁止学生叫“蜜司”，只许叫“姑娘”，朋友们就叫她王姑娘。

王姑娘对面走来。她比她哥哥稍高一点。眼珠带黄色，鼻子有点高，上面淌着汗。

“王姑娘！”老木叫。

她听了这称呼就格格地笑了起来。

“找我么？”任之问。

接着他们用他们的家乡话谈着，一直到他们分手。

“老木你懂不懂徽州话？”

“一个字不懂。”

“她真糟糕，跑了半天冤枉路。今天她跟着她那些同学去爱国，不去爱国是不行的。爱过了国她回到学校，又到我那里去找我，跑了这许多路。其实我昨天下午告诉她今天我去找陶爷的。”

“为什么不同去找陶爷？”

“她还有点事。”

他们俩一转弯，任之给车子挤住了。老木正向四面张望着，任之早从什么地方攒了出来，没那回事地说：

“什么学校都在爱国，爱得要命。每逢有什么事件一来，读书人总得给唤起点‘罚西死的’的热情。”——“的”字特别念得重。

“你们那里也要爱国吧？”

“爱呀。昨天你们没找着我，我就是去爱国去了，爱了一整天，一直爱到下关。……呃，那批所谓下流人把这件事看得很明白的，比大学教授明白得多。”

住了会嘴任之又说：

“昨天我在下关爱国，对那些下流……你说陶爷在不在家？……要碰壁那真要命。陶爷！”

陶爷不在家。

老木把锁着的门下下来。

“管他妈的先坐一坐。”

陶爷的房象普通读书人的房间一样。两书架的书，内中

有许多吐膈孽夫的小说，英译本的，主人打算出卖。陶爷从前信得过吐膈孽夫，可是现在他常说与其看这位俄国鬼子的作品，不如看《火烧红莲寺》电影。

两张小铁床上堆满了脏袜子，破短裤。墙上挂着两幅《士敏土》里的木刻图。全房间只有一张桃木书桌还值几个子儿，这是从一个要回广东的朋友那里带抢带买地弄来的。你要是跑进这房间你得对这张书桌起种异样的感觉，这跟别的什物比来太不相称。跟这间屋也不相称。桌上乱堆些书跟纸张。

老木翻着抽屉。

“抽屉里面倒整整齐齐的。”

“他那部东西翻译了多少，你翻着他的稿子没有？”

“没看见。”

任之在书架上抽下一本书瞧着。

“要是他们老不来怎么办？”

“乖乖，你看他们的舞台多讲究！”老木翻着一册关于戏剧的书。“哪，《怒吼罢中国》，那布景真讲究，乖乖。”

“在中国怕谈不到这样的舞台装置。”

那个带着那本书躺到了床上。

“他妈的总要上演一次才好。”

外面脚步响。任之赶快站起来向窗外瞧，可是窗有点嫌高。他跑出门外瞧了一眼，又失望地回到椅上看书。

他无聊地想着陶爷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跟漠鲁一块出去的。又想到得催他妹妹把那本书快点看完。过不一会他忽然感到点所谓惆怅之类；在此地的好朋友都打算往上海走，不过行期还没定。

“都要走了，”任之在肚子里对自己说。

“老木。”

老木扔了书，瘪一瘪嘴。老木的嘴长得很俏。朋友们都认老木是个美男人，不过也有人说他的嘴不大那个，有点象……不打比方了罢，干脆一句话，就是他嘴唇似乎太薄。

“有时候我好象很……很……”任之吞吐着。

任之想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可是又有点不好意思似的。

“有时候怎么？”

“我是想问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我是越快越好。漠鲁同陶爷好象还有点什么鸟事情。这里我真呆得厌死了；生活越来越不对劲。”

“我也想……”任之稍为有点兴奋。“你们最好帮我留意留意，有什么骗得到饭吃的地方……”

老木眼瞧着天花板答应了“唔”。他觉得这位王羲之的本家准是个有用的脚色。可是似乎太矮。可是这有鸟关系。

任之站了起来，好象懂得了老木的念头，给他瞧瞧高矮似的。

“不过将来无论有不有饭吃我总是要去的。”

外面一阵脚步响一直响到房门口；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她一瞧见锁着的房门连门板都下了下来，她大吃了一惊。她奔到房门口一看，透出一口气。

“唷，”她说。“本领不小，连门板都下了下来。妈的巴子，我还当出了什么鬼。”

她也是小个子，比王任之还矮还小，可不比任之瘦。脸子也小，不过眼睛鼻子嘴都配得适当。有些朋友说她美。在外

表上她还有个特点，她——可是描写一个人物不必这么噜嗦的，这个所谓特点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不过想告诉你她肩膀有点歪而已。

“哪里去了？”任之。

“办所谓公呀。”

“怎么才回来？”

“不过五点钟罢。陶爷还没回？”

老木插嘴：

“哪里有你陶爷的影子。”

“他^说去拿钱的，妈的巴子，拿钱那么麻烦。”

她脱下她的皮鞋，换上从广东店买来的木屐，哗啦哗啦走到床边坐下。那双皮鞋丁字形地呆在椅子下，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它们从出了皮鞋店以后没上过鞋油。

“怎样，老木，”她说，“你是不是可以说走就走？”

“当然。只等你们。”

“妈的巴子拿钱真不痛快。陶爷跑了好几次了。”

她哼了句“他妈的”躺了下去。……真疏忽得很，我还没给读者诸君介绍：哪，这位是漠鲁女士，陶爷的太太，一个机关里的小职员。她从前不叫漠鲁，叫个非常女性的名字，不过那名字她始终没对朋友们提起过，大概总是些玉旁或者女旁或者草头的字吧。漠鲁这名字是她闭着眼翻两次字典翻来的，虽然也稍为经过一下子选择。

“任之，昨天上午惠先在这儿大发议论。”她搔着脚。

“哦？”

“她说得很正确。我逗着她说的，我想听听她关于东三省

事件的意见。她非常正确，正确得陶爷都吓了一跳。这孩子进步真快。”

任之笑了起来：

“她大概很吃力气地别着一口国语吧。”

“听惯了也没什么。……东三省的事你跟她谈得很多吧？”

“是的。不过……但是……不过她自己的意见当然是有的。”

停了停又：

“她现在在拚命地赶，她生怕赶不上。”

老木坐了起来，他说他觉得她只看书是不行的，该向书本子以外去发展发展。

漠鲁抱怨地说：

“我也这么想，这任之无论如何要负责的。任之大概是想飞跃，拚命督促她去看书，叫她去理解一时理解不来的事；我觉得这不大妥当。我还觉得……我总以为……”

老木伸个懒腰。

“我也这样批评任之过的。你自己也知道：生活比书本子来得强。”

任之微笑地瞧着那两张责备他的脸。

“也许是在叫她赶，不过这是我没意识到的。”

漠鲁想到有大篇话要对任之说，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可是她把说的话没整理，一下子不容易说出来。

“她有点……有点……”她说。“她好象不大敢发表她自己，不大发表她自己的意见。这大概总是因为……因为……或者是……”

四只眼盯着她。她笑：

“妈的巴子说出来了。……妈的巴子，蚊子真多！”

“你是不是以为她还脱不了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型。”

“不是！”她脱下袜子搔着。“我以为她赶得太快，使她不能……使她不够……使她来不及接受了。从一个世界飞跃到另一个世界里，往往要茫然起来的。”

老木瘪一瘪嘴，两手撑在床沿，上身向前突出。他说漠鲁的话很对。

“这话很对。但是这话只对思想是适用的，对于思想……我意思是说，在思想上飞跃会使她来不及接受，使她茫然。但是假如……譬如……要是她有了生活，她不会来不及接受，或者会所谓茫然。”

那两位把这话想了一会，没说什么。任之可真有点所谓茫然；他拚命要把妹妹赶上去，他觉得他现在这方法没弄错，可是怎么，这不对劲么？

可是漠鲁跟老木的话是对的。那末该怎么办？他还嫌他妹妹走不快。

任之对自己怀疑起来：他想这么告诉他的朋友，可是没开口。他妹妹的担子全在他肩上。妹妹是张白纸，要画什么就什么。现在任之在画，朋友们也在帮着画。要画错了怎么办？——说不定已经画错了。

“我感到我的力量不够，”任之说。

忽然一下子任之克服不了老觉得妹妹可怜似的心情。

老木问：

“螺蛳钉有信给她没？”

“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

漠鲁咕噜了句“妈的巴子”。

任之是对每位朋友都原谅着的，他说：

“也许他很忙。”

“总不会写信的时间也没有。他给我们的明信片上不是说马上就写信给惠先的么？”

“要是螺蛳钉跟她通信，”任之乐观地说，“说不定会给她一点力量。”

“妈的巴子，力量，根本就不写信！”

“当然他会写的。”

任之不相信螺蛳钉不会写信。螺蛳钉临到要去上海的时候，任之再三托螺蛳钉跟王姑娘通信，叫她多知道一点事情。螺蛳钉当然答应。可是螺蛳钉考虑到说话的态度，他说一个不留神也许会带着教训口吻的。

“那不妨事，”任之说。

“我当然尽我的力量。”

可是截至现在为止，信还没来。不过当然会来的吧。

跟漠鲁、老木分了手，任之跑到王姑娘学校里去。他打算问她螺蛳钉可有信，可是觉得问得太殷勤不大好；也许给别人疑他打了什么主意，要成全一点什么事哩。……

“奇怪，我为什么那样想？”他责备自己。不过那信不信的事还没提起。

她说：

“哼，明天又要去爱国。”

“我还想约你到陶爷家里去哩。”

“我爱过了国就来。”

终于任之撑不住那口气，问了出来：

“螺螄钉的信……？”

“没有信。”

惠先那满不在乎的劲儿使任之惭愧了三十秒钟。

二

第二天，王惠先姑娘跟了同学们去爱国。

“不去的是亡国奴！”

天气有点热，可是太阳并不厉害；给云遮得不透风。

“王惠先跟上队伍呀。”

一个人手里一根竹竿，上面粘一方纸，写着许多字：

“请政府对日宣战。”

“杀尽倭奴。”

“杀到东京去。”

“请国联主持公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王惠先姑娘皱着双眉，鼻尖淌着汗。她想：

“这么着有什么用？”

可是她不能不参加；她们的老师也爱起国来，不去的学生得给扣分数。

绰号叫老太婆的用个小嗓子领导叫口号：

“请政府即日出兵。”

大家也叫：

“请政府即日出兵！”

有一个没听明白领导的口号，她凭着自己的意思猜着叫：

“打倒日本！”

“不是的：她是‘请政府即日出兵。’”

“还请政府即日出兵哩，我连早饭都没有吃。”

“我也饿了。”

“我晓得，你昨天跟归……”

“别瞎说！”

“哈哈。”

“哈哈哈哈哈。”

路上看热闹的瞧见爱着国的姑娘们在笑，他们也笑了起来。

“那个二道毛倒不错。”

“哪个？”

“那个顶瘦的。”

“哪里。还是那胖的好。”

“胖的象猪一样。”

“瘦的象……瘦的象……” 比方打不出。“总而言之胖的好！”忿忿地说。

“瘦的好！”

“胖的好！”

“妈的你放屁！”

“操娘的你才放屁哩！”

两个打算要冲突的时候，瘦的胖的可都走了过去。她们又在叫口号。

“收复东三省！”

“刚才两个人真是亡国奴。”

“哪两个？”

“哪，就是叽哩咕噜说半天流氓话的。”

“唔，那两个。要中国人全这样，早亡国了。真是不错；亡国奴。”

王惠先瞧了她俩一眼，微笑着。那位胖的偷看一下瘦的低一低脑袋。她埋怨天气太热；热了就淌汗，汗一淌，就在脸上的檀香粉堆里开了运河。

“王惠先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热不热？”

“热呀，”她不耐烦地。

她时时偷瞧她那些同伴一眼，一等别人瞧到她，就赶紧把眼睛移开了；她怕别人知道她在暗笑她们。她怎么也跟同伴们合不来，可是说不上为什么。以前她曾羡慕过这些女子，觉得自己赶不上她们；她们会爱国——她们以前爱过许多次国，多半在五月里。她们会唱外国歌，会穿高跟鞋。现在她自己可以算是赶上了她们，她自己也在爱国，要穿高跟鞋也可以穿，不过她没去穿。可是她又不满足了。她莫名其妙地觉得她跟她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别人也在暗笑她，笑她脱不了乡下气。男学生许多离开

了自己的队伍，钉到女生的队伍边走，那些女生就一面装个好看脸孔，一面故意叫人知道她们在窃笑王惠先。

一个打红领结的男生跑来叫那些脱了队伍的同学，用种热心又精细的姿势说着：

“归队归队，不要走散了。要是给外国人见了，岂不笑话。爱国最要紧的是秩序。”

“何必呢，大家圆便圆便。”

“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

“啊呀得了，你不见得就这样热心。你不过也是借故跑来的。”

红领结瞪了女生们一眼，咕噜着：

“哼，还什么爱国！”

王惠先忍不住迸出格格的笑。

同伴里面胖的瘦的都瞧她一眼，似乎怪她爱着爱着国为什么笑起来。如果这里用得着心理描写，那作者可以告诉你们：她们在“丹田”里是格格地笑着的，她们的意思仿佛只是怪惠先不懂得礼貌。

走到半壁街的时候看见墙上贴满了尺把长的标语，红绿相间，象是手工教员支配的。那几百条标语都是同样的语句，远远地瞧不清，仿佛是什么：

“请政府撤换生匹延^①。”

队伍就沿着这些生匹延的名字一直到公共体育场。

“人真不少。”

“还不开会，真要命！”

^① 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为王正廷。

“我饿得要命。”

“再等一等我就要……”

“大概要开会了吧。你看台上……”

台上有些穿西装的跟童子军忙着。台下哄哄的谈话声，有时东一声西一声，零零碎碎地喊着口号。

王惠先掏出已经湿透了的手绢来揩汗。她觉得自己在做梦。腿子倦得发软，她希望象往日做梦似的，腿子怎么一曲，摔一交，就可以醒来了。她一面对自己念着一句话：

“我这态度对不对？”

忽然台上有人拿个号筒在起劲地叫，可是什么听不见，象哑片电影似的。

台下轰出一声叫：

“杀尽倭奴！”

台上的红着脸，打着手势叫别人静下来，可是声音听来象蚊子叫了：

“静！静！……同胞，现在我们……再看……请静下来！……”

“给东北的同胞报仇！”

“喂，喂，同胞，请静！……我们开会……提议……”

接着台上又来了个大汉，把号筒抢过来兜住自己的嘴：

“爱国要有秩序。……现在开会。……不许叫！再叫的是亡国奴。……”

“打倒亡国奴！”

“所以……所以……所以爱国要有秩序。所以……所以不许再叫了。……”

大汉愣了些什么一两秒钟，觉得没什么说的了，就又把号筒还给先前说话的那个。

“……第一个，请政府马上出兵……”

一面说一面用右手摸摸脑门上光油油的头发。

“通过！通过！”

“第二个……”

“通过！”

“通过！”

“通过！”

“杀到东京去！……”

“血洗横……横……横什么呀，他们有个？”

“横帮。”

“哪里！是横须什么的。”

“横须什么是海军大将。横帮才是个大商埠。”

“得了，又不考地理！”

“打到东京也就够了；打到东京去！”

“通过！”

突然台上那个人退下了；来了个女的，穿着蓝旗袍，上面绣着浅黄的两朵大花。

台下叫好。

“好哇！”

“噢，噢，好！”

“欢迎！”

那女的开始用南京国语向大众讲演。

王惠先踮起脚来想瞧瞧这位被欢迎的女英雄，可是只看到她那烫得象蜜蜂窠似的头发——衬在白纸标语前面，格外分明。

“这是谁？”

“总是个什么教员吧。……你看，她脸上好象有块疤。”

“我看不见。”

“热死了。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

王惠先四面瞧瞧，不自觉地跟了她们跑出人堆，在人少的地方垫一张传单在草地上坐下来。王惠先不言语，静静地听着同学们谈天。她瞧着她们的脸子，在想着，脸上那么一块粉一块汗的究竟难受不难受。

过了什么十把分钟，会场里的人骚动了起来。手里的小纸旗在叫人眼花地乱舞。

“到国民政府请愿去！”

“秩序秩序！不要乱跑！”

“请政府出兵！”

王惠先想：好了，大概散会了。

几个坐在草地上的男学生站起来，瞧着她们干叫：

“请愿去呀。同胞请愿去呀。”

“不去的是亡国奴呀。”

“假使走不动的我就背她呀。”说了对同伴们伸一伸舌头。

“哈哈哈哈哈，呵呵，嘻嘻！”

胖的把嘴一抿，咕噜了句“流氓！”接着爬起身子，象个领袖似的说：

“请愿去总要去去的。”

她们校里的纠察队来了：

“喂，去呀，去呀。”

于是她们赶上自己的队伍，拖着步子跑出会堂，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散去。王惠先脸晒得发紫，疲倦地沿着小铁路望陶爷家里走。她耳朵里老嗡着尖脆的话声和嘻嘻哈哈的笑。

她想：

“真无聊！”

她看过些书，又听见她哥哥和朋友们的议论，比以前要懂得许多东西。可是象现在这么当着一个问题叫她解答，可就麻烦了；譬如她自己说过的这句话，“真无聊”，为什么无聊，怎样才会不无聊，她可说不出。不过有个观念固执地钉在她脑子里：今天这般人不会成功什么的，尤其是她自己的同学们。

想得有点麻烦，她就数着她的步子；踏着枕木走。枕木腐

炖得象软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少了一块枕木，她一脚踏个空，不觉吓一跳。走过去好几步，她还回回头不放心地瞧瞧那缺处，隐隐地感到少做了一件事。

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不知道是因为刚才少了一块枕木，还是因先前想到的一些事解答不出。她虽然从家乡里跑到这大点的世界来，可是这世界跟她不大调和。

她加快了步子，抱着病人要跑到医院去的那种心情。

陶爷家里坐着王任之。

漠鲁脱了袜子躺在床上，瞧着陶爷发议论。陶爷穿件旧外衣，领结歪着。一嘴的胡子；并不是他打算蓄须，不过没剃而已。一开口就把横的竖的皱纹打在额上，用个食指打手势，吐出他的南昌国语。

“操得！王姑娘来了——姑娘！”陶爷笑得眼睛成了一线！他老把王姑娘当小孩子看。“爱过国了么，操得？”

陶爷说“操得”两个字无论放在什么语气都是有用的，有时候还可以当作问话，其功效等于英文里的“well”。

王姑娘一脑袋的汗，顺手拖一本书扇着。

“从上午就爱起，一直到……”

“饭呢？”漠鲁打断她。

“没有吃呀。”

“吃面好不好？”

“随便。”

“大便还是小便？”漠鲁套上木屐出去叫面。

“操得，你别把我这本书扇坏了，”陶爷抢下她手里的书，一面从书架上抽一本英译的《烟》给她。“拿这个扇！看你这头

汗！脱一件衣呀。”

“这样可以。”

她其实有脱去一件衣的必要，可是觉得这不大好。陶爷那种对小孩子似的劲儿叫她不知要怎样才好。她爱笑不笑地瞧着陶爷，手里把本《烟》笨重地扇着。

王任之想：她应不应该更随便一点呢？他什么也不说。

“扇重一点不要紧，扇坏了不要你赔，”陶爷很严重似地。“吐膈孽夫的东西不值一个铜板。操得，吐膈孽夫连文章都不会写。他只会那一套：‘亲爱的读者呀，对不起，请回到几十年以前去罢，’或者‘回到几百年以前去罢’。描写一个人物总要从他十八代祖宗写起。而且……而且……一段描写把它事实起来……操得，我说错了。王姑娘你喜不喜欢看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

王任之张着嘴瞧他妹妹：

“《新时代》你看过的呀。”

“我也还欢喜。”

“为什么？”陶爷几乎跳起来。

她笑笑，不言语。

“操得，你老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不大好吧，”王任之对着陶爷。

“我自己也晓得这不大好。但是我总想不出话来说。”

别人说话她是听着的。有时候她也有点意见，不过要把这个意见发出声音来可就麻烦了。

“操得，你在学校算不算活动的？”

她摇头。

陶爷搔着脚丫，脸上装着副苦不象苦，乐不象乐的表情，象三天不大便，一下子吃了泻药顺利地泻着时的脸嘴。他又问：

“譬如这回的爱国，你常发言没有？”

“我不发言。”

“操得？”——这是“为什么”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爱不好的。一些同学都是……”

她没说下去，笑起来。她身上的汗不象先那么厉害，衣上的汗冷了下去，仿佛有浸在冷水里面那么舒服。

“你以为要怎样才弄得好，操得？”

“我说不出。”

意见倒是有点儿，可是说不出。她知道世界渐渐地向好的走，不过那好世界只是个轮廓。她觉得一切总应该顺那条路走，那条路是走向好世界去的，不然这一切的事会全碰壁。要把这些意思变成话，她可不会。

她站了起来。一些事忽然使她有点焦急，鼻子上又沁出了汗。同时她记起了她肚子里是空着的。

晚上他们兄妹俩走了之后，漠鲁又跟陶爷说了任之不该把惠先赶得太急。

陶爷把皱纹全画到额上。

“任之自己就是飞跃的人，”陶爷说，“他以为他自己的飞跃成了功，他就把方法用到惠先身上。惠先现在显然有点茫然了；她先是不满意她的家乡，现在一跑到都市，都市的一切又叫她不满意。要是别人早穿起丝袜来了，但是她不这样，对于她应该用个好好的方法。这孩子很不错。要是螺蛳钉同她通信，也许可以给她点力量的。”

“妈的巴子，可是螺蛳钉到现在还没信给她。”

王惠先究竟怎么个来历，似乎非补说一下不可。作者只好权且偷一句陶爷所瞧不起的吐膈孽夫的话了：亲爱的读者呀，对不起，请回到几年以前去罢。

三

额外的叙述

作者设法跟王任之做了朋友之后，王任之告诉了作者他们兄妹俩的事。作者把这些事尽可能地叙述得简单罢。

“从哪里说起呢？”王任之搔搔头皮。“是不是一定要从祖父或者父亲说起？”

陶爷说过：吐膈孽夫写人物是从别人十八代祖宗写起的，这位作者想起了便说：

“我觉得这么着好点儿。”

王任之想了一会，舐一舐嘴唇。

“我的祖父……”

可是他不怎么明白。

“就从父亲说起罢，行不行？”

“也行吧。”

“我家里在祖父手里算是自足农。到父亲这代……”

他停了一停，把左手搭到靠背后面去。

“我父亲开了家小小的油店，可是不久就关门大吉。父亲是有点荒唐的，现在他那么老，在我们家乡还有他一打爱人。

家里还剩下几亩田，我两个哥哥都打赤脚在田里做活。我小时候读圣贤之书，惠先也搭着读《女儿经》。读呀读的——这是你的句子，读呀读的我父亲把我送到南昌一家布店里学徒。老板是个亲戚。惠先在家里听母亲的教训：教她怎么扫地，怎么煎鱼，鞋底怎样打才会牢。其次是，女孩子长大了应当学会怕羞，将来出嫁之后就得伺候她的当家的，还得孝顺当家的娘老子。我母亲是个多病的女人。……”

任之瞧见窗子上有只飞蛾，他想赶掉它。他想拿张报纸折成长方形当作武器，小心地溜到窗子边。瞄准着使劲一打，没打着；他的体高加右臂的长度，再加上武器的尺寸，也还是不够长。

“真要命，它站得这么高！”咕噜着。

飞蛾飞开了。任之张着眼盯着它瞧。

作者接过他手里的报纸，把飞蛾拍落了地，搓搓手。

“你可以放心了。可是我还不放心；你学徒学得怎样了。”

任之坐下嘘口气，接着说他的学徒生活。他那时候感到痛苦。他非常想读书。他去买了一册英文课本，每晚偷偷地跑到青年会去补习。

他有个留着几个钱的堂姑丈，知道他想读书，就表示了可以帮点忙的意思。

“这是好孩子，”他说。“如今这世界，那些年轻子弟没有一个想读书的，都在外面瞎闹。这孩子居然有志上进。好的，我帮你的忙。读书总是好事。不过读书要得其道，什么白话文还是不读的好。”

“我想进学堂，先打点底子。”

“不过……”

姑丈记得康长素先生仿佛也提倡过学堂，自己就没什么有力的理由可以反对了。

可是店老板当然反对他读书：耽误他的柜台工作，这是一；二，可以说老板对这些事有点嫉妒——怎么，当学徒的想读书做官！

任之背着人用功。关了店门，他还得躲到角落里做贼似地咕噜着书本子。他并不是想什么象老板所说的读了书好做官，这他没意识到。他只是认为这么生活下去，不是个劲儿；没有出路。他想爬。他知道历来爬上了的人都是拿读书做梯子的。每夜偷着抱书本子的时候，他感到有趣味，又有点兴奋。他知道汉朝有个朱——朱什么呀？仿佛是那个唱《马前泼水》的那姓朱的。还有个王冕，《儒林外史》里说得很明白。伙友们也许在笑他；让他们笑罢。

到第二年夏天他考进了中学；五成硬考，五成靠姑丈向学校当局打关子。学费姑丈出。

他把一切事都写信告诉他妹妹，信上面写了许多从《十七帖》学来的草书。另外寄了一本《妇女杂志》。

王惠先姑娘现在虽然成了大人，可也给那封信吓毁了，那些蛀虫咬了似的字，少说说有六成认不得。还有是，三哥凭空改了名字叫什么王任之。她笑起来，把这古怪的名字念了不止五遍。

“王任之。王，任，之。王……”

这名字多不顺口，叫都叫不响的。

此外是那本《妇女杂志》。这比《女儿经》，比《东周列国

志》都好。这是一册用《红楼梦》那样的句子写的书，（她原来偷看了《红楼梦》的！）不过读起来还是有点生硬。

可是她象孩子第一次看西洋镜似地快活。

“妈，三哥信写得真好。”

“妈，三哥改了名字。”

“妈，三哥寄了本书给我，你看看上面的图画罢。”

以后他三哥随时寄了些五花八门的杂志来。三哥的信用了白话，还使上标点，一套完全的。三哥叫她写白话信。三哥随时报告他北伐军克复了哪里哪里。三哥叫她看了那些书之后写点意见给他。三哥有时还寄点革命党的小书给她。三哥还……多着哩，一时写不完。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三哥，那叫做什么王任之的。

从这时候起她知道了她是个什么：她是个“人”。

家乡使她讨厌起来；那些书本子上所攻击的正是这种生活。她希望她能够出去见见世面，就譬如说到南昌那种地方去罢。可是她始终没把这意思对谁说过，就是在叫任之的三哥面前也没提起小半个字。她的厌恶她的家乡只是种感觉。

她有点恨父亲。她可怜母亲。家乡的一切人和事物叫她反感。每天她看些任之寄来的陈报，可是并不怎么引起兴味，虽然报纸上用大字登着北伐军打到了北京的消息。她全部的念头只是：她如是个男子，她也得象她三哥似地到外面去跑码头了。

在她十七岁那年她父亲给她订了婚，一个油行的小开，据说有钱，人也过得去。

她更恨她的家乡。她发了怒。

“我无论如何是不依的，我……”

母亲不敢对父亲说。母亲只半夜里溜到女儿房里去，压着嗓问她为什么。

“这自然是不行，我自己连一点都不晓得，你们就……”

“人是很好的呀。”

“我怎么晓得好不好。”

“那天拣个日子看一看；你自己看他一看……”

“看一看就晓得了么？”

“那么怎么办呢。……你爹人是荒唐，在这些事他却不敢荒唐。你放心，他自然有道理的。你要是看看人我们可以……”

“不，不，我也不要看。我不依。”

母亲叹了口气。她往日惯得这孩子放肆了；她有她的脾气。这孩子兄弟里爱占别人便宜，娘老子都护她，把脾气弄得那么坏。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再抽第二口气，可把泪水抽了出来。

“你什么道理呢，你不依？”

“我……我……”

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她是说不出的。她认为别人做错了事，别人都亏待了她。她哭起来。

“我……我……”

婚事跟哭是两回事。哭管哭，婚事别人还在赶着进行的，秋天她得所谓“出门”。

她把这些事写信告诉任之。任之回信没说什么，只是暑假他一定回来。这含意很明显。她兴奋地想着，不知道她三哥有什么鬼主意。她焦急地盼着暑假，她料想任之的处置这

件事准是很好玩的；她把自己的事当作别人的事似的，几乎可以说她是种好奇了。

仿佛等了什么六十万年，任之来了个明信片：下星期五动身。她永远记得那天下午，一瞧见任之的轿子，她快活得脑筋都痒疼了。这么一下子，她的生活就会突然展开的。

任之是什么都打算好了。他告诉她，他给她打了个两百块钱的会。

“打会做什么？”她问。

“是啊，并且杨姑丈每年出一百五十块给我做学费，不管我在哪里读书。他断定我将来会有很高的地位，想我将来报答他；他现在算是投资，所以每年那一百五十块总是稳的，不怕拿不到。这样不很行么？”

“我的事并不是愁没有钱，是……”

“是啊，我晓得。我问你，你是不是毅然决然不依这头亲事？”他脸子严肃象块铁。

“自然。为什么问这句话？”

“假如你有这决心，你就只有一条路：逃走！”

“逃走？！”她心跳得差点儿没溜出口腔来。

离开这儿，她老这么希望着的。可是逃走，有点似乎不大那个，不大……

三哥一双眼盯着她的一双眼。

“怎样？”威逼地追着问。“爹是糊涂蛋。妈是软弱的。你除开逃走没有第二个办法。我带你走。”

惠先觉得三哥没有一句话不对，这回当然不会不对。她又快活了起来。

他说：

“生活不成问题，我先就说过了。杨姑丈那里也许可以问他要两百块一年。两百块，苦一点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此外还有两百块钱会钱哩。”

她想：逃走，逃走。外面多好，也许连轿夫都会写《科学与新女性》那样的文章吧。她预想逃走那天会是怎么个劲儿。可是想不上。可是反正那天总得来到的。她感到时间这东西有点神秘。

那天终于来到。

惠先对家人说要到姨母家里去看她的春姊。任之对任何人宣告他明天要进城去，问他们可要他带什么东西。亲戚朋友们于是都来托他顺便给他们带买城里货，他把这些定货当着别人的面写在日记本子上；定货的有二十多个，他们还叫他……

对不起，这里作者可把任之先生的叙述打断了一下：

“他们有没有交钱给你？”

“他们要给我钱，但是我说我先垫一下好了，东西买来之后再算钱。”

“你干么不拿钱，你这傻瓜？”作者惊异地问。

任之抱歉地笑：

“我觉得那样不大好。”

“那样似乎不道德，是不是？”

“也不是。我好象……我似乎……这大概是我受了这样的教育之故。其实可以那个的，对不对。”

“当然。所以我听到这里，觉得……得啦，那不管它罢。以

后呢？”

“后来——”

后来当然逃了出来；到南京。任之转到他们同乡开的一个学校。他给惠先补习英文跟数学，也考进了个私立的中学。任之拚命跟她谈，指定些书叫她看；他想赶着她快点跑。

惠先一到这都市，她兴奋了个把月。继而她觉得都市的一切并不比她故乡高明，可是也带着五成惶惑，五成反感地生活了下去。她知道这里是没有她的出路的。只是由她哥哥认识了许多朋友；她认为他们一个个都很……这里很难加上适当的形容词——如用“好”字，嫌太笼统，用“伟大”这些字样又似乎捧得过了火。

“后来——”

后来王任之就把这段插话说完啦，须至叙述者。

四

王任之认为惠先是可造的；他对她怀着很大的期望。可是他老觉得她进步太慢。她应当走得象他自己一样快。她得加速地跑。现在她虽然懂了些东西，可只是模糊地懂得。他先使她跟一般都市里的小姐少爷生活不融洽，再使她变成更有魄力点的人。他跟她谈。带她到他的朋友们的圈中去。叫在上海的朋友跟她通信，给她点教训；以上所说的那什么螺蛳钉就是个特约通信员。

她在跑着，怪吃力地。可是她并不疲倦，只是有时候自己感到知道的东西太少，有点不安。这世界真太大，程途也太长了。她很想听听朋友们的话；她知道螺蛳钉会写信给她，她就象在戏院里等开幕似地望着。

螺蛳钉的信当然会来的；唔，于是真的来了。

一位陌生的黄头发“姑娘”到学校里找她。

“你就是所谓王惠先么？”那陌生人用着苏常一带口音的国语问。

“我是王惠先，你是……？”

“我姓许，上海来的。老……你们叫他螺蛳钉，是不是？螺蛳钉有几封信。”

惠先瞧着对方的头发——比她自己的还黄。身子比惠先矮，比惠先壮。脸上似乎并不因为见了生人而有点异样的表情；她满不在乎的样子。

“还有几个人，什么陶爷，还有所谓……”

“要不要找他们？”惠先拆信。“我现在可以陪你到……”

“那好极了。”

惠先瞧着信。她很快活，她从没接到一个朋友写的信过。全世界上用亲笔写信给她的只有那三哥。近来跟在乡下的女友们虽然也通信，可是她们的信都请别人代笔的。

她感这世界大了点起来。她笑着。

信写得不短。告诉她有一次怎么开市民大会。告诉她上海老百姓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告诉她，她们的老师老龙找到了个职业：每天修修汽车，跟同伙们说说洋泾浜英文，又把洋泾浜英文注译了老半天。最后问她日来读些什么书。叫她别那么沉默，别见什么人都不开口，应当把自己想到的什么对朋友们说说，不管对不对。叫她别闷气。

“你应当泼辣点，粗气点，活泼点。细皮嫩肉时代已经爬进了坟墓。”

许姑娘注视着她的眼睛，直到她把信看完。

“你觉得他的话怎样？”许姑娘微笑。

“很对的。”

“听说你很沉默。”

那个用鼻子亲热地笑一下。

五分钟后她们出发到陶爷那里去。

许姑娘象大人待孩子似地拉着惠先的手。

“你的手怎么？”

“冻疮疤。真讨厌，年年到了冬天……”

那个不等她说完又扯到别的事：

“你们的所谓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唔。我同我哥哥全靠……”

“你打算将来怎样，是不是预备这样挨下去？”

惠先一下子答不出话，只惶惑地瞧她那伙计一眼：她觉得这黄头发姑娘可爱起来。

“这个很难说，”她生硬地说着。“将来总要想个办法的。我不晓得我哥哥……”

许把脸上的笑陡地收住：

“怎么，你自己一点主意没有，无论什么都凭你哥哥？”

那个红一红脸，苦笑：

“什么东西我都不大懂嘛。”

她俩转弯进了个短巷子。

后面有两个小伙子跟着她们，穿着学生军的黄制服，一双光得耀眼的黑皮鞋，带一只光得耀眼的脑袋。

“姿势倒不错，”一个说。

“喂，不要跑得那么快呀。”

“老唐，我们一个人一个。”

许对惠先说：

“你听见没？”

“不要理他们好了。”

后面的一个学生军唱了起来：

“奴奴只要你的心……”

他把嗓子压扁，学着那~~些~~什么歌舞团唱的那种声调。那逗得绅士们红着眼睛怪声叫好的表情，恰恰和这类歌曲的内容适合的，他全给描摹来了。

“哎哟哟，你的……”

许突然站住。

惠先吓了一跳。瞧着许的脸。

那两个学生军象听见一声大响声似地愣了一下。他们的脸子不知不觉板了起来：无论如何笑不下去了。他们都把步子顿了一下，可不好意思停住，就慢慢向前走。

许打量着他们：从光光的头到光光的鞋子。她瞧见他们脸红着。

“在这种场合，我忽然悲天悯人起来了，”她说。

“为什么？”

“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看见八字脚我就觉得可怜。”

走向前面的两个把眼睛溜向下面瞧一瞧自己的脚。

“还有哩，”许说，“一副所谓运动员的那种摇摆架子，再配一副八字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这可以给陶教授写一本书。”

过会又：

“这两个大概是那什么教会大学附中的学生，看头发就晓得。”

那两个学生军很快地走出了巷子，透了一口气。

后面许进出大笑。

惠先的心一直紧张着，现在才放松：她也笑。

“假使这两个人竟同你打呢，那不是不好么？”

“决不会打起来；他们究竟想学做个所谓绅士的。绅士跟小姐打架，你想想。他们受的是洋鬼教育呀。……《洋鬼》你看过没有？”

可是那个总不放心。

“假使竟打呢？”

“我也打。”

“你学过拳的吧。”

把惠先的手紧抓了一下，格儿格儿地笑。

“你真是小孩子。”

可是那个总不放心。她想这在她办不到；并不只是力气谁大，谁打得过谁的问题，此外总还得考虑点什么。遇见这种人讨厌是真讨厌，她往日碰到这些鸟人，她也想到顶好能治他们一下。可是今天的事——

“不理他不就够了么？”

她可没把这句话说出来。她瞧许一眼，觉得许这人有点奇怪。她想：这位许先生结过婚没有？许先生是干什么的？许先生会不会是很那个的，所谓浪漫的？她几次想问许，老不好怎么开口。她再瞧许一眼。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个小个子人会象先前那么着，怪厉害似的。

“想什么？”许问。

惠先笑一下，没答。她想：

“真的，我想了什么啊？许先生那种行为是不对的么？”

她忽然脸红起来。她觉得许先生并没不对。可是她老不放心似的。可是，再一想到那两位学生军的劲儿，她莫名其妙地感到痛快。她笑着。

到了漠鲁陶爷他们家里偶然谈起这桩事，惠先可就用了种赞美的口气了。

“操得！”陶爷说。

漠鲁说可惜没做得彻底！顶好是逗出那两个学生军的傻劲儿。叫那两个家伙请吃冰忌廉。

许说她可没这么多工夫。

漠鲁说——漠鲁不说什么。漠鲁转了话锋，又跟许叙旧了。

“呃，你以后又看见红墨水没有？”她问。

“没有。只有一次在小冯那里听说……”

老木在读着螺螄钉的来信，老停住来听她们的话。这封信他足足看了半小时。

“操得，”陶爷叫着。“不许说。这些话只有你们懂，我们象听火星话。”

许笑一笑，可又问漠鲁听说过一位什么人的消息没有了……

对不起，这中间作者没“交代”过。许的确是第一次见到陶爷他们，可是她跟漠鲁面对面傻了似地瞧了好一会，她俩同声喊了出来。

“你是……？”

她们同过学的，原来。以前漠鲁这名字还没从字典上生下来哩。

她们谈着同学里谁做了少奶奶，谁做了“准”姨太太，谁在抬高了价钱在等着阔买主——她们是这么措词的，女性这么着谈女性，不知道妇女协会可要算它是“侮辱女性”。

旁边三个人给扔在沉默里。陶爷谈着到上海去的打算，老木叙述着的请愿事件，都给打住了。

“你从前常跟人吵嘴，”漠鲁说。

“但是我没跟红墨水打过架。”

漠鲁笑。

“妈的巴子我现在还想打她一个嘴巴哩。”

“多沉闷哪，操得！”陶爷把额上皱纹打了起来。“呃，许……许……许……”他踌躇着这下面要加个什么称呼。

许把飘到前面来的头发往耳朵后一掠，瞧瞧他。

“你……你……”陶爷说。“唷，刚刚想起一句话要问的，忘记了。我刚刚说什么，老木？”

惠先觉得漠鲁跟许先生有点那个的气概：英雄的。可是她又记起一篇什么文章上说过英雄崇拜是要不得的东西。螺蛳钉信上叫她泼辣些，粗卤些，这些可是英雄倾向？她想起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叫卢……卢……名字仿佛跟一个小国的相同的。这卢什么是不是泼辣的？她很想要把这些想到的问问人，可是始终没给说出来。

屋子里的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到许那儿，几张不同的嘴把不同的许多话问她。她说了有一次的市民大会。她告诉他们螺蛳钉跟老龙他们的生活。她对他们描写着上海老百姓反帝情绪的高涨。

“……大家都紧张，一点小事就拥着许多人。中国地界的巡警，所谓租界里的巡捕，东洋人的铁甲车，到处的警备。不过所谓跳舞场还是一样的热闹，所谓高尔夫球还是有人打。”

惠先有一刹那想问所谓高尔夫是怎么一种鸟球，可忽然

有种要呕吐样的感觉。

“有一天康脑脱路，”许说着，“人行路上特别地人多，象发生了什么的。许多走着路的都想看看有什么热闹，也慢慢逼着不肯走开去。忽然路中间有个人叫了些什么话，两边的人就哗一下往中间跑。立刻集成了队伍，走着叫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倒出卖民族的赤老’。现在常常这样：动不动就聚集了許多人，示威似的喊口号。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紧张。”

“操得！”老木赞叹地。

“以后呢，操得？”

“那天么？”许疲倦了似地透口气。“自然是所谓三道头来抓人。中国巡捕很晓得这是什么事，他们不干涉的。抓去几个人之后，群众往巡捕房冲：‘打倒帝国主义！’那声音象把什么都震得发抖了——你看，我这句话象诗吧。”

她自己笑了一下。

“结果巡捕房把抓去的几个人放了才完事。”

大家脸子都紧紧绷着。惠先记起了那天跟着同学们去开的市民大会。

许先生接着说了宝山路的屠杀。凶手抓是抓了起来，给送到法院，听说判了两年上下还不记是两月上下的徒刑，因为那凶手只是“激于义愤”而行凶的，判词上那么说。大家听了很气，要求非处死刑不可。有些认为很公平，因为是根据法律：只要受过一点儿教育的人就得那个的，因为小学教科书第一二册里就告诉你法律是再公平不过的东西。

于是又谈到广州的杜焯什么向抗日的老百姓开枪。

“慢慢的来了，”她淡淡地说。“此地怎样？我看此地……”

老木伸个懒腰：

“此地是不会的，此地没有‘反动分子’混入，都是正动分子。”

“情愿当然是最稳当不过的事，既稳当，而且又爱着了国。”

沉默了会儿，老木自语地说：

“操得，早点儿到上海去。陶爷你的钱怎么还拿不齐？”

惠先羡慕地瞧着他们，嘘一口气。

“你什么时回上海？”漠鲁问。

“明天。我是来看朋友的。”

“我们一起走不好么？”

“多等一天两天你们也走不了。我不能多等。你到上海去，此地的官位子呢？”

漠鲁把一个脚踏到床上，漫然答：

“拿不到子儿，不干了。”

五

晚上老木回到他的宿舍，摇摆着阔肩膀上楼。

宿舍里同学们都谈着请愿的事。学生会接到许多地方的电报，一批批地要来；各地的教育衙门阻止不住他们，铁路当局也只好让他们挤上车子。学校里住满了这些人，什么大礼堂里，体育馆里。天气冷了起来，他们只带着薄薄的被，或者只有一床毯子，他们就背靠背地躺着。于是请愿。于是给军警送上火车回去。有时候有不肯走的和军警冲突。有时候抓了几个人。请愿者们有几个人叫着说请愿是没有用的。有几个很愤怒。有几个当作旅行一次：不用花一个子儿车费，玩了一趟，临走时买了两个板鸭回去吃，听说花生是出名的，就带一毛钱花生米走。

“我们来迟了，来早一点有很好的桂花鸭子。”

别人却挤在车厢里涨红了脸，骂他们自己的步调太不一致，太怯弱。

老木把这些看作不相干的事：他自己马上就得跟陶爷他们到上海去了——打个最烂熟的譬喻罢，就好象所谓从鸟笼里飞出去一样。他把他的家庭，学校，都看作是个笼子。他觉得笼子里的同学们都怪可怜，都无救的。他把请愿的事当看

戏似地看着。有时候他也在想：这态度是对的么？究竟——

“究竟此地的空气是一天天紧张了。”

许多人很害怕学生们，学生们一来，他们的行动失去了自由——譬如看看电影，喝喝酒之类。

可是请愿的学生还是不断地来。

第三天，又到了山东的请愿团。

老木开始感到点什么有力的东西抓住了他。他跟着同学们到学校里去欢迎。

下着雨。

女的男的都拥在路边。每个人都觉得热。一瞧见门口进来了穿黑制服的队伍，他们大喊起来：

“万岁！”

爆裂似地拍着手。

黑制服的队伍整齐地走着。每个人背着一个包袱。每张脸子都风尘仆仆的样子。他们头上淋着雨。他们用斩齐的步子走着。

两边的人更使劲地拍手。带了帽子的人拿着帽在空中挥舞。

“欢迎！”

“万岁！”

有个黑脸小个子跑到路中间叫：

“同学们，这已经证明了——

我们的力量！”

后面这五个字叫得特别响。

大拍手。

“枪毙×××！”

听了这句话大家都吓了一跳，赶快瞧瞧这叫着的是什么人。

“枪毙×××！”

又重复叫一句。

叫的人是个长头发，穿着花呢学生装。他一面叫，一面用手指梳着头发。

“打倒卖国的×××！”

叫了这句，他四面瞧瞧，又用手梳他的长头发。

有几个人吐舌头。有几个人莫名其妙地感到痛快。

老木想：

“这家伙多鲁莽。”

他就注意地看那位家伙。那家伙走去，在这堆人后面叫几句，在那堆人后面叫几句。

“要救我们中国，非赶掉×××不可！”带叫带说地。

有几声孤零零的掌声。

长头发四面瞧瞧，又把枪毙什么的话叫了出来。这回拍手的多多了。

晚上，他们在大礼堂开会。每个人都怪兴奋的。那位长头发一等到台上有人说话，他就在台下叫着一些话。

山东的学生演讲。上海来的演讲。从东北逃来的学生

报告。

于是台上叫着：要惩办一个姓张的，打倒无抵抗主义，打倒出卖民族的家伙。

叫呀叫的，忽然一个歪戴黑帽子的跳上了台，把两手伸得长长的，用南京土话讲起来。

“啊，诗人！”本校的有几个学生低声说。

“同学们，四骑士的马蹄已经响起来喽！日本不爱他的邻人，而凌辱他的邻人，禽妈他们的红红的炮火已经开始向我们屠杀喽。上帝会闻得着血腥的芬！……”

一个山东学生小声问他旁边的人：

“什么‘血腥的芬’？”

“血腥的风。‘风’他们叫‘芬’。”

“同学们！”那位讲演的人还伸着两条膀子。“禽妈上帝会惩镑他们。……”

那山东学生又想问“惩镑”是什么，可是马上他就猜到了。

“上帝会惩镑他们！我们要依照上帝的意旨，惩镑不爱邻人的无人道的日本人！人之子已经……”

“嗤，嗤！”

“嗤！”

“啧啧啧啧！”

“嘻，嘻，嘻嘻嘻！”

“嗯，嗯！哦！”

“基督与姑娘诗！”

听见这句话的都笑了起来。

演讲的诗人在台上愣了一会儿，就叫了一句什么下台了，脸红得象——我想要说“象猪肝”，可是诗人也许不高兴，我应当说：脸红得象红蔷薇，不过这蔷薇是给虫子啃坏了的。

诗人走到老木面前，感慨地说：

“轻微的嘻笑，一得儿不严重，俺妈太不成话！”

大家瞧他，瞧得他不好受。他于是装副看人不起的脸子，在肺里面对他们说：

“我是成了名的诗人，《巧格力月刊》上还提拔我哩。你们懂什么，你们笑我！”

可是大家的眼睛转向台上去了。

白天里那位长头发在台上。

“……中国所以糟到如此，都是×××一个人害的。枪毙×××！他不但卖国，而且还禁止我们爱国：请愿的同学都押上车子送回去！……在××却不这样，××政府对日本已定了计划，他们是主张抵抗的，是……”

拍手。

“嗤，嗤！滚你的！”有个人狂叫着，因为叫得太厉害，把假嗓子叫了出来，声音尖得刺耳。“打倒无聊政客！……日本人是你们贵政府的人勾引来的！你们××路不也开了枪……”

“好，好！好哇！”

“嗤，嗤！”

“滚你妈的臭蛋！”

那个假嗓子还夹在这些喊声里面说下去：

“……爱国是要爱的，但是反动是不行的……反动分子扰乱后方……上回抓的几个都是反动分子，他们叫反动口号……”

“诸位诸位！”——大家回头瞧：又是歪戴黑帽的诗人。他站在椅子上，两条膀子又伸得怪长的了。“大家不要吵！……凡是中国人，就都要一致对外；同胞不要打同胞，四万万同胞都团结起来！……”

长头发更快地用手梳着长头发：

“同胞不打同胞是不错的，但是卖国奴是非枪毙不可的。×××是卖国奴。……卖国奴的走狗也非打死不可的，所以……”

“打倒无聊政客！”假嗓子说。“你们难道不卖国！……日本是谁引进来的？……诸位，我们要……”

“我们不要被利用！”有个人也爬上了椅子。“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

老木象给个什么有力的东西抓住了，他向前面跑，跳上台，一把推开那长头发——正要用手去梳头发，给一推，愣了老半天，那只右手就停在离脑顶两三寸的地方。

“民众就是民众，民众是属于民众自己的！”老木攥着拳。
“只有民众力量能跟日本帝国主义拚命！……民众不能被买去，民众也不能被拍卖！……谁想买我们，我们赶走他，打死他！……”

他猛地一下子回过脸来瞧长头发，可是长头发不知到哪儿去了。

“打死他！”

“把那走狗抓起来！”

“别放走他！”

“搜他！”

“逃到哪里去了？……叫纠察抓住他！”

那假嗓子也叫着：

“打呀，打呀！打反动分子呀！……”

大家回过脸来瞧这位假嗓子。有几个跳起来：

“别放走，这里还有一个！——正是反动分子！”

假嗓子是站在椅子上的，瞧见事情有点糟糕，就一跳下往门口跑。

“抓住抓住！”大家嚷。

门口的纠察正要挡住他，可是给他一冲，逃了。

纠察往外面追，没追着。那个人似乎走熟了学校里的路的。

会场里恢复了秩序。他们决定了要在哪儿条路游行。又有人报告，安徽学生也动了身，一两天就可以到了。

老木对自己说：

“不过只是证明了一种力量，此外是没什么用的。”

他对他朋友们叙述这些请愿运动的时候，他态度严肃得多，不是看别人演戏似的那副劲儿了。

“空气是一天紧张一天，”他说。

惠先一听老木谈起这些话，她就得联想到她的同学们，联想到一些嘻嘻哈哈的男学生，还有那天的两个学生军。她亲眼瞧见现在这批大学生跟外地学生的请愿游行，的确是严肃得多，可是她觉得这不过是比较地有点大人气而已。

不过老木的话是不错的：空气是一天紧张一天。学校一带的街道和交通要道都无形戒严：巡捕是双岗，一些兵拿着木壳枪或者手提机关放着步哨。学生也戒严：从学校大门起，在街上放着步哨，不过手里没抓着东西。兵士的最前步哨跟学生军的最前步哨相隔不过四五尺远。

街上的人都有点怕似的，店家预备一个不好就关店门。

“学生子怕会闹出什么事来哩。”

他们记起一些事：许多人聚在一块的时候总得出点岔。上海有过。北京有过。南京也有一年，一些人在公共体育场开着会开着会忽然放起枪来，死了许多人：仿佛是冬天，阳历十一月。他们又记得好象听说四川有一年杀过不少的人。最近广东也向一些老百姓开枪的。他们瞧见了一些兵警，又有些学生，就简直不敢在路上走了。

“其实学生子空拳头空手，用不着……”

“这回总不会杀人的，你看。……从前杀人是因为有共产党啊。”

说是这么说，可是形势看起来总有点可怕，低声说了几句话就跑开，不敢瞧热闹。热闹虽然好看，危害到自己身上可不

是玩意账。

学生们全不想到这些。他们每人拿面小白旗子，上面写些话。他们走着，向街上的人说着，叫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惩办张××！”

“退出国际联盟！”

“援助东北义勇军！”

“全国军人到东北去！”

“恢复民众运动！”

有一部分学生象军队似的，走着斩齐的步子。

“我们去冲国民政府！”有个人这么叫，北方口音。

大家一看：是个三四十岁上下的矮子，帽子戴得很低，还戴着一副墨晶眼镜。

这家伙是什么路数？莫非又是……

“我们要暴动！”那墨晶眼镜叫着。“我们去打国民政府！我们有枪，我们还有炸弹……”

“什么？”谁都吓了一跳。

“枪，炸弹？”

有个人小声对着队伍旁边的义勇军：

“小心这家伙！”

天渐渐晚了。有点风，吹在脸上很冷。不到五点钟，队伍回了学校。

很有些人注意那墨晶眼镜。进了校门，就有个穿漂亮西装的拍一下墨晶眼镜的肩膀。他跟那西装朋友蹩了开去，又回过脸来在人堆里瞧着，象在找什么。

“哼，鬼！”两个注意着他们的学生，彼此会意地看一眼，装做没事的样子跟到他们后面。

“奸细！”一个东北学生突然叫了起来。

一切的声音都静了下来。所有的脸全绷着。所有的眼睛都顺着那东北学生的手指瞧过去：墨晶眼镜！

只一会儿工夫，只一刹那，——不过这些句子还是不能形容那样的快法，只有旧小说里常用一句套话可以拿来借用一下：“说时迟，那时快”。真是“那时快”，那跟过去的两个学生一跳就过去抓住了那墨晶眼镜。

那西装朋友也给抓住了。

哗啦一下子大家都拥了过来。

“打死他！”

“搜，搜！”

“打，打，不客气！”

“大家注意奸细！——也许还不止这两个！”

“打死他！”

“打死他！”

“别动手别动手！”有人叫。“把他们交民众法庭裁判！”

“非处死刑不可！”

那副墨晶眼镜给打下了地。这家伙左颊上一块青。西装

朋友脖子上也吃了不轻不重的一下。

那东北学生在叫了“奸细”之后，就报告他这句话的根据。可是给一切叫号掩住了。其实他没报告的必要：一抓住他们两个，大家就在他们里衣袋里搜出了一些证据：信件，几个学生的名字，钱。

“上次就是这家伙捣乱，”那东北学生还断断续续说着。“我认识他。……他……”

墨晶眼镜跟西装朋友给打着拖着到里面去了。

第二天大会里，有个人报告审讯的经过。

“……他故意叫些口号，叫什么‘暴动’，什么‘冲国民政府’，好叫一般市民对我们起反感。并且还有个更大的用意，就是，军警当局听见这些口号，就会用武力来镇压我们。……他写了北方几位同学的名字，想去告密，想诬害北方几位同学，好泄他们的恨。……”

“毫不客气，处死！”有人叫。

“以后每位同学都要注意有不有奸细！”

老木有个提议：每天要派纠察在学校里外侦探，一有奸细就抓住。

于是老木忙起来了。一有点空，他还得去漠鲁陶爷他们那里：这在他成了种习惯。他怪起劲地说着奸细，民众法庭，学生军的步哨。

王任之把眉毛扬得高高地：

“这简直是个政府了！”

过会任之又说：

“不过奸细的方法是多得很的。你们聪明，他们更聪明。

真要注意。”

漠鲁想：他这句话象是应酬应酬的，谁不知道要注意奸细。她瞧任之一眼：他脸子严肃着。她张一张嘴想说什么，可是没开口。她可又过分地想到了任之那句话里有怎样的严重性。

“操得，”陶爷额上打起七八条皱纹。“老木你……你……你……操得！这样的家伙只有揍他一顿，有什么好审判的。”

惠先张大着眼睛瞧老木。她觉得这世界又大了一点儿，而且复杂得多了。别人那种紧张的劲儿不止是一点大人气概，似乎还有点别的。他们有法庭，有侦探，还放步哨哩。她想起那位许姑娘：要是她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也许一天可以把所有的奸细都发觉出来的。她可惜回上海去了。许或者是个英雄，可是英雄是要不得的东西。

第二天是星期日，惠先邀漠鲁去找老木，她想瞧瞧他们那种什么气概。

她们到宿舍里没找着老木。

“到他们校里去，”漠鲁拖着惠先就走。

学校里面到处都是人：有些很匆忙地走着，有些散步似地踱来踱去，那姿势可一点不象散步，象在等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到来。

“怎么不看见老木？”惠先自言自语地说。

老木真没瞧见。可是瞧不瞧见老木没什么鸟关系，她们是打算瞧瞧老木那团人——以前惠先所认做有大人气概的。

那批大人三个五个地谈着。有个把忙得蚂蚁似地，到这个面前说几句什么，又跑到那个面前去。

“或者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惠先试探地一句。

“他们只是怕奸细。”

亭亭漠鲁又说：

“不过学生常常大惊小怪的。”

说了又觉得太瞧人不起是不对的，可是她不愿收回这句话，就又充补似地说一句：

“这种人容易热，又容易冷；一冷下去……他们冷得很快的。每回学生运动都这样。”

“他们不都是靠得住的，是吧。”

“那当然，”那脸上也摆着一副“那当然”的脸嘴。

她们在图书馆门口的草地上停了脚。

“陶太太！”

回头瞧：一顶歪戴着黑帽子。

“诗人！”漠鲁笑着。

“不要这样叫罢，”诗人说。“密司脱儿陶没出来？”

“他有事。我们是出来散散步的。”

“他那本书还没翻完吧。……对我的批评文他写了没有？无论怎厌的天才，不喷是不会出名的，不喷……”他想这个字定得说国语，“不喷……不捧……所以一定要捧！”——这个国语的音象放大炮一样进了出来。

“因此呢。”他舐舐嘴唇往下说。“因此……你看他们成名的都是捧出来的。我们不妨学学，哈哈。我最近做了一首祷告蛮隋那的诗，这诗发表之后，大狗头(Doctor)秦一定又要做文章捧……捧！……大狗头秦以前那篇奖励我的文章你们见过没有？大狗头秦说中国诗坛是他打出来的天下，但是呢，

他没有完成，现在由我来完成了。大狗头秦亲口对我说：我的诗到了中国诗坛的最高峰。大狗头秦又有一天请我吃咖啡的时候对我说：我的诗……”

惠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跑了开去，漠鲁喊她：

“惠先，惠先！”

漠鲁跟诗人点点头，借此走开去。

“陶太太，陶太太，”诗人焦急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你等一等再走罢，我把这首诗念给你听。”

“对不起，我们还有点事。”

“没什么要紧的事吧。我马上就念，只有一得儿长。陶太太，陶太太，不要走，等一等。你那位朋友也可以听听。她是哪一位？”

踌躇了一秒钟，漠鲁给他们介绍。

“这是诗人——”

听了这诗人的名字，王惠先脸上没一丝惊异的样子，象不知道他的名字。

“她不知道我的名字么？”那个弄弄他的黑帽子想着。“哼，她也许不是个读书人，说不定她是乡下来的小才子！”

嘴里说：

“陶太太，我念喽。”

他哇喇哇喇念起来。诗有三十六行：从头一个字起，一直到末了一个字，中间没有可以断句的地方，读起来在半路上不作兴换一口气的。诗人在念诗之前先深深吸一口气，把肺装得满满的，好象预备跳下水去游泳一样。我这里恕没有把那首诗抄下来。（现在这首诗已经登在《巧格力诗刊》上，读者诸

君如高兴看，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那诗刊上的作品是禁止转载的，因此我没抄下。）

他把肺里的气吐完，诗也刚好念完。（据说他写诗的时候就计算好了的，因此肺量太小的人不能念他的诗。）

“我这顶后面几句，是针对现在的中日事件的。你看：

……上帝不是没有眼睛的东西放在
我们这种血的纪载里行走着人之子在
看着我们的愤怒因此一则
我们必定要罚不爱我们的邻人并且二则
又因为他们是天性生成要
杀人的所以我们……”

“好极了，”漠鲁说

“这个也可以说是我抗日救国的意见，”他慢慢地把诗稿折起来放进衣袋。“这里所说的‘我们’，那就只是‘我们’，因为中国民族并不全体都是好的，而我们呢是健全的，可以代表全民族，领导全民族：‘健全的民族要有健全的教育程度，才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法治国’——大狗头秦说过这句话。……基督精神所在，也就是法治国精神所在。……基督精神……我不过是说一党专政是不行的。现在这学生运动真可以。据说×××要下野了，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还有个好消息：据说政府预备召集各党各派来讨论救国办法，大狗头秦也被他们聘请了来。……这是民主政治化……”

漠鲁开始慢慢移动步子，诗人也跟着慢慢移动步子。

“大狗头秦说现在中国……大狗头秦说我……真的，正经话，密司脱儿陶的批评文……请你催他一下，因为……因为……”

因为前面忽然许多人拥了起来，吵了起来，他的“因为”就给打住了。

许多散着的人都往那里跑；人越聚越多。

“奸细！奸细！”

“搜他！”

“不要让他逃了！”

“捆起来！”

“一定是奸细！”

“揍死他！”

漠鲁跟惠先撇下了诗人跑过去。

大家围住了一个所谓奸细，有几个臂膀很粗的象是运动员的人抓住他。这奸细看来大概四十左右。

有个学生在许多人的叫号里静静地述说他发觉的经过。他说这个人跑到号房门口问一个同学：

“学生会的会长在什么地方？”

“学生会的会长？”那同学笑。“他叫什么名字？”

“杨……杨……他可是姓杨？”

旁边一个同学跑了过来：

“你找他有什么事？你是那里的？”

“我是济南中学做事的。我找他有公事……我找他有点事。”

“你可认识他？”

“我认识他的。”

“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我……”

“喂，请你们过来，”那同学叫几个穿黑制服的。

黑制服们问了几句话，可是那人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你到是那里的？”又问。

“我是北平……我是北平的学生……”

“为什么你说是济南的？”

“我……我……”

“抓住他！”

十几只手拖住了他。那男子非常镇静，可是脸子有点发青。这么着就抓住了。他们掏他的衣袋，一层一层，掏到他的里衣，可没搜出一点什么东西。

“各位，我实在是……是……”那人喃喃地说。

一直到那人给拖走，漠鲁跟惠先才走开。

“我看这人没有什么大道理，”漠鲁说。“这家伙也许不过是个小偷。”

他们晚上瞧见老木，老木告诉她们那中年男子给交到民众法庭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人是奸细？”漠鲁问。

“唔，说不定。”

“如果是奸细，那这位奸细真傻透了。”

“你以为呢？”

漠鲁迟疑了一会：

“我没有想到什么。”

“明天总可以晓得一点。看罢。”

明天到了，可是并不能晓得一点。那中年男子老东一句西一句，问不出一二结果。后天也是没问出一二眉目。大后天，大大后天。这么着过了好几天。一方面他们怕有什么人把这人劫出去，就把他一天移一个地方的拘留着。拘留的地方是对外绝对守着秘密的。

星期五晚上，那男子给拘在第二食堂里，却出了点事了。

第二食堂朝东一扇小门，忽然锁响。这里面被拘着的中年男子马上抬起头来瞧：什么瞧不见。他知道这不是要提审，提审总得听见许多脚步响，而且堂堂正正开锁的；这回却鬼鬼祟祟。

再听：并不是开锁，却是扭锁。

这囚人汗毛都竖了起来。

锁响了三四分钟，格喇一声响，似乎锁给扭断了。

门慢慢地给推开，一个脑袋先钻了进来。这脑袋向屋子里探索地瞧了一遍，又向门外瞧瞧，似乎看有人没有。于是把整个身子偷偷地移进来，把门谨谨慎慎关好，就踮着足尖走向那位囚人。

“别怕，我来救你，”那人说，北方口音。

“您是谁？”小声儿问。

“我姓刘。可是那没关系。我是第二批派来的。他们都知道你给逮住了，我们想法子救你。你怎么给逮住的？”

“我问他们……”

于是把经过说了一遍。

“你真太什么，伙计，”那人说。“上面叫你跟谁？”

“俩东北学生。可是我没找着他们。……您想什么法子给我救出来？”

“我先来瞧瞧你。……”

“请您打个电报去，请上面想法子……”

“不行，”那人打断他，“那慢啦。我们想劫你出来，可是这么着事情就闹大了。你准得一面写封信，我给你发航空快。我有纸有铅笔。”

那人掏出纸笔，还掏出一个手电灯。

“待会儿，我瞧瞧有人没有。”

跑到窗前向外张望了一会，那人才放心地回到那囚人身边。他轻轻地脱下长大衣，拿来围住囚人。

“你可以开手电了，这么挡住别人瞧不见有亮。要是有人来，我就那么脚一顿，你得赶快息了灯。”

“唔。”

过了什么一刻钟，那囚人息了灯，拿下围着大衣，低声叫：

“刘先生，刘先生。”

“写好了么？”

“写了。真劳驾。”

刘先生没言语，只把大衣披上，开了手电照着信读了一遍。

“行不行？”

“行。怎么不行。”

开灯的那一会儿，那囚人注意了一下刘先生的面貌。刘先生戴着一顶瓜皮帽，脸子黑黑的，肩膀很阔，身体有点魁梧，一望而知是个北方人，无论外表，言语举止，都有点倚里倚气

的。

刘先生一面慎重地折好信放进衣袋，一面闲谈似地说：

“我们这批一共三个人，他妈的每人只拿到二百块。”

“连不连盘费？”

“不连盘费。”

“操他奶奶，我们连盘费只有二百。”

“别嚷，伙计！回去再跟他算，反正你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

“你们想劫我出来，怎么个劫法？”

“咱们的人都来了，”用一种很沈重的声音答。

“已经来啦？”那囚人一跳。“那马上就得……”

“对啦。别急。咱家瞧瞧，约好了这时候来的。”

刘先生蹑着足跑到门边，用手很快地拉开门，对外面说：

“来！”

七八个人走了进来。

忽然屋子里的电灯全开了。

那囚人眼睛给光刺得张不开。他正诧异怎么开了灯，他可瞧见了那七八个人，他骨头都软了下来。

进来七八个人全是学生！

那囚人瞧瞧那七八个人又瞧瞧刘先生：他想不但自己跑不了，连刘先生都得糟糕。

刘先生掏出那张信：

“证据在这里！”

瞧了那囚人一眼又往下道：

“他的确是奸细，是××那汉奸那儿派来的。他亲口对我

说，连盘费发了两百块钱。……”

那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个欢呼起来，拍拍刘先生的肩：

“哈，老奚，真有你的！”

其余的拍着手。

“哈哈，奸细的奸细，老奚是。”

“老奚真有点技巧！”

这位以前的“刘先生”，现在的老奚，站在那七八个人里面微笑着。

“学了几句京戏到底有点用处，”他说。

“大概侦探小说也有点用处吧，”另一个说。

现在，作者可要插句嘴。这位奸细的奸细站在亮光下面，我们就可看清他的面貌了：他是咱们的熟人。不过咱们不叫他“老奚”，也不叫他“刘先生”而叫他做“老木”的。

六

漠鲁坐在她的办公厅里，想着许多事。她想着那些被抓住的奸细，想到这几天来的北平学生——他们改了名目，叫做示威团了。她想到她们全走了，撇下了王惠先。

“她这么读书有什么用，”漠鲁这么说过，“读书不一定要进学校。并且她的学费来得很困难。”

任之说进学校的意思，无非是给她的自修打点底子，不到一个某种程度是自修不起来的。可是到最近，他们兄妹俩的生活更困难了，下学期的学费就很成了问题。

漠鲁想顶好一起带她到上海去，有机会替她找个职业，否则也给她见见世面。漠鲁是把惠先的担子担在自己肩上，她觉得她比任之还了解惠先。

她又想到自己到上海以后的生活。她也得找个职业：譬如说做个印刷所的校对，或者排字的，再不然象织袜子之类。

“不行，”她又反对自己。

象她这么一个强者，她应当去做男性一点的事：她得去打铁，去铲煤。……

旁边桌上送来一股雪茄烟味。

“多讨厌！”她肚子里说。

那抽雪茄的把雪茄用门牙咬着，嘴唇痉挛地动着。一面跟别人谈哪种牌子的烟好，哪种牌子的又贵又不那个。

“这种贵是贵一点，不过货色是好。吃烟真没有办法，吃烟是不能爱国的；无论如何是外国货好。”

一个近视眼的办事员插了进来：

“象你老兄这样抽法，恐怕花的钱同抽大烟差不多了。”

抽雪茄的“唔”了一声，接着又把这句话的味道加浓：

“算起来比抽大烟还贵一点。”

“干么不就抽大烟？”不知谁问的。

“不方便呀。”

近视眼微笑着，说了句自己认为怪俏皮的话：

“要爱国还是抽大烟的好，这倒是不冒牌的国货。”

想想越觉得自己这句话俏皮，近视眼一个人格格地笑起来。

坐在东北角上的西装朋友对他笑了一笑，于是搓搓手，仿佛有什么事务似地踱了过来。

“还有一桩事是不能爱国的，”西装朋友慢吞吞地说。“你说是什么？是电影。看电影是不能爱国的：究竟是外国的片子好。”

他又转向漠鲁：

“宗先生近来看了什么好片子没有？”

漠鲁微笑：

“国难期间，看电影不自由。学生子闹得凶。”

“我们倒还好，大人物可不能畅畅快快看电影，”抽雪茄的说。他想吐个烟圈子，可是失败了，就吹一口气把不成形的烟

圈子吹散。“我倒以为学生是应当去干涉的。‘他们’太不要脸，这种严重时期，他们还看什么电影，亏他们好意思。‘我们’看看电影倒说得过去，我们反正是……我们是……”

那西装朋友说了个故事：一个什么人在什么戏院看电影，被一批大学生质问，后来中央给了那个人一个警告。中央虽无明令禁止国民党员娱乐，可是也可以看出中央也认为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去娱乐是不当的。不然的话——

“不然中央何以要加以警告呢，”他一字一字咬得很清楚地。说。“然而——”在这里停了一停，瞧瞧大家的脸。

“然而，”他搓搓手往下说，“他们还是看电影。他们把汽车停得远远的，你就无从晓得。而且……并且……不过呢，学生跑到戏院里去捐钱，他们倒不好意思不捐几个。在电影院里募捐倒是个好法子。……”

“学生真厉害，”近视眼很快地截断他。这位近视眼就说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看电影，看见学生向一个胖子募捐，胖子不肯，学生们大骂他一顿，几乎打起来。结果那胖子捐了一块钱。

“应当这样！”抽雪茄的大声说。他脸上涂着愤激，一瞧他那张脸，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本不是他往日的主张，不过现在太愤怒，就不免故意说出偏激的话来。

其余的人似乎有点惊异，都瞧了他一眼。可是马上又没什么了；仿佛说说偏激的话也是应当的。

漠鲁轻轻地摇头：

“不过他们学生越闹越厉害呀。”

“他们请愿都不满了，”近视眼补充着，“他们现在是——”

示威！究竟北大的学生是不同些。”

“怕要大批抓人哩，”接着吐口浓烟。“请愿都要禁止，示威是更不必说。”

停一会他又：

“好象爱国是犯罪的。”

“中国，是学生青年的中国，”西装朋友说了瞧瞧大家。

“其实咧，亡了国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漠鲁说。“亡给日本，那也不过象住在虹口一样。亡给法国，象在法租界一样。大家一样做买卖，住家，没一点关系。”

“而且到了那时候，大家的薪水还不至于打折扣哩。”——这又是那位近视眼的俏皮话，又是他一个人格格地笑。

沉默了一会儿。

抽雪茄的把雪茄放在桌上，让它自己息了火。他挺挺胸，脸子严肃起来。

“在个人方面讲，亡不亡国是毫无关系的，的确毫无关系，的确象宗先生刚才说的譬如住租界。不过心里总不舒服的。东北那些士兵为什么都想打？为什么黑龙江出了一个马占山？这种爱国思想差不多是天生的。宗先生你说对不对？”

西装朋友表示不尽然，他反问：

“然而为什么有这许多卖国贼，这许多汉奸呢？”

那个愣了这么三五秒钟。

“唔，那是……唔，那当然有的。世界上总有个例外，无论什么事。无论哪个优秀的民族，你总不能一言断定它整个民族都是优秀的；当然也有坏的，当然，例外总不免的。譬如现在……”

他把桌上的半截雪茄又点着了，挺挺胸，预备有长篇大论要开始的那副劲儿。

“譬如现在，哪，那批学生，他们何苦来呢？他们老远地跑来要求政府出兵。他们募捐，演讲。他们吃种种的苦。他们有时候还要被抓了去。他们只有越来越厉害，现在竟来示威。他们一点不怕。他们何苦来呢？又如马占山，他在冰天雪地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他为了什么？这都是一点天良，这是他们的天性——爱国的天性。宗先生你说对不对……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用的。我们历代都出了不起的人物，现在也有人物。这些为国为民的都是那点天性。……”

漠鲁已经把眼睛移向窗外，嘴里漫应着。那几位不言语。西装朋友虽然想说点什么，可没说出来。

“总而言之我就要离开此地了，”漠鲁想。她恨着她周围的人，可是她又不能不去敷衍她周围的人。现在她一想到她在这机关里居然干了一年半，她自己都诧异起来：怎么回事，她这一年半怎么挨下去的，她跟眼面前这批家伙打交道打了一年半哩！

她抽出一本矛盾的《虹》来看。可是她老想了开去。她眼睛又对着窗外，她想要是有谁叫她再在这儿呆一年半，她宁可自杀的。这回可得了救：她们马上要离开这儿。于是又内疚地想到惠先，她觉得惠先怪可怜的了。

“非带去不可，”她对自己说。又把《虹》看下去。

那位西装朋友踱到她桌边瞧一眼她的书，不一定要别人回答似地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书？”就跑到抽雪茄的身边去，搓搓手，又谈起时事来。

抽雪茄的又点起烟，擦了十来根火柴才点着。他开始用着有点发脾气的劲儿发着议论，赞美着学生们的勇气和爱国的热忱。

漠鲁眼盯在书上，可是又不看下去；她听着他们。这在她成了习惯：办公厅里一有人发议论，她就非常注意，别人不搭到她身上她是不会参加的。

放坝似的话从喷烟的嘴里喷出来。谈到学生要不到车就睡铁路。谈到上海一个姓游的跟广州一个姓什么的屠杀抗日民众；广州那家伙他们都记不起他的姓来了，西装朋友说仿佛是姓杜，近视眼坚持他姓蔡，雪茄先生硬说两个都不对，可是他说不上他姓什么。可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关系，所要说的是这两个凶手该杀该刚。

“自己不爱国还禁止别人爱国，还枪杀爱国的人，这种家伙没什么好客气的：砍掉他！”

“中国就会亡在这种家伙手里！”西装朋友确信地说。

话锋转到中国亡不亡。大家的意思以为中国不会亡。

“何以呢，”衔着雪茄，说起话来象缺嘴的声音，“中国究竟出了几个人物：如象马占山，你总不能不说他是个我们中国的人物。呃对不对。而第二……第二……第二……”喷的一声从嘴上抽出了雪茄，“第二，美国同日本下不去。美国是同情我们中国的；胡佛是唐绍仪的知己朋友，当然帮中国。现在国联是调停，不过一定调停不好的，一调停不好当然就打。单靠中国是没有办法打的，而且……而且……”

打住了话头拚命抽了几口烟，又怕别人在这时候插进嘴来，他就用左手装着手势表示他还有话说。

可是有人插了嘴，那是西装朋友：

“中国一国打当然打不过的，据他们的统计，日本有……”

“是啊。听我说。……”

摆几下手，浓浓的吐了口烟，往下说了。

“事实上决不会叫中国一国去打的。将来一定是中美联盟。俄国也一定要出来的，现在你只去看报，俄国拚命在那里备战哩。没有一份报不说日俄要有战事。我记得还有个什么报上说，俄国竟向日本挑衅哩。”

坐在远点地方的一位录事先生写着字写着字停了笔，谨慎地问一句：

“美国固然帮中国，但是有一个时候它竟袒护日本的，好象。”

抽雪茄的瞟了那个一眼，似乎说：“这话毫无根据！”

可是近视眼说：

“是有过这样的事的。”

“唔，那是，”他抽口烟，把手里三分长的烟屁股扔到痰盂里，脸上拚命装个满不在乎的样子，“那是……那是……呃，是有过这种事，不过……唔，那也许是美国装装假的；堂而皇之宣言要帮中国，要反对日本，似乎也不十分妥当。这在外交上是常事。总而言之美国是中国惟一的朋友。”

停了好一会，西装朋友慢慢移动着脚步向他自己办公桌走去，这位抽雪茄的又补充他自己话：

“总而言之，美国是中国的朋友，中国现在也只有靠美国。法国是帮日本的。俄国虽然要同日本打，然而中国决不能靠俄国；俄国是个什么国，木家都很明白的，不必说。中国当

然不能同俄国打成一伙。中国只有靠美国。中国亡是不会亡的。”

仿佛这么说了就放了心似的，他又点起一支雪茄，问公役要了几张草纸，拖着轻松的步子出去了。

那位西装朋友对那个的背影笑着，又对大家会意地笑着。等那个走远了，他就抽了口气。

“唉，象他这样的人中国多出几个就好了。可惜他不当国民政府主席，只在我们这冷衙门里当了个科员。”

接着他一个人大笑起来。

“为了国事，他倒很气哩，”近视眼说，瞧瞧漠鲁，似乎问她同不同意这句话。

漠鲁没什么好说的，只用鼻孔应了一声。

西装朋友又摇摇摆摆踱过来，突然把个脸子绷得怪严肃的：

“他只会说。说有什么用！他说学生这样的举动是应该的，他自己为什么不也去干一下。他说马占山，马占山，他为什么不到东北去投军，自己去同日本人干一干。中国人就坏在空说。”

近视眼站起来在他肩上一拍：

“算了罢，一个人不要太认真。你说他是空谈，你现在难道不是空谈。你为什么不去干，不去到东北投军。”

“你说我没有勇气去投军么？……”

“哼。”

“好，我投给你看！我就走。”

“去呀！”

“好，就走。正好平浦路这时候有一班特别快。走了走了。再会，再会。”

“老陈万岁！”近视眼叫。

西装朋友回到自己桌上拿帽子。

“我去了。各位同志，再会！”

大家看他装得象，都笑了起来。有几个叫采：

“好！”

“噢！”

“好一个老陈！”

“你打死了我们一定给你立碑，造烈士祠。”

“我替你领抚恤。”

“我替你养你的太太。”

“放屁，他的太太还是我来养好，老陈托过我的，老陈是不是？”

“哈哈。”

“老陈，你走以前千万把你那淡红领结送给我，做烈士是用不着打领结的。”

西装朋友也笑了，把拿起的帽子往桌一扔：

“嘿，老子还活生生的，你们倒争起遗产来了。不去了！”

又是一阵笑。

“去呀，去呀！”近视眼笑着。“怎么不去了？你是反对空谈的呀，你要去打日本的呀？”

“我们欢送老陈到东北去打日本！”

“去呀，去呀！”

那个整一整他的领带，装着一副脸嘴，不知道他还是在开

玩笑，还是说正经话：

“对不起，辜负你们的好意。国是当然要爱的，日本当然要去打的。然而我还有太太要我养，每个月还要二十块房租要我付，我一打死就糟了糕。我真死不得，不但家里等我的钱用，国民大戏院也少不得我：我是老主顾。不说别的，我要是打死了，明天刘科长那里的饭局我就落了空。人生几何，好好的饭不吃，去吃卫生丸？”

大家又迸出了笑声。

“想不到老陈还是个哲学家。”

“哼，不敢当。不过活到了三十年，做人总会做的。宗先生你说是不是。你说亡了国也不过象住在租界里一样，这句话真不错。现在有马占山，有东北义勇军，有学生，为中国挣了口气，这当然好。如果全中国出不了一个这样的英雄也不要紧，来不得大家就住住日本租界。”

“宗先生那句话是挖苦你的，你晓得不晓得？”近视眼较高声地。“她看明白了你这个人，她挖苦你，宗先生对不对？老陈竟当作知己了，你不晓得她是一句反话，真糟糕。中国出了一个老陈也真……”

忽然一个总务科的书记官闯了进来，近视眼的话就给打住了。近视眼还打算对那位书记官说两句俏皮话，可是“该”书记官（怨我用了一个官场字眼，我以为这“该”字于他很受用的）慌张着脸色，急促着步子，俏皮话挤也挤不出了。

“各位小心！”该书记官用着不自然的尖声说。“学生示威团恐怕要打倒我们这里来……”

突然脚步响！

大家的笑脸早就收得干干净净了的，紧张着听着那尖声的报告，这时候脚步一响，就好象绷紧了橡皮带拍的断了一样，大家一震，都回过脸来瞧门口。

可是请放心，毫没危险。脚步响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响：这是那位抽雪茄的先生从厕所回来。

抽雪茄的先生一瞧见所有紧张的脸，他就化石似地愣在门口了。

于是该书记官又往下说：

“学生示威团打过中央党部，打过外交部，打过……还打过……总之打过许多机关。他们有手榴弹，还有加农炮……”

“有加农炮？！”

“唔，就是白兰地手枪呀。”

“白郎宁哪。”

“好，就是白郎宁，没有关系，反正都是武器。对不住，我是文官，这些外国枪我弄不清楚。……他们打过许多机关，说不定会冲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想暴动——有人密告。……各位大家准备一下，到相当时候就跑出去。现在请大家镇静，不要怕。次长说的叫大家现在不要走，要镇静：公务人员要有牺牲的勇气。……到相当的时候……于必要时……于……到那时候再走。请大家准备一下。……请大家镇静，次长说的，要镇静！……”

有人想问他几句话，可是该书记官说最末了一局的“要镇静”时，他已经走到了门外面。

漠鲁诧异地说：

“手榴弹？”

“说不定会有的。反动分子是无论哪里都要混进去的。”

抽雪茄的轻轻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上，仿佛重点儿就怕学生听见了会冲进来似的，

大家没了主意。有几个跑到别的办公室打听。

“这真岂有此理，”抽雪茄的说。“示威就示你们的威好了，怎么打起机关来；关我们什么事，要冲进来打我们？……他们还有枪炮……”

“听！”有一个叫。

外面喊口号的声音！

抽雪茄的赶紧戴上帽子，提起公事皮包。踌躇了一秒钟又把皮包放下，他怕抢。

近视眼跟许多人从外面进来：

“我们的铁门关起来了。”

“最好不要走，走反而危险：他们看见机关里人就打。”

“怎么办呢，坐在这里等死么！”

“他们打不进来的，铁门早关好了。”

“他究竟有勃郎宁手榴弹没有？”

“屁！有手榴弹那还了得！”

“那么没有危险了？”

“当然。”

大家才放了心。抽雪茄的雪茄早息了火，他把它点着，手指还是颤着的。

漠鲁站了起来：

“我要去看看。还有谁去？”

近视眼说大门关了怕走不出去。可是又说：

“唔，可以出小门。”

他们几个人和漠鲁走了出去。那扇小后门开在一条小胡同里，他们转个弯，望见了前面的大街。他们都把证章取了下来。别科里也有许多同事站在胡同口上瞧热闹着。还站着许多老百姓。还站着两个宪兵：背朝着他们，脸朝着大街。

“嘿，我这里是特别包厢，”那近视眼说了他自己笑了起来。

街上没有学生，他们似乎已经走过去了。军警在各处布得满满的。店家都关了门。

远远的在叫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无抵抗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枪毙汉奸！”

“民众一致武装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渐渐地叫杂了，听不清楚，可是叫得似乎更起劲。街上也哄哄的人声，说什么都听不明白。

突然警笛叫：

“打！打！”又断断续续有人喊。

街上一个人狂奔着叫：

“杀起来了！”

“他们放火！”

一些军官马上叫了些什么，于是一批一批的兵士往洪武街口那边奔。

“学生打报馆！”

漠鲁紧咬着嘴唇，嘴唇象纸样白。街旁的老百姓也都兴奋着，发冷汗的手抓得紧紧的，注意地瞧着兵士们跑：兵手里拿着扁担，麻绳，腰上是刺刀。看热闹的人心跳着，都怕有什么不幸的事要临到他们头上。店老板都哆嗦，他们生怕他们的店给烧掉。

学生跟兵士冲突了起来。

“珍珠桥打起来了！”

漠鲁他们想跑出去看看，可是巷口的兵阻止了他们。

“前面危险。”

“学生并没有枪呀，”不知道谁说。

“我们也不带枪呀。”

“你们的刺刀呢？”那西装朋友几乎是发怒了。

“造孽！”一个老头儿大声说。“他们一个个年纪轻轻，空着手，你们倒用刀子砍！……怪不得只配当一辈子兵，造了这许多孽！天是有眼睛的！”

一个兵横了他一眼：

“再说说看！”

另一个兵把眉毛皱着：

“你们都怪我们！他妈的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跟老百姓无仇无怨，我们也知道他们是要打倒洋人。上面有命令呀，怪不得我们么！”

那第一个兵脸子和气了些，重重吐口唾沫：

“操你奶奶，你怪我们！当兵的不是人么。”

“你们不好不吃这分粮的么？”那老头说。

“哼，好说！要象你那么有饭吃，俺们还当什么兵，吃什么粮！”

“我没饭吃。我是说说玩的，”那个自言自语地。

“得啦，那还说什么。”

“少杀几个老百姓也行呀。大家齐齐心，上面叫你们杀，你们不去杀，不就好了？”

“哼，这么着可好了。”

前面珍珠桥叫着，打着。扁担，刺刀，雨似地落到人的肉上。给扁担“拍”的打了一下的，就摔倒了晕过去，那些拿扁担跟刺刀的人们马上拿麻绳捆起他来。

“啊！”

一个学生给打到河里去了。

“掉下水了！”有人叫。

水并不很深。下水的想爬上来，上面一扁担，拍！又下了水，许久不见他起来。

那些兵士象在开玩笑，可是他们的“上头”并不在开玩笑：只要你不大起劲，“上头”就一鞭打到你身上。

“不要放走一个！”上头叫。

可是有许多学生已经冲出来到了大街上。

“绳子啊，绳子啊！绑啊！”

空着手的人想冲出去，可是到处都给围住了。许多人脸上膀子上是血，有几个倒了下去。

“同学们别怕！冲上去！抢下他们的刺刀扁担！”

兵士有点胆小的样子。一位军官拔出他的手枪打算开枪，可是马上又记起了命令：无论如何不许开枪。用刺刀戳当然

可以，因为刺刀是没有声音的，他就叫：

“别放走他！你们的刺刀！”

一刺刀戳进那个叫大家冲上去的那人胸上，喊了一声倒下去。

学生们支持不住，冲不出的一个个躺到地上去。地上一个个的躺着。……

冲出了的学生往北跑。

漠鲁他们很快地由小胡同弯到北面，弯到成贤街。

中大第二宿舍门口有许多人。

“漠鲁！”

“啊，老木！”她颤着声音。“珍珠桥那里杀起来了！”

“什么？”

“你们还不知道？”

“我们还一样上课。”

对，中大学生没有参加，他们上着课的：他们一个个正回宿舍，挟着一卷讲义。

街上巡梭着三四辆大卡车，装些兵，竖一面大旗：

“戒严”

军警们追着往北冲去的示威学生。有几个学生溜到老百姓家里去，那些老百姓把学生藏到床背后，拿自己的衣给他们穿，他们有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三四天，等那风潮平定之后才跑出来的。有几个学生一直往北跑。

一个中大学生叫起来：

“我们不能旁观！我们不准他们乱抓人！”

“拖住那个丘八！”

中大学生们一起挤到街中间，挡住那些军警。

“走开！”

“妈妈的！”

扁担举了起来，拳头也举了起来。

“连他们也抓！”

“敢抓！”

“打！”

军警用扁担向前面扫，一面想拿绳子去捆几个人。

老木对一个学生叫：

“我们得赶快把全体同学召集起来！”

那个仿佛没听见，只说：

“今天晚上要开紧急会议。”

“操得，还等今天晚上！”老木说了就跑，一口气奔到学校，把大钟拚命地拉起来。

钟声紧张地波动开去：铛铛！铛铛！铛铛！

拉了什么五六分钟，聚来了上百个人。远远地那位歪戴黑帽子的诗人也跑来了。

“成贤街打起来了！……抓人，他们……”老木对他们喊着，满脸的汗，手拉得更快。

大家都愤激起来。

“你累了，我来拉！”

“不。你还是到第一宿舍去喊他们来！”

“我也到第三宿舍去喊他们来，”诗人说了就跑开去。

钟声急促地响了三刻钟，那两个喊人的带了五六个人来。

“都不晓得哪块去了。”

在这里聚集的不过三十来个人。

“不成功，”老木喘着气。“事前太没有准备。……这样无组织哪行！”

来的人听说成贤街出了乱子，都往那边跑。

老木丢了钟，吐了几口白沫，骂着，揩着汗，向校外走去。

街上在拚命抓人。给抓住的用麻绳绑着，五六个一串，七八个一串。

“你们凭什么抓人！”一个穿中山装的路人对军警们叫着。

军警们不睬他。

“我不许你们抓！”那人嗓子都叫嘶了。他上去拖住那些军警。“我来担保，我担保他们无罪，我是中央党部的。……”

“我们奉了命令。”

“放了他！有命令凭我！”那人激动得脸子发青。“我把证章押给你们都可以！”

可是有几个军官把他拖开去。

“不行！凭人道，凭法律，你们不能乱抓无罪的人！……太岂有此理！……我用生命担保……”

带强迫带劝地把他拖走了。

学生给抓了许多。

晚上，军警围着中大放步哨。中大门口来了许多大卡车，他们把非中大的学生都围到足球场里，预备把他们装上卡车送上火车站，押他们回去。

男女学生站成一团，四面围着武装兵士。军官们在给他们分队：北平来的归成一起，济南的又另站在一起，安徽的，上海的……

有个男学生要走开去，给兵拦住了。

“不许走开！”

“我去小便。”

“不许！”

“尿总要撒的呀。”

“上面有命令：不许！”

“那怎么办呢？”

总之是“不许”，他只好再站着。过了一刻钟，他实在熬不住。他第二次尝试。

“不许。”

“对不起做做好事，我实在太难受了。我决不会逃，再不能你跟我去，好不好。”

“我们不能离岗位。”

“怎么办呢，我真难受极了。我赌个咒好不好，我决不会使你下不去的。……”

“我知道。可是上面有命令。”

“真要命！”叹口气。

那兵瞧他一眼，和气地说：

“没办法，撒在身上得啦。”

只有这个办法。于是……

这晚有七分之一的人是这样解决那件事的。

第二天，外路来的学生一个都没有了。街上还戒严着，可

是很太平。许多人都放了心：不至于再耽心有人放火，有人暴动，可以象以前一样安安静静过下去了。

一切都象以前一样，只是中大里停放了一具棺材：那天的一个牺牲者。有几个学生臂上带着黑纱，纪念这位杨烈士。

一切都象以前一样，只是有好些个人没看见了。

老木不再谈这些事，他准备着一切，跟漠鲁陶爷他们约定动身到上海去的日子。漠鲁向她那衙门告过了“长假”，她的同事还以为她是怕日本人打仗而往上海逃的哩；因为有许多同事都为着这个把家眷送走了的，那抽雪茄的就是一个。那抽雪茄的怕别人笑他，他就老加重语气对人说，小声道：

“一定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抽调了许许多多。日本的飞机准备轰炸南京。”

七

王任之拿着一封电报去找惠先。电报上除了地名人名只有四个字：

“母病，速归。”

他极力想镇静自己，想这是很平常的一回事，可是老感到不安。他要不要回去是马上就得决定的事。这几天跟漠鲁他们谈了的结果，决计把惠先带到上海去，他任之要是一准回家去一趟，他可以和他们同到上海。他想起他在家里的太太：他打算把太太送到她母家去住，他自己就可以自由：可以干他所要干的事。

“惠先，我一定同你们一起到上海去。”

她瞧了电报，伤心地哭了起来。

任之叹口气，静静地瞧着她。过了好一会儿他不大流利地说：

“一到上海我就……我也许……在上海至多耽搁一天。……把三嫂安顿安顿，我再到上海来那个，来……来……”

惠先揩着眼泪。

她哥哥一直没坐下来过，他匆忙地说他马上得去找陶爷。

“惠先你应当想点远的事，大的事。……”

他瞧着她。

“吃过晚饭你到陶爷家里去。”

不等回答就走了。

他的话不错：她得想远的事，大的事，她已经准备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她得想到世界大多数的人。多少人在被践踏，被屠杀那么死去，她干么没有哭？

母亲那张多皱纹的脸可老在闪着。她把她在家里的事都想了起来，什么小事都没漏走。她泪水又沁了出来。

“也许她不至于死，”她想。

在见到陶爷他们之后，她有点害羞：她哭过的脸！

他们谈着这次的学生运动，老木说这次欠缺一个健全的组织。他们谈到国际间的情势，谈到他们到上海以后的生活。他们批评螺蛳钉跟老龙。

惠先感到自己赶不上他们。可是她究竟在赶着，她跟他们到上海去：她得吃自己的饭，一面还去多懂得点东西。螺蛳钉最近一封信这么说：

“胆大点到上海来，进生活的学校比进教科书的学校有用多了：你们的龙老师在这儿学得了许多东西。……书本子不能拖你走快，生活可足够的。……”

她老想着：

“到上海以后会有怎样一种生活呢？”

那是光明的，快活的，可是很模糊——她想象不起来。临去的前一晚她兴奋得睡不着觉：她是快活的。可是有时候忽触动一下什么感觉，仿佛去失了一件东西似的感觉——说得夸大一点，或者竟是什么人生的缺陷之类。不过她到底自己

也不明白这种别扭的感觉是由于哪一桩事，一直到在火车上，她一面跟大家谈笑着，一面还隐隐觉得她自己心底里的一面有一片阴影。

他们五个人算陶爷兴致顶好，大声说着话，老拿手重重地打老木的肩膀。大家似乎都没感到坐夜车的辛苦。

“操得，我惟一的缺陷是那些吐膈孽夫的小说没找到冤大头做买主，这么笨的十几本书还得带到上海去，操得！……你们说我昨天那封信他们收到没有？”

“当然收到了，”任之答，打个呵欠。

“不过也说不定，”漠鲁也打呵欠。

车厢上的人一个个都轮流打着呵欠。

陶爷拍一下老木的肩，严肃地说：

“我提议螺蛳钉老龙他们会到车站上来接。”

“‘提议’！”大家笑起来。

“操得，不过一个误笔，笑什么。”

老木掏出表来瞧了一下：

“大概快要到镇江了。……一九三一年还剩下一刻钟。”

大家才记起今天是除夕，明天就是一九三二年的第一天了。

“十一点四十五分了么？”

“我们好好地把这一九三一年欢迎走罢，”陶爷。

这“欢迎”两字又逗得别人笑他。

惠先想：一九三二年的开始也就是她新生活的开始：这是个好预兆。

“妈的巴子，老子要撒尿了，”漠鲁离开座位。

任之尽打着呵欠。老木瞧着他的表：

“一九三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漠鲁回到位子上时候已经十二点二分。

“操得，一九三一年给漠鲁一泡尿撒走了，”老木说。

各人都想一想两分钟以前自己正做着什么。惠先记得一九三一年过去的时候她正在打呵欠：怎么，一九三一年是她一个呵欠打跑的。她忽然脸红了起来。

陶爷老滴溜着螺蛳钉跟老龙会不会来车站接他们。

“他们如果接到信总会来的吧。”

“螺蛳钉说不定不会来。”漠鲁说。“他很懒的，大冷天他还睡不醒。”

她的话说对了：车子到上海，来接他们的只有老龙那一对粗大的臂膀。

老龙是个强壮的家伙，看来满身是劲。

“哈！喂！嗨！你们！喂！”

一共有五个人，老龙不好叫谁，率性一个名字也不喊了。

“螺蛳钉干么不来，操得？”

“不知道呀。”

“岂有此理，去找他！”

过了磅的行李暂时不去取，先去找了螺蛳钉。

螺蛳钉在床上。

“啊，你们真的今天到！”螺蛳钉一跳爬起来。“我梦见到北站去接你们，我就以为是真的在接你们了，因此还在床上。”

螺蛳钉是个怪家伙：说出一句话来往往叫你摸不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正经话。有时候他太不严肃，有时候太严

肃。有时候非常随便，有时候固执得使人发怒。

惠先以前跟螺蛳钉没谈过什么，听见他跟朋友谈的，好象没一句正经话。以后他到上海，照任之的嘱咐写信给她，她觉得他信上的话句句是可信的。现在再见了面，可又觉得他的话不是可信的了。

“老木，”螺蛳钉说，“上次总商会的联合大公演可惜你不在此地，真紧张极了；一演到顶点，观众都叫起口号来。这是些咱们看得懂的戏；这些戏里面并没有所谓‘约翰的头’那些东西的。……你们没吃东西吧？我昨天敲了一毛二分钱竹杠，我请你们上广东茶店吃‘大该包’去。”

老龙说公演的那天他跟一个工友同去，戏词有许多地方那工友不懂。接着他又谈到他那位在故乡教着书的珂——他的太太。

他们每个人都抢着谈。他们围着桌子坐，大口地喝着茶，吃着点心，这种劲儿跟这家茶店很不相称，伙计们拿开水来的时候都惊异着。到南京去过的许姑娘也参加在里面：她是老龙去邀来的。

惠先老瞧着许姑娘；她觉得许姑娘样子不同了一点，可是说不上哪一点变了样子。忽然她又觉得不但许姑娘变了样子，就是漠鲁他们也那个了起来。上海这地方真怪呀；你一到上海就得改变了。

于是他们又谈到一位司徒姑娘，惠先以前只听过有这么一个人，可没见过。许姑娘和老龙都说司徒姑娘现在“很好”。

“你们见着她要不认识了，”许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的？”

“今年春天，”老木答。

“操得，现在要说是去年了。”

“她进步真快，”老龙庄严地。“简直是两个人。”

晚上他们分配好暂时的住处。第二天他们找了一天房子，任之跟他们走了一个上午，下午他动身到杭州去了。第三天还是找房子。至于第四天呢……

这不大对。说故事是说故事，不是写流水账，我不给他们代记日记了。而且找房子是怪麻烦的事，不该叫读者和诸君陪着他们去找。我现在得跳过这一节，只告诉你们一句话就行：他们在第四天找到了房子。陶爷高兴地说：

“操得，又便宜，又宽敞，空气又好，光线又好，交通也交关便利来西，触那娘！”

那房东太太是本地人，听了陶爷这几句上海话，她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她不懂。

八

他们在新租的屋子里已经住了十天。

陶爷参加了文字工作。他很忙，可是有点不高兴。

“做这些事多不伟大！”他想。

他以前想象他的新生活该是热烈、呐喊的日子。在上海的大众都懂得现在理论书上的那些术语，一个海工也得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通过了一定的技巧的，老王，这是意味着我们将要有……”

诸如此类。

此外呢，他们走着，大众跟在后面，唱着进行曲，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壁垒直冲。还有呢，有，多的是！总而言之他以为是非常起劲的日子，象小说里写的差不多。

可是现在差得远。

“多琐碎，多平凡，”他说。“操得！”

现在他得去教几个铁厂里的工人读书，明天就要开始了。他写些浅近的小文章，句子要非常粗俗，一点不西洋化，也不许放进什么“意味着”这类东西的。他常受伙计们的指摘；他以为他看得很对的，可常常给人说他错误了；今天就有一篇说东

北义勇军的文章被指出了错处要修改。

陶爷额上打起皱纹，埋着头把文章改好，就又动手一篇纪念三 L 日的短文。

他以前想所有的伙计们一定都是个个象只英雄，个个都伟大，可是他现在觉得他们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大家都窄着忙着，象些蚂蚁，生下地就专只为了工作似的。他们没说过半句漂亮点的话。

新生活给他的不安，他只有时候在肚子里埋怨一下：大半的日子他可都紧张地忙着，没工夫在想到这些事。

“操得，这不安是不习惯之故，习惯下来就好了。”

在跟螺蛳钉老龙他们谈了之后，他又想这种不安定得努力克服了它。

老木呢，暂时在干些戏剧上面的事：他得到浦东青衣剧团里去教他们演戏。

“这种剧本还是不行的，”他说。“他们还是不十分懂。话剧似乎还引不起他们的兴味。不过比以前的剧本当然是那个得多了：操得，以前的剧本简直是……”

漠鲁跟惠先闲着。漠鲁想到什么铁工厂里找个工作，可是老龙告诉她重工业里是没有女性的。她仿佛觉得受了种侮辱。许姑娘说她这是种英雄倾向。最近漠鲁在等着一个当店员的机会。

惠先自己认为学织袜子于她最适宜，许姑娘给她找到了一个地方，下个月一号就可以开始学。惠先快活得骄傲起来。袜子可以拿到家里来织；她得半天织袜子，半天读书，再不然帮他们做点事。她觉得她的世界更大了，将来的那一个好世

界的影子也没那么模糊，而是个轮廓很清楚，有了内容的活的东西。她觉她小时候虽然裹过一下子脚，可是努力起来不见得比别人走得慢的。

一切东西在她前面都活泼光明了起来。照照镜子，她认为自己也象别人样改变了一点样子。她老以为她已经在这世界独立了起来：她从前依赖母亲，以后依赖三哥，现在——她一个人。

可是漠鲁不那么想。任之走了之后，她把惠先的担子全担在自己肩上；她的照应惠先比任之的照应惠先还适宜一点。她时时象母鸡的保护小鸡一样。有时候见到许姑娘对惠先的关切，她就不大高兴似地：

“好象这么大一个人，一个人还照应不了哩。”

许姑娘也以为她自己来照应惠先比漠鲁好，她说：

“惠先不能再受你的所谓英雄教育了。”

“妈的巴子！”

于是漠鲁批评许姑娘，说她惟一的缺点是个性强。

“你从前在学校里就是一个性格顶强的家伙。”

这话她听过不止一次：每次别人说她个性强，她就笑笑，不否认，也不承认。

有时候惠先觉得无聊，可是想到下个月就可以学织袜子，她又活泼了起来。这个月还有一二十天，每天坐在家里看看书，跟漠鲁散散步，有时候凑巧陶爷跟老木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全体出发去找找朋友，象螺螄钉，老龙，司徒姑娘，许姑娘那些。

第二天是十一，他们下午又全体出发去找老龙。老龙住

在一位梁先生家里。梁先生是个五十上下的人，租了三楼的一幢房子，把住不了的房间都拿来招待一些年轻的穷朋友。那位司徒姑娘也住在他家里。

他们到的时候，梁家已坐着一大堆人在谈天；许跟螺蛳钉也在座。此外还有个也是二十来岁，穿件脏棉布袍，脸上很黑的一位先生；惠先第一次看见，据介绍是仲诺——名字似乎听说过几次的。

“操得，螺蛳钉你们怎么也来了。”

主人梁先生谈着湖南的一些军队的事。他老在谈话里露出些感慨的意思：他老了，身体也不行，不然他可以把家眷安顿到家乡去，来干点他想干的事。现在他只能在物质上帮助一点，譬如替在难中的革命者捐点钱，替日本工厂罢工的工人捐点钱。

那位仲诺谈着昨天的追悼会，追悼在南京死了的杨烈士。

“秩序好极了，”他哑着嗓子说。“出了会场，抬着棺材游行，喊口号。嘿，什么口号都叫了。真痛快，他妈的拚命地喊，喉咙喊得哑成这样子。他妈的所有的积愤都喊了出来。……”

司徒姑娘大笑起来：

“为什么有这许多积愤？”

“想必是天气太干燥了，”螺蛳钉说。

“操得，昨天他灌了肠，全出来了。”

“他妈的，老子说正经话，你们倒……老木我这衣裳好不好？我可以演剧吧，化装得不坏哩。”

“那陈大悲少了一笔生意了。”

停会仲诺又起劲地说了下去：后来把棺材放到什么园，又

游行，叫口号。

“有个三道头抓一个人，大家一冲，抢出来了。……”

“三道头？”惠先问。她以前听许说过一个“三道头”她当时忘记了问她。

“是啊三道头，这名字的来历我可不明白。”

于是他又往下说，一直说到群众被巡捕用水冲散。

惠先脸上发了光，瞧瞧许姑娘和漠鲁，示意地微笑着。她想。

“我假如在场那多好！”

司徒也说她可惜昨天有了别的事没在场。

仲诺报复一句：

“你如在场也可以把积愤都拉出来。”

“不好笑不好笑。”

陶爷瞧着她，在肚子里说：

“她进步得真快。”

她以前爱修饰，爱讲点趣味，无论对什么人说话都很矜持，象个所谓老于世故的人。现在她穿着蓝布棉袍，老布棉鞋，脸也比以前黑。她说她到她们的读书班里不能戴眼镜，这使她非常吃苦，她眼睛是近得可以的。她现在说起话来象大刀阔斧，有时候带句把“他妈的。”

陶爷在没跟漠鲁同居以前向司徒表示过他爱她。那时候他不见得懂得她，也不懂得自己。他于是想，他自己进步可也不算慢。

螺蛳钉有时候沉默得叫人难受，这里他老不言语，常瞧瞧许姑娘，似乎在滴溜着些什么事。

“请下楼吃饭，”梁太太走了进来。

只许跟螺蛳钉留在楼上：他们吃过饭了的。

螺蛳钉伸个懒腰，坐到许的旁边，开始长篇大论地说起话来。

饭后漠鲁第一个先上楼。她刚要进房，可是在房门口站住了，她微笑着听着。

“别演戏了罢，”许的声音。“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个？”

“这是种历史的必然，”这是螺蛳钉。

“你现在提出来不是时候。”

“那你对那个不那个？”

“所谓那个我一点没想起。”

“哈，我知道了。因为我丑，是不是？”

“笑话。”

“那我可放了心：别的缺点好克服，脸子丑是克服不了的。”

“好了，不要尽说这些话了。”

“那么叫我怎么办呢？”

“把我当作同性的看。”

“好罢，那咱们就同性爱。……咱们同性到什么时候？”

许笑了起来。……

漠鲁一把推开门：

“对不起，妈巴子老子可要进来了，门外冷得慌。”

“忘八，”螺蛳钉说。“你还那么有兴致，别人在闹悲剧哩。”

回去的时候漠鲁对老木他们说：

“真怪。我总以为螺蛳钉对女人是神经麻木的哩。”

“唔，”老木沉重地。“他似乎很冷酷，人真是多方面的；真想不到螺蛳钉有这么一手。”

陶爷额上打起皱纹：

“螺蛳钉要失败的。”

“为什么？”

“我觉得他那种姿势是不适于这种事的。恋爱应当要有恋爱的姿势。那姿势呢……”

他把两手举了起来。

“那姿势呢……”

“那姿势就是伸开了两手，”老木说。

“操得！别人正是严肃的时候，你倒来……”

“漠鲁，陶爷那时向你进攻是不是这样一个姿势？”

突然陶爷大笑。

“为什么笑？”

“我想起……我想起……当时老木也打算向你进攻的，他……我却赶先追上了……”

“操得，”老木也笑，瞧了漠鲁一眼。

漠鲁叫道：

“妈的巴子不准说了。”

惠先低声说：

“漠鲁害羞哩。”

九

十七是星期日。一早，漠鲁他们坐电车到西门。可是电车在小东门就停住了。

“西门勿去哉。”卖票员说。

“啥路道？”

“前面有鄂商子。”

大家下了车。惠先低声问漠鲁“鄂商子”是什么。

“学生子，”答。“你听话的本事真太不行。”

他们向南走。许多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手里拿着旗子，一卷卷的传单。

惠先兴奋起来，脚步跨得快了些。可是漠鲁三两步一跨，赶到了她前面。陶爷鼻子里哼着进行曲，把自己的步子走得象队伍的一样快慢。老木脸发红，不知不觉地两手抓着拳。他们瞧瞧那些队伍，那些队伍的人也瞧瞧他们。走着走着，他们四个人的步子跟那些队伍的步子都一致了。

“一，二！一二！”老木数着。

惠先回头瞧了他一眼。她生怕自己步子短了会落后，就拼命跨着大步。

到公共体育场门口，人更多了，流水似地往门里走。

门口站着许多军警。门上挂一条大白布：

“市民抗日联合会”

陶爷他们走了进去。

团体已经到了很多。大小旗子飘着。传单在到处散着。

“传单现在不要散，游行的时候再散！”

有些传单在空中飞着。

“传单不要乱散呀！”

所有的熟人差不多全到了。老龙很高兴，老拿着帽在手里扬着。司徒戴了眼镜，眼睛显得有了神，看来似乎脸上发光。

“螺螄钉同许姑娘呢？”

“他们有他们的队伍，”司徒说，“他们有同行公会。”

他们找着旗子，果然许和螺螄钉站在一面旗子后面。

“喂，不要乱散传单！”又有人叫。

一些小纸条在空中飞，落到地上，落到人头上手上。这许多纸条都印着同样的字：

“打倒×××”

于是有人叫起来：

“反动传单！”

“哪里来的！”

“谁发的？”

“大家注意！”

“查出来打死他们！”

会场里所有的头都动了起来。

“是这两个人散的！”

“打！打！”

几百只手把那几个人抓住了。

“打死这些反动的家伙！”

旗子暴怒地挥动着，人们都往主席台北边拥，几百几千的拳头对着一处打。

“还有一个也是他们一道的！”

“打啊！打啊！”

“触那娘，逃脱一个了！”

过一会老龙带跑带跳地跑了过来：

“嘿，真痛快，我也打了一拳。”

“打死没有？”惠先问。

“没有。”

老龙于是说那反动的家伙一共只有三个：那一大捆传单是他们三个带来的。这么一打，一个先逃走，两个打得差不多，给巡捕抬到医院去了。

“这种大会要给珂看见，一定会给她力量的，”老龙又说起他的珂。

“打倒×××！”

“×××万岁！”

“枪毙反动的忘八蛋！”

主席台右边烧起熊熊的火来：烧的是大捆反动传单。

“烧得好！”

“可惜没有打死！”

两个满脸黑灰的童工跳起来叫：

“打倒触老的走狗!”

“打倒触老帝国主义!”

“好小子!”一个北方口音的叫。

一个二十上下的女工向那两个孩子;

“你们是×××厂的?”

“唔。”

“那是触老开的。”

“触老开的。”

又跳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的触老!”

他们手里有两卷传单,就拿来散。

可是那女工把传单还给他们。

“我们是用不着发的:要发就要发把外面人。”

他们把它又卷到一起,又叫着。

“拥护……”

可给别的口号拖住了:

“民众武装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许多人跟着叫。一个穿蓝衫的有眼病的人在大家叫了之后他再喊了一句,带江北口音,声音比什么人的都洪亮,全场

都听见了。大家拍起手来。

前面有个人叫：

“打倒□□□！”

“什么！？”

这有眼病的一把拖住他。

“什么，你说‘打倒×××’？”预备打的样子。

“没有哇。我说的是‘打倒□□□’。”

“那么×××呢？”

“万岁！”

“好兄弟！”拍拍那人的肩。

听到的都拍起手来。叫：

“×××万岁！！！”

惠先兴奋得血管都要破了。她瞧着那个有眼病的人，她觉得他非常伟大。

有个人跑过来一把抓住老龙：

“嘿，我当你们没来哩。”——是仲诺，嗓子没上星期哑了。

“你站在哪里呀？”

“那边。……先有三个反动分子你们看见没有？嘿，打得真痛快。他妈妈的，通！”

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对螺螄钉说：

“来了两个日本领事馆的侦探。”

“在哪里？”

“不晓得跑到那里去了。上星期的追悼会，有两个日本学生演讲的，这两个侦探当然也是看看有不有日本人。这两个侦探我认识的。”

主席台上的人拿着号筒向台下说起话来。

开会了。

一条条的议案向台下报告。

“通过！”

“通过！”

旗子飞舞着。口号又雷响似地叫起来。

“××救国会的提案……”主席台上说。

“不接受！不接受！”

“这是反动分子的会！”

“打倒它！”

主席台上就搁下了这个议案，提出别的来。

演讲的时候，台上喊口号喊得更洪亮了。那些演讲的只三五分钟里讲完他的话——可是这“话”字有语病，不如说是“口号”。似乎因太愤激了，预备着的话会忘了的，等走下台之后他才想起有许多该说的没说到。有人也许预备一些比较深奥的弯曲的句子，可是现在全用不着。演讲的一个个轮流着：许多工会代表，学生代表，文化团体代表。他们每个代

表的话都差不多的，都是大家心里有了的一些话。可是台下的听者一点不感到单调，同样的一番话，再重复一遍，象就又有它的新意义：这样的话，即使再复说几千遍几万遍还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叫人兴奋的。

每个代表一讲完，台下的人就狂叫起口号来。这些人里面也有教授，有所谓名人，有些什么“家”之类，现在他们可全象小孩子。他们脸红着，手里拿着传单。别人喊他们也喊。往日站在大学讲台上对学生们板着脸，现在都蹦蹦跳跳的了。

“现在，高丽的代表……”——主席台上的介绍。

“高丽同志万岁！”

“弱小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些演讲的代表们还没轮完，主席台忽然又对下面报告：

“各位同胞！现在有个紧急报告，所以演讲只好停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两个同胞进来，被警察抓去了。……现在我们讨论办法。……”

“同市政府交涉，要它释放！”

“到市政府去！”

“到市政府去！”

“有人提议我们到市政府去，各位同胞赞成不赞成？……”

“赞成！”

“赞成！”

“通过！”

“到市政府去！”

上万的头动了起来。上万的旗摇了起来。

“各人站到自已团体旗子下面！”

“站到自已的队伍里！”

哨子到处吹了起来。

一队队的人出了会场。

门口的兵警们向群众笑着，接着别人发给他们的传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女工们唱着进行曲，按着脚步，高声地匀出那很强的旋律。于是前后的队伍都和着。歌声一完，口号就接着轰了出来。

路旁的老百姓瞧着叫好，拍手。

“同胞，参加！”

有几个跑进了队伍。

“参加呀！”

“一道去呀！”

队伍沿河走着。河以北是“法兰西”，桥口上加岗地站着巡捕和三道头，铁门紧紧地关着，断绝来往。群众高叫着“打倒帝国主义”。

对河站着的许多中国老百姓，都望着这边拍手。

这边也狂热地拍手：

“过来呀！过来呀！”

突然前面队伍停住了。许多人散到了路旁边去。

“怎么停住了？”

“前面拦住了么？”

“冲上去!”

“冲!”

“大家冲上去!”

一个纠察跑了过来:

“没有什么。是有许多人撒尿。……”

的确不错:那些散到路旁边的都在小便,因此队伍无形停了步子。

“好了好了,走!”

路上的警察们向群众笑。

有几个对警察喊:

“过来呀,参加游行呀!”

“参加呀!”

“一道去,喂!”

“对不起,”那些警察说。“我们离不开岗位。我们下了班再……”

给他们一些传单,又赶上队伍。

队伍走过市政府的后门。

市政府墙头有兵士戒备着。大家叫:

“士兵同志!

把枪口掉向帝国主义!!!”

“把枪头子掉过去——对着东洋帝国主义!”

传单沙啦沙啦飞过了墙。兵士接着传单,向大家点点头,就静静地去读。

女工们唱着：

“农工兵，联合起来向前去！……”

市政府大门关着。墙头上也站着兵。

队伍散在大门口的广场上。

“要市政府把人放出来！”

“同市政府交涉！”

许多人站在市政府门口，跟那些戒备着的军官谈。

军官先说了抱歉的话：关门是不得已，为的怕有捣乱分子混在里面，不得不防。现在要交涉，大家都进去是办不到的，只好请大家派几个代表。

广场里一个穿蓝布衣的大块头，手里一面旗子：“总指挥”。他把旗挥着，叫大家站好。

“站好站好！我们讨论办法！”

靠南的土堆成了主席台，有个人拿号筒向大家叫，赶快进行讨论。

每个团体里派了两个代表，排着队到市政府里去。

群众四个一排，站成一个圆形，走着唱着歌。

沿广场东边的路上，由南来了许多摩托，载着警察。

“巡捕同胞！向帝国主义冲啊！”

警察们用散兵线的形势站在群众的四面。有几个跟警察说话，给长官阻住了：

“对不起，请别跟他们说话；怕误了他们的事。”

那拿“总指挥”旗子的叫：

“大家不再走开；没有大会的议决，我们死也不要走开。”

“不走开！”

“死也在这里！”

大家还沿着广场，排成个圈形地走着，斩齐的步子。手牵着手。叫着。唱着。

“殖民地民众呀
一致起来！”

“民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总指挥的旗子摇着：

“不要叫了：前面代表在那里说话，听不清楚。”

惠先夹在许和漠鲁中间。她觉得她飞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样的市民大会，”她说。

过会又：

“我今天好象懂得了许多东西。”

“你吃力不吃力。”

“我没有工夫去想到有没有吃力。”

走在漠鲁旁边的仲诺说：

“今天惠先进了生活学校的预科了。”

惠先向他笑一下：

“这比看书有用得多哩。”

“今天我嗓子又叫哑了。”

“又把积什么的叫出来了吧。”许说。

“妈妈的！”

惠先想起许有那么好一副唱歌的嗓子，她抽口气：

“我不会唱歌。以前我没有想到过唱歌哩。”

“操得，”陶爷在后面一排跟螺蛳钉说着话。“吐膈孽夫懂得这种情绪么？……喂，老龙，那些吐膈孽夫小说给刘教授借去了，你去怂恿他买罢，操得！”

老龙想：这时候他的珂要是在这里可多好，她定得兴奋得叫起来的。

陶爷想叫几句，想唱几句，可是有人说过请大家别叫。他有满肚子东西想发泄，于是跟这个跟那个说了起来：

“司徒姑娘！”

“唔？”

“你……操得，没什么！……仲诺，你的积愤，操得！……老木你可把今天的事写个剧本呀。……”

老木正要回答，陶爷又扯到别的事上去了：

“螺蛳钉，我以前错误了；操得，我做了英雄的梦——你常常骂我的。……以前我总以为我自己常是不错的。我总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事写的文章太无聊，太平凡——操得，平凡的反面是什么？是伟大呀。真是糟透了，操得，竟去想什么伟大不伟大！……现在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我现在做的事一点不无聊——有聊极了，而且还是……而且是……”

“为啥代表还不出来呀？”许多人叫。

“等了许久许久了。”

老木掏出表来看：两点差五分。他们才觉到他们没吃东西，肚子有点饿。

又等了许久，代表们出来了。

“捕去的人解到法院去了。”

被捕的人没在这里。于是又开始讨论：组织了一个营救

的委员会。

队伍离了这里，游行。

走着走着忽然有一面耀眼的旗子。

大家狂喊：

“万岁!!!”

接着唱歌。

惠先紧抓住许和漠鲁的手，孩子似地叫：

“哈！”

她几乎把她们俩拥抱起来了。

过会儿有许多这样的旗子。路旁的人轰出掌声，叫“万岁”。

“可惜通不过租界，不然到虹口去那多好！”

“帝国主义触老要发抖哩。”

到了要散会的时候，大家把手里的旗子沿路插着。

“嘿，好家伙！”

“嘿，简直换了个世界！”

惠先他们一回家，脚痛得抬不起了。

“真疲倦！”

他们疲倦得想睡，可是一想到今天的市民大会，就心跳起来。

第二天漠鲁对老木说：

“昨晚上惠先在梦里老叫喊哩。”

“昨晚我做了许多梦，梦见还是大家在街上走。……”

十

许和螺蛳钉找陶爷他们。

一进门，螺蛳钉声明似地说他是在北四川路遇见了许，就一同走了来的。

“操得，那有什么鸟关系，”陶爷说。“同来就同来，不同来就不同来，声明什么，操得！”

“多俏皮啊。”

许仿佛没听见似地说着别的话：

“我们刚走过所谓北四川路，看见许多人。店家都关了门。人行路上有一滩血。”

“什么事？”惠先吃了惊。

“不晓得。……还有许多日本的所谓海军陆战队走来走去，比平常还多。”

老木坐着，肘撑在大腿上，俯着上身，眼盯着许。

“去看看吧。”

“是不是打架，操得？”

“怕没那么轻松，”螺蛳钉透了一口气。

桌上放一面镜子，正对着螺蛳钉。他骂了一句“操他妈的”，把镜子仆着；他不敢瞧镜子，他嫌自己太丑。

漠鲁跟许相视而笑。

“笑什么，”螺蛳钉说。“脸子的缺点是克服不了的。”

有人敲房门。

陶爷大声地逼一口上海话：

“跑进来好哉。”

房东太太进房，手里一封信。

“操得，任之的信！”陶爷高兴地说。“谢谢侬。交关好来西。送封信阿是刚刚送到格？”

房东太太张大了眼瞧着他：她一句也不懂。愣了好一会才跑了出去。

螺蛳钉于是郑重地告诉许：房东太太是上海人，所以陶爷刚才的话她一句都不懂。

大家拥在一起看信。

任之告诉他们：他母亲的后事已经办好了，他的太太也给安顿到他的母家。他马上就得出来，多半就预备长住上海。他还得带他们家乡东西来：酱肉，还有种什么烧饼，他还把这烧饼描写了一大堆，“如果还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烧饼，便请一询舍妹王姑娘，即知其详”。他还预备带两瓶什么酒来。又说了些那边的新闻，问了上海的情形。

惠先想起那些所谓家乡风味，她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种烧饼你们一定没有吃过。真好吃极了。我有许久许久没有吃到，连看都没有看见。……酱肉也很好的，做法跟别的不同。”

她想起她的家乡：全是山，全是树，全是田。上海可见不到这些。她的家乡什么都还好，只是人坏。要是她现在回到

家里去，大家一定要惊异她变得快哩。她跟男朋友们谈天，一起玩，甚而至于——当着男女朋友们的面她上马桶！这些都是受了漠鲁和许的影响。而且她强点了起来。

螺蛳钉邀许同走的时候，他一定要陶爷他们送。

“我疲倦得很，操得。”

“你们也得到北四川路去看看。”

“晚上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事。至迟明天看报……”

“不，一定得送。”

陶爷瞧瞧漠鲁表示问她怎么样。漠鲁不大高兴，不言语。

许一个人轻声唱着歌，大衣夹在腕上。

忽然漠鲁说：

“送送送。大家去。……待会儿，老子还要撒泡尿。”——一面撩起衣裳。

三个女的走在前面说螺蛳钉。三个男的走在后面闭着嘴，陶爷额上横横竖竖打着好几条皱纹。

螺蛳钉说：

“老西有句诗：‘朋友，不要把你的悲哀放在前额。’……喂，漠鲁，走这条路。”

“这条不是一样么？”

“你们那条不好。”

“为什么？”

“你们依我的走就知道。”

“那有什么关系。”

“那再会罢，”螺蛳钉转向自己所指的一条路。

那两个男子不知不觉跟了他过去。

“妈的巴子，”漠鲁咕噜了一声折回来也跟着走。

北四川路底的那些店家真关着门。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门口有许多人在看热闹：一批批的日本男子从门口走出来，旁边有日本兵肩着枪同走，象是押解什么犯人，又象是保护。

“忘八蛋，”漠鲁对着螺蛳钉。“你要走这条路是想要走过日本军营门口，是不是。妈的巴子干么不早说？”

那些日本人向南转，又向东去了。

“什么事？”

一些小孩在旁边叫：

“东洋触老！东洋触老坏来西！”

那些日本人开的店门口都贴着一张纸：

“……支那人……莲花教僧……杀……国民政府……膺惩……”

“什么话，膺惩国民政府！”

事情有点明白了：中国有人弄死了一个莲花教和尚，他们开会，要——“膺惩”！

第二天一早，全上海更紧张了起来。昨夜半夜里日本浪人烧三友实业社，还打死了些人，有个华捕也给打死了。

接着日本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所有的抗日会。接着市政府答允了这要求，下令解散一切的反日团体。

接着天通庵路宝山路一带堆起沙袋，放着铁网。

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弄了些铁甲车，小摩托车装着轻机关枪在江湾路，北四川路，排着奔来奔去。

可是一方面，反日的情绪高涨着。

第三天，老木邀朋友们去看一个游艺会，为了给东北作战

的部队募款。

他们演了两个剧本：《工场夜景》和《急电》。《急电》的作者刘先生告诉老木，这戏他们排演了一个月哩。可是两出戏都演得不起劲。可是有许多观众的情绪都紧张着，一演到顶点，就叫起口号来。

“老木，”有个人叫他。“别尽看了，我们的活动新闻要上台了。老朱在找你哩。”

一个男子样的女子，手里夹一件破大衣，跟老木他们站在一起。她问：

“什么新闻？”

“日本暴力团的杀人放火。”

前面有一个穿狐皮袍子的青年在跟些女太太们打手势发议论，一下瞥见螺蛳钉，忽然跑来招呼。

“罗先生。”

“认错了人吧？”螺蛳钉迟疑地。

“没有认错。罗先生不认识我了么，那天在杨先生家里同吃过饭的。”

说了掏出一张名片，象牙纸的，字是仿宋体，名字上面有个头衔：

“好心眼儿救国会干事兼编辑部发行主任”。

“是……唔，失敬失敬，”螺蛳钉瞧着名片，“我竟不认识了。”

那位干事掏出烟来。接着瞧瞧跟螺蛳钉站在一堆的人：

“这几位是？”

“不必介绍罢，他们都是没头衔的人。”

“取笑取笑，”干事笑起来。“这几位好像是……”他指指那男子样的女子，和那位刘先生。

他们脸子对着台上，不理他。

螺蛳钉说：

“那是两个朋友。”

那位干事搓搓手，认定螺蛳钉做了谈话的对手。

“中国真是糟极了。”他慢慢地说。“这是国人没好心眼儿之故。假如大家有一颗好心，中国早强了。所以敝会极力叫喊，叫大家拿出一颗好心来。……那些官僚政客，买办，军阀，天天坐汽车，吃大菜，国事是不问的，中国亡不亡他们一点不在乎。敝会会长有过一篇文章，大骂这批人，罗先生看见这篇文章没有？”

“唔？唔。呃呃。”

“罗先生看过的吧。他这篇文章真痛快极了，不是么。他说我们应当吃这般人的肉，象吃海参鱼翅一样，哈哈，俏皮极了。……至于工人农人呢，他们每天忙工钱都忙不过来，而且二呢他们无知无识。你问问他：昂昂溪在哪里？锦州在哪里？齐齐哈尔在哪里？日本内阁大臣叫什么名字？本庄繁是谁？马占山是不是旅长出身？他们一句也答不出。叫他们去救国当然不行的，罗先生说是不是？……因此我们……我们……当然心地总要好，才可以救国。……我们敝会有几条信条，会员都要照办的。……”

他掏出一张纸念着：

“第一，每天要储蓄几个钱——起码一角大洋。二，每天要读有益的书。三，每天要运动数十分钟。四，每天要写大字

两张。五，每天清早要静念‘拿出好心眼儿来’三十遍。……
二，每天要推销本会刊物五十份以上。……”

把纸塞进口袋，抽口烟，又往下说了。

“这是救国入门，是敝会会长发明的，不过兄弟也贡献了一点意见就是了。……究竟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罗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的确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个随口答。

“那么据罗先生看来……罗先生从哪点看来中国是有希望的呢？”

螺螄钉瞧了那个一眼，搔搔头皮，愣了一会儿。

“唔？唔。呃呃。唔，因为救国的花样很多呀，”他很不顺口地说。“贵会是主张好心眼儿的，可见心脏就可以救国，对不对。上次有几次教授绝食救国，那是用肠胃救过了国。……救国的花样很多：五脏六腑都可以救国的，对不对。将来还可以用大肠小肠救国，用肛门救国——说不定已经有人用肛门为国争光过哩。……”

“兄弟想请罗先生……”

“怎么？”

“兄弟想介绍罗先生加入敝会。……”

“但是抱歉得很，我怕没有工夫写大字：贵会会员不是每天要写三张大字的么？”

“只要两张。”

“唔，两张。还有呢，什么别的每天一定要做的，我恐怕都没有工夫。而且……”

台上有人说话，台下人的注意力全给吸引了去，螺螄钉那

些不顺嘴的话就给打住了。

一个工人在台上说话。

“……我们是××纱厂的，这纱厂是东洋人开的。……我们全都罢工了。我们罢工很久了。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不过我们没有工钱了，没有饭吃了，我们大家苦极了。……我们一定要同东洋人斗争，我们一定不复工。……所以要请大家捐几个钱，这样我们才好维持下去。我们斗争得苦极了。……明天厂里就要发工钱了，事情是很急的，捐钱越快越好。……只要大家有了一天的饭钱，我们这罢工是会罢下去的。……我们无论怎样不复工。……”

这里他声音哽了起来，用粗手去擦眼睛，仿佛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会说话的，我们只有做出来的事情把大家看见。……我们全体都坚持到底的。……”

突然陶爷举起一只手来，兴奋地叫：

“援助罢工工友！”

“坚持罢工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场也都和了起来。

“斗争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坐在陶爷前面一位带孩子的太太，赶紧用手掩住孩子的耳朵：怕吓坏了他。可是许多人都喊了起来。这位太太恐怖

地四面瞧瞧，对一个象是她老爷的人说：

“哪哼要格个叫法。……回去。……”

他们赶紧就走了。

一些老太太也拿起她们的围巾就走。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有几个戴尖头帽子的人说：

“格个叫法！”

“东洋人一跑子进来，那末尴尬哉。”

“走罢，阿好？”

可是台上又开了幕。台上放了些叉子棒子刀子。

“再看一歇。真刀真枪，蛮好白相。”

于是又坐了下来。

“阿是三本《铁公鸡》？”^①

“勿是格哦，”那个瞧瞧台旁的一张纸：“国技。——打狗拳。遛个好白相。”

台上站着一个人穿黑绸皮袍的大个子，把手对台下一拱：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表演国技。……国技格样末事交关重要，大家身体练强子，那末可以打倒东洋人。……国技可以救国。……现在先请格位来表演。”他指指一个苍黄着脸色的瘦子，“格路拳有名目，叫‘八仙过海’。……”

那黄皮瘦子苦着脸一拱手，八仙就过起海来。腿子这么一

① 《铁公鸡》是清末民初上演的一出污蔑太平军的京剧，它以“真刀真枪上台”招徕观众。

踢，那么一伸，忽然把脑袋顶到地下，噗笃笃！——一个筋斗。

“好！”

“咦，好！”

台下拍起手来。

以后动了刀，动了枪，铿铿锵锵的响。翻筋斗。

“好！”

“好末事！”

“老三，几个跟斗翻得咋啥，哦？”

“唔，好白相得来。”

站在陶爷那边一堆人谈着别的。许对那位男子样的女子说：

“我要做篇所谓文章：‘筋斗救国论’。”

“这筋斗要什么时候才完呀，操得？”陶爷额上打起些皱纹。

司徒笑着：

“先前那位好心眼儿救国会干事对螺蛳钉发表了‘心脏救国论’哩。”

“下面就是活动新闻了吧？”

刘先生一面跨出步子，一面说：

“活动新闻我也去演一个。”

“扮什么？”

“扮日本浪人。”

“好，看你的。”

“我的天王爷，得救了！”螺蛳钉瞧见台上放下了幕。

可并不是活动新闻，是——一张绿纸贴了出来：“不爱江

山爱美人”，一个什么歌舞团演的。

台下有人拍手。

台左方放了架钢琴，另外有两把洋胡琴，一把洋琵琶，一根洋铁做的箫。几位长头发大领结的西装朋友，一屁股坐下，就哩哩啦啦吹打起来。据介绍，他们是中国顶顶大名的音乐家；一点不错，瞧他们那股劲儿就知道。他们胸脯子挺得象公鸡，每人面前放一份乐谱：简谱，阿拉伯字的。拉洋胡琴的因为调音的时候太匆促，有一把洋胡琴的音就比钢琴的高半个音，那把恰恰相反：比钢琴低半个音。他们都吹打得很热闹，你要是从门口走过，你就得想象你是走过一个铁匠店——一个小徒弟正在用他熟练的手法拿锉子锉锯刀。

过一会儿台上跑出一个穿绿衣的女人，后面跟着一个女的——穿着军衣。把身子那么扭了不多大一会就叫起来了：照着那些吹打的音调叫着，不过比那高半音的洋胡琴还高了半个音。叫得怪有力的，脸子挣得打起些皱纹，这张脸子——有老龙的话为证——

“这正是螺螄钉便秘时候蹲在毛厕上的脸子。”

“陶爷说起上海话来也是这么一张脸子，”漠鲁的话。

“操得，我想吐膈孽夫写文章的时候一定是这样一张脸。”

许把膀子给大家看：

“你们看我的皮肤。”

那男子样的女子说：

“我们出去罢，等他们叫完了再来看活动新闻。”

他们大家走出了到后台的化装室。

可是歌舞老没完：受了美人之后又是“草裙舞”——这有

许多人叫采：

“扭得好！”

“再扭一回！”

“好一个曲线美！”

“好大的屁——股——哦——哦，得锵锵！”

“好哇！”

那位跳舞的跑进去之后，台下还有人不断地叫：

“再来一个！”

“再出来扭一扭！”

“叠高儿！”

可是并没“叠高儿”。

这回出来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跳几下弯弯腰，跳几下用两腿跨个一字，然后又不大灵便地爬起来，用手捶捶她的腰，象腰痛的老太太们一样。跨了三回一字腿才跑了进去。……

读者诸君以为这回总要开始演活动新闻了吧。可是别急，先看了那些弯腰跨腿的洋玩艺儿再说。你们如果真不愿意看这些玩艺，那我介绍你们到后台的化装室去瞧瞧。

他们预备演活动新闻的人都扮好了：日本浪人，日本兵，华捕，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中国老百姓。他们在闲谈着。

角落里坐着一个满脸胭脂水粉的女孩子在捶着背，读者诸君认识她的：她在台上跨过三回一字腿。

一个打大领结的三四十岁上下的绅士对这女孩说：

“快准备！再下一场是你的同老七！”

“我刚才……我……”她胆小地瞧着那绅士。

“你怎样？”

“我刚才舞得……我腰还很痛的。……”

“我没问你腰痛不痛，我只要你准备！……换衣裳去！快！……你敢哭！——我一定……你敢哭！”

那绅士偷瞧了其余的人一眼，他赶快对那孩子装副和气的脸：

“你要晓得你前途是无量的；你应当努力于艺术，艺术是可以救国的，不要怕吃苦，应当要有为艺术牺牲的精神，这就是为国牺牲的精神，懂不懂。……我是鼓励你呀。……”

那女孩子早已一面捶着腰走到另外一间化装室去了，那间是专为那歌舞团而设的。

“这孩子！”那绅士又偷看了大家一眼，无限爱抚地这么自言自语地一句，走了出去。

“那女孩子同那穿西装的是什么关系？”惠先问。

“那大男人花了几个子儿，那女孩子就跟了他学救国艺术。”

歌舞团的化装室里很嘈杂，用她们上台唱歌的那种嗓子说着话，笑着。

“勿要动手动脚！”

接着一个男子的笑声：

“大家圆便圆便，勿要假正经。……喂，唐三昨日子搭依……”

“触老！”

“哈哈哈哈哈！……喂，唐三格个人哪哼，好吧，规规矩矩格闲话！”

“勿晓得勿晓得勿晓得！”

“啊唷！”

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用了一半国语一半上海话：

“唐三先生末真正是的大好老，做了经理，一眼架子也没有，又有钱，又肯爱国，又热心提倡艺术，提倡救国艺术。……老七真好福气。……”

“勿准瞎三话四——啥格‘好福气’，坏福气。……”

“规规矩矩，唐三格个人的确既啥，”又是那男子。

一个中年男子走到她们的化妆室门口对她们叫：

“出来出来！救国女英雄上场了。”

于是跑出了许多女的，精着腿子，上面穿着绸军服，手里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还有一部分穿黑衣，手里拿着太阳旗。

老木不耐地喊：

“活动新闻什么时候上场呀？”

“他妈的，耽误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想看看你们的活动新闻，不然早走了。”

这么谈了五六分钟，老木从外面进来：

“咱们不演了。游艺会的干事刚才跟我商量，请我们停止活动新闻的上演：他们怕哩，妈的。”

“怕？”

“怕台下的人看了活动新闻喊口号，”老木耸了耸肩膀。“口号一喊，日本浪人冲了进来可不是玩意账，再不然日本兵跑了进来也够受的。他们是这样的意思。”

“操得！”

于是扮好了的都卸了装。一些本是想看看活动新闻的人都预备走了。

“让他们歌舞下去好了。”

老朱笑：

“这种歌舞是殖民地艺术。”

“殖民地艺术万岁！”

他们走到门口。门口有日本纱厂的工人拿着竹筒向人募捐，他们是从中饭后一直站到现在的六点钟。

许跟漠鲁他们在门口分了手，许说：

“那天市总商会的联合大公演的成绩比今天好多了。”

惠先想：

“今天的也还不坏。”

不过她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十一

老龙是个满身是劲的家伙，我对读者诸君介绍的时候这么说过的。他每天蚂蚁似地忙着，彷彿他除了忙以外不会想到别的。你们假如看见他每天一早到汽车厂里去，下午五点钟才回来，星期日又要忙着找他的同事谈什么，找朋友谈什么，那么忙着的生活，而我再告诉你们老龙近来日夜想着一件事，你得惊异道：

“怎么，老龙这样多情么？”

对呀，老龙是多情的：他日夜想着他的珂。他每天晚上要花两小时写日记写给她，把生活里的每一面都详详细细记下来。最近他想把他的珂接出来。他拿这件事跟朋友们商量。

“我一定要接珂出来。她在家乡，环境太死了。到了这里，我可以给她一点力量，朋友们也可以给她一点力量。”

可是朋友们是反对的。陶爷说过：

“你以前为什么要送她回去，操得？你是想要摆脱。而你现在……现在又要……”

陶爷是向来固执地说珂是没有希望的。他额上打起皱纹，用右手食指敲着桌子，又严肃地声明一些事：

“我呢，并不是因为珂同漠鲁吵过嘴我就看不起珂，她们的吵嘴完全是小孩子脾气……是……珂是小孩脾气，漠鲁是有点英雄脾气的。我没有介意这件事，况且她们早就和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假如，这个人我对他加了力量下去，而他能够起反应的，那我们力量不是白花的。反之，操得，假如这人是不会有希望的话，我们如有过分的奢望，那徒然是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力。”

可是老龙说陶爷太主观。老龙虽然跟朋友们商量，他可已经决定了要接珂出来，他仿佛只爱听朋友们的一句话：“那好极了。”但谁都不那么说。

那天晚上，他又跟朋友谈这件事。那天陶爷老木他们四个没在座。

老龙先结里结巴说了老半天，说他怎样每天把生活告诉给珂，如果通信一稀，珂就会给死气沉沉的环境包围住的。她来信常有埋怨的口气，似乎他有意摆脱她，让她一个人在家乡带着孩子，而孩子又爱吵。她现在教着书，她写四五张信纸诅咒那边的学校。

“她在那样的生活里只是一天天向死路跑去，因此我打算……”

他咬着指甲，瞧瞧大家的脸。

“因此要接她到上海来？”螺蛳钉说。

那个迟疑了一会儿。

“我是……我们当然还要考虑。”

“这问题谈过不止一次了，你常常驳倒了我的；你说我的了解珂不如你深。这是当然的。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你别

把你的太太当太太看。就是说你别以为你的太太特别打武比众不同的。你得把你们贵太太看做……”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你可放心：我不会带什么有色眼镜去看她的。”

螺蛳钉点了一支烟。

“我懂得所有的朋友，可是我不懂得珂：以前大家在一起，她从来没表白过她一点什么意见过。以前我没跟她见面之前，陶爷对我说起老龙的爱人，他用了一个洋鬼子字来形容她：Charming。以后我所知道珂的恐怕也只有这点儿 Charming。可是阁下您瞧瞧这上海，瞧瞧这年头儿！这有什么鸟用——这 Char 他妈的 miug……”

“这当然是她的缺点，”老龙不大高兴地。“不过近半年来她进步多了，她也很感到……”

“的确是进步多了，”司徒插嘴。“这我是知道的。”这里她微笑起来：“Charming 也 Char 得好些了。”

于是老龙告诉螺蛳钉他可以给珂进行一个教书的位子，吃饭可以解决了。小孩子想寄养在他一个姊姊那里，即使不能寄养也不要紧。

“这样就于我毫无妨碍了。”

“可是她教书位子一定可以找到么？这里有许多朋友都失业。要是她找不到职业，我相信象你这样的苦日子她是过不来的。你又会象以前一样，充当忠实的老爷，忙着些琐碎的所谓家务。珂呢带带孩子，煮煮饭，跟你吵吵嘴。……”

“位置一定可以找到。”

“一定？”

“一定。”

“那当然好极了。我羡慕你的乐观。不过许多朋友都找不到位置是事实。还有孩子也是问题，要是再生孩子……”

“决不生孩子！”

“不过这事是赌咒都没有用的。”

“这不怕，”仲诺说。“我可以介绍一个药方子给他。”

螺蛳钉用力抽了口烟。

“你考虑了一切觉得不成问题，当然好透了。一件事好的坏的方面都得看到的。现在坏的方面你认为很轻松地可以解决，那接个把太太来是挺平常的事。”

“如果她来了，还是没有办法，赶不上，那我再送她回去。”

老龙透过一口气，放心地坐到椅上。似乎说：

“好了，一切都解决了。”

“陶爷看起来似乎带点恶意，”老龙板着脸。“他说珂绝对没有办法。他把漠鲁看作英雄，又把自己看作英雄。那种神气我认为不对的。漠鲁现在在家里坐着做些什么事呀，她等着些什么呀。缺点每个人都有，陶爷假如把漠鲁看做完全的人那真是大错误，……”

许插嘴进来：

“漠鲁现在等一个店员位置的消息。”

老龙把自己的话继续下去：

“陶爷看人太主观，老实说，漠鲁同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

“你同陶爷是几步？”螺蛳钉问。

大家都瞧着螺蛳钉的脸。

“你这个什么几步与几步是笑话，”螺螄钉往下说。他脸子有点嘻笑的，大家都对他这张脸子起了点反感。“谁比谁都是五十步与百步。不过这里是你跟陶爷之间有了种芥蒂，而你们两个都拿些大题目来——或者可以说是所谓——斗争！陶爷说你那位太太不行，你马上就‘哼，你的太太呢，也有缺点！’……亲爱的，我为你悲哀。”

“你这态度不对！”老龙把脸子绷了起来。

“怎么？”

“你这嘻笑的态度简直是……是……”

“我应当怎样呢？……我应该板起脸子，第一讲，第二讲，讲太太分析学大纲，是不是？再不然先向你磕个头，‘小生这边厢有礼’，然后再开话匣子。……”

“我说你应当放严肃一点！”

“抱歉之至，我办不到，我似乎没有克服这一点的义务。你怕损害了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对一个称得上是朋友的人我从来没想到他的鸡巴自尊心。你如果早点声明，我当然会对你……对你……譬如我先说的……”

许瞧着螺螄钉的眼睛，她严肃地：

“你这态度本不应当，无论对什么人。”

“你也这样说？”

“为什么我不应该这样说？”

“这态度也象我的脸子一样：我克服不了它。”

“这样倒也痛快！”许发怒地说。

“别吵了罢，”仲诺笑着。“说来说去说到牛角尖里去了。怎么由老龙的太太一跳跳得这样远？…… Ladies and Gen-

tlemen, 请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

大家微笑一下, 沉默起来。

“干么沉默着?” 仲诺叫。

螺蛳钉把烟屁股扔到痰盂里。

“我想不到你们那么注意别人说话时的姿势。我的姿势是不严肃的。但是说话的姿势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不注意谈话的内容?……我料不到皮肤上的东西也被你们批评。幸得你们没指摘我脸子丑, 不然我真……”

司徒瞧着地板:

“不过你这姿势是容易使人误会的。”

“不是什么姿势,” 许说, 样子温和多了。“螺蛳钉有时欢喜卖弄点小聪明, 这是这个的根源。这你自己也许没意识到的。”

螺蛳钉仿佛被人打了一拳。

“是么?”

他想要反驳许的话, 可是又似乎不敢。

仲诺摇着手:

“得啦得啦, 不许说!”

“我们这里是用不着所谓和事老的,” 螺蛳钉笑一下。

老龙站了起来, 把两个手搁在螺蛳钉肩上。

“你对我说的话是对的, 不过你那开玩笑的样子使我不安。我没有对你生了什么气。……我并没有忽略了你的话的内容, 你的话是对的。……刚才我也似乎太严肃一点, 这是我应当克服的地方。”

螺蛳钉把老龙两个手从肩膀上拿下来抓着。

“不谈了罢，你再说这些话我会脸红的。”

许深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来。她说螺蛳钉怎么也克服不了好胜的心。她瞧见螺蛳钉嘴动要说话，她赶快又说：

“我晓得你一定要说：‘那么你呢？’”

“是啊。你怎么回答？”

“这用不着回答了。……你是知道了错处都不肯改的。”

“那是笑话，”他抱歉似地笑着。“不过刚才老龙来得太厉害，我故意……”

司徒大声说：

“那真该打！”

仲诺提醒大家：先谈着的事还没谈完哩。

“那么你的意见？”老龙掉过头去。

那个耸了耸肩膀。

“我不敢说，一说司徒老爷又得跟我吵嘴。”

“你又是说凡是女子都没希望的，”司徒挑战地。

“不说了不说了。我觉得我的意见是对的。可是今天我不打算吵嘴，我喉咙哑了还没好，不便哇喇哇喇。无论你怎样引经据典，总而言之，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里，女人总是靠不住的一种动物。”

“又来了，你可不能把你遇到的一个女人拿来归纳所有的女子。”

“又来了，”仲诺放大了声音，“你不要老记住你是女子就好了。”

仲诺跟一个女人发生过一点关系，生过一个孩子，后来那女的丢了他，他就对一切女人起了反感。司徒永远记得自己

是个女子，动不动就站在她的“女界”来说几句话。她跟仲诺三两句话就得吵起嘴来。

“女人的心理不能拿一般的心理来……来那个的。研究人类的东西不能用来研究女人。”

大家笑起来。

“那么所有的科学只为了男子而设了。科学应当分做两部：一部是……一部是……”

仲诺赶快打断她：

“我没有说你司徒老爷不行，也没有说许老爷不行。你们是女子，可是你们是男性的，又当别论。你们为什么赞美男性的，我问你？无非因为女性这件东西是不高明的。我所说的女子是……”

“呃，呃！”

“我所说的女子是指女性的女子，并不是……”

“呃，呃！……你……你……呃！”

仲诺管自己说下去，司徒打不断他的。

“女性的女子你们自己看了也讨厌的。你们老是一听见我提到女子，你们就疑心我把你们也包括了进去，尤其是司徒老爷。所以我说你不要老记住你是个女人，别人一提女人不行，你就想：‘哦，我是女人呀，快帮女人说几句话呀，替所谓女界也者挣点面子呀。’这是用不着的……”

“完全错误！”司徒很起劲地。“我并不因为疑心你说到我，我才来跟你辩论。我没有想到我是个女子，我如果是个男子也一样会这样说的。……你一说到女子你就十分观念论起来了。并且你应当分析分析你这种论调怎么来的：你是残留

了许多宗法意识。你自己知不知道？”

“我的天，宗法意识！”

“宗法意识。完全是宗法意识。……女子的能力一般的比男子强，倒是举不胜举，可是沉淀在宗法社会里的家伙是不知道的，而且不敢去知道。”

“我的天，我要说些什么感叹句子才好啊！”仲诺捶捶他的胸脯。“你们来断一断罢。我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司徒老爷的话把我的魂吓跑了，现在叫魂要紧。仲诺，回来。哦，来喽。仲诺，从宗法社会里回来。哦，来喽。……你们大家说句公平话。许老爷，你是所谓女界里的，你说几句。”

“你这句话就错误，”许老爷开了口。

“精透了，”仲诺自语地。

“你们吵了半天是白吵的。人类只有因为生活地位的不同，意识才会不同。从来没有因性别而不同的。我对一个人从没想到他是男子就怎样，是女子就怎样。”

他们瞧瞧螺螄钉。螺螄钉表示和许一样的意见。

“我也认为你们的口舌是浪费的。”

“但是仲诺这种错误是有严重性的，”司徒抗声说。“上次密斯林叫他做件什么事，他竟非常不愿意干，他说：‘她是女人，知道什么！我可不能相信她。’你们想想罢，这关系是很大的。”

“够了够了！”仲诺叫。“这件事我挨过许多朋友的骂，你又来……你骂过我也不止一次哩。可是无论如何我是不服气的。”

“我倒希望你坚持到底：女子叫你做什么事，你偏相反，有

个女人叫你吃饭，你偏不吃饭，吃粪。这样倒也很伟大。”

老龙一个人不言语，只起劲地咬着指甲。这里他格格笑起来。

“老龙救救我！”仲诺拍了老龙一下。

螺螄钉瞧了老龙一眼：

“老龙现在可没工夫想别的事：老龙现在是唯太太的一元论者。”

他们沉默了一会。司徒刚想说话，外面喊着卖号外。仲诺跳起来就跑下楼去。

“号外！号外！”

“喂，阿要看东洋人格哀的美敦书……”

“喂，东洋触老限念四小时答复……”

仲诺喘着气奔上楼，手里一张号外。

“日方无理要求……致最后通牒于我市政府，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市府在考虑中……”

“打他妈的下一！”

“事件展开了！”

“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一带都堆了沙包哩。”

“那有什么用。打无论如何打不起来的。”

“那一带搬家的倒多哩。”

老龙说陶爷他们住的地方有点危险性，顶好通知他们，叫他们小心，来不得可以搬到这儿来住。

“放心罢，”螺螄钉说。“打是打不起来的。”

司徒问老龙：在这种局势之下，是不是还一心一意要把他的珂接到上海来。

“什么都愈加紧张起来了哩，”她末了加一句。

“这样就尤其必要，”老龙斩铁截钉地。“这样的局面叫她看看也可以给她力量，使她进步的。她更应当趁这个时候来！”

十二

司徒和许从蓬路转向北四川路，向北走。她们是受了梁先生的请托，请她们叫陶爷他们四个小心，如果风声不好，就暂时住梁先生家里去。

“为什么路上这样挤？”

北四川路全给车辆塞住了，全是往南的。十字街头临时加了巡捕和三道头，可是还支配不了。蓬路的搬场车挤在口子上不能出去，拚命捏着喇叭，它后面挤着一二十辆车动都不能动。那三道头想叫北四川路的车稍为顿一下，可是那些车子一辆一辆接着，象一条蛇。

人行路上站着许多人，慌慌张张向前面看。店家全关上门。

“出了什么乱子么？”

他俩也站到人堆里。可是瞧不见什么，只有汽车，黄包车，搬场车，每辆车子上都塞满了行李衣包，人，篮子。

“这是第二次搬，”许说，开始走了起来。“第一次也有那么多谣言，搬一大批，看看没有事又搬回来，这回又搬。”

“看形势好象很严重哩。”

“怎么会打得起来。日本的所谓最后通牒，市政府不是全

答允了么？”

路上只有向南走的人，手上夹着包袱，女人牵着孩子，仿佛后面有人向他们追着似的。每个人都用着匆忙的步子，男人们走在前面又怕女人落了后，回头瞧瞧她们赶上了，就又跑似地走。他们小心地顾到自己的包袱，又得看管小孩子。有些小孩慌得哭起来。有些站在路这边的要跟路那边的说话，裂开了嗓子叫也听不见，可又跑不到对街去：车子是不断的。

衙堂里的人把些铺盖什么的全堆在衙堂门口。

“黄包车！黄包车！”

对街的黄包车过不来。这边的车子又给别人抢着叫去了。那些车夫笑着：今天真利市，拉一天抵得上两个星期。

“黄包车！黄包车！爱多亚路，大世界斜对门。”

“五只洋。”

“两只洋去吧？”

可是车子叫空了，想想五只洋也不算很贵：远得很哩。

“好好好，五只洋拖去。”

把东西跟人一装上车，就得救了似地想：好了，不怕了。接着又想车夫们真是要钱不要命。接着又恨起车夫来：爱多亚路五只洋，要是往日早就一个耳光劈了过去。

老靶子路口又拥住了一堆人。卖报的在人堆里叫。《时报》上印着很大很大的红字：

上海之

难关

今晚……

一些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兵，十来个一排地向南走。

许说：

“看样子真有点所谓紧张哩。”

所有的汽车行全都空了。电话和叫车的人还是不断地来。

“连日本人都搬哩。”

真的，横滨桥一带的日本人，拖了女人孩子，慌慌地拥上车子向南走。女人的木屐零乱地响着。许多人站在空洞的汽车行门口焦急地等着：有中国人，日本人，西洋人。他们相互瞧瞧，好象因为同是逃难的人，彼此怜惜起来了。有个中国人的孩子摔了一交，一个日本人把他扶起来。那中国大人向他感谢地点点头，那日本人就装了副“理应如此”的脸嘴。

“他们那些日本小人物也会诧异：这种侵略到底是什么意思哩。他们可知道这种侵略是为的谁？”

“假如侵略他人而他们得不到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害的，那他们会懂得他们上了当，也会知道他们那一国侵略别人屠杀别人是为的什么。”

过会许叹了口气：

“我母亲不知道要怎样不放心哩；我们家乡里关于上海的谣言一定很厉害的。”

“你们母女间很温暖的，是不是？”

那个没答。

司徒瞧了她一眼：她觉许有时有点孩子气，或者是软弱。

“我的母亲要成了《母亲》里的母亲就好了。但是她的生

活……”

停一会许又活泼地说：

“每个人都有点矛盾的，没有矛盾的简直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出身不同的缘故。”

“那当然。……大众也有矛盾的，不过和我们的不同；我们的矛盾是所谓自身的矛盾。他们的是……”

她们瞧见许多人拥在日本小学门口看。日本小学门口挂了一块木头牌子：

大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队队本部

门口站着武装的日本兵。屋顶上飘着日本海军旗，那图样象只红色的蜘蛛。

“今天是几号？”司徒问。“说不定今天会成了很大的纪念日哩。”

“二十八吧。”

“就二十八了么？……十七的市民大会好象才过一两天的样子。”

“日子本来是过得很快的。……喂，有时候我也会偶然有所谓‘人生几何’的想头的，你有没有？”

司徒会心地笑一笑。

许又说：

“这当然是些旧家伙作祟。不过太忙的时候是想不到这些的，没有工夫去想了。”

“所以闲散是很坏的，一个人一闲下来就……”

“号外！号外！”

卖报的孩子飞跑着。许多人抢着买。并没有什么消息，跟《时报》上标着的差不多：上海之难关。在这上着劲的时候，无论什么号外都会有人抢着买的。

走到北四川路底，可没那么拥挤了。不过载人载包袱的汽车黄包车还不断地往南流。店家还是闭着门。

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门口排着七八辆铁甲车，一些小摩托车上装着机关枪在奔来奔去；沿虹口公园向西去，不一会又回来。司令部隔壁的放铁甲车的厂门口，守卫的日本兵把枪横擎着，象预备随时就可以射击。

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在这门口徘徊。

“老木！”司徒叫。

“你们去找我们么？”老木摇摆着肩膀走近来。

“你要出去么？他们在家没有？”许问。

“他们全在家。我要有点事去。……嘿，你看他们，多厉害的样子！……谣言很多哩。”

“你还没有看横滨桥那边哩。”

要分手的时候司徒告诉了他梁先生的意思。

“你事情了了之后就到我们那里去好了。梁先生很不放心你们。”

“好，晚上再见。……你看，这些铁甲车又开始吓人了。”

虹口公园门口一个兵打着旗语，那排铁甲车就爬行了起来。沿公园向西。

她们俩也顺着这条路走。

那些铁甲车停住了，似乎要向天通庵路去，可是又折了回来，沿着江湾路，经过陶爷他们的门口，一直往东。

“你看看楼上是谁？”司徒望着陶爷他们楼上的走廊。“是漠鲁吧？”

“是惠先。漠鲁没有这么高。”

的确是惠先。惠先在楼上喊她们，一面掉转脑袋就跑。

“惠先活泼多了，”许笑。

惠先在楼梯中间接着了她们。

房东太太正上着楼，她笑：

“哦唷，好朋友来哉。”

惠先忽害羞地把脸涨得通红。

“许先生依看时局阿要紧？”房东太太低着声音。

“勿要紧格。依怕勿啦？”

“吾是勿怕。”

等房东太太走了，许说这位房东太太真好，全上海怕只有这么一位。

“她自己是房东，”惠先告诉她。“她丈夫在商务印书馆当工头的。”

“操得，什么工头？”陶爷在房里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翻文章。……糟糕，你不看看外面紧张到什么样子。”

漠鲁在用很迟钝的手法补着袜子。她问：

“怎么？”

“真是一个所谓家庭的样子，”许说。

一提起家庭两个字陶爷就想起老龙。

“老龙这几天怎么样，操得；他还是一心一意要在上海打起公馆来么，操得？”

许把大衣脱下来：

“他说珂来于珂有好处。于他自己无坏处。生活不成问题。不生孩子。尤其在这紧张的时候，更可以给珂看看世界，得点教训。”

陶爷额上打起皱纹，瞧了漠鲁一眼，就伸出右手的食指敲着桌子打手势：

“生成的太太料，就只做太太好了。要是每个人都要希望他怎样进步是不可能的事；要是全世界的人都那么进步，那么历史可就是个简单极了的东西了，操得。老龙在别的方面只管精明，看别的事只管清楚，但是呢，”这里他很重地把食指敲一下桌子，又看看食指——敲红了。“但是呢，他一对着太太，他就害了色盲的病。……老实说，珂是没有希望的，她根本就不能够独立生活，什么事都拖住老龙的裤脚跑，累得老龙也跑不动。……”

司徒刚要说话，陶爷又说了一句：

“生成的太太料就专门当太太好了。”

“这话真痛快，”许想，没说出嘴来。

“那也不能那样说法，”漠鲁把补着的袜子放到床上。“珂近来进步多了……老龙不该的地方是，他几乎把珂占了他大

部分的想念，花了他大部分的工夫。”

大家闭了一会嘴。外面铁甲车很响地走着。

陶爷问司徒：

“你刚才是不是想要说话，操得？”

“我有句话想说，忘了，”那个笑。

陶爷想

“这也许又是她的世故。她现在有时候还是很矜持的。她爱面子。”

惠先站了起来走到走廊上，两手靠着栏杆往下瞧。

那些铁甲车沿江湾路从东跑回来，到转弯角上站了一会才往南开去。小摩托呱呱地怪叫，排成一条水蛇似地向南转了弯。

“就走罢，”司徒说。

“操得？”

马上陶爷就记起了她们是邀他们住到梁先生家去的，他又：

“唔。……我们先到外面去看看形势罢。”

“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惠先掉过脑袋来问。

“不必罢，操得。看看不对再回来拿东西好了。”

他们一同出了门。他们走完了北四川路，就在邮政局门口搭上车，一直到梁先生的家。

梁先生叫他们今晚不必走了，要没什么事故，明天还是可以回去的，他在银行界方面听到了许多紧张的消息。

“我希望今晚不要出事，”漠鲁说，“我们那里还有一只风鸡哩，要是失掉了，妈的巴子那真可惜。”

大家微笑着，大家脑子里浮起这只风鸡的印象：一只瘦削的半大的鸡懒懒地悬在走廊上，风一来，它就应酬似地摇几下。

“房东太太问我们买，我们没卖给她，操得，我们预备留着过所谓年哩。”

惠先舐舐嘴唇，想起任之要带酱肉跟那什么烧饼来。

梁先生说打是打不起来的，不过日本也许真要点举动，据消息。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大概会向中国地界冲的，但是打不起来的；不过换换防而已。”

这晚十一点钟，日本海军陆战队真向宝山路北口和天通庵路冲了。宝山路的警察署被缴了械。

什么地方已经有了枪声。……怎么竟打起来了么！

天通庵路的保安队部里浮动了起来。两个队长接到了紧急命令马上把两队的弟兄集合了起来。

“第五区给日本军队缴了械。……我们赶快退。……”

别处的枪声更密了。

“打了！”

“军队跟日本人打哩！”

“不许说话！”

弟兄们紧抓住冰冷的枪。

那两个队长再想说话，嘴才张开，可是——

“来啦!!!”

谁尖叫了一句，这两个字说得极短促。

两个队长赶紧回头瞧。

两队的弟兄都皱紧了眉毛，注了全力看前面。

半黑半亮的前面，移动着——日帝国主义的所谓陆战队！象透过毛玻璃那么模糊；黑的脑袋，黑的身躯，这些都装置在一双白的腿上。白腿子在一步一步向前面跨。

渐渐地这些白腿子装着黑身子的影子大了起来，清楚了起来。……

于是在微红色的电灯下，描下了他们清楚的轮廓，黑白分明的颜色。他们擎着枪，挂着爆炸弹，背上一小箱火油。

他们向保安队部门口前进。……

保安队两个队长用急促的句子向弟兄们说：

“各人散队！……各人带了枪枝走，到新闸桥集合。……我们退南市。……散队！……各人带了枪枝到新闸桥……”

“缴械！缴械！”

“他妈的！”

“打！”

拍！拍拍！

两个保安队的弟兄开了枪。

所有的弟兄们的血都烧烫了，大家把枪擎起来，开始射击。

队长们想到了命令，想到了自己。

“散队！……散队退去！……别打啦！……”

可是无效。

“完啦！”队长们想。

在这种情势之下，队长们就顺嘴地喊：

“散开!!!”

弟兄们本能地散开。拍！拍拍！拍拍拍！两方的枪弹叱咤地飞，象夏天的流星。

十九路的兵跑过来了，叫保安队退下去，他们打起来。

“北河南路口早就打了。”

“虬江路口也……”

“好家伙，打！……不打活不了！”

“死就死几个！”

“娘卖肠子，冲上去！”

“丢那妈，杀呀！”

“杀呀！”

“杀！……杀！……”

他们冲了上去。

他们兴奋得胸脯都要爆破了。他们现在懂得“活着”是什么意思，也懂得了怎么才可以“活”。他们也懂得了“死”。——

“不拚死是活不了的呀！”

“杀呀！”

“冲上去呀！”

日本的陆战队退了，弯着腰逃到公共租界里。

“追上去！”

“冲进租界！”

“不许追！……不许进租界，有命令！……”

“他妈的！”

头上盘旋着灰色飞机，呜呜地怪响。

匍匐！匍匐！

“炸弹！”

匍了一声，地面上就冒烟，接着那些屋子烘烘地着了火。

忽然震天地一声巨响，一颗火硫弹落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烧起来了。

各各各各各各各……

敌人的机关枪掩护冲锋。

步枪口子冒着烟，日本陆战队又冲过来。

十九路军士兵躲在沙袋后面，瞄准了前面打去。

“杀呀！”

一齐跨出沙袋跳过去。

敌人的最后防线虽然又用炮掩护，可是他们陆战队又退了，又退向公共租界。

还是不许追。

“究竟为什么呀？”

“为什么他们来得我们去不得？”

“哼，一定有道理。”

“那当然。”

“他们公共租界让他们退进去哩。”

“丢你稀饭，都不是好人！”

日本陆战队的人死得不少。他们那些官长都诧异起来：

“怎么打起来了呢？不是说不打的么？”

现在他们可受了损失，这损失是意外的。

公共租界跟中国地界交界的地方都守着武装的各国兵，他们也奇怪这次的战事。

“不是说至多六小时就可解决的么？”

此刻可已经天亮了。

第二天，许多工人和些学生加入义勇军，到火线上去打仗。

日本的暴力团在虹口公园总集合，马上动员。每人身上背着火硫弹，手榴弹，刺刀，手枪，唱着“千代之君兮”，到处放火。

涂着一个红太阳的铁甲车开始向十九路军的防线冲去。

“铁甲车！”一些中国老百姓叫。

接着从老百姓住屋里摔出了桌子，椅子，铺板，把铁甲车塞住了。

“杀呀！”

士兵和民众冲上了铁甲车。……

战事一天一天继续着。上海的民众都狂热着，只有大老板们怕这战事延长下去影响他们的买卖。中国的老百姓都拚命捐钱捐食品，一批批送到火线上去。慰劳队，看护队，一批批女的男的都活动着。他们希望对这生死关头的战争别放松一步。

虹口闸北一带的居民都想法子走出这火场到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去。宝山路虬江路一带的房子成了灰。北四川路的舞厅和酒家门口都成了战场。

陶爷他们四个住在梁先生家里，一直没有去。他们很焦

急：住在虹口一带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们听着炮声，抢买号外，想象他们的住屋打成什么样子。于是又想起他们那只可怜的风鸡。

“我们那亲爱的风鸡一定成了灰了，妈的巴子！”

有一天螺蛳钉在东兴桥遇见一个朋友，他高兴得跳起来，仿佛漂泊在荒岛上遇见一位老乡亲。

“啊，你居然逃出了！你几时出来的？”

他们几乎拥抱着了。

那个朋友告诉他，所有的朋友都会过了面。

“我们大家在那里寻访你们哩。你同陶爷他们是不是在一起？许呢？”

“全挤在一个地方。”

那朋友又告诉他，只有文先生不知逃出没有，还有一位宗胖子，正住在北四川路的什么里，打的那天他还到处借钱，没借着，不知怎样。

许多朋友一会了面，又有了生气。后方工作紧张着。他们参加了慰劳队，每天跑到火线上。王惠先到妇女反日会工作去了，有时候也上火线去慰劳士兵，为了方便缘故，她搬到了仲诺家里去住。到这时候她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她象朋友们那么起劲，整天地忙着。她觉得她的世界无限扩大，路也悠长起来，她得同着大家齐着步子把这路走完。她仿佛能够亲切地想象到那个明天的好世界，她们现在得把这些桔住人走不动的东西解掉。

“你进了生活大学的本科了，”仲诺说。

她害羞地一笑。

“多可爱呀，这孩子！”仲诺想。

有时候她也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许跟漠鲁就指摘她，或者可以说是骂她。

“真糟糕，我常常错误，”她红了脸。

“错误总不免的，”别人告诉她。

有时她被派去慰劳火线上的士兵。炮声震得她的心脏都打了战，可是——

“这并不是怕死，不过没有习惯。”

日本飞机在头上飞。

“又要攒炸弹了！”

一个黑东西从飞机上扔了下来。

“死了吧？”

可是黑东西没有炸裂。飞机又匆匆忙忙向东飞去了。

“一捆纸！”

“是传单！”

十几只手把飞机上扔下来的纸包打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要打中国的弟兄！”

“哈，好家伙！”

当天晚上惠先当作新闻，兴奋地对朋友说了这件事。

“这是不稀奇的，”别人说。

“你上火线怕不怕，操得？”陶爷逗孩子似地问她。

“不怕。”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

“我直到现在才晓得我应当要怎样生活。”

老木看看他的表，打个呵欠，横躺在床上，不一会打起鼾来。

“惠先近来真是……”仲诺吞吞吐吐没说下去。

“三哥还不来，要是来真好了，”惠先接着由她的三哥想到她的家乡，想到酱肉，想到那什么烧饼。可是那只象一阵烟，一会儿就消灭了。

漠鲁打了个呵欠：

“妈的巴子，令三哥来不了，带来的东西又没了希望。螺蛳钉想着那两瓶酒哩。”

“老子不想酒。老子戒酒了——相对的。”

“妈的巴子，那只风鸡！”

陶爷额上打起十来根皱纹：

“什么都打掉了。我们的家一定成了子弹……呃，成了炮灰。操得，偏偏吐膈孽夫的那些小说别人借去了，偏偏它没给打掉，操得！……老龙，那家伙预不预备买我的呀？”

老龙怪疲倦地：

“唔？唔。别吵我。明天六点钟还有事哩。……”

“操得，侬个猪——头——三！交关坏东西！”

司徒格格地笑：

“陶爷的上海话比福建话还难懂。”

“吾说得勿好么，操得？”

惠先跟许说着，不知道她三哥动身没有。

“现在正人手不够，三哥应当早点来的。”

“你现在觉得你三哥赶不上你了吧，”许说。

那个脸红了起来。她又恨恨地想：

“为什么我常常脸子热起来呀，这真不好。”

“生活比什么都有力，”许说。“你这个人完全是生活造就出来的。你看十年书，同朋友谈十年话，总不及生活促你进步的那样快。仲诺说你进了生活的大学……”

惠先瞧仲诺一眼。仲诺甜蜜地笑着。

房门有人轻轻敲着。

“跑进来好哉，操得。”

门一开，房里的人叫了起来。

“哈，宗胖子！”

宗胖子跟螺蛳钉那天遇见的朋友走了进来。

“宗胖子你还活着！”

那个告诉他们他终于跑出了东洋兵的阵地。没有逃出之前，他那二房东早跑了，留下许多腊肠，什么“金银润”，腊鸡，宗胖子就拿这些来过了年，第二天就从从容容走了出来。

文先生也跑了出来，不过受了点伤，现在在一个医院里。

螺蛳钉拍一下宗胖子：

“真有你的。”

大家围住了宗胖子，老龙老木也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们把宗胖子举起来，可是举不动。

陶爷额上又打起十来条皱纹：

“侬个猪头三，交关重来西，阿拉们举侬勿动哉，操得！”

尾 巴

我们预备在这里把这故事结束一下了。我们那些熟人，如象惠先，淡鲁，许，司徒，陶爷，老木，老龙，螺蛳钉，仲诺，这些人全都紧张地忙着。晚上大家挤在一处，谈一会，休息一会。有时候晚上也得有事。仲诺家离梁先生家不远，他和惠先一有空就来跟大家谈天。老龙要接珂出来的主意只好暂时打消，因此他更想念她：她趁这时候来见见这世面可多好哇。

他们每个人就这么生活下去，于是这故事好告一个结束了。

待会儿。还有几件事要“交代”的。

第一是，任之来了封信，从杭州发的，他说他从家乡出来，到了杭州，上海来不了，暂且住在一个表姊家里再说，如好走，马上就来。带出来的烧饼什么的可吃完了。惠先的回信上有几句不大满意的话：“杭州到上海并没有阻碍，我们是如何的望你来呵！这是什么时期！你难道想在杭州游西湖吗？”

其次是，有两个人爱了起来：惠先和仲诺。他们没去看有声电影，没去跳舞，没打高尔夫球，没吃巧格力糖，没到法国公园去散步，没去吃西餐，没去——总而言之别人的恋爱花样他们全没干过。仲诺爱惠先的真实，坦白。惠先爱仲诺的活泼，

勇敢。他们爱了起来：同居。仲诺起先……仲诺在惠先搬到他那里去住的时候他还不大……那一天他说……

万分对不起，作者请读者诸君原谅他：他可真不会说恋爱故事，一说就结里结巴的了。读者诸君如高兴听恋爱故事，那我听说吐膈孽夫的小说里有各种各色的恋爱，请你们去问陶爷借来一看，他那些书没给打掉，也没给卖掉，现在还好好地排在他的书架上哩。

还有是，螺蛳钉对那位许姑娘提出过一件事，就是那天给漠鲁在门外听见了的。我为了这事去访问了他们一次。

“对不起，”我说，“我预备结束我的故事，因此想请你们把你们的事告诉我，好叫我对读者‘交代’。”

“关于什么事？”螺蛳钉问。

“关于你们的……你们的——恋爱！”

“还谈不到，所谓恋爱，”许说。“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新的所谓爱应该是建筑在友谊关系上的，如不能完全把所谓对方认识清楚了是很不……很不那个的。”

“你认为是时间问题，是不是？可是漠鲁和陶爷两星期就……还有惠先……”

“但是我的意见是那样的，”她坚决地。

“不过我希望我的故事顶好能象电影片子一样，有始有终。到末了，来一个大圆满。所以我……”

他们笑了起来。

螺蛳钉拍拍我的肩：

“别慌，现在我们正在筹钱想开个电影公司，开成之后一定请你做编剧部主任。”

他们预备出去了。

我又说：

“我总希望……”

许皱了眉，把她的黄头发抹到耳朵后：

“我们都有事去，请便罢。这是什么年头，还噜嗦这些！你就这么告诉你的读者罢：我们的事，要且听下回分解。……”

话还没完，他俩已经跨出了门。

本书初版作者署名：铁池翰

一 年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3年4月1日初版

《良友文学丛书》第五种

1933年6月1日二版，删去末尾
一节。本篇则据初版本校印。

社会问题讲座

星期日，天气好得古怪。明天又是个了不起的节日，一共有两天玩儿。官儿们都打算好好寻一回乐，于是秘书刘培本先生书室里坐了几个他的同事。

他们谁都爱上刘培本先生家里来：刘先生待人殷勤，跟什么人都谈得上，款客的东西又都是怪精致的，饭菜也合上他们的口胃。此外还有是，刘太太很大方，谈锋最健，又什么都懂得，不论你抓住了个什么题目她会尽跟你说下去的。现在可抱歉得很：她不在家。

刘培本先生正送走了两个客回到书室里来。

他是矮小个子，远远地瞧来象根牙签：在座的诸位就个个都显得怪高大的了，即使是王科长——脸顶长的那个，他的科员们都叫他“一寸五分丁”的。刘秘书个子一小，好象因此那班下属就都不怕他，不管他高兴也好，绷着脸也好，他的书记总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象要一脚就由他脑袋上跨过去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他勤务发着怒，跳得很高，可是那勤务满不在乎，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似乎要看看刘秘书到底跳不跳得进去。但同事们并不因他长得矮小就失去对他的敬意，刘秘书自己没理会这个碴，他还是留着他的胡子，象机械画地斩

齐着，还让它涂了油似地放着光。他脸子也比别人的短一截，仿佛给谁压了一把。眼睛也小，一边一个安放在阔阔的鼻子上，把距离弄远了点，瞧来象个比目鱼。

回到房里，他搓搓手透口气。

那一寸五分丁打个呵欠，没劲儿地问：

“那俩是谁？”

“那老者是梁梅轩。那三十几岁的是他外甥，大概不是亲的……或者是亲的，我弄不清了。……唔，不是亲的。据说他才来。他叫白慕易。”

那个似乎又打了个呵欠。他嘴老张着，象脸上的肌肉太有剩余，闭住了怕肉会挤起来：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难辨别的。

“他干什么的，现在？”一寸五分丁胶似地追问。“他想找事吧？那老头儿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三十几岁的想找事。”

“老头儿呢？”

“他有个事：当录事。”

“录事？他……”

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秦先生随手拈了一角广东月饼塞到嘴里去。

“老王你干么那么关心他？”秦先生嚼着说。一大滴唾沫从嘴里迸出来，他赶快用手背揩去。

“我爱打听这些事，”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饼，嘴更张大了点：可并不是吃月饼，他是说话。“我高兴起来还得做个统计：找事的多少，撤差的多少，找到事的人多少，什么出身找

到的什么事。这是很有趣的，而且……”

秦先生又拈角月饼。

“得了罢：自己的事还管不了，还管别人的！”

“怎么，这也是社会问题呀。”

他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漂亮，便又自语地重复一句：

“社会问题呀。”

手里的月饼好几次要塞到嘴里去，嘴老没闲。这回很快地丢进嘴，象是再迟一下就没机会吃似的。

“社会问题！”秦先生咕噜一句。又吃了一角月饼：他的吃月饼仿佛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替别人尽义务。

一寸五分丁当作没听见，他钉着刘培本问：

“那老头是……那梁……梁……梁什么啊？”

“梁梅轩。”

“梁梅轩。梅兰芳的梅？……录事，怪不得！那副可怜相一老一实全摆在脸上，所以说……”

刘先生摆着同情的脸色。

“嗳，他真可怜。他在外面混了一世，如今还是录事：三四十块钱要养活一家人，家里有个太太，还有个媳妇，儿子不知在哪里当警察，还不知是勤务兵。三四十块，他也要活下去。……其实他书读得并不怎样。”

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先生，一脸须根，和尚头，被叫作罗汉，他一直在默然抽着烟，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

“他们本领真大：三十几块钱，要付房租，要吃饭，要养活家人，他们也维持下去了。说不定他们还要到夫子庙喝茶，听听戏，高兴起来要去看看电影，他们倒也不觉得苦。本领真

大。年轻点的还要嫖嫖姑娘，他倒并不负债。吃也吃得不坏。我们也一样的是人，我们总是不够用。这道理我无论如何想不通。”

秦先生插进来了，他嘴里又衔着了月饼，说起话来象掉了门牙似的声音：

“人总是这样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他们现在一个月，譬如说一个月拿三十五块钱，刚够用，要是五十块一个月呢，还是刚够用，他决不会每个月贮蓄十五块的。人总是这样的，对不对？譬如我们……就譬如老王，你每月二百六，你刚够用……”

“我不够用。”

“唔，你不够用。譬如一个月亏五十块，不，我们就说是四十块罢——每月亏四十。你要是加了薪，加到三百，你还是不够的。加到四百，你也不会每月积蓄一百块的。人总是这样的。他们当特任职的，每月八百，他靠这八百可聚不起钱来。”

他停了停，把碟子里最后一角月饼放到嘴里。

“人总是这样的，”他很快地吞了嘴里的东西。“说是这样说，但是每个人总是想升官，小官想升大点的，没官做的想做官。”

刘培本先生觉得发言的机会到了，他搓搓手。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他慢慢地说。“就象那位梁梅轩那样，他非常想升个办事员。其实据我想，升到了办事员他还不够用，又想要升科员了。十等科员要升九等，九等要升八等，但是都不会满足的。他升到一等科员又希望当科长秘书了。还而且……”

他咽了口唾沫又说下去：

“还而且……至于有许多不必做官的，他也……我们是没法子，是不是，除了干这些东西以外我们只好饿肚子的：我们不会做生意，又不会打铁，只好靠靠‘等因奉此’吃饭。他们呢，根本不这样想，他们以为在机关里吃碗饭是了不起：他们有许许多多，我亲眼看见许许多多，他们本来有方法吃饭，但是他们……”

秦先生很快地——

“但是他们想做官！”

“对了，”过一会，“对了对了，”刘先生微笑着。“就象那位白慕易同志……”

说着就打住了，点一根烟卷。

秦先生瞧着他的脸：

“那位白同志就是个想做官的？”

“不错，”那个把两个腿子叠着，把皱了的衣裳弄弄好，做个很舒适的样子：你一见就可以知道他有大篇话要说。“不错，白同志的确想做个什么机关的职员。你们猜猜看他出身是什么？”

“中学生。”

刘培本先生摇摇脑袋。

“完全不对。你知道他是什么：是裁缝！他是个裁缝，在他自己那地方当裁缝的。大概后来他觉得当裁缝没出息，或者是以为失了他的身份，他就只想到衙门里吃份饭。他后来跑过几个机关，最近在哪个县公署里当过几个月承发吏。……”

“什么？”

“承发吏——官吏的吏。……唔，承发吏。此外大概还当过二十块钱上下的小官。其实他做裁缝每个月也可做二十几块钱，好的月份甚至于可以赚到四十。但是他不愿意干；大概总是怕失了身份。他家里倒是……说句腐化的话，是所谓书香世家，到他上一代手里就很难维持了。他父亲是开子曰店糊口的，大概因此慕易同志不屑做裁缝。其实做裁缝做官有什么上下，不都是一样的职业？而且……唔，很困难：找什么事呢？办稿怕他还办不了。管账呢，别人不会凭空请你管的。只能当写字的路子了。不过也还是……”

“我说那位白同志准没见过世面，”一寸五分丁说。“你想，别人大学毕业，大学士，还有当司录事的哩，你凭一个木匠资格——是木匠吧？”

“裁缝。”

“是啊，裁缝，你瞧！”他摆摆手。

刘培本于是说了许多实例。象一个北大毕业了业的找事找不着，只得替一个小学校当门房。象一个在美国学电工学了十一年回国，在一个地方当书记等等。他一面说一面来回地走着：从这排窗子口走到对面。时时抬起头来瞧瞧壁上挂着的字画：都是带灰黑的，有许多蛀虫啃的洞。在许多中国名人字画挤着的中间，还有帧油画怪孤独地呆着，刘先生向这帧画瞧的时候顶多。

说完了那些故事，刘先生就在油画前面站住了。这是他一个朋友画的，据说属于后期印象派。要是你第一次到刘先生书室里去，他总得介绍一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好不好？这是后期印象派，不是前期。我这朋友在巴黎学画学了八年。”

那你当然要去看那画了：四五个胖胖的红得发紫的苹果象生了冻疮，一个麻油瓶，旁边站着个断了膀子的女人，很起劲地瞧着那瓶麻油，再次是个话匣子，后面还有几个黄色圆东西——不知是皮球还是窝窝头。……

“所以很困难！”刘先生结束他的谈话。“可惜我没有学到一行手艺，不然哪个高兴来干这……”

罗汉先生在这儿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认为出身不出身满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人缘。

“可是人缘还不如机缘。”秦先生修正一下。

“那自然，”罗汉微笑着。于是又放低了声音：“机缘的确最要紧；阿望现在不是靠臀部吃饭么。”

几个人都从心地笑起来。

“糟糕透了，”秦先生说，“白慕易同志连这点都不够资格！”

然而从刘秘书家里辞了出来的白慕易同志可不这么想。他满肚子热。

梅轩老先生

一

白慕易先生一身的汗，跟着梁梅轩老先生走。

太阳照得正起劲，把街浴成牛乳似的颜色。

街上很挤，多半是些老妈厨子之类的人物。每个人手里提个竹篮子东闯一下，西闯一下，象不认得路似的。等篮子里堆满了动物的植物的肉之后，他们就提回去给他们主人润舌子。此外菜市里也有太太们：撑着把红红绿绿的绸伞，穿着皮鞋，用种不会失身份的口吻跟屠户或者鱼贩子争价钱。满足之后，她们说不定就跑进牛肉店。或者还要去切半斤火腿。得意地瞧瞧手里的篮子，她们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出了菜市。走到半路也许想起还得买一斤开阳。微笑永远堆在她们脸上：她们估算一下，一斤豆芽比王妈买的便宜两个子，一斤牛肉得便宜四个子，每天一共上算二十来个子。于是带着这胜利劲儿，坐了两毛钱洋车回去。

他们甥舅俩走得怪费劲：才让开一个菜篮子，又碰到一辆洋车。梁梅轩先生打算冒火，可是不好对谁发作：那些粗人不屑计较，要是吃了一个车夫的眼前亏，那真丢面子！太太们

就，他觉得在上流社会里总……

梅轩老先生把所有的烦躁挤在眉毛中间。

“这样没有秩序！”他吐口唾沫。

“Hay，你为什么吐唾沫到我身上？”

“你……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见。”

车辆也挤着过不去了，车上的人都埋怨地瞧着那十三号巡警。那怪可怜的巡警其实在忙着；左手揩汗，右手拿棍舞着，裂开嗓子叫——别人和他自己都不大知道在叫着些什么。好大一会他才意识到他自己的职责，于是打清前面的路，让最光烫的一辆汽车最先过去。

白慕易跳到一家烟店里躲过了汽车之后，不见了梁老先生！

“糟了心！”他想。

他到这地方来还不到一星期，一条路都认不得；他一个人是怎么也到不了他五舅舅家去的。他低一下头避过一把淡紫色的绸伞，穿过两辆自行车的中间，蹑起脚来找寻。

可是其实不用着慌：梁梅轩那副侧面相在老远就可以看得出的。他一张嘴比脸部其他的任何东西都高，象半岛似地突出着，就是说别人的脸以鼻子为重心，而他的是以嘴。白慕易跟他五舅舅梅轩老先生分手二十年，前天一看就认得，也全靠这个。

结果你可以想得到：白慕易一找就自然找到那张嘴了。

两个人转了弯。

梅轩老先生把他瓜皮帽取下，透了口气：

“啊，好了。”

白慕易掏出手绢揩汗，他觉得夹袍还穿不住。

“这南京，真热。”

“这是走路之故。”那个鼓住嘴又透口气，他的嘴显得大了一倍。

“河南没有这样热。”

“那是北方，那当然。报上还说蚌埠落了大雪哩。虽说是北国，不过总还是早了一点。”

梅轩老先生接着又叹息地：

“这几年来天时总不正，时热时冷，而且热呢非热到极端不可，冷呢也冷得……几十年来都没有的。……洪杨之乱的前几年也是这样，可见得……”

“唔。”白慕易随便应了句。

他对这洪杨不洪杨一点感不到兴味。他想谈谈刘秘书，可是不知要怎么说起。

他很瘦，一副身躯装在那件有点嫌大的夹袍里，竟象呆在一所空洞的屋子里一样。脸有点窄，因此颧骨显得很高。嘴边和眼角上的皱纹里填了些灰土，三十六岁的人看来就象四十以外了。头上一顶——他叫它做博士帽：博士帽嵌在后脑勺上。

“你饿不饿？”梅轩老先生突然问。

“不饿。怎么？”

“我说要是饿了就请你去吃酒酿元宵，前面那一家的最好。”

“不饿。”停会：“在刘秘书家里那些月饼一吃就饱了。”停会：“刘秘书家里的月饼倒还好。那是什么月饼？”

“广东月饼。其实广东比……”

白慕易怕他五舅换了题目，赶紧说：

“刘秘书他……他……他……你老说他这个人……他……刘秘书这个人……”

“人倒是个好人。”

“不晓得他对于我的事……你老说我有不有希望？”白慕易瞧瞧他五舅那张嘴。

“这要看机缘如何，人生在世是讲不定的。”

“刘秘书说或者把我找个录事。……录事不大容易吧，你老说？”

梅轩老先生嘴角上闪了一下微笑，叹口气：

“总而言之要看机缘。”

两个人沉默着到了梅轩老先生的家。白慕易几次张了张嘴都没说话。他有点兴奋，脸微微发红，全身象有种热气在奔流。他老是记起刘秘书，那张扁脸在他印象里打了烙印似的，他相信即使喝了“孟婆汤”^①还可以记得住。刘秘书嘴上那一排小胡子，他觉得知道它有多少根，仿佛细细数过的。刘秘书屋子里那些陈设，他想自己一定说得出来，什么桌上有些什么玩意，哪张椅子在哪里，有多少个痰盂，有多少个茶杯。他仿佛记得那张其大无边的写字台上有尊铜佛，并且还记得它是挤在一口小闹钟旁边——不过这点有点靠不住，说不定不是闹钟。

^① 孟婆汤：旧时民间迷信传说，阴间鬼魂再托生阳世时要走过一座“奈何桥”，要在桥头从孟婆手上接一碗“迷魂汤”喝。过后就把前世的一切事情都忘掉了。

“这样阔的人还用闹钟么？”

于是又想起刘秘书家里的月饼：那么大一个！盘子里的是一个切做四块的——说不定是切做六块八块。唔，一定是四块，因为六块八块很难切得匀称，不过刘秘书家里有那样的人才也讲不定。他记不起吃了多少，总而言之刘秘书很客气地请他多吃。月饼是什么馅子的到现在都想不出，带黄色，又有点淡绿色，有香气，甜得腻腻的，可是很好吃。他舌根上老回着酸。

白慕易总想再跟五舅谈刘秘书，可是刚要开口，又象前几十年的女人谈起丈夫那样难为情。

梅轩的儿媳勇嫂一见他们回来就提个壶去冲水。她将近三十岁，额上一斩齐刘海，给刨花水涂得胶起来。脸是酱油色。两腿在站直的时候成个菱形，象个老骑兵。

“娘呢？”梅轩老先生问她。

“到沈太太家里去了。”她泡着茶。

“哼，又是去哄酒吃，一定是！”那个没命地叹口长气。

“她老是……她老说沈太太有件衣……”勇嫂多痰地咳嗽着。

“讲当然是那样讲，那当然！”

勇嫂又咳，脸涨得发紫，一条条青筋突着。一口痰好不容易出了喉管又把它吞进去。

梅轩老先生抽着烟，皱了眉瞧着白慕易，轻轻说：

“你五舅妈别的倒没什么，就是贪杯，每天……”

“贪杯？”

“喜欢喝酒。”

他嘴使劲突着，象不高兴呆在脸上，想要飞出去。白慕易傻了地瞧着五舅那张嘴，瞧着五舅走到那张格子窗前又走到床边坐着。地板上满是水烟疤，象秋夜的星空。壁上糊的白纸转成黄灰色，随处还有给水浸成的灰黑条纹，幻成一幅幅风景画。

那位老先生叠着两个腿，把身子摇着，那张床也就不耐烦地叽咕叽咕地叫。他没命地抽了几口烟，就把剩下的拈掉火头，放到烟盒子里。

“男人家吃酒倒……”梅轩老先生瞌睡似的声音。“吃酒倒并不要紧，我自己也吃。不过女人家总……你要吃你就少吃一点呀，何必每饮必醉……你五舅妈就是爱吃酒，酒简直是命，那真是……而她又没有酒德。酒德，要紧的是个酒德。她一吃呢那就，哼！”

白慕易没把五舅的话听进去，可是装了副非常注意的样子。

那个还怪起劲地说着，从酒德回到她太太身上，又谈到他的家庭，最后归结到他的境况。这老头谈着谈着就让嘴突得更高了。眼也尽量睁着。于是用了种恶毒的句子骂他的同事：他一说到他自己的境况他就得动气的。

“……还有个姓吴的，什么家伙，他也当办事员！办个什么事——吃饭！娘卖 mapi 的，一窍不通：怕叫他写收条都写不出。他还以为自己当了办事员了不起，那个臭架子！”

白慕易便叹了口气。

老头用劲地站了起来，那张床就咕地一声。

“什么才能不才能都是哄人的，只要你有运气，有后台老

板。……我呢……我……我当然讲不上有什么才能，那当然。然而我总不至于不通罢，拟拟稿总还拟得，而且我还相信总比那些忘八蛋写得通顺些。然而……这真是天也命也。……我在外面混这多年，还是录事，还是替别个抄东西，什么东西都叫你抄，什么猫屁不通的东西都要抄，娘卖mapi。”

“你老不拟稿？”

“拟稿，配？录事啊！”

那个脸红一下，不大流利地问：

“拟稿办事员拟么？”

“办事员，科员，都拟稿。然而全科要找个写句子写得通的都没有一个，他们也不怕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拿起笔起稿，看见了不怕笑死人！科长秘书也没有几个懂公事的，不通就不通，他们不会看，当然更讲不到改了，就这样。这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秘书是不是都这样？”

“哼，差不多。”

“刘……刘……”

“刘哪个？刘培本么？”这里梅轩老先生停一停。“刘培本倒是懂公事的。我们那里就没有个象他这样的人。我们那里的秘书是，哼，再不要讲起。”

白慕易有点不舒服；他自己不知道是五舅的话使他难受，还是咕噜得使他讨厌。他瞧瞧那张床，又瞧瞧地板——密密的水烟疤，密得叫他打寒噤。房间光线不好，又有种说不出的难闻的味儿。五舅那些不断的话。隔壁小房间里勇嫂在烧饭，老咳嗽着，每声都悠长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似乎用了全生命地在咳，象想把整个肺都咳出来。

“怎么过这样的日子？”他想。

他以前虽然知道他五舅过得不大宽裕，可是他总觉得……要怎么说呢？他当然不会想到五舅住着装满了电灯的屋子，地毯，差人，出去是汽车。他知道梅轩老先生只有三十四块钱一个月。不过五舅总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对不对。而他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总而言之，这和他所想象的五舅的生活是两个世界。

“我呢？”他问自己。

刘秘书说也许可以给他找个录事之类的事。

“我不会跟五舅一样。”他想。

他站起来，拿根烟，用种熟练的姿势去擦火柴。

“第一，我不吃酒。第二，家眷在乡里……”

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了事总是好的。他要是当了录事就跟五舅一样。五舅念了一辈子书也不过是个录事，他马上就得跟五舅“平等”了。他心跳了一下，忽然觉得五舅怪可爱起来。

“五舅！”

“唔？”

“你老如今……如今……”

二

梅轩老先生留白慕易吃饭，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跟他谈。

“我有许多话没跟你说，前天你来我还没有跟你谈个畅快，我还有无穷的伤心话一点没讲起哩。”

五舅妈没回来。白慕易断定老先生的所谓伤心话准是关于五舅妈的。他有点耽心：要是真的谈五舅妈，他还是安慰五舅，一方面也说五舅妈的坏话，还是应该学个所谓和事老的口吻？可是这两桩他都不会。

关于这对老夫妇他很知道，两个老人都象世界上一般的人一样，有点坏脾气，也有点好处。老夫妇别扭起来可很难判定是哪方的错。白慕易想他们彼此的不满一定有个另外的原因，不过他想不出这是什么。他试探地问自己：

“要是他们有钱，他们会不会再闹？”

不过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他白慕易自己跟太太也常常吵嘴。事后总得可怜他太太。太太是并没错，同时也想不出自己的错处：这可真怪！

“刘秘书跟他刘太太是不是也……？”

梅轩老先生吃饭的时候喝了许多烧酒，又辣又苦，喝下去象很烫的开水，热辣辣的从食道流到胃里。白慕易感到喝这酒是件苦事。可是梅轩老先生满不在乎地一大口一大口往嘴里倒，仿佛喝了于他有好处似的。

这老头的脸愈喝愈苍黄，只眼睛是红的，眼外一圈黑。他时时用小指去剔牙。

“你今年三十几呀？”五舅象生气地问。

“三十六。”

“三十六，好快！”

很重地叹口气，又说：

“连你都三十六，弹指光阴。连你都三十六……”

他接着笑一下，笑得并不叫人怎么舒服。大篇话就这么

开始。关于五舅妈只说了一点，还是抓住了酒德不酒德攻击她。过会又告诉白慕易，五舅妈除此以外没什么缺点，除此以外她是个世界上顶好的女人。不过只是这喝酒一点，也就够受的了。

沉重的话声里时时夹着舅嫂的咳嗽，象是谈话的伴奏。有时咳得盖过一切声音，似乎故意要打断梅轩老先生沉闷的谈话。白慕易耽心地一直听到她的痰咳了出来，于是才轻松地想：

“好，出来了。”

可是老不听见吐出来，他才记起她是要把咳出的痰吞下去的。

接着她又咳，这两间屋被她咳得在战栗。她看来象很性急：仿佛一个人一生的咳嗽有定数，她就想赶快把它咳完。急促地一声紧接着一声，象在跟谁挣扎。

梅轩老先生在她咳得顶起劲的时候也只好把话打住了，不耐地皱皱眉，等她把痰吞下去之后又谈话。

“酒倒并不要紧，我也喜欢吃。你五舅妈是不能吃，一吃总……不过按说呢，要是我境况好些也不会……那当然，你讲对不对？……我吃酒是为的解愁，用酒浇我心头的块垒，块垒，那当然。……”

“不过你老……”

五舅打个手势叫他别插嘴。他咽口唾沫又往下说。

“我怎么不愁，我这境况，你看看。钱就没有钱，田就没有田。老子在外面混了一世还没有蓄起一个铜板来，一天料不到一天：吃了早饭，到中饭时候会不会饿肚子还是个问题。亲

戚也没一个阔的，没有一个。真是六亲同运。你叫我怎么不愁。”

这里他停了一停。他瞧见白慕易打算要开口的样子，他便又打打手势禁止他。

“那当然，你叫我怎么不愁。……你三十六了，我跟你还是……庚戌，己酉，戊申，丁未，还是丁未年看见的，光绪三十三年。那时候你还只有……甲，乙，丙，……你还只十岁左右。一别就别了十几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我成就了什么？年复一年，我做了什么事呢？混了一世我还只是替人家写字，当录事！录事，老实告诉你，录事硬不是人当的。当了录事的人一定是前世造了孽。……你勇弟呢，他只是一个人养活他自己：家里就只我一个人撑，老夫一死，大家散场……”

“那倒你老不要这样讲，”白慕易点了支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你想我还有什么希望么？”那个几乎是叫着。“老子五十几岁了，还希望什么！什么希望，我连想都不想。你们当然还有希望，你们年纪还轻。……我喜欢你：你最有志气。”

白慕易脸红了起来，嗫嚅着说：

“我恨我没读什么书，我……”

“不要那样讲！”五舅严肃地校正他。“读不读书有屁关系！我们那里那些科长秘书还不如你哩：你尽可以当秘书长。”

那个怔忡了一下，勉强地微笑着：

“哪里，你老……”

“呃，真的，决非戏言，”梅轩斩钉截铁地。“你的确有希望，

我喜欢你。这多亲戚，后辈之中有希望的只有你。你们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也最器重你。……”

梅轩老先生闭着眼，独白似地说下去。声音更沉重，因此常给勇嫂的咳声掩住。这回他并不打住他的话等别人咳完了再继续，只不住地说，一停止仿佛就说不下去的样子。脸更苍，更严肃，眼圈也比前黑。

“你不要小看了你自己，你最有希望，你们老人家对你期望最切，可惜他老过世得早。你们老人家你还记得么？”

并不等着回答就又说下去。

“你们老人家开了一世子曰店，虽然是一生清贫，究也有自得之乐：你们老人家正是贫而乐的一种人。那当然，那当然，纵是清苦，他的总是高尚事业，自己问心无愧，对你们祖先也对得起。你不要看不起教书先生，不过是在乡下，要是在这里看！——如今那些大人物十有九是教书先生出身。……你们是书宦世家，虽然近几十年来衰微了，然而一代一代，都能够争气，一直到你们老人家这辈，都没有辱没家声。你呢，自从你们老人家一见背，你们老母亲就计无所出了……”

白慕易这里赶紧插嘴问：

“什么？”

“计无所出。就是讲你们老母亲无法维持，……那当然，一个女子怎么找生路呢，你想？送你读书读不起，只好把你辍学，送你去学手艺了。你们老母亲为这件事对我哭，对我讲过好几次，我虽然反对，然而也没有个……你老母也难怪，那当然，不过你……”

那个听到五舅提起学手艺，他就象血管给一个铅块堵了

似地难受。

“那时候……那时候我……”他自己也不知想要说些什么。他取掉他的博士帽搔搔头又把它戴上——他一直没取下他的帽子过。

“以后是这样的，”梅轩老先生张开了眼。“你后来……你究竟是个好孩子，你……”

隔壁房间里的一声：打碎了一个碗。

“怎么？”老头问。

“一个碗打破了。”勇嫂说了就咳。

“你看！”

“不晓得怎样一滑就掉到地上了，我还不……Khukhur, Khurkhur Khurkhur!”

“叫你小心些，你偏……这不是混账么？……你不要想着这不是你赚的钱你不伤心：一个人活在世上顶存不得坏心。”

“Khurkhurkhur，我又不是故意打碎它。”那边抗声地。

“好，你把那些碗都打碎它罢！”老头站了起来。“你怎么不痛痛快快打一下，横竖不是你的钱买的。再打呀，怎么又不打了呢。”

“五舅你老算了罢，勇嫂是一时不小心。”

“要是她认了错倒也没什么：一个碗就一个碗。她还跟你强嘴，你气不气！无论世界怎样文明，大辈总是大辈，没有个大小总不行，那当然。……她打碎碗不止一个。我五十几岁了，辛辛苦苦每个月赚三四十块养家，几个碗能给她这样打么——再打几个还有屁！”

停了会，梅轩老先生要说话又没说：再说下去似乎没什么

意味，马上换个题又嫌太骤。

沉默。

白慕易怕五舅再谈到他做裁缝的事，急于想另外找个话头。

“你老也留了几个钱没有？”他说出了口又想：

“我不该问这句话。”

“留钱？”梅轩老先生似乎吓了一跳。“怎么留法？……所以我非常之着急：要是一旦没有事，一家人那只有饿肚子。”

他叹口气。

“横竖我老了，”他往下说。脸上板板的一点表情没有。“我并不希望什么，那当然，也无从希望。没饭吃，横竖是大家，我倒不怕。我把一家人背在背上，苦苦的背了一世，总尽了我的心，我总对得起家里人，将来见你们叔外公于地下，也交代得过。……因此我常常吃酒：我老了，应该也要寻点乐趣，酒算是我的知己。我是知足而乐，我并不希望什么，官升不到，我从不希望升官，我也不妄想发财。……”

白慕易脸上尽可能地打起皱纹来，闷闷地说：

“本来做人没有什么趣味，人是……”

“喂，你不能这样说。我老了，我应该说这些话的，在我这年纪，你想想，不看透还能做人么——那不连我这老命也送掉？……你才三十几，刚过了所谓而立之年，还有一大半人世没有过，怎么可以说这话。你希望无穷的，不比我们老朽。”

这老头就格儿格儿地笑着，象鸭子叫。

白慕易要安慰安慰五舅，他记起别人告诉他的古时候一个愈老愈起劲的一个大人物来。

“你老不要这样讲罢，你老并不算老。古时候有个……有个姓……古时候有个哪个的，他八十遇文王，他叫做……”

五舅笑了笑，不言语。

白慕易去的时候又记起刘秘书：他那博士帽取下对梅轩老先生鞠躬又戴上，可不就走。

“五舅，刘秘书说要是替我找到了事就来通知我们，不过他不懂得我住在哪里。”

“他当然通知我，用不着再找你了。”

“你老看一个录事的事会成么？”

“那讲不定，那讲不定，”那个不高兴地说。“有人找事一找就找到，有人找几年都找不到——几年！还有个人也要找录事当，等了几个月，没有成功，他穷得没办法，当勤务兵去了。真可怜，他还是个大学毕业的！”

白慕易心头象给谁没命地打了一拳。

“大学毕业的怎么……？”

“所以要碰运气呀。”

五

梅轩老先生由白慕易想到一个姓石的同事。

“娘 mapi，这姓石的也配当录事，当勤务兵都不晓得够不够资格哩。”

他吐口唾沫——

“呸！”

把一张嘴紧紧闭着，嘴因此显得更阔。眼睛还红着，有时

发烫。他拿那蓄着长指甲的手去揉着。过会他坐到桌子边，拿出信纸，用种怪儒雅的姿势吮着他的小禄颖。可是他并不写，笔在纸上的空间打着圈，象个要想抓到什么食料的鹰。这么着三四分钟，梅轩老先生把笔向桌上一摔，那笔就毫无顾忌地尽滚着，一直滚到地上。

他不捡。他轻蔑地瞧了它一眼又站起来。

“我刚才要做什么？”他对自己的举动都诧异了。接着忽然又诧异到另一件事上去：日子为什么忽然一下子过得那么快起来。他结婚到现在足足有三十年，天知道怎么一来糊里糊涂就过去了。结婚的一晚象就是昨天，他跟新娘都螺蛳似地害臊。吃酒的人大声调笑他们。保险灯上的玻璃珠子给风吹得飘荡。桌上放着许多糖果。

梅轩这里又沾上点乡愁，他希望能在那保险灯亮着的新房里过一辈子。他想到一些传说：世上的事过几万年轮回一次，每次的人物，历史，都是一样的。

“下回轮到了我……”

下回轮到他的时候，他得好好消受这三十年。他无论如何不把田产变卖，老住在故乡，喝酒，还做点诗，后门外的竹山上他得去栽点菊花什么的。他还得每天向太太……

又揉揉眼睛，接着用小指掏鼻子，他考虑着下次的轮回里，他要不要讨现在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许是好人。可是——

“连累了我一世！”

太太喝了酒常跟他吵嘴，这是要败家的预兆。有一次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太太不肯给他补衣袖，他俩就骂起街来。两

个人在这种事上已经练成了老手，恶毒的诅咒便象钟摆似地在他俩中间两边摆。梅轩先生觉得生平没那么发怒过：他一面咒到了岳母，一面从衣柜里抢出他所有值钱的衣，浇些油，点个火烧。

“横竖我没有穿衣衫的命！”他喷着唾沫。

绸面的皮袍棉袍发怒地冒着火。满院子黑烟。到处窜着烧鸡毛似的臭味。

太太有点伤心，嘴里可说：

“哼，烧把哪个看！”

“我烧我的衣，干你屁事！”

“烧，烧，好！你想我会可惜它！……烧，烧！……怎么不把房子也……房子也……也……”

她就哭了起来。

房子可没烧，卖掉的。衣裳是，梅轩老先生三十年来没做过件把光烫的。有时到街上去，他红着脸瞧着别人的袍子——走到什么地方去都不会惭愧。一去赴什么宴会之类他就难受得要发抖。见了朋友的大绸皮袍，他便得想到这就是烧掉了的那件。衣襟上有块油迹；对，那是引火的豆油。仿佛他就闻到了烧时的臭味。

“那时候，家里怎么有那多的豆油存着？”他想。

“伯勇的娘也太……”似乎答自己。

不过近几年来，伯勇的娘象把脾气变好了一点，一天到晚不大开口。喝酒可进步多了，喝酒！……现在她还回，也许醉倒在马路上。……

梅轩老先生皱着眉，攒着嘴，一直到晚上。勇嫂带着她不

断的咳声进房出房。桌上的闹钟急促地响着，把时间一分一分带走。那支小禄颖还躺在桌下，不耐烦地瞧着梅轩老先生。

“她一定醉死了，那当然，那……”

他喘起气来。为要进放出心头闷着的些什么，他狠狠地在桌上匍地打拳，正打在一串钥匙上，痛得赶快缩回。

“娘 mapi，钥匙放在这里！”他说。

断定她是醉死了，他就仿佛亲眼瞧见她躺在马路边。她旁边一定围着些下流人看热闹，用粗话谈着：反正她自己不爱面子。管她！躺着躺着也许有个巡警过来了：他得弄醒她问她哪里的。她说什么呢？她说她是梁梅轩的太太！她或者还要告诉别人，梁梅轩在什么衙门里当职员——录事，三十几块钱一个月，而且……

“糟糕！”梅轩老先生在肚子里说，“糟糕，糟糕，糟糕！”

八点多钟太太回来了。酒是喝过一点，可不象梅轩老先生想的那么糟。

这你当然可以猜得到，他们象发条开足的机器一样，非吵嘴不可了。老太太有这么个脾气：她犯了什么过失，她最恨别人说她。反是平常没做错什么事的时候，说她几句倒满不在乎。所以梅轩一作起势说她回家太晚，她就非常流利地说：

“晏了么，晏了么，晏了么？你看看几点钟。你倒常常半夜里才回来，我一出去你就这样讲那样讲！……现在就晏了么，你看看再说话罢！……这回我随你怎样要去买个手表来，当当都要买。……动不动就讲是晏了！……看到底是哪个回来得晏，看看！……你当我……”

就这么着闹开来。梅轩老先生以为她不该喝酒，他自己

喝几杯倒并不在乎，因为一个是男子，一个是女人。他有点气促，把这理由结里结巴叫了老半天，别人还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他说着拍着桌子：上面那串钥匙早扔到了地上，他手捶着不会疼了。

“哼，男人家！”太太用了短音阶的调子。“你还当如今是老古板时候么，你还当我是……”

梅轩老先生很重地在桌上一拳：墨盒，烟匣，桌上的一切，都吃惊地跳了一下。

“好好好，那你去学时髦好了，你去你去……你去学那些娼妇，去剪发，去去去……去穿……去穿……”

“什么，你骂我娼妇，你骂我……”

一些现成话在两个人嘴里往返。两个人都有点疲倦：这些话是三十年来常常挂在嘴里的，每星期总有三两回要把这些老花腔向对手掷去，老是这么一套，老没有变化。彼此都料到自己这句出了口对方一定答什么，象梅轩老先生在衙门里抄写的例行公事。

吵着吵着他们声音小了下去。梅轩老先生右手发胀，不再敲桌子了。

话还在说着：两个都想要对方先闭嘴。

勇嫂对梁老太太咳嗽着：

“Khurkhur，算了罢，你老。Khurkhur，你老尽讲……Khurkhur。”

“是他要吵嘛，是他要……他要……”梁老太太用手摸摸头发，一面哭了起来。

梅轩老先生叹了口气很长很长的气。

沉默。

“勇嫂你倒杯茶把我。”梁老太太说。

似乎很口渴，她把茶一口气灌下肚。她老拿眼去瞧瞧梅轩老先生，两对眼碰在一起的时候她又赶快移开。她想他近年来脾气变得更坏了。他凭什么来发脾气？如果他地位高，钱赚得多，他爱吵就让他吵一点，她还服气些，可是现在……

她又要第二杯茶。喝下了的酒似乎把她全身的水份都挥发干了。

梅轩老先生又抽了口不比先前短的气，接着反着手在房里踱起来。脸上象涂了一层灰色的油。眼睛红得发光。他仿佛在想什么，又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的。

梁老太太眼珠跟他走。瞧着他那苍白的画满了皱纹的脸，她知道他给近年来的牢骚把身子都磨弱了。他少年时很觉得他自己伟大：有一肚子“经济”，将来的生活是光明得耀眼的。可是一下子就是几十年，并没机会用到他的那“经济”。现在只能切实点地希望着最目前的事：譬如加十块钱薪，或升个办事员之类。她现在已死去了前几十年的对他的信仰，代替的是，五成轻视，五成怜悯——梅轩老先生这么年纪还得把家人的肠胃背在背上，撑持着门面。

她老瞧着他。忽然她泪腺里挤出了几滴水，就怕人发觉地赶紧揩去。她感到自己的身世，追怀往年的盛况，她心头永远印下一块阴影。

梅轩老先生站住了。他绷着脸。

“都是为了背时，”他叹气。“真背时啊！”

还想要说什么，可是闭住嘴又走了起来。

勇嫂把后房的灯灭了，到这房里来就着灯光补袜子。她头低着干她的，仿佛房间里只她一个人在着。似乎为怕太吵，她拼命把咳忍住，一呼一吸听得见她肺里呼卢呼卢痰响。有时忍不住咳起来，新爆裂什么似的一大声，痰就象弹丸地射了出来。

静默了十多分钟，梁老太太问：

“明天买什么月饼？”

梅轩老先生嘶着声音说：

“多买点枣泥的罢，你喜欢吃枣泥。”

他们都平静下来。梅轩老先生想这么吵嘴不是好兆头：愈吵愈背时。第二天拜了祖，他提议两个人在祖宗面前赌个咒，以后彼此都让步一点，使家庭和睦起来。

“还有呢，你下回少吃点酒。”他说。

梁老太太笑，脸有点红。

“那你呢？”

“我也……我倒……好，我也少吃点。”

他们这天都很快活，相对坐着啃着月饼。梁老太太眼泪淌出来一下，没给谁瞧见。梅轩老先生偶尔瞧瞧她，不知怎么就联想到明天八点钟又要去办公，他就全身发了一阵冷。

弟兄们

一

白慕易住是住在他一个本家哥哥白骏家里。并没什么不方便，他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很快乐，每天一早起来就把博士帽嵌在后脑上，跟白骏夫妇谈闲天。这里一切都没有梅轩老先生家那么暗淡：什么缘故？很难说。也许因为白骏有八十块钱一个月吧。

白骏是个长脸，是个好人。肩膀象金字塔似的尖削，武装带挂上去常要滑下来。

“你五舅真有些酸里酸气，不敢领教。”白骏说。

那个用鼻子笑一下。

家里每天下午五点钟以后总有些同事同乡来。有时候打牌。他们都是二三十岁一个，谈起话来有他们一套术语。白慕易虽然不大懂，可是只等一有机会就插了进去。

“老白，我们那里添了个女同志。”牙齿突出到嘴唇外的赵科员说。

“哦？”白慕易象很熟练地插进来。“还好不？”

坐在角落里的王老八在咬着指甲，他忽然跳起来：

“当什么的？”

“自然是司书。”

白骏的太太微笑着——她永远微笑着的，因为她有一次微笑照个相，个个说这相照得美极了。

“怎么‘自然是’？”她问。

“女同志总是当司书，”赵科员礼貌地笑着，牙齿似乎更突出，更长了点。“男女平等平等，女同志究竟不同，她们办的事真不敢领教。有些一点事都不办，你送公事给她写，她相应不理。八点钟办公，她九点半钟来。时时刻刻要请天把两天假。她自己送假条子到长官那儿去。长官要是风流点的，还要搭讪几句。长官要是故意不准假呢，这位女同志就把屁股这么的一扭：‘嗨，不吗。我一定要请假。’这真只有女同志干得了：女权高于一切。要是我们，硬碰硬，不准就不准。你要是也学了女同志的把屁股一扭，‘嗨，不吗。’这位长官一定要奇怪得昏过去：‘咦，这家伙真怪，怎么，神经病么？’”

“我不信，就有这种事。”白太太否认着。

“真的有，你不信问卫复圭，卫复圭是向来不扯谎的。”

大家的眼转向卫复圭。

卫复圭抬起他那张黑脸，把三四分厚的眼镜架上一点。

“女同志却是不同些，”他静静地。“不过象老赵那么说的我倒没看见过。……”

“哪里，我亲眼看见的：就是谁呢，就是那回你看见的那个李同志。你别给你的密司程辩护了罢。密司程倒也许是例外。”

“有或者有的，”白慕易马上插进来。他取下博士帽搔搔

头又带上。还打算说些什么，可是想不出一句话来。他对他们每种谈话都感到兴趣，他觉得他在学习什么。

“现在机关里的男职员都把女职员另眼看待，”卫复圭还是那么静静地，象只有他一个在说话似的。“女子比较上能力是差些，这是一点。这是奇怪的：男子做了几千年的事，而女子才开始哩。还有一点是，现在的一般所谓女同志自甘做玩物。”

白慕易象炸药似地轰出来：

“玩物？”

“玩物，”那个冷冷地瞧他一眼。“这当然怪不得她自己：社会使她做个商品的。”

略为停一下他又：

“有几个女职员能力特别高，特别高，所有的男职员都赶她不上。”

“怎么会特别高呢？”——这又是白慕易。

那个微笑一下。

“或者是什么天才。”

“这天才当然是，”王老八说，“当然是说他的程同志了，对不对，老卫？”

白骏张大的嘴：脸子更拉长了。

“我们卫同志是女同志的忠实同志。”

“呃，是程同志一个人的忠实同志。”王老八忠厚地调侃，忠厚地笑起来。

白慕易觉得这些人每个都怪可爱的。每晚白慕易取下他的博士帽上床之后，他总得把日间大家谈的话温习一遍。想

到他们都待他好，当他自己人看待，他心跳起来，皮肤上有泡在三十六七度的温水里的感觉。

他羡慕卫复圭：似乎大家都对卫复圭有种信仰，谈论什么总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会说话，无论说什么总有一番道理，他妈的真怪。

“我要好好地学学。”白慕易想。

找到了事，他就是上等人，他得重新做人。他想到五舅说他有志气。他想到刘秘书跟他说的话。

星期日，老赵他们又来了。

“呵，我们新来的那女同志怕就会升官。”

想起升官，白骏拍拍王老八的背。

“保你的公事有没有批下来？”

“没哩。”

“批下来你要相应请客才行哩。”

王老八笑笑：

“等情据此，两包花生米总有的。”

白慕易对白骏低着嗓子：

“我的事不晓得怎样。”

“你才来了十天，急什么，”白骏轻松地说。“有人等什么半年一年的算不得一回事。况且你呢，第一，刘培本答应了你的，他总有点把握，第二……第二……”

“不过我……”

白骏太太对她男人用种可以使白慕易听得见的低声：

“刚舅舅的消息究竟怎样？”

“内是内定了，”白骏拼命遏住他那一脸高兴的颜色。他

想象到他的刚舅舅当了个什么长，他准是个总务科科员，百多块钱，还有别的……

“慕易的事可不可以等刚舅舅来？”

“那等到什么时候去，”那个用手抵住他的下巴，象要把他那张长脸压短些。“现在应当先钉住刘培本问他要差使。第一，宁可等刚舅舅的事有明命发表了再骑马找马。第二，我总以为……”

“打牌打牌！”老赵叫。

哗喇！——牌倾在桌上。

“来呀来呀，老白！”

“就来，”白骏装着很忙的办事样子，又向白慕易打着手势。“至于你呢……你呢……你可以……你可以那个的，可以……”

他说不下去了，就怪忙地去上了牌桌。

“底和多少，跟上回的一样么？”精明地问着。

白慕易张大了嘴瞧着白骏。王老八从他身边挤到牌桌上，把他的博士帽弄掉在地上。他红着脸捡起来。

“保你的公事什么时候呈上去的？”老赵瞥一下王老八。

“礼拜三吧。准不准还不知道哩。”

“照准照准，”白骏高声地。“王八现在红光满面，还不升官么。这几年王八兔子都走运。”

白骏太太老在等机会笑，这里于是大笑起来。

“王八兔子都走运。”她说了又笑。

大家都没瞧她的笑脸，她使用脚在地上有节奏地踏着，一面装做用心看他丈夫的牌；可是不大方便，白慕易也坐在白骏

后面，他的博士帽时时挡住她的视线。

老赵还说着升不升官的事。他表示升官是靠有背景，或者靠自己的运气，无所谓劳绩不劳绩，譬如象——

“譬如王日新，他总算努力的，但是他干了这么久晋过级没有！”

“升官自然困难的，”卫复圭说。“个个想升，你先升谁呢。”

白骏叹口气：

“这么干下去真没意味，有机会我一定要另外找个……”

他太太在他腰上推一下。他意识到些事，赶紧打住。

“另外找也要机会呀。”老赵粗声粗气地。

“是啊，”白骏马上接着。“真是！”

过会他脑袋转向白慕易一下：

“你五舅也是不得意。”

“唔。”鼻子里说，轻微得几乎听不见。

“你五舅呢，我当你的面说，你五舅的脾气也太不敢领教了。你五舅脾气真坏：差不多同乡里面都闹过意见的。他跟我吵过。”

“为什么事？”

“呃，不说罢：说起来太无谓。……我倒毫不介意，他却非常恨我，不到我这里来。他说我摆架子，真笑话。第一，我这样可怜，摆什么架子啊，见了鬼的。第二……第二……”

“他五舅是谁？”

“梁梅轩先生。”

“哦，鼎鼎大名的梅轩居士！”

“他跟我……”

白骏太太突然象啦啦队似地大叫：

“Hay，怎么可以打五万呢！”

“不打五万打什么？”白骏不高兴。

“怎么打五万？”她又恢复她的微笑。“这里……又是这里……这里是个边张……怎么可以打五万？……你专门讲话，牌都不晓得了。你怎么会不输钱？……让我来打罢，还是。起来起来，让我打。”

“内阁下令撤差查办了。”王老八说了，自觉这句话非常俏皮，一个人大笑起来。

“我不。”白骏。

他一个劲儿不让。吃晚饭的时候他赢了十二块钱。到十二点钟又把赢来的输了出去。

白骏沮丧地说：

“生个儿子又死了！”

白慕易始终坐在白骏的后面，他吃力地看着他的牌，可是没看进去。他时时伸手到口袋摸着他那一块二毛钱带几个铜子：糟透了，他只有这几个大了。把铜子敲着响，很低微的，只有他自己听见。敲着敲着拿出手来嗅一下：一股闻了要坏胃口的铜腥气。那顶博士帽老要碰着白骏的颧子，白慕易把帽取下再带过，可又碰着别人的脑袋。他老偷偷地瞧王老八，肚子里似乎非常耽心别人发现他的偷看。他觉得自己有点象他太太从前做新娘的那一晚，他几次几乎要笑出来。可是放心，没人发现：大家的全生命全注在牌上。王老八一点也不会想到有人在悄悄地嫉妒他羡慕他，他脸子和手都在起劲，很响地把牌拍在桌上。白慕易在想着王老八这家伙凭什么升官。

这家伙现在或者正走眉运，可是他眉毛长得乱七八糟，象在热水里烫过的鸡毛。嘴倒有点象……

“象那个的，象……”

可记不起了，总而言之这张嘴以前瞧见过。

这晚白慕易没睡着。他闭着眼，跳着心。老记起他的太太：他出来的时候，他太太对他那迷信劲儿！她庄严着脸色送他好几里路，仿佛送个英雄到土尔其去夺圣地似的。

“现在她一定等钱用。”

桌上的表静静地响着，杂着白骏的鼾声。这使他烦躁得要命。

“听说男子打鼾要背时的。”他肚子里说。

可是他自己也有点模糊，也许是说女子打鼾要那个的。他记不上了。

刘秘书……

“哦，王老八的嘴象刘秘书！”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轻松起来。他有点热，把被掀开一点。一个人在轻松之中常要想起些使自己舒服的事来。他计划他要是一当了录事就做什么：寄钱回去，第一是：他太太得了钱定得告诉午生：“你爷做了官，做了官！”乡里的人也许不敢再叫他白六娘子，要叫什么太太不太太了。他自己是：老爷！他妈的多够味儿！

有点风，凉了起来。他把被又封得紧紧的。外面鸡叫。有几条狗在嘶声吠着，仿佛怪伤心地。过不一会听见汽车学牛叫，至少每两三分钟有一次。

“坐汽车也不过是个官。……刘秘书有不有汽车坐？”

说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委员也得，录事也得，都是衙门里办公事的——上等人。他可以对得起他死去的老子。以前他在学手艺的裁缝老板定得：“我讲过白老六家里是大户人家，白六是有出息的，你看，现在，哼，不是么？”他还得跷起他的大指头。

心跳得床都几乎震倒了，他盼望天快点亮，马上就可以起来。真奇怪，干么要有夜，永远是白天不好么？

翻个身。

所想的也似乎翻了身，他在埋怨死的母亲干么要送他去当裁缝。觉得自己太可怜，没一点主意就去学手艺，年纪那时也有十二三岁了一——古时候有个什么甘的十二岁就当一品宰相哩。

额头上全是汗。仿佛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天对不起地的事，内疚透了地心疼着。要是他没自觉心，他也许……也许……

“怎么尽想这些背时的事！”

第二天他仿佛很骄傲地跑到五舅那里去：没有消息。五舅只说了如下的话：

“你看舅嫂还象个做小辈子的么：我要她拿洋火把，她先睬都不睬，既而……既而……哪，这样，一扔，象把钱给花子一样的，这样。真太……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娘卖……世界固然不同了，但是总有个长幼尊卑之分，那当然。……象……象象象……而且你五舅妈还要说舅嫂有理。”

五舅妈接着向白慕易说了什么。舅嫂吞着痰也喃喃地咕噜着些什么。白慕易都没听进去。他似乎有点头晕，摇摇地

瞧着五舅妈的头顶——脱了发，便用些墨涂着，光得象漆过了黑漆。白慕易两条腿有站在雪地里的感觉。

可是到了二十四日，白慕易有落子了。

“你五舅打个电话给我，叫你去，刘培本那里有信。”

他没工夫去瞧历书这天可是好日子。天气倒挺不错的：不热不冷，太阳起劲地晒着，街上那些人似乎个个都还可爱。

“哪，这里一封信，”梅轩老先生说。“刘秘书说录事没找得到，只有文书上士缺。”

“文书上士？上士是……？”他想问上士是官还是粗人干的玩意，可想不上怎么措辞。

“文书上士也是抄公事，比录事要小些，”那个把这句大声地重一遍：“比录事要小些！”

“钱不晓得有……”

“二十块，”很快地。“你当然够了。……固然你是有向上之心，但是也不可操之太急，那当然。而且少年人也不能一下就居高位：得官忌早。……”

信是写给一个副官的。

“恭喜你恭喜你。”白骏太太微笑着。

白慕易拼命忍住笑：

“这是毫无意思的官。还不晓得忙不忙哩，真糟了心。”

二

有一个人天没亮就张开了眼。

号兵们练习吹号的声音浮过灰黑色的空气，懒懒地游到

每个睡着的窗口里。这整个都会还在睡觉，寂静得深山一样，号声就展得更远了。每声号都怪悠长，由低到高，又由高回到低：并不成调可是很调和。要是失眠了一晚的，或者什么神经不大健康的那种吟吟诗的人，也许还从这里面听得出一点悲哀。这种沉着的音说不定有点凄厉。

天上开始涂着蓝色，可还是黑的成份多，象新浪漫派画里的魔鬼的脸。

除一些贩卖力气的人和一些赶火车轮船的以外，所有的人——自然是白慕易所说的上等人——都在做梦。每个门缝里挤出了很匀的呼吸跟鼾声。这时候上帝赐与人类的睡眠，是分了上下二等的。

可是上等人里也有例外不睡着的：我的意思是想要说白慕易先生。

他并不起床，他怕别人笑他起得太早。眼可张着，他不敢再睡着：耽误了正事可不是玩意账！

床对面是白骏家里的吃饭行头：碗柜子，菜碗饭碗，酱油麻油瓶。旁边一张歪歪倒倒的方桌，上面有个笑嘻嘻的不倒翁，怪孤独地一个人站着。这一切白慕易都瞧惯的，不然在这黑空气里，怕还辨不出那是些什么。

外面似乎有洋车夫拖着空车走路。彼此在谈着什么。还有些挑担子的哼着，大概是菜担子。号声慢慢低微了下去。

天上的黑色一下一下地淡着。东方的地平线也许有一线银灰色了吧。房里的酱油瓶，不倒翁，碗盏，开始发了点光。

床上的人在想，那个所谓胡副官到底是怎么个人。也许架子很大。可是或许不会：是刘秘书写给他的信，刘秘书！他

当然是武装。胡副官……

“胡副官，胡副官，这三个字真不顺嘴。”

想笑着怎么去见一个副官的面，白慕易感到有点窘。又带几成快乐

“二十块……”他想。

八块钱伙食，寄十块钱给家里的太太，两块钱零用。可是他非常羡慕白骏家里那些打牌的人。可是这种大牌有点那个：两块钱也许一两手牌就输掉了。

“真糟了心！”

或者就只寄八块回去罢。可是……

太太拿到这八块钱也许哭起来，对午生说他爹做了官只寄了七八块钱。也许还得告诉所有的乡人：“我们白老六还不如做裁缝哩。”

“这是什么话！”他想。可是一不留神，在喉管里发出了音。

他脸热着。他抬头听一会：大家都没醒，才放了心。

“我要好好地干，”他小心地在肚子里说，“他们看我办事努力，总要……过几个月总要加薪的。”

于是焦急地等着可以起床的时候。

老天是管不着那么些，他还是那么渐渐亮起来的。

“快六点了。”白慕易戴起他的博士帽起床。

仿佛过了几万年才到七点。

七点三十四分钟，白慕易由个麻子传令兵带到胡副官的副官室外了。他心又没命地跳。

门可是锁着。

“找谁？”一个兵问着那个麻子，一面从嵌在后脑上的博士帽瞧起，瞧到他那双哗叽鞋子。

“找胡副官的。”麻子答。

“早着哩，”那个看看壁上的钟，“胡副官总要八点多才会来。您贵姓？”

“白，”他说。他不知道对这些人还是应该客气点，还是要摆点架子才好；他不大懂。他瞧瞧这人的符号：传令中士。麻子：传令上等兵。

“唔。不过胡副官还没来。”中士好象希望别人走的样子。

“那我等一等罢，”白慕易把个胸脯挺了一挺。“我有封信……刘秘书有封信，刘秘书！刘秘书叫我来……他叫我来找胡副官，文书……文书……”

中士又着手，瞧着白慕易的嘴，等他说下去。

他想：就说出来罢。

“文书上……文书上士！他叫我来补缺。”

“文书上士？”那中士惊异地说。瞧瞧麻子，又把白慕易从脑袋到脚尖看一遍。

“他或许要对我敬礼了。”白慕易想。

不知怎么磕那中士并没敬礼，只对麻子：

“你请他到这里等一会罢。”指指副官室隔壁一间——上士室。他走了。

房间狭而长，一排有好几个窗子，亮倒挺亮的。靠壁一张小小的床，床下东一个西一个放着些破皮鞋，饼干罐头，酒瓶，洋油箱，粉笔匣，这些似乎不大愿意躲在床下，有几个挤了出来，要是你坐上床，这些东西会绊住你的脚的。当窗一张桌，

放了些《应酬文柬指南》，《公文程式大全》，标点本《三国演义》。一件油得发光的棉大衣挂在钉上，这件大衣大概还是去年穿的。

“我的床要铺到这里。”他计划着。

“不好，这里当风。”又自己反对。

“这房子倒不错。”白慕易对麻子说。

“请坐坐。”麻子走了。

以后差不多每分钟总有个兵士到房门口张他一眼就走。在门口出现的脸子，白慕易瞧来仿佛都差不多：好象都是黄黑色的。衣裳老是件灰布衣。这许多人也许只是一个人。可是有一点他记得住：每回的脸子总是陌生的。对的，是有许多人，他们瞧瞧这位新到的官。白慕易就挺直地坐着，装个威严的样子，同时做出满不在乎的劲儿。

号声。外面的钟打八点。

白慕易流起汗来。可是没动静。想要站起来到房间外面走走。但他怕这是不大礼貌的，会丢面子。腰有点发酸。他运气真可不大好：从他挺直了腰干坐着以后，竟就没一个兵来张他过。

一个兵到房里来了，很忙似地。对白慕易点点头，就开开抽屉翻出些纸看着。他符号上写着上士，名字是沈什么，他瞧不明白。

“上士也是兵夸子么？”白慕易问自己。“糟了心！”

打算要问上士公事忙不忙，可是那上士：

“白先生请再坐一会，胡副官就要来了。”

差不多九点钟才见到了胡副官。白慕易兴奋得连肌肉都

在打战。

胡副官比白慕易高一个脑袋，手上长着许多黑毛。三十几岁，并不壮。嘴角上老痉挛地动着，往往使别人附会到他在跟你装鬼脸开玩笑。脸的轮廓都是直线与角组成的，象立体派的塑像。

“你以前干过这种事没有？”胡副官的口音是京话，带了很浓厚的湖南尾子。

“没有干过。”

那个又把信瞧一下，想了一会。

“你读过几年书？进过什么学校？”

“学堂没有进过。读的老书。”

“唔。……沈上士，沈上士！”他就打打桌上的铃子。“他是……”又瞧瞧信，“他叫白慕易，新补的。你带他去。待一会你填个符号给他。”

符号：

“传令下士，白慕易。”

白慕易差点儿没昏倒。

“我做梦么，我做梦么？”

他希望这是一个梦。

“十四只花边一个月，还有生路么？”他告诉白骏。身上已是一套灰布军衣了，有种很浓的新布臭味。

白骏摇着他的长脸。

“不能这样说的。有事总比闲住好些。第一，你现在无论如何伙食钱总赚到了手。……第二……第二……”

“我真想不干。”

“什么话！”白骏太太微笑着。“十几块钱的事在如今也不容易找哩，找到了还不干么？”

白慕易不言语，嘘了口气。

白骏低声地：

“将来有机会仍是可以另外设法的，急什么。……我们舅舅的事马上就会发表，那时候再……不过你千万不要说出去：第一，怕说出去不大好。第二呢……”

“唔。”

以后白慕易很少到白骏家里去，他怕瞧见打牌的那些人：他觉得自己降低了。五舅家也不大去：他见到五舅会脸红起来。

三

刚进来的几天老睡不着，可是现在似乎也惯了。他简直在当兵。晚上睡着兵床，书架子似的，一个架子上下要躺两个人。房间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儿，也许有点象脚臭。早晨吹早起号就得穿衣，还得上操——那位沈上士起劲地教他们跑步，立正，许多玩意。一个上士瞧来够多伟大！吃饭四块花边一个月，饷金里面扣除。

弟兄们个个都仿佛怪快活。一过了办公时间，大家都得想法子乐一下。谈起话来毫无顾忌，一点也不介意什么面子不面子。沈上士虽然是个上士，可是并不显得比一般人高些：谈话的里面总少不了他。

那天引白慕易进来的麻子传令兵爱喝点酒，晚上把他脸

上每个麻孔都染红了，就有了劲儿。

“老沈，来喝点儿。我得拍拍上士的马屁。”

他们四五个坐在一堆，拉着谈天。男人们的嘴里老离不了娘们儿。他们用最坦白的话来描摹某个女人，或者叙述他自己的经验。他们不象上等人那么着，谈到性器官是有好几打文雅的术语或者学名来代替的。这些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干脆，要谈就谈，把最不绅士的土语句来描写两性事件。一段故事一完，他们就纵声地笑。说的笑话也得涂上肉的色彩，不然便逗不起一张笑脸来。

白慕易红着脸。

“糟了心，这比裁缝还下流！”

他感到心脏肺脏都在一上一下地翻着。这批下流家伙就是他的同事！他想走开去。可是外间太冷清。

摸摸他那突出的颧骨，他瞧瞧他们每张脸。

沈上士也比一般弟兄们高明不到哪里，亏他是个上士：他也跟在里面痛快地谈，起劲地笑。

“白慕易你干么不过来。”他说。

“好。”

不用说是不愿参加进去的。他怕拂了别人的好意，于是在褥下面翻着，装做找东西的样子。

别人那些热烈的谈笑忽然使他有点嫉妒起来。

一个人出了屋子。

三两盏电灯象很疲倦地歪着头亮着。有点风，吹到身上要打寒噤。时时有几声蟋蟀尖锐地叫着，叫两声又打住，仿佛是不得已才叫的。远远的电汽厂在轰轰地响，似乎每声响都

打着他的胸脯。可是房里一哄出笑声，就把所有的那些什么“籁”都掩住了。

他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他觉得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宇宙里。这宇宙一无所有。这宇宙只有他一个人。

又回到房里，他问袁国斌要了支烟。

麻子一把抓住白慕易。

“你这忘八蛋，好象有心事似的。”

“没有。”他极力镇静地说，可是声音打战。

大家瞧了他一眼，又回到他们原来的题目上面去。

白慕易皱一下眉。他打算跑到热闹的白骏家里去。不过一去定得遇见升了官的王老八他们——他们又是别一个世界里的。五舅，那又是一个世界。白慕易有点惶惑：不知道他白慕易的朋友究竟是哪班人。他于是木然地坐到麻子对面。

他们的话没一点装饰，这使白慕易有点感到得着了实惠的一些东西。他平素所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都由他们嘴里进了出来。当然这些话并不是没兴味的，只是太下流。他不言语。他想不去听他们的，可是他们的话象只螺钉似地旋进他耳里去，愈旋愈深，拔出来是不可能。脸子始终热着，一直热过了耳，热到了额子上。他在肚子里说：

“怎么办呢，我愈变愈下流了，真糟了心！”

麻子喝了酒，劲儿更足。

“我再告诉你们：听说吴司书她一定要个将官才有资格操她哩。”

“啊呀得了，”额头有个大青疤的臭豆腐干说，“她凭什么去攀将官！这样的人在老子面前脱了裤都不会……”

话杂得听不明白了。

上士就告诉他们：这位吴司书准没人要，上士他自己都声明绝对不要，她不漂亮，不活泼，不大方。

“太不大方了，”他很快地说，“看见一个男人就象恨不得要钻到地里面去：倒是这种女人顶骚，一看见男人她就想，‘啊呀，他想操我！’……”

话锋弯弯曲曲地一转着，谈到那些长官。

上士说：

“越是官儿小，越是架子大。”

这些话使白慕易有点满意。他一点不感到惭愧地插了进来：

“为什么官小就架子大？”

渐渐地白慕易就活泼起来，仿佛一个窒息将死的人给弄得苏醒过来。在这种谈话中，他一点也没时间去想到他自己要是当了录事，别人会不会这么着谈到他。同时他也忘了他以前所羡慕着的白骏这班人，正是现在恶意地讥笑的对象。他象从什么地方一步一步跨到什么地方似地，一步一步地起劲。到最后他也去呷麻子杯里的白酒，也去拈一两颗油花生，不过姿势不大妥当，手动得迟钝，不如别人的熟练。脸红得象猪肝，略提高了嗓子，话一出了口唾沫就飞舞了开来。先前的高兴消失得连他自己都不诧异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感到只是痛快，满意；可是这种快感只象是被逼着而有的，似乎有谁鞭策着叫他这么着。他热烈地等别人的话一打住，他马上就接着来。推敲着每句话，定得谈来动听，逗得人笑，努力把些刻毒，轻蔑，恶意，放到话里去。不过有点糟糕，无论你

怎么努力，一比到弟兄们总差得远。别人象训练了七八年似的，不用想一想就能说出最中听的话，大家哄出笑来。白慕易一意识到这个，总得把身子不安地扭一下。

“我讲这些话，跟这些人，算不算失格？”他偶然也这么想几回。

上士说着话，常轻轻地叹气，象不好意思把这叹声扰乱弟兄们的痛快。他叹得只有他自己听见。

“吴科长今天又寻你的错么？”上士问红眼睛的王传本。

“可不是么，他……”

于是大家抢着说起来。

白慕易记起吴科长那萤火似地放光的和尚头，他把微笑挂在嘴角上。

一谈到吴科长，王传本就绷住了脸。仿佛从什么高处摔到一个深坑里，大家从欢喜突然沉在严肃中。白慕易记得他脸上有微笑，有点不合时宜，就拚命忍住。可是努力要忍俊却不很容易办到，他愈想到那和尚头——要是用手去敲一下，定得“嘎”一声响的，而且……白慕易转过了脸。怕别人瞧见他还当他是因王传本吃了亏而快活。他现在没想别的，只希望自己能跟这班人融洽起来，跟每个弟兄都要变得调和点。他努力地去想这班有点下流的人跟他是一伙的，应当插进去算做他们的一分子；他拚命也要去适合他们，虽然这使他很费劲。在说到那些办公厅的职员时候，他觉得非跟现在这班人站在一起不可。

四

上午八点钟以后，白慕易就得到办公室去伺候着，瞧每张官儿们的脸的。

叫人铃响了。

女同志吴司书正拿了件什么公事在手里等传令兵过来。她一头密密的头发，每根都象有火柴那么粗。一到星期一，总瞧见她头发是烫过的，蓬松地髻曲着，她的脑袋就显得比常人大到四五倍都不止。脸上密密的雀斑，即使没命地搽上粉，也掩不住那些黑点。这是她平生的憾事。她平素照照镜子，主观地觉得自己的脸并不比别人坏，只是那些倒透了霉的斑。每天她便注意地看报，不看那些不相干的专电，也没有工夫去看所谓时评，甚至于连报屁股上的章回小说都要暂且搁一下，先只把药房的广告翻出来，瞧可有包除雀斑的药——每月买这些药的费用当作了经常支出。……那些斑点的中央挺出一个阔阔的鼻子，象满生着浮萍的湖中竖起一座亭阁。过不了什么一分钟就得把鼻孔擤一下，并且永远是伤风老不好似地吸着鼻涕。

“送到管卷室去。”她把那张纸交给白慕易。

“管卷室？”

“管卷室都不晓得，就在那前面。”她随便地指指门口。

白慕易惶恐地瞧着她那斑斑的脸。

女同志回过脸向她前面的曹科员笑笑。

“真要命，管卷室都不晓得！”

曹科员这里意识到他自己的任务，就皱起眉……

“你是传令兵么？”

“我是传令下士，”白慕易暗示对方他是“士”，比“兵”大一点的。

“你是传令兵，送公事都不会么，eh？”

麻子走了过来。

“他是新来的，我去……”

“那你告诉他罢，eh？不然……不然……对了，老不叫他送，他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eh？”

“是。”

女同志对曹科员再笑一笑：五成表示谢意，那五成的意思是，“这真没办法，对不对？”

白慕易热着脸跟麻子走。

“那个男的是当什么的？”

“曹科员，少校科员。”那个吐一口唾沫。

后面走着的加快几步，跟麻子并排。

“那曹科员跟吴司书有……？”

“呵，曹科员在她眼里么，她是……”麻子含蓄地笑一下。

过会麻子又：

“他妈的好大牌子！……不过是你，要我可受不了。……少校科员，就摔得人死么！……老子不过运气不好，不然的话……我老实告诉你，从前跟我一块儿吃粮的，现在他们挂斜皮带挂烂了。……”

“都升了长官，是不是？”

“可不是么。……不过现在老子倒也不望着升什么官。”

这天晚上，白慕易跟麻子亲热了点。两个人同去洗了澡。

“你从前吃过粮么？”麻子问。

“没，我是……”后面的话咽了进去：他在踌躇要不要说真话。

那个以为他还有下文，可是等不着。

“是什么？”

“是……我是……我告诉你，我以前学手艺呀，学裁缝的。”

麻子惊异起来：

“那你干么要干这玩意，当裁缝不比这个好么？”

“那个……那个倒是……啧。Ai……”

白慕易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仿佛世界上的语言很有点不够用。

麻子话不错：当裁缝比干传令下士强。白慕易知道如今自己走错了路。可是他怎么也记不起从哪天起走错了的：他又觉得这怪不了自己。怪谁——刘秘书还是五舅，还是白骏呢？老实说，他不忍怪这些人：他们都是好人。到睡进书架子似的床以后，他想到当裁缝又怪悲惨的了：那还有出息么？

“大丈夫能屈能伸，”他想，“从前古时候有个姓什么的，他还在别人裤裆下面爬过哩，他姓……”

他现在只是容忍一时，等白骏的刚舅舅来了就，哼！

“看我那时候……”

站在办公室角落里听着按人铃时候所感到的不安，就用这些来抚慰自己。他隐隐地觉得自己比那些弟兄们高一点，可极力不把这骄傲的颜色涂在脸上。跟麻子他们，他还是去适合，去做个朋友：在看着长官的脸色这一点，他是属于他们

的一团的。

叮叮叮……

白慕易瞧瞧左右，办公室的士兵只他一个人在着。

“倒茶！”柯科长伸出一个食指装装手势，马上又没那回事似地接着去看他的报。

大茶壶里没一滴水。

“报告，没有了。”

“什么？”从报纸上露出不大和气的一对眼。

“茶壶里……水……开水……没有开水……”

“告诉我干什么！……上办公厅不能没茶喝！……我管你有不有开水，我只要喝茶！……没水你不好到茶炉里去冲么，告诉我做什么！……”

呆了一会，白慕易带七成鼻音说：

“是！”

他走到茶炉边。他觉得两条腿是凌空的。

袁国斌靠茶炉站着，在不耐烦地等水开。

“你也要开水么？”

“没有法子啊。”白慕易红着脸，拚命地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办公厅里没有茶，柯科长生了气。……”

那个瞪着眼，过不会笑出来。

“你自己傻！”

“什么？”白慕易不大懂得“傻”字的意义，那是外江话。

“可不是你自己傻么：有没有茶不是你的事。你只管得着送公事，送信。你并不是勤务兵。”

“那么我……”

他马上空着手回到办公厅。

“管他三七二十一，”他想，“我横竖不是勤务兵，我就告诉他这句话。他骂我也骂：对骂！……开除就开除，我巴不得！……”

可是他没有这么个机会：柯科长这时候没在办公厅，不知到哪里去了。

白慕易透了口气，坐到板凳上。他瞧瞧所有的长官。他消遣地对自己说：

“柯科长，这三个字真难念。……他姓柯……”

袁国斌提了开水来后，他们俩含意无穷地丢丢眼色。白慕易把嘴角往下面弯着，对袁国斌表示他刚才是胜利了的。一等到吹了下办公厅的号，白慕易就找了上士他们，对他们起劲地谈倒开水的事。

“叫我倒，哼，我有那样蠢：我是传令下士，还管伺候茶水么，是不是。……柯科长他叫我冲开水……他……他……我就老实不客气……”

“那你当然管不着的。”上士说。

“是啊，我就……”

弟兄们渐渐聚多，话杂了起来。说了每个长官，再扯到女同志。随随便便一转，又谈着只有男子们可以听的话了。

白慕易从不走开。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也插进几句话来，不过是很文雅的。他说一句，别人就得瞧他一眼。他内疚一下：他变成下流了，而别人一定是当他上等人看的。

上士瞧着笑一下：

“老白，你真是八股老先生。”

“什么？”

“你好象很有道德。”那个补一句。

白慕易知道那个话里藏着的刺。他们还嫌他太文雅哩。他感到丢失了一件什么东西。

这么天天打在一起，过了一个月。白慕易一点没工夫去想到他的惭愧。他们一起上小茶馆，一起喝酒，或者到上士家里去推牌九。在谈话中，白慕易拚命把自己变得更活泼起来。工作也熟练得多，什么公事交到他手里都不会送错。走路一遇到长官，他也会站到旁边敬礼——非常快，姿势不错，好象这是种本能。听到按人铃，他就机器似地站起来，并一听就知道是谁在叫人。还有，在长官们的手势里，他辨得出这是在叫传令兵还是勤务兵，一点不会猜错。他觉得长官们现在都有点瞧得起他，因此叫他做的事也就多了一点。……

叫人铃！

白慕易站起来。

柯科长手里一封信。

这天是星期六。长官们大概想到明天有一天玩，在计划着打牌还是看电影，大家都懒懒地等吹下办公的号。柯科长交信给白慕易，那听厌了的单调号声已经逗得官长们透过一口气来，挂上他们的皮带和帽子了。

“把这封信送给这个人，”柯科长指着信封。“送到他家里——这地方知道吧，唔？”

“知道。”

“要一张回片，唔，回片就摆在我桌上好了。”

“是。”

“就去。”柯科长戴好帽，走了几步回头说。

信封上的地名白慕易怪熟悉的，那个人他也知道。是谁？
是——真糟心，是——

“刘秘书培本勋！”

五

走在路上，白慕易有点窘。

他脱了他那套灰衣裤和横皮带，穿上那件夹袍。那顶博士帽，又傲慢地嵌在了他后脑上。

“这个时候还要人家送信！”他埋怨地——不，与其说是埋怨，倒不如说他是几分快活：别人多相信他！

日子慢慢短了起来，五点多钟街上路灯就亮着——象只是一种点缀：别人没注意到它们，它们也知道现在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似的，就瞌睡地显着红光。街上的人特别多，个个都似乎有忍不住的快乐，一对一对地纵声谈笑，跨着他们的大步子。秋季大衣也上了市，在绅士们的身上飘着。

白慕易很急地走，出了汗。

“刘秘书家里……”他想。

心头有点异样的感觉：他不知道还是应当感谢刘秘书，还是应当咒骂刘秘书。五舅舅的意思以为他得了这传令下土的事以后，该到刘秘书那儿去道道谢。可是他没去：说不上对刘秘书起什么反感，他只是不愿去，或者是因为去见了那姓刘的，他白慕易就丢了面子——他现在是士兵哪！

此刻可非去不可。

“真糟了心！”

在他记忆里又描出了刘秘书——小脸，小胡子，小个子，客气。请他吃甜腻腻的很厚的月饼。刘秘书把五舅和他都当朋友看。他在刘秘书房里坐过。那张软软的坐得屁股怪舒服的椅子，被他坐熟过的。用个朋友和同乡的资格会过刘秘书的，现在却叫他……

“叫我送信，叫我做当差的！”

他感到吞下一块生铁似地难受。没有觉得自己在走路，仿佛是坐在什么车子上，听任给车子拖到什么地方去。

给拖到了大街上。店家门口装着的 Radio 在唱着猫叫似的歌——他常听见白骏的邻居孩子唱的。百货商行都挂些红红绿绿的纸条，弄些喇叭和大鼓在楼上吹打，懒懒地吹出市面上最流行的小调。

“啊呀，怎么走到花牌楼来了！”

白慕易走错了路。

想从一个小胡同转出去，可是又踌躇。他以为慢一点到刘秘书公馆里也好，不然太那个了——

“太……太……见到刘秘书说什么？”

可是无论怎么，信总要送去的。他于是仿佛举起几百斤重的石锤似的，费力地转了弯。

“刘秘书看见了我要……”

刘秘书瞧见了他定得当他下等人看待：他只不过是送信的差人。别人得摩摩他的小胡子，眼瞧着天花板，象面前没有人站着似的。还怎么着？还用鼻音说话：

“唔唔，唔，要不要回信？”

谈到“信”，而且定得把声音拖得长长的。

那小胡子不用说当然不会向白慕易问候他的老朋友梁梅轩老先生，更不至于请他吃月饼——不，如今他家自然不会有月饼，不过总会有别的茶食：阔人家里一天到晚总有件把两件精致的糕饼：譬如就是牛皮糖罢。——那绝不会请他吃的。刘秘书忘记了白慕易是同乡，更记不起那天跟白慕易朋友似的谈过话——也许他记得，可是准要装个不相识的样子。以前的拜访象没那回事似的。

白慕易这里非常头疼起来。

“回去罢，回去叫麻子送去！”

可是脚不听话，还走着。

又转两个弯。一个会过面的大门矗在他前面。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到底走了进去。

门房还是那个四五十岁没有胡子的老头，腿有点瘸的。白慕易全身都发烫。他在考虑：还是装个架子说要会刘秘书呢，还是差人似地干干脆脆交出信来？……

那老头不认识他，问他找谁，一面打量着这个跑得脸发红的人。

白慕易毅然决然地想：

“自然不会刘秘书。”

用战栗的手拿出了信，太不顺嘴地说：

“一封信……一封信……这是……这是……柯……柯……柯科科科……”——他在肚子咒骂着这三个字的娘：真不容易说上口。

那个接着信慢慢地走。

“刘秘书在家！”白慕易想。

“要回信么？”老头站住一下。

“要的，呃，不要，只要回片。”

院子里剩了他一个人。

他眼盯着那门房老头的屁股，瞧着他进了房。那间房里，白慕易进去坐过，正是那间！记得清清楚楚，他在那间房里当过刘秘书的同乡兼朋友。那时候他坐在朝南的椅子上，椅子有弹簧，坐上去一荡一荡的可真舒服。你要是问他白慕易那房里是什么样子，他马上能一口气告诉你，写字台在哪里，茶几有几张，闹钟——是不是闹钟，还是更讲究点的钟，他可忘记了——朝什么方向，痰盂又怎么摆法。

叹口气，白慕易有点感伤，象遗老想起前朝胜事似的心情。

白慕易回过脸：视线碰了壁。一条条被潮湿浸成青苔，弯曲地在壁上爬着。

几分钟一过去，听见里面脚步响。

“糟了心，糟了心，刘秘书出来了！”

可是步子响远了。

他想或者老头会告诉那刘秘书，送信的差人就是那回跟梁老先生一块来的同乡人。刘秘书也许会出来看他的。也许还得……

心怔忡一下：他希望这么着，又希望别这么着。

又响起脚步子。

老瞧着壁上，不敢回头。直到听见咳一声，他才知道是那老头——手里一张名片。

突然白慕易感到了失望——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

事。他低着头走着，后脑勺上的博士帽就跟地面成了平行的了。

“刘秘书是官呀。吓！”一口唾沫。

天空完全黑了下来，街灯显得怪起劲的样子。白慕易记起他还是没吃饭就出来的，肚子有点难受。先前出过的汗，现在冷了，背部象睡在冰块上面。

二十分钟以后，他到了白骏家里。

仿佛是极度兴奋以后的疲倦，白慕易秋草似地倒到一张椅上。

白骏家里当然有一桌牌。

王老八大声地对着白慕易：

“久违久违！”

白骏问：

“忙不忙？”

“无所谓。”白慕易轻微地。他瞧瞧所有的人，他怕他们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

“怎么你老一个不来了呢？”白骏太太尽量地笑着，可是努力不把牙齿露出来。“一定是很忙吧，忙得出来的工夫都没有了。”

“你干的是什么？”卫复圭插进来。

“那个是……那个是……非常无聊的事！……”

坐中有个他没见过的，据白骏说是叫李益泰——一个很象店号的名字。他穿着武装，少校符号。脸子象一杯浓红茶的颜色，嘴角上有个疤。眉毛细长，弹簧似的弯着，下面放一对很柔嫩的眼，因此看来很妩媚。他觉得自己有女性美，常照

镜子：跟人说起话来，就得注意地做个自以为很好看的那种姿势。

白慕易瞧着他的符号，他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可是他不知道这世界对他究竟是欢迎着还是拒绝着。

卫复圭装了瞧不起似的脸色问李益泰：

“你的事究竟怎样？”

“那还不知道，”李益泰似乎拚命在忍住他的得意。“据王厅长说，好象一定会有个事给我的。不过不知道是个什么事。要是少校，那太没意思了。”

“你阁下当然起码是要干个简任职。”王老八要使对方知道这话是种嘲笑，他说了装个鬼脸，还把肩头耸了几下。

“倒也并不是这么说的，”那位少校符号的冷静地说。“老干少校少校，一辈子少校，太……”他笑一下，又装个严肃样子：“真的是……我钱真不够用。……”

王老八向卫复圭把嘴角向下弯一下，那个就会意地瞧了那少校一眼。

李益泰似乎并没在意，或者是故意不理这个碴，他只叙述起他怎么见了王厅长，这位厅长待他非常客气，等等。

取下博士帽搔搔头皮，白慕易有点摸不清这位少校李益泰是什么来路。

“怎么，他不是少校么？”他低声问白骏太太。

她从心底微笑起来，摇摇头：

“屁！”

“怎么他挂少校符号？”

“他要这样，他是这样一种人。”

白慕易忽然感到非常舒服，舒服得他自己都惊异起来。他学了王老八那张瞧人不起的脸子，走去跟李益泰攀谈，把语声提得高高地。

“你这身军衣几个钱？”

“十几块钱，”李益泰摩摩他的衣。“倒也还好：虽止有十几块，倒还经穿——穿了两个月还没坏。”

“近来忙么？”说了瞧瞧其余的人。可是他们在专心着他们的牌。

“忙啊，”那个笑笑。“现在我当旅长。”

“旅长？”

李益泰不答，留着他的笑脸走到白骏后面：

“老白，我现在怕交了桃花运哩，真是讨厌！”

他以为别人定得追问的，可是并没。他于是扬扬眉毛，抿抿嘴，轻描淡写地说他自己的故事，并且注意着别人在不在听他的：

“上个礼拜六认识了个姓梁的，一个寡妇，怕有三十几了，样子倒看不出三十，长得还不错。她……我一看见她，就觉得她对我……她真是……现在这世界真太文明了，实在也不好……我简直没办法：我总不能姘一个三十几岁的寡妇啊。她简直钉着我，真是！……”

这少校就瞧了白骏太太一眼，又远远地瞧到梳妆台上的镜子，第二次把眉扬了一下，嘴抿一抿：他在考虑着，还是抿了嘴好看，还是不抿。

“还有一个，是昨天，”少校又说，“在秀山公园看见一个……一个……一个……”

大家都不理他，他就“一个”住了。

戴博士帽的人瞧着少校的脸，在诧异着干么这一张酱油脸也逗得那多人爱他。

“一定是因为他有个少校符号。”他想。

不知为什么他心就跳一下。

六

第二天白慕易起得很迟。

天阴了下来，把黑云一层层堆着，象铁锅似地扑在人们脑袋上，使人透不过气来。

白慕易起来的时候，雨在欢迎他，大批大批地落下。一阵风起，屋上就沙喇一响。院子里的树也不耐烦地摇着。

今天是星期，不用到办公室去伺候。他揉揉眼，把博士帽戴上。

麻子在哼着《空城计》，愈哼愈高，终于叫了起来。

王传本瞪着他的红眼叫：

“好！极，极，好！”

可是叫得并不精神，仿佛打呵欠似的声音。

“啊呀，叫好都不会。”麻子说。

白慕易笑。他快活。

“再唱一个。”他说。

“得了罢，”麻子抱歉地。“我的戏是不行的。袁国斌可有一手，他拜过师，唱起来有板有眼。”

“老白，老子昨晚赢了八毛钱，吃过饭请你们逛夫子庙。”

“推牌九赢的么？谁的庄？”

“老沈，”王传本张开了大嘴笑。“下半天算是老沈请的客罢。”

“怕会下雨。”

“管它，你还怕淋湿了你的衣裳么？”

这天白慕易很高兴。他有时想起昨天在白骏家看见的那假少校，就莫名其妙地感到舒服。他又觉得白骏夫妇近来对他有点冷淡。

“不该到他家里去的，他们都是官。”

跟白骏家里一班人怎么也有点不调和，他于是打定主意以后要尽可能地少去——当然不是绝对不去，要是跟白骏完全隔绝了，他也舍不得的。

他坐在乱哄哄的茶店里，挤在弟兄们中间：跟着他们喝白干，吃干丝，一点没什么拘束。举动变成很熟练了。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个有点幸福的人：一切都还圆满。昨天送信到刘秘书那里去，只和门房打交代，不找刘秘书，这措置是很适当。刘秘书跟白骏家里那些赌鬼是一窠子人，跟他白慕易是差得不知道多远多远的。

瞧瞧桌子边的弟兄们，他忽然爱起他们来。他使劲拍一下麻子的肩。

“哈哈，麻子，我操得你屋里娘！”

“怎么？”

“没什么。”

“老白现在乐了，”沈上士说。“他刚来的时候真是……”

袁国斌截过来：

“从前他一天到晚绷着脸，见了鬼似的。”

白慕易笑笑。

过会他忍不住把昨天送了信之后，跑到白骏家里的事说给大家。他表示那批家伙是另外一团人。“他们是做官的呀，”常夹着这句话，把“官”字读得特别重。

“……我看他们真是，Hai！……他们一天到晚只讲赌经嫖经，牛皮吹得天大，其实有什么本事！……官架倒死会摆！……他们是做官的呀！……他们待我倒还算客气：我晓得他们的底子，在我面前打官腔玩官派是不行的。……我总看他们不过。……不过他们倒待我客客气气。……”

他忍不住再三申明了他们待他“客气”而且当他“自家人”看待。这里他无论怎么克服不了脸上那种隐隐的得意的颜色，虽然他在恶意地描写那批官们。

可是他白慕易究竟变成了弟兄们之一。

你要是再遇见白慕易，你要不认得他的。不过几个月工夫，他跟他们喝酒，推牌九，学会了弟兄们谈话中常用的术语。谈起性事件来，他再也不避免那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并且用得脸也不红一下。

“我不是学下流么？”

有时候也得这么想——可是与其说是“想”，倒不如说“一闪”。

十一月五日，报上载着，发表了云士刚任什么处长。

云士刚，白骏的刚舅舅！

对的，白慕易应当去找白骏。

“四哥，”白慕易叫白骏，“我这差事太没意思了。……我一

定要请刚舅舅把我另外找个事。”

白骏现在是云士刚处里的庶务股长，昨天委的，处里新发表的第一个职员。

“不要急，”庶务股长谈公事似地说着。“前任处长是刚舅舅的老同学，现在刚到任，不好意思换人。……等等看。……你千万不要冒失，辞掉这个事不干：第一，怕两头都失掉，第二呢……第二……第二就……”

第二就没啦。

十日下午，白慕易请了几点钟假，跟白骏去见刚舅舅。

客挤满了一客厅。

他们俩坐在楼上起坐间。

“刚舅舅。”白慕易战栗着声音。鞠了躬又把博士帽盖后脑勺。

云处长比白慕易高一个头，因为瘦，显得更高。两个手老捏着，把骨节弄得格勒格勒地响，使人耽心他的指头也许会折断。脸色红得象涂过胭脂，一瞧就可以知道他是用些牛奶鸡蛋之类滋养起来的。从两耳沿着腮到下巴上，胡子给剃得光光的，显一条青色，象大堆的云。

白慕易挺直地坐着在红木椅上，只坐着尾胛骨。白骏要显得跟云士刚很亲热，便在桌上翻翻这样，弄弄那样，有时也满不在乎地瞧瞧白慕易。

“一下子很没办法，”云处长似乎很忙乱的样子。“听说你现在有个事啊。”

“是，不过……”

“那你等等罢，慢慢想法子。不错，那张写字台他能让几

个钱么？”

白骏回过脑袋来：

“唔……呃，我今天再去跟他说说看。”

“好的，你定得去跑一趟。”那个没说完，已经跨出他那长腿，下楼去会客，一路听见他指骨节格勒格勒响下去。

“客气倒还客气。”白慕易想。

瞧见了麻子他们，白慕易拚命忍住得意的颜色。好几次他想要告诉他们，他跟一个当处长的对坐着谈过话，想用种极其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反倒是当大官的没有什么架子。”可是他认为泄漏了什么于他不大好，他使用了全生命的力来制住自己，不说。

“慢慢地来……”

反复地想着。

“老白，我看你又有什心事哩。”

“没有的，不要取笑罢。”

每天下午五点钟后就到白骏家里去。跟弟兄们很少在一起了。

“你五舅那里有裁人的消息哩。”白骏太太告诉他。她快乐似地微笑着。

“裁人？”

白骏给他太太补一句：

“五舅的事怕靠不大住了。”

“刚舅舅那里可不可以想法子？”说“刚舅舅”三个字时有点不大流利：他想到白骏的舅舅跟他白慕易的舅舅是个叫人脸红的对比。

“找刚舅舅？”那个粗声粗气地叫道。“梅轩老先生是个讲气节的，他发了我的脾气不上我的门，他还会去找我的舅舅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前刚舅舅读书的时候，梅轩老先生还当面骂过他，说他没出息，说他……”

“叫他找刚舅舅就，Hm，怕他……”白太太瞧了她男人一眼。

白慕易没工夫去愁他五舅舅的饭碗。他吞吞吐吐地说：

“不晓得我的事……”

“啊呀，急什么呢：刚舅舅又不是讲话不负责的人。……第一，刚舅舅不是外人，第二……第二……”

第二还是没有。

气候渐渐冷了。有时候刮起风来，就冷得全身都冻成了冰的样子。白慕易领到了棉军衣和灰布棉大衣。

“样子真丑！”

他穿了棉军衣瞧瞧镜子。

“当下士当一世么？”

家里又来信要钱：年内至少要寄二十块回去。信大概是邻居王胡子写的，信封写着“大至急”，“要信勿失”，“立候回音”——还把“音”写作“因”。

拿着信看了好几遍，那些字仿佛一个个都跳了起来。

“……如无龙洋寄下，妾可带午生辰生秀儿来寻夫子可也。万急万急。……”

“……妾在家下，想起无生法，实无生法……”

白慕易和着棉军衣躺在床上，手里紧紧地抓着那封信。

“十四块钱的差事！——十四块！”

“老白，这是封什么信？”上士问。“家里要钱么？”

他手松开，那揉成一团的信掉在地上。

“唔，”用鼻孔答，接着叹口气。

“都是不得了的人！”那个自语地说。

“你总比我好些。”

“比你好些？”

上士摇摇头。停停又：

“二十块钱，要养家，你想罢。”

白慕易忽然热烈地把信拾起，给上士看。

“你看看罢，我实在没有办法。”

“大家都一样，”那个把看完了的信摺成两折还他。“穷的越穷，阔的越阔。”

“你倒还有生路：只要升一级就是官长了。”

“笑话！”上士不高兴地。也许以为别人是在取笑他。“忘八蛋才这样想！”

“真要另外想办法才好。”

可是白慕易忽然又觉这句话说错了，仿佛在这场合这种思想都是不应当有的。他脸红着解释：

“我想当土匪都是可以的。”

“真的是……”

“你们谈什么？”麻子闯了进来。

知道了怎么回事，麻子严肃地说：

“老白你别急。老子今晚给你去赢一宝来。”

两种赋闲

—

快要放年假了。

街上又拥挤了起来。店家都趁着机会减价，把货物放到五折四折：别人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比原来的便宜，只要是打了折扣的，都想用点小钱来换些货。每家洋货店书店里都站满了买主。娘儿们成群地排在玻璃柜前面，跟同伴说笑着。她们瞧见朋友寄来的贺年片怪美丽的，于是想买几张更漂亮好看的寄去：为了三四张花纸片她们可以走上十来家书店。一些有职业的爷儿们都打算配几色光烫但又不贵的东西送给那些给他写荐信的人，带便又能够看看女人，就在里把长的大街上来回地走着，带着陈皮梅，笑容，板鸭，果汁牛肉，热情，火腿等等。每张脸不用说是高兴的：刚发了薪水，又有几天玩儿，他们可以去找他们的生活，去“打”一些东西：譬如牌，茶围之类。

热闹人的家里当然坐上了许多客，象刘培本，云士刚，白骏，这些人的家里。

于是白骏房里坐着七八个。

“打牌打牌！今天要打十块底了。”

白骏太太微笑道：

“啊呀，两桌却凑不起来；复圭是不打牌的。”

在座的各位都很心闲的样子。满足似的笑容老钉着嘴角，扫也扫不了的。

李益泰扬扬眉，在大声说他在一家板鸭店里的艳遇。

“哈呀，不晓得多好看：我出世以来第三次看见过的。……我买板鸭，她也买板鸭，她老看着我笑。后来我也看着她笑，两个人……”

“爱你的人真多，”王老八高兴地说。“她们一定是爱了你那副眉眼。”

“不要开玩笑。”那个扬扬眉，抿抿嘴。

白骏说：

“不是。是爱了他嘴上那个疤。”

他觉得这句话俏皮，自己大笑，可是别人没一个笑的，除了他太太——她永远是他的俏皮话的忠实鉴赏者。笑着笑着她意识到自己笑得太厉害了，便拚命用上唇包住牙，不叫它露出来。

大家都拿李益泰做目标揶揄着。

房间里充满着笑。

时间是还不到六点。

忽然一个人冲进这笑的世界里。这人额上流着汗，脸红着，跑得喘气。由脸上的表情瞧来，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急事，可是不幸的成分也许有一点；还有是，带了几成愤怒。

一进房，这人取下他的博士帽扇着——当然是白慕易先

生。

白骏太太赶紧把笑收住，她费了很大的劲。

几个男子的眼都盯住白慕易。他们脸上蒙了一层异样的表情：三成惊慌，七成好奇。李益泰把抿着的嘴放平，可是眉毛扬得更高了：他本来还想再告诉他们在花牌楼遇见一个少奶奶对他弄眉挤眼的事，可给这个无缘无故的闯入者打断，他有点恨恨。他想：

“这姓白的一定有桩倒霉的事。”

王老八正摸到一张“中”，打去怕所谓放炮，于是趁着那三位的注意力没集中在牌上的时候，把这张牌轻轻地放到桌上，好象这样就别人不会“碰”或者和牌似的。

“危险哪。”李益泰轻轻地说。

“碰！”

放炮的人简直忘记刚才他自己打了什么牌，就大吃一惊。白骏紧张着脸瞧着白慕易，眼色里似乎在问：“怎么回事？”

可是那喘着气扇着博士帽的人老一个不言语。白骏便象埋怨对方不懂得他的意思似地问：

“什么事？”

那个的手不扇了，只把博士帽紧紧地抓住，仿佛怕它逃去。他瞪大了眼，很费劲地在拚命镇静着。

“我……没有什么干头……我不干了……太……太使人难过了……不干了……”

“什么？”

“就是啊，我不干了……柯科……柯……柯柯柯柯……柯

长……胡胡副官……胡……胡胡胡……”他十分不顺嘴地说
肚子里愤怒地想：

“糟了心，都是些难说的字眼：姓柯的就一定要当科长，姓
胡的就一定要当副官，我操得你屋里娘！”

大家摸不着头脑。

白骏太太问：

“辞差了么？”

说了她就瞧瞧所有的人。她想要微笑，又觉得跟这空气
不调和，可是又舍不得丢那微笑，于是一笑一灭，一笑一灭，嘴
角上的肌肉便象扯风似地在抽搐着。

“就是啊，我不干了……”

下面又没下文。

沉默。

过了难堪的那么三五分钟，白慕易没命地一下子把博士
帽嵌到后脑勺上：额上热汗蒸着水汽，衬在暗色的博士帽前，
显得更分明了。

“我去拿了铺盖再说……”

要吃晚饭的时候白慕易先生搬了他的铺盖和箱子来。他
不大愿意把辞差的原因说出，一想到那里的柯科长和胡副官
他就得脸红起来，血都要烫得沸腾。

“臭官架子！臭官架子！”他说。

别人不多问，知道他总是跟官长们闹别扭：常有的事，没
什么奇怪的。他们都打不定主意——是应当同情于白慕易还
是不。

白慕易忙着摊开他的铺盖，弄好床。他不愿意再谈他辞

差的事来痛苦自己，又生怕别人提起，他使用些别的话来岔问。

“你们打了几圈了？”不过声音颤着。

在座诸位都怕白慕易的不幸事件扫了他们的高兴，巴不得换个题目谈谈，于是有两个同声答：

“七圈了。”

白骏太太象猫捉耗子似地在等着机会好把微笑挂上嘴。现在正是机会。

“老赵赢得最多，”她说。“他们张张牌都打给他吃，打给他碰，活象喂猪。”

“你们是进贡，”老赵非常起劲。“有什么好牌都贡把寡人……呃，碰！……不是么，又来了！……哈，我这手牌包和。”

李益泰开始抿起他的嘴。

“昨天我在花牌楼，”他不急不徐地说起来，“看见一个象少奶奶样子的女人，她一看见我就……”

“不敢领教，不敢领教，”白骏仍瞧着他的牌。“现在连少奶奶都捞到手了，将来令外婆怕都会吊你膀子。”

那位少校瞧不起似地笑一笑，于是跟白慕易坐到一起。他叹口气。谈到吃饭难。谈到命运。谈到他自己：于是他劝白慕易别着慌。

“我的事马上就要发表了，那时候我一定替你想法子。你会办稿么？”

白慕易不大流利地答：

“会是会一点。”

“那顶好，”李益泰挺挺胸脯，略放低一点声音。一面瞧瞧

别的人。“明天你写个履历把我，慢慢地等我的消息。”

“是。”

他忽然觉得李益泰伟大起来。他几乎想要去抱他一下，表示表示亲热。

“两面一齐进行，”白慕易打着主意。“这个人叫他去替我想法子，刚舅舅那里也……双……双……”

记得有句成语，叫双什么齐下的。

“那个李益泰当过什么的？”姓李的走了之后他问白骏。

“当准尉司书的。”

“什么？”他惊得差点儿没摔下去。

“准尉司书！”那个一字一字地。

“他讲要替我想法子……”

卫复圭绷着脸：

“李益泰说一千句话，有九百九十九句是假的。”

白慕易突然惨笑出来。

“笑什么？”白骏把长脸拉着。

“李益泰是这样一个人？”他尖声地说。

“他是个大幻想家，”卫复圭满不在乎地。“他想要爬上去，爬得多高多高。但是人很所谓背时。他于是乎就用点幻想来安慰他自己。”

“这种人也可怜，”白骏太太笑着叹口气。

卫复圭不大好意思地微笑着。

“都是一样的可怜！”他稍为提高点嗓子。“个个想爬，个个想发财，想弄几个钱，个个一样的！……说是说不应当有升官发财的心。但是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世界。”

说话的人站了起来，取下眼镜用手绢揩揩又戴上，就在房里踱着。他瞥了白骏他们一眼：觉得他们可怜。可是他没轻视他们。

“我配轻视他们么，”他想。“我跟他们一样，我不过看得明白一点。我的生活跟他们一样，一样！……生活，生活！”

他右手握着拳在左手上拍着，冷冷地说：

“我们都没有出路！”

接着又想：

“跟他们谈这些有什么意思！”

白骏表示没办法似地摇摇头：

“我们真不得了。……随你哪个，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好容易有个啖饭地，一下子又落空。……回乡里去也没有饭吃了：不晓得什么缘故，如今有田的人都没饭吃，非自谋生计不可，真不敢领教。”

白慕易从没瞧见白骏的脸有这么严肃过。现在他白慕易觉得不那么孤独了：没有办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即使是那些官儿们也时时刻刻在动摇哩。他把博士帽取下，很重地一下拍到桌上，起劲地问：

“究竟是什么道理，我们这般人回去都没有生路了。”

“外国人，”卫复圭表示着“这是当然的”那种口气。“外国人，所谓帝国主义，他们在中国把生意一做，把势力侵到乡下，乡下人就破了产。”

白慕易想：

“扯到外国人身上，扯得那样远！”

大家漠然地瞧着卫复圭。可是他们相信这话是有点道理

的：他们都相信他。

卫复圭在恼着他自己不能够把这些话说得更明白一点，他脸有点红意。

到临睡，白慕易把博士帽取下，自言自语地道：

“都没有生路，生路没有保……保……”

糟了心，他又想不起这个术语来。

二

白慕易住得有点心焦。

“刚舅舅那里究竟可不可以想法子？”

“一下子怕没办法。”

白骏太太试探地说：

“七姑太想给她大女孩子做一件棉袍……”

没答腔。

白太太瞧了他丈夫一眼，又温暖地对着白慕易：

“一个人总希望不要太大，譬如五太公，那样好的学问，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去当杂货铺的管帐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也是靠不住的，赚一天吃一天，”白骏说。“我要是学了什么手艺我就一点不怕了。”

那个用手摸摸他的颧骨，没表示。

白太太觉得应当说到本题了，她就微笑起来。

“你做几件……我给你去领点衣服来做好不好？……每天做一点，也费不得许多时间，横竖你空着没有事。……好不好？”

“做衣服？”白慕易感到受了绝大的侮辱。别人正打着他的致命伤。要不是白骏夫妇，他会一拳送过去的。

“横竖你没有什么事。”

“哪个做衣服！”他愤怨得声音都打战。“我再去学下流么，再去做裁缝么，再……！”

别人就不开口了。

白慕易伤心地想：

“什么人都靠不住：他们一定是嫌我多吃了他们的饭，我搬走罢！”

搬到什么地方？

五舅，沈上士……

都不行！

在别人家里吃一口饭就受别人的侮辱。

“他们笑我当过裁缝，他们挖苦我……”

他绷住脸出去了。想去找沈上士。可是好象有个什么牵住他不叫他去。他又不愿到五舅那里去：五舅一见他就得搬出他学手艺的话来的。

“一世的缺憾，一世的缺憾……”

说起来总是当过裁缝的，即使当了大总统！

他无意识地走过了好几条街。走得怪快，象有部机器拖着他走。街上的一切他都没瞧见。那些店家挂着的热闹广告，吹打着的小调子，对他都是白费的。那些个柏油路也好石子路也好，于他的脚板都没感觉：他的脚象生在一个陌生人的腿上。今天受的刺激太大。柯科长的官架，胡副官的训斥，开除，于是失业，而这些的总和，还不及刚才所受侮辱的打击

之万一。他隐隐觉得，从今天起，他是重新做一种人，似乎有一个别的生活要开始，这新的生活他不知道是快乐的，还是苦的。于是忽然他有个奇怪得使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思想：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死了——死了，完全死透了，连灵魂都死去了。现是在游魂，或者是所谓“还脚债”。他的亲爱的人们也许正围着他的尸身在哭。可是他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也许是辞差以前死的，死在袁国斌手里。袁国斌的眼泪滴到了他冰冷的尸上。麻子和沈上士或许在旁边叹息。王传本或者在替他穿尸衣，用战栗的手把可怕的白色的衣穿进他灰白色的手臂。……不是吧，他想，那太惨无人道。……他或者死在故乡，他并没出来当什么承发吏，也没当什么传令下士，他是当裁缝的时候死的：太太在哭着叫着要自杀，他的孩子们因娘哭而哭着。一些亲友长叹着：

“他是有志气的人，他不幸就死了。……”

于是呢，他们把他装进一个木制的长方形盒子里，埋到土里。坟前竖了一块碑以供人凭吊，而且碑上的字一定是张二太爷写的。写什么？文曰：

“裁缝白慕易先生之墓。”

裁缝，他只当了裁缝！

“操得你屋里娘，真糟心！”他想。

他希望他没当过裁缝，他还是做孩子的时候死去的，他的父亲……

“我想了些什么啊？……想得真怪！……”

可是隐隐地老感到他父亲还活着，在教学生，就是五舅舅所谓子曰店。他父亲跟一班老头在叹息他白慕易的天

亡。……

白慕易深深抽了口气，拿手使劲地摸着颧骨，仿佛要探探自己是不是象死尸般冰冷的。

他没死。

死是没死，白慕易可老觉得他自己在飘着似的。街上的汽车发怒地吼着来，吼着去，拖一个庞大的影子在他身边扫过，他老当它们只是一种幻影。电灯，人，电影广告，高高的建筑物，这一切都不是现实的。他一双脚仿佛踏在棉花样的东西上，软软的，踏下去没一点弹性，而且似乎有点温暖。

“我是做梦……”

于是他又追想这梦是什么时候做起的。

风吹着他有点冷，他把双手笼到袖子里。忽然又抽出手来，他认为袖着手是不大好的姿势：胡副官说过，“穿军衣的时候不许把手插在袖子里。”

手忽然感到很冷。

他笑起来：

“胡副官也是梦里面的呀。”

轻松了似地袖进手去，他跨上人行路。他踏得很重，想要证明自己在不在做梦。……

“老白！”

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这使他有非常清楚的感觉：他并不是在做梦——猛然一觉醒，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和痛苦忽然就咬伤了他的心。

他回头：袁国斌一张笑脸离他靠近得只有一寸远。

“哪里去？”别人问。

“走走。”白慕易的声音象有块大饼衔在嘴里。

“怎么不常来看看我们？……你近来怎样……”

“没有生路。”

“跟我去喝一杯罢，好么？”

白慕易轻轻地摇头。

那个一把抓住他的手。

“怎么不去？……有事么？……”

似乎怕白慕易插嘴，袁国斌赶快又接着说：

“你又好象有心事哩。……去罢去罢。……”

白慕易忽然非常感动起来，不过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人可爱，还是因为这个人待他好；他不知道。他也许在下意识里讨厌这姓袁的也说不定，或者是嫉妒袁国斌一点什么。他拚命把要淌下的眼泪忍住，于是跟着他去。

回家是三点钟，他有点醉意。卫复圭和李益泰在房里，跟白骏太太在闲谈着什么。他原谅白骏夫妇了。

“他们生路也没保……保……保什么的。……他们也可怜。……真可怜呀！……”

“吃了酒吧？”白太太问。

“唔。”

别人就象没有他在旁边似地谈起来了。他们象争论一件事。

“无论如何不对！”卫复圭似乎有点发怒。

白慕易有点热，卷起一点袖子，静静地坐着瞧着那个起劲的人，仿佛对他们的说话引起了兴趣。

“决计不对！”那个说下去。“老李，我说你应该把眼睛看

远些，多学些，不要人云亦云。人家说话是有立场的：他们是一种宣传。他们说这些话是于他自己有利的，不然他们就会倒。等到他们一宣传，一些狗就学来当至理名言了。……老李你应该做个人，不要去学做狗……”

那位老李把他那双妩媚的眼张得大大的。

“哪个做狗，哪个去宣传？”他忿忿地。“你不是替反动分子宣传么。……我生平最恨反动分子，提到反动分子就马上该枪毙，该杀，没什么好说的。”

白骏太太微笑着。

“老李你真是！这些话毫无意思的。”

“反动分子不该杀么！”那个叫起来。

“你去杀呀！”卫复圭对着他。

白慕易听不出什么道理：他们谈着和他毫不相干的事。他躺到床上，瞧着帐顶，上面有许多黑点象一队臭虫。

“该杀！”李益泰很有气概的样子，胸也挺了出来。“我虽然不能自己去杀，我总可以去告发。……你不要随随便便，我告诉你，你从前武汉时代做过政治工作。……”

“的确是。我也没有守秘密的必要。那时候首都在武汉，谁都在武汉。”

“我要告你是反动分子！”

“去告好了，我不跑开。”

过会卫复圭又催他：

“去呀，怎么不去？……去告呀：你既可以得奖，又替社会除了害。……去呀，我等人来捉我，我决计不离开这里一步。……”

“什么事？”床上的白慕易吃了惊。

那少校非常愤怒了。

“我一定去告。你怕我不会去么！”

“我是说叫你去呀。”

“我真去！”那个把军帽戴到头上。

“老李你疯了么？”白太太还留着她的笑。

卫复圭冷冷地：

“四嫂你让他去告。”

可是李益泰又取下了帽子。

“我真有一天要告你。”

“你不要以为要过年了，警察不会来抓我：抓还是一样的要抓。你尽可以去告，我这里等着，你怎么又要放过这个机会？”

那个红着脸，不答。

沉默。

他们走后，白慕易自言自语地道：

“都是没有生路的人！”

于是他轻松起来。

三

李益泰出了白骏家，往他二姨母那里去。

“卫复圭真有点硬劲。”他想。

他觉得刚才卫复圭硬是硬，可有点怕，他就胜利地微笑着，还抿抿嘴。

告他是不会，不过恐吓恐吓而已。可是有种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

“告他一下怕有几十块钱奖赏哩。”

接着又看到一点困难：他去告的时候别人定得问他是什麼地方的职员，要是查出了，他自己还有冒充军人的罪的。而且没有证据，要告的话。

然而这思想太不近人情：他真会去告么？

路上瞥见一些女人，他就专心到她们身上去。现在不想别的，只希望他能象他平常所说的，遇见一个娘们儿对他挤眉弄眼。他于是可以走去对她……

前面有抹粉涂胭脂的两个女人。

李益泰走快几步，侧过脑袋来瞧她们，同时他自己扬着眉毛抿住嘴。

一个有三十几的样子。那个年纪轻点，也许只有二十来岁。她们似乎很忙，走得不慢。

他故意在一家店门口瞧一会，等她们过去了，他跟在她们后面。

两个女的谈着件什么事，南京口音。

“怎儿？”三十几的问。

“不晓得。那天他吃生果仁，尽吃尽吃的，肚子就吃坏了。”

“你要小心点儿啊。”

“呃。”

李益泰对自己说：

“那小的还妈妈糊糊。……‘他’是谁呀，不是她的男人

吧?……”

她们转了弯。

跟着的人踌躇了不到一秒钟也转了弯：管他妈的，就绕一点路罢。

“喂，喂。”

他不敢大声地叫。希望由这“喂”发生点效果，可是又怕她们听见，声音就小得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那两个没理他，又转弯。

“她们没听见。”他放心地想。

这回他不再跟，那绕得太远了。

走到二姨母家门口，瞧见一对男女——女的漂亮得使他打了一个寒噤。他抿着嘴，眼睛送着他们走过去。那两个人那种怪亲热的样子逗得这位少校嫉妒起来。

“一定是窑姐儿，什么人都可以跟她亲热的。”

再瞧一眼女的背影，他觉得自己这推测未免有点太残忍了。

“那男人一定是她的哥哥：不错，一定是她的哥哥。”他跨进门想。

七岁的小表妹跑到院子里来欢迎他，他就把女孩子紧紧地抱了起来。

“珍妹，不要叫哥哥么？”他拚命地吻着她，还企图着把舌头伸进她嘴里去——可是这没成功。“爹爹妈妈都不在家么，哪里去了？”

“不晓得不晓得！”

“你不跟我好了么，我买葡萄干给你吃呀。”

“让我下来，让我下来！”

厨子施贵打米走过院子里，惊奇地瞧着李益泰：上星期四这位少校对他说他要到上海去的。

“您没到上海去么？”问。

李益泰放下珍妹，伸手要拍拍她的头：拍个空——她咕噜了一声“讨厌鬼！”就溜跑了。

“这孩子真顽皮，”少校说。“上海么，去过回来了。”

“真好快！……哪天回来的？”

“昨天。”

施贵向少校走近，装着一副苦脸。他低声地对少校诉苦：当厨子没出息，宁愿再当他的勤务兵。他从前是李益泰的勤务兵。

“好，可以，”他答，挺挺胸脯。“他们要我到扬州去办厘金，我还没决定。这里刘厅长也答应了我一个科长位子。”

那个活泼起来。

“厘金可是好差使：您一定去罢，一定！……我跟去伺候您。……扬州菜合不了您口胃，我去伺候您。”

少校微笑：

“我有事你也不必着急，我总要替你设法的。”

“那真感恩不尽。……您知道我命苦，一个儿子给火车轧死了，家里还有……”

“我晓得我晓得。”

停停。

“施贵你有零钱没有？”

“有。要多少？”

“五六毛钱够了。我刚巧身边没有零钱。”

从顶里面的衣袋里弯弯曲曲送出去四毛银钱到李益泰手里：钱还是温热的。

“施贵你把我去打两毛钱高粱，切两毛板鸭子——你要选选，要好的。”——那四毛热暖的银钱又交到了施贵手里。

因为怕二姨母回来又得说他不该喝酒，他就躲到厨房里把酒灌进去。他一面想：施贵买的鸭子一定赚了钱。

李益泰爱喝酒的习惯是由于他父亲。父亲四十几岁时讨个所谓姨太太生了他，（他这位二姨母也是“偏室”扶“正”的。）老头非常高兴，把这儿子当神看待，认为他将来“了不起”：一面把英雄主义的教训搬出来，一面抱他到膝上，时时拿筷子蘸着酒塞进他小嘴里。李益泰把这两种教育全接受了下来。可是他对他父亲很起反感：他想他家里的破产是老头不会当家的缘故。他所以在家乡无法生活到外面漂流找饭碗，都是父亲害的。虽然他自己认为前途无限，可有时也觉得未来有点渺茫，就常常痛哭起来——这多半是在酒后。

他没进过什么学校：老头儿不叫进。老头自己给他发蒙，给他念点圣贤之书——他认得几个字是从这里得来的。到十二三岁他就瞧不上老头儿，他知道他父亲除了是个诗人兼酒家以外，什么本领也没。诗可做得不坏，老头自己写自己：“自汉魏至国朝，有诗无不学。”李益泰不迷信老头了，把遗老教育还给了父亲，并且大声说：

“爹爹你也要看看这是什么世界。……你还在那里做梦哩。……还要把二妹裹脚。太糊涂了。……你要做遗老你自己去做你的遗老，再不要害我们儿女，儿女的事你不配管！……”

可是根深柢固的英雄主义教育可到底没动摇，这好象很合上他李益泰的口胃。一觉得自己了不起，父亲就显得更懦弱更糊涂。于是他带了英雄本色任性起来。先是喝酒，每次喝总醉得醉蟹一样。把家里的鸡捉来杀，杀的方法是英雄地把鸡的脑袋砍下，痛痛快快。长得再大点就借了父亲的名字向亲友借钱，到别人家里去赌宝。有时候跑到邻县的熟人家去住，一连几个月不回家。老头儿虽有点伤心，可并不厉害。他有种解释：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益泰荒唐，没出息。他这样混下去，或者总有一天会得志的。”

十七岁就离开老头和故乡，在外面捞饭吃。他当过县公署的收发，连部里的特务长，布店店员，文书上士，小学校的书记，准尉司书。

“这么混下去怎么办呢。”他想。

他的才能老没机会施展。

“因为我不走时，还没到时候。运气一来，就对不起。老子总有一两手！……”

常常就找熟人算他的八字，看相。八字可并不坏，可是在后头：起码要等到三十五岁。

“等等罢，”李益泰安心地，“三十五岁！……”

在熟人面前，他难受起来：

“我这样一个人，干这样的小事情：真没面子……”

接着他幻想有个阔人认识了他，认为这李先生怀才不遇，就得跟他李益泰商量。

“我们那里少一个科长……”

或者：

“你愿意办厘金么？……”

再不然——

“有个中校缺，你先屈就屈就罢。……”

李益泰兴奋起来，遇见朋友们就抿抿嘴，详细地告诉他们：

“梁委员找了我，问‘你现在怎样？’我说‘不瞒你说，我实在穷极了。’‘好，’他说，‘你莫性急。王委员要找个有能力的科长，我想你既没事，不如暂时屈就一下罢。’不过我还没决定，我觉得那里不大有出息，那里都是……”

而且每次这么叙述了，他定得制不住地要把自己去浸到酒精里。他还细细回想别人的表情——是不是在相信他的话。

“科长，科长……”

他并没去当这差使。

“呃，譬如现在辞了职了罢，……”

“我想过了，”遇见朋友的时候他说，“王委员那里那个科长差使我决计不去干，那里太没什么意思。我倒愿意当个科员。……科长责任太重了，背不起。”

接着就得说点恋爱故事。譬如象今天路上遇见的两个女人，他就叙述他怎么跟，搭上几句话，那年轻的回头一笑，轻轻地说一句：“礼拜三秀山公园。”他准会后悔地补足一下：

“啊呀，我竟没问她上午还是下午，几点钟。到礼拜三我只好一早就去，等她一天。……”

四

“你什么时候回的？”二姨母问。

“昨天。”李益泰说。

“我不是要你在上海替我买床毛毯么。”

“是啊，我带来了，但是……我是这样的，”他很小心地说道，“我临走的头一天接到梁委员一封快信，他说他的家眷要到南京来，托我就便照应。我当然不好却。……呃，真是麻烦：我下次无论如何不照应这些事了。她们女人小孩子一大批，都是不懂什么，好象一辈子没出过门似的。行李又有十七八件，真是！……要不是梁委员跟我要好，看得起我，谁给他干这些麻烦事。……那床毛毯就放在他们箱子里，因为我是一件行李都没有的。……现在他们收拾房子忙，过两天我一定去拿来……呃，照应女人小孩出门真是麻烦，简直是……什么东西都要你照应，小孩子又不听话，东跑西跑的：要是有个什么意外，我还对得起朋友么？”

二姨母的脸贫血地黄着，不打粉，背有点驼，因此显得很老实的样子。她很相信她这姨侄：五成因为他是娘家的亲戚，五成因为他能干，将来有出息，她想到她自己和姊姊都当过别人的所谓姨太太，怕有轻视她的，就把李益泰宣传得不知多好，表示着：“当姨太太的不见得生不出好儿子。”……

她羡慕地听着李益泰说他的委员朋友。她想：要是这时候家里有许多客人多好！他们听了她姨侄的话，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很伟大的。

李益泰又说了别人叫他当科长的事。

珍妹挨到了她母亲身边。

这位少校耽心地瞧着珍妹，可是这女孩什么话也没告诉母亲：她在专心地摺纸玩。

“珍妹吃葡萄干么？”

他又转向二姨母：

“这回在上海买了些好葡萄干，想送珍妹，到这里来的时候却忘记带来了：该死，记性真不好！”

二姨母老记得她的毛毯。

“毛毯多少钱，哪里买的？”

“冠生园。”

“冠生园？”她惊奇起来。

可糟糕：他记不起冠生园是什么店了。

“唔，我记错了，”他笑。“不是冠生园。……是在泰丰公司买的……唔，又说错了。是先施公司买的，先施公司！……价钱是……好象是……记得是二十块。……”

他掏遍了自己所有的衣袋。

“啊呀，发票丢了！”

“不要紧。……颜色是照我所说的买的么，料子是不是这样的？”她拿起床上一床毯子。

“一点不错。……我走了许多家都没有合适的，到冠生园……我又说冠生园了，我这记性真是！……后来先到先施公司才买到。我想一定合您的适。明天拿来给您看看罢。”

“那真便宜。”

“梁委员的太太也说买得内行，”李益泰很快地接上来，

“她也去买了一床，也只有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在这里买不出。……二十块钱到底还不算贵。……”

晚上十点钟才走。

“益泰你垫了毛毯的钱还你。”

“何必这样急呢，您真是！”把钱塞到袋里。

“你闲着没差使，当然要钱用的。”

李益泰出了二姨家……

不，其实他并没出她家大门，只出了上房。

“施贵！”李益泰敲门房的门。

他挺直了腰，站在弯着腰的施贵面前就显得怪伟大的。

“施贵你的床可以睡两个人么？太晚了我不能回旅馆去，在这里跟你歇一晚算了。上房里又没有空的床铺，我也不好去吵扰长辈。”

过会又补一句：

“我住的旅馆还在下关。”

“干么住在下关？”

“唔，当然有道理的。……本来我托梁委员送汽车来接我回回下关去的，他的汽车又不得空。……施贵，你有笔墨没有？……”

他靠在油腻腻的桌上写封信给章厅长，他想请他写封介绍信——这已经写好了，送去只要章厅长签名盖章。接着还打算附个贺年片，他考虑着要怎么称呼。

从袋里掏好几张红纸片，写了不止七八次，都觉得不当。

“称前辈么？……还是称先生罢。……彼庵厅长先生……”

不对。……筱庵先生厅长。……呃，不能称先生应当称……”

最后

恭贺

筱庵厅长大人新禧

晚李益秦鞠躬

“对啦。好的。”

他自己的通信处是白骏转。

“已经麻烦过章厅长好几次了，次次荐信都没效力，不知他还肯不肯再盖章发信。”

第二天一早发了信。他用有点发抖的手把信放进邮筒之后，忽然有种很难过的感觉。

“完了，”他想。“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懒懒地离开邮筒，非意识地向白骏家里走去。

“要是章厅长不肯盖章……”

心头象挂了一个十来斤重的铁锤。

“不要记住它罢！”

慢慢地加快了脚步，他摸摸衣上那块有硬的地方——二十块钞票！

他就痛痛快快地计划着今晚跟王老八去找哪家私窠子。

五

元旦前一天。

人们似乎都很起劲：这只是因为放几天假才起劲的，可并不是什么热闹着“过年”。

放假不放假于李益泰没多大关系，他反而觉得可恨：一放假，章厅长的信一定回得迟。大官们忙着拜年，玩，而且在假日，厅长找不到给他写信的人——他们阔人多半不自己写信的。

李益泰起得迟。他照了好一会镜子，就考虑着要不要到二姨母家里去；二姨丈叫他今天去吃晚饭。

他住在一个本家李三房里。说“住”也许有点语病：他李益泰没什么一定住处，什么地方方便就在什么地方躺一晚，不过他和李三拚铺的日子最多而已。他唯一的一件行李是一床褥子——其余都存当铺里——也放在李三床上。李三四十岁左右，在一家纸店里做活，除了废历新年可以歇几天，一年到头都在工作。他是个单身人，人老实，吃点小亏不大放在心上，李益泰就爱上了他。李益泰从没对人提起过李三，也不跟李三同在街上走，要是万不得已的事要跟他同走，他定得离李三远远的，看来就仿佛是不相干的人了。

房子小得使人透不过气来。阳光是怎么也不肯光临到房里来的，满房子就浸在霉味儿里。朝北有扇一方尺大小的格子窗，用纸糊着，上面画着一条一条的霉腐的斑纹，拖得怪长的，一直拖到壁上，象几片灰黑色的瀑布。桌子椅子仿佛从骨

董店里买来的，年纪都不小了。样子可很幼稚，象走不起路来的孩子似地，摇摇欲倒地站着。床是木板床，帐子被褥都给霉气和煤烟染成很暗淡的颜色，瞧不惯的人会瞧得眼睛发胀。

这里只有李益泰一个人。

他吐了口唾沫，把手里那块银元大小的圆镜子放到桌上。过会又拿起来，放得近近地瞧着，接着又放得远一点。脸上哪一部份的肌肉都在对镜子活动着，做出许多花样，象一位明星在排演个什么剧本。

肚子里在猜着：二姨家里有没有酒喝。

他慢慢地把三角皮带挂上，戴起帽子。

不到姨母家去当然不大好，可是……

“毛毯，冠生园的毛毯……”

象一个殉教者去跳到火里去似的，他横一横心，到了二姨母家里。

“珍妹，来！”

珍妹不睬他。

“珍妹，吃葡萄干哪。”

这里李益泰突然装了做错事自己埋怨自己的样子：

“啊呀真好笑：葡萄干又忘记带来了。”

接着笑，加一句：

“我不知道怎么的，近来记性真坏。……呃，事情也太多了：我虽然赋闲，但是好象非常之忙。”

二姨母瞧着他，想问什么。可是她觉得问了就对不大住她那姨侄似地，就老没开口。

那位少校姨侄领会到了她的意思。他抿住嘴，把眉毛扬

一下又皱着的。

“您那床毛毯……”

二姨母本吃力地挺直腰坐的，对方一提到这句话，她的腰就象放心了地弯了下去。

“您那床毛毯，”李益泰表示着“真没办法”的劲儿，“我昨天连去三趟。……女人们真是麻烦，委员太太是更那个。……我昨天去了三趟，她们什么箱子网篮都还没理好。我当然不好意思硬要梁委员太太给我捡出来。……真是麻烦！……”

“迟几天倒不要紧。”

二姨丈始终没开口，老把个令人莫测的微笑摆在嘴角上——这使李益泰怪难受的。他觉得姨丈这微笑劲儿里许有点意思。他老用一双眼瞟过去又瞟过来：偶然和二姨丈的眼遇着，他就赶紧瞧到别处。

他忽然恨起自己的眼睛来——地位生得真不好！

“二姨丈近来忙吧？”李益泰象舌头上生颗疙瘩似的声音。

“唔，无所谓。”

那个把拿着雪茄的手凌空提着，走到李益泰身边。

“不错，我要问你一句话。”

笑还是微笑着，不过这微笑后面还有点别的什么：使李益泰神经衰弱地感到可怕。

“袁妈对我说，”二姨丈满不在乎地，“说你那天晚上没回去，是不是的？”

“哪天晚上？”李益泰仿佛给谁打了嘴巴似的神气。

“记不起是哪天，总而言之是你从上海来，头一次到我家里来的那天。”

“唔。”

“那天你没回去，就跟施贵同睡，有没有？”

这位少校脸红得象猪肝，吞吐地说：

“哦，不错。……那天是……那天是……”

“是怎么？”还是微笑——可就太叫人受了。

“我是……那天是……那天是这样的……我住得太远——住在下关……”

那个抽了两口烟。

“你要知道，你到这里来，下人都当你少爷看待。……你走了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你路远不好回去，而到施贵房里睡，这多扫面子！……而且……”

又抽烟，就“而且”住了。

李益泰站了起来，费力地笑着。

“我本想告诉您，想在上房歇的。后来……我觉得也没有地方睡……我觉得上房里没地方睡……我不好意思惊动长辈……”

“啊，你说一声多好呢！”

“我不知道……”

“跟厨子睡，这未免太那个了，太……”

二姨母期待地等着李益泰，她希望他拿得出更充足的理由来。

果然期待到了：李益泰试探地说了一句，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这可有效果，他的是：

“我向来讲平等主义的，我以为……”

他瞧着等着二姨丈脸上的变化。

那个不表示，也不言语，只笑一笑，象说：

“这是孩子话！”

李益泰出了大门就恨恨地想：

“丢了面子！……二姨家里下回再不去了。……”

二姨丈那副不大好惹的微笑老在他眼前晃，他感到全身触了电似的。

“他是老奸巨猾！……”

干么他要丢那样的脸子？这件事是十辈子都洗不清的污点。于是他忽然忍受不了地痛苦起来，他觉得他失掉了——或者是缺少——生命上一件最重要的东西，这说不出是什么，不全是肉体上的，也不全是精神上的。失掉了什么的这感觉，不自今日起：他从有了知识就感到了的，不过现在尖锐了点。可是他忍着，他以为将来总有一天会补起这缺了的一部份：他过去所有的日子似乎都是在等着这个日子。可是——第二个“可是”一来，他又仿佛心脏上长了一颗鸡眼似地难过着：这日子来得太慢了！而且或者，也许，它竟不来！

这日子会不会来到？

天知道。

李益泰把帽子一扔，问李三借两毛钱打酒喝，虽然他自己口袋里也还有钱。

这些想不明白的事还在逗他李益泰发怒。

“都是老头儿不好！”

接着想到二姨丈，白骏，卫复圭。

“卫复圭这小子，我总有一天要告他！”

把两毛钱白干灌下了肚，他要去摸索他的一线希望去了。

他到白骏家。

“老骏，我有信么？”

白骏太太拿封信给他：章厅长的！

“咦，好快！”他自言自语。

用了颤颤的手拆信。

写了些什么啊，天王爷！

他眼睛发了黑。他瞧见房子里的桌凳椅子，人，壁上挂的字画，都不安地在打旋。好象要呕吐似的感觉震动了他的全身，他仿佛觉得自己被谁绑着倒挂起来了。

信上写着什么？

没有信。只是把李益泰的信和请章厅长签名盖章的信寄了回来。只是章厅长在原信上“批”几句话：

找我写信已数次何以又要写实在麻烦以后不得如此

近来同乡朋友之中对你颇有微词虽未必可信而你行为不检信口胡说实难免对你有流言也你今赋闲而服装仍为军衣信纸信封皆用机关的一旦查出即为冒充军人犯我是不敢与犯人写信的

再闻某君言你对我背后大为攻击说我讨厌摆官架则你大可不必与我来往加之你有许多阔人作朋友正大可不必找我这小厅长也我无暇写信书此数语以当拜复即请

旅安并贺

新禧 彼庵批

“完了，”看信的人想，“完了完了。……Ai，完了！……”

他很快地把信塞到袋里去。可是马上又掏出来，细细地瞧信封：究竟白骏拆开过没有。

“说些什么？”白骏问。

“没有什么，”又把信塞进口袋。

白骏太太知道这时候笑不得，可是没勒得住，笑了起来：不过忍住声音，还拚命用嘴唇盖住露出的牙齿来补救于万一。

她丈夫跟她交换瞥一下眼，笑一下。

“看看不要紧吧，”白骏说。

“没什么好看的。”

“发表了中校的事，是不是？”

不答，李益泰走了。

“这批忘八蛋！”他肚子里说。“我以后再不踏进这姓白的门了。……再来的我也是忘八蛋！……”

他跨出门。

“这是最后一次跨出他们的门。”

于是象留恋一点什么似地，他忽然回头对那扇门仔细地瞧了一下。

外面已经夜得透了。街灯象电火不足似的，一点不起劲。到处似乎布满了烟。

李益泰感到所见的每个人，每盏灯，每辆汽车，都对他——也许是他对它们——起了种敌意。

他想要摒绝一切的熟人，就连李三也在内。他想到什么地方去：譬如西藏，新疆，甘肃，或者檀香山……

“檀香山究竟在哪里呀？报上面常常说檀香山，檀香山……还有夏威夷……”

痛 苦

一

元旦的第二天，王老八请白骏夫妇吃晚饭。同席者都是些熟人：象白慕易，卫复圭，李益泰，赵科员等。还有一寸五分了。还有一位老先生——梁梅轩。

白慕易说：

“我不去。”

“怎么不去呢，别人好意请你。”白骏太太忙着梳头发。

“当然去的。”白骏插进一句。

白慕易知道去了他一定会要跟他们不调和的：他们都是官，而他白慕易是连下士都没有了。

那位太太把衣换了，照照镜子，做出三四种不同的微笑姿势：她想选一种来应用。

“好，走走，时候不早了。”白骏戴上他的帽，对白慕易说。右手却搭在太太肩上。

“我想我还是不去的好。”白慕易感到心头有点酸痛，又有点怨恨，仿佛他的不能去是白骏或者是他太太害他的。

“去，去！”

“我又没有衣裳穿……”

“笑话！谁有衣裳。……都是几个熟人有什么要紧，又不招女婿。……”

要是不去，他一个人在家里干什么，这是很难解决的。他们是几个熟人，多半是同乡，都是官，都是……

“好，去罢。”

他们到王老八家，人已经到齐了。梁梅轩老先生正在发什么议论，李益泰象在很同意地听着他。

梅轩老先生绷住脸跟白骏夫妇点个头，又继续他的话。

“这真是洪水猛兽，一点不错。……”

“我主张捉到了就杀。”李益泰英雄地说，瞧了卫复圭一眼。

王老八笑起来。王老八对什么事都没有意见，对哪件事总没说过是或者不是：别人发的议论他老觉得是对的，他可以同时相信两种最相反的话。可是也有例外，这是对李益泰而言——他的每一句话，王老八总以为它靠不住。王老八想对这位少校说句笑话，可是想不出一句适当的。

一寸五分丁似乎不屑加入他们的谈话，他坐在角落里抽烟，哼着戏，用右手的三个指头在自己膝头上打板。

这个哼着戏的小小身材一落到白慕易眼里，白慕易就莫名其妙地窘起来，鼻上突出了三四粒汗颗子。

“不该来。”他想。

可是那个在专心他的唱工，哼着哼着，声音也大了起来。

“……一哨人，逃哇走……连累呀他……啊……”

白慕易对了这有点神秘的小个子总得联想到刘秘书，想

到给柯科长送信。他直觉到这位小人儿准得知道他白慕易当过传令下士，送过信给他朋友，因此这位先生就装做什么人都没有瞧见，大模大样的劲儿。他也许还知道他是给开除了的。

他打了个寒噤。

“难怪的，”他对自己说。“别人是科长，是……”

忽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了，即使在五舅面前。

梅轩老先生在兴奋里也会攥起嘴来的，因此他现在嘴就突得挺高；映个大影子在壁上，象神话里的什么魔兽。

“我呢……我讲起来固然是的：我没一个钱，”他找着李益泰当个谈话的对手，“我没有一点产业。我是无产可共的。讲起来不当怕赤匪，那当然。……然而……”

李益泰反对着：

“怎么不可怕？”

“是啊，你听我说，”梅轩老先生摆摆手，对大家瞧瞧。“我虽无产可共，然而……然而……我总以为他们是可怕的：四十以上的人，杀无赦。……他们不但杀人放火，还要公人家的妻……”

“真么？”赵科员插进来问，随意地。

“当然真。那当然，那当然。”

他点着一枝烟卷。

“我要是……”他烟熄了，又擦根火柴。“我要是……如果赤匪一来，我先要把舅嫂杀死，免得给那些禽兽糟蹋。……然后再杀死我的老娘，然后自刎。……”

王老八说：

“那就是烈士了。”

“那倒不然！”老先生纠正他。“我何必在现在做烈士，……我是个旷达的人，要做烈士早做了，何待今日。……然而到那时候，你非自刎不可；实迫处此，并非想名垂青史，把事迹送到太史公那里去。……与其死于狗彘不若的人手里，倒不如我自己来……”

白慕易摆了副非常难受的脸色瞧着他：仿佛怕他五舅马上要自刎似的。

可是尽管放心：他们的题目已经变了——由公妻到现在的女人。

“如今的女人真太文明了，”梅轩老先生吸足一肺的气说。“新文化也有是处，也有不是处，应当取长补短。一味盲从是不得了的。……我并不反对新文化，我还提倡过的。然而现在，那些女人……”

“老八，”白骏突然地，“今天有醋溜鱼吧？”

“没有。怎么？”

“我闻到了酸味：真酸，不敢领教。”

他瞧瞧大家，大家没笑，甚至于他自己的太太都没有笑。

“你们觉得冷么？”白骏又问。

“你冷么？”

“好象是，”他要暗示别人这句话的用意，他自己先笑着。

“我好象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回一寸五分丁和白太太笑了起来。

梅轩老先生仅只可惜别人打断了他的话。这里于是又赶紧接了下去。

“我家里的女人，我还是要叫她们讲道理的。”

大概由于兴奋，梅轩老先生就不大去选择他的话了：他竟拿勇嫂来举例。

他说他不准勇嫂在买菜的时候跟菜贩子多说话，因为菜贩子是男的——即使是女的，也不必多说，那些女人往往可以勾引上等人做坏事。又有一次，一个挑水的挑水来的时候，老瞧着勇嫂——

“虽然未必可以讲他居心不良，然而戒心不可不有。我于是乎换了一个挑水的。……”

在叙述这些的时候，他老偷偷地去瞧白骏太太几眼。

白骏太太完全没听着他的：她在跟卫复圭说什么。

这位老先生忽然意识到自己起劲得过了份，他失悔地想：

“糟糕，我怎么把这些话也背出来谈了？”

象要补过似的，他就把嘴闭住。

“糟糕，”过会又想，“糟糕，糟糕！”

走出了王老八的家，梅轩老先生这种失悔变得更尖锐。他觉得自己做了件无可饶恕的坏事。他无非是要努力使勇嫂能毫不惭愧地做个梁家的媳妇，可是这年头太可怕：一个不留神就得……

他打了个寒噤：他认为勇嫂是有危险性的，或者她竟已经……

可是这些只能放在肚子里的，怎么今天忽然——他自己认为是“忽然”——对那些不相干的人说了出来？真见鬼！他诧异自己先为什么就那么起劲。他那番话要是从白骏夫妇嘴里传出去，就会变成怪悲惨的故事了：

“勇嫂相好一个挑水的：梅轩老先生自己告诉我们的……”

听的人准得问：

“真的么？”

他们一定是：

“怎么不真，叫我赌咒都可以。”

听的人就得轻蔑地摇摇头：

“梅轩先生真老糊涂了！”

于是他们还要说些猥亵的话，还要大笑，说不定眼泪都笑出来。……

梅轩老先生希望听谣言的是些明白人，他们听白骏夫妇恶意地捏造了这故事之后，他们能够这么想。

“啊呀，白太太你不要说别人了，你自己也偷人哩。……”

梅轩老先生感到稍为轻松了点。他对自己原谅着：他那番话的用意不过是，五成宣扬他自己的家教，五成用来挖苦白骏太太。措词没有得当倒是有的。

他抽了口气。

虽然原谅着自己，可是他心头的阴影似乎更黑了。他的五脏仿佛也愈加沉重了起来。

打算要赶去那些不快的感觉，他便想：

“路真远。”

过会又：

“真远，真远！……”

“车子！”他叫。

一辆洋车飞跑地到了面前，梅轩可又想到自己做错了事：

“怎么叫起车子来了?”

他不停步，还走着，嘴里轻轻地说了地名。他希望车夫没听见，一方面是已经说了地名，就并没什么对不起车夫。

然而车夫竟听得明白。

“两毛半罢。”

梅轩老先生依然走着，而且加了速，嘴里轻轻地说：

“一毛!”

车子跟着他。他嘴突得很高。

跟了那么七八丈远，车夫说：

“一毛我拉去。”

“真可恶!”梅轩老先生自言自语，跨上车。

接着他怪伤心地想：

“上了当：一毛太贵了。……真贵，真贵!”

他在车子上急切地希望车夫走错了路，让他去跑点冤枉腿，或者想个什么法子使这路延长许多。……

二

年假一过去，梅轩老先生担忧着裁员的消息。

“我既然没有积蓄，儿子又不能够养我们，要是被裁，只有死路一条。”

太太只叹气，不言语。

梅轩老先生恨起太太来。

“跟你讲是白讲的，你一个月之中总要醉二十九天。将来大家没饭吃，看你向哪个要酒吃。……我快六十的人，还要养

儿子媳妇。……”

勇嫂虽然在大声地咳嗽，可是梅轩老先生的话都听见的；只要他们提到“儿子媳妇”这样的字眼，她就不要用听觉也知道别人谈到了她——这成了她的本能。

可是她只管自己咳嗽着，不言语。她给梅轩两老做一切的事，象个奴隶。说起来是梅轩老先生养着儿子媳妇，可是其实，勇哥每月寄四块钱算勇嫂的伙食的，不过这个月的不知怎么回事还没寄来。梅轩老先生刚才的话是针对着这个吧。可是勇嫂不说一句话。她把汽炉烧起来，发着愤怒似的叱叱声，房子里满是酒精蒸汽的味儿。她于是把个小锅子放上去，举动迟缓得象蜗牛。咳一下，汽炉上的火焰就摇动一下。她很心闲，仿佛眼前的世界就得渐渐推移过去，至于消失，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开了门让她进去；这是说，她最近决定了一件事。

她跟她翁姑一样是田间出身的人。以前她爹妈并没告诉她应当怎么做媳妇，可是她似乎很知道：她瞧得多。别人做媳妇是要服从，不论丈夫，不论翁姑；家里一切要用力气的事都得做。她勇嫂就知道了：做媳妇的此外没有第二个方式。在故乡结了婚，她就开始纳鞋底，缝衣，到灶里去烧柴，同时忍受着梅轩老先生的诅咒。可是一到了城市，她所见的又是一种生活：她发见做媳妇的有种种方式。先是惊异，接着有点佩服别人做媳妇的那种勇气和胆大。她觉得她应当也做一个“人”。她想到她那奴隶似的生活，长辈的诅咒。他们所谓做长辈的凭什么那么虐待她：梅轩老先生在事实上并没养着儿子媳妇——勇哥不是按月贴伙食么？

反感在她内里煽动着，渐渐表现到行为上。第一步，她对

没做错事……”

梅轩老先生差点儿没晕倒。他两个脚在地板上跳着：两膝不带点弯，因此跳的姿势很不大好。

“好好，你的有理！……娘卖 pi！……我今天死都可以，我一定要办你，一定要办你！……”

“办罢，办罢；杀就杀，剐就剐！……Khukhur，横竖活着也没好日子……”

她脸上两条泪水。

梁老太太劝着两方，她提议要勇嫂陪个罪。

“好罢，”梅轩老先生说。“不过她要磕个头。”

她走出大门，不见了。

过了一小时。

怕她自杀，怕她私奔，老头自己又饿了起来：这些的总和使两个老人都怪着慌。

“娘，你到那些熟人家里去找找她看。”

两小时后梁老太太从沈太太家把她找了回家。梅轩老先生不再提起什么，不过只绷着脸。

事后勇嫂自己也诧异为什么忽然大胆地回起嘴来。

这只是个开始。

于是她这做媳妇的变成了另一方式。

可是她仍然感到有不足之点：她还是在这个使她痛苦的世界里。她企图着解放自己，到社会里面做她自己的人，去抓到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痛苦还是快乐，她还没工夫考虑到它。

“走罢，”她想。

她去找她的朋友成七嫂。别人告诉她，她们以前商量的事现在已经成功了：她们可以到上海去进一家纱厂。

“你马上就要预备。”成七嫂说，

“一定可以进去么？”

“一定的。”

“我要不要告诉家里，你看？”

“自然要告诉。”

勇嫂兴奋得肚子都要裂了。未来的日子是光明，快乐，可是又很模糊。她努力去幻想那另一个世界向她展开之后，她每日怎么起居，做些什么事，却想不亲切。不过那种新的东西会来，而且就是马上——这点她是有把握的。

这几天来她都在计划着怎么对两老说。他们肯不肯放她去那是另一回事，去是她勇嫂要去。要对两老说这件事者，只为了敷衍。

兴奋盖过了一切，她对于梅轩老先生那些咕噜着的话都觉得没什么了。

“等他去说，”她想，“过几天我就听不见了。”

象是她的一种本能似的，她熟练的把些豆油倒到锅里。她一面想着这时候梅轩说话的那张嘴，那长长的黑指甲，她笑了出来。她知道梁老太太现在一定也象平常那么坐着，梁老先生的话在她耳朵边波动着，她象在听他的，又象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如果老头正面地攻击到太太身上，老太太就得回嘴。勇嫂可怜起婆婆来，她微微叹口气，肺里的痰给吹得呼噜呼噜地响，于是又悠长地狂咳着。

梅轩老先生还在用锈铁似的声音在说话。

“想想，真是不得了。……家里的人除开我再没有人问问明天的米哪里来。什么事都要我这个老牛来撑。……一旦被裁，看大家也饿不饿肚子，横竖不是我一个挨饿！……”

老太太想要说什么，可是没开口。

外面刮了风。不上几分钟风更大了，似乎全世界都给吹得动摇着。屋子给风袭得格勒格勒地响，象马上就得吹倒似的。房门给吹得一开一关，发出愤怒的大声。

梅轩老先生关了房门，上了闩。仿佛这风吹散了他的忧郁。他不再泄出他的牢骚，只象埋怨风不应当打断他的思想似地，攢着嘴唇。接着叹了口气怪长怪长的气。

“这风真古怪！”他自语地。

墙上粘着的一张红纸给吹得颤动，叫着一种凄厉的声音，似乎在求援。可是大家都没注意到它，它就绝望地一声喊，飞到了地上。

这位老先生捡起这纸条，郑重地涂上衙门里领来的胶水，又严肃得象一种什么大典似地把它贴上原来的地方。

红纸上面的字是梅轩老先生写的——一笔好苏字。

一事无成空叹流光之既往

万愁交攢不知涕泪之何从

元巨试笔

梅轩老先生在房里绕着圈子。一走过这红纸条，他总得

向它偷看几眼。

虽然没开口，痛苦可还摆在面前：这痛苦似乎并不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却是一个凝固的物体，仿佛甚至于摸得到，瞧得见。这具体的东西象长在身上的一個疙瘩，固执地钉着他梅轩老先生。他以前还打算摆脱它——或者说：割掉它。可是现在他认为这不可能，这鸟东西也许要钉住他一辈子，到死为止。

他还在绕圈子，每一个圈子老遇着些单调无生意的东西：先是歪歪倒倒的床，于是凳子，于是那张“元旦试笔”，于是桌子，于是不大透气的窗户，于是——那憔悴的老太太。她不开口，也不象在想什么，只有时轻轻地摇动她的脑袋，头上给墨胶着的一部份就电似地闪光。

走到第十来个圈子，他在桌边停住，预备拿烟。可是他不去拿。拔脚要走，他又停住。

他用沉着的声音对太太说：

“我固然背时。怎么你也那样背时！……”

太太深深地瞧了他一眼。

过了好一会，她瘪着嘴问：

“这回饭碗一定会要打碎么？”

“那当然，”那个把手捅到袖子里。“裁判员……那当然。……这无论如何是……”

她不出声地抽口气。

“你觉得……”

下面她没问下去。

“唔。”他会意地用鼻孔应一声。

风更大了。

三

晚上八点钟，李益泰忽然来找梅轩老先生。他抿抿嘴，忍不住笑地。一进门就叫起来：

“报告一个好消息：反动分子总没好下场：哼，邱七……警察……他抓了去了……”

可是梅轩老先生非常吃惊。

“什么？……哪个抓哪个？……”

“警察抓邱七先生……怎么那么大惊小怪的？”

“怎样抓去的？”这位老先生张大了眼。

“听说有什么嫌……不是有阴谋就贩卖鸦片烟。”

老先生一把抓起他的瓜皮帽戴到头上，一个劲儿奔了出去。可是突然又站住。

“如今人在哪里？”

“总是在这儿的警察署吧。”

邱七先生是同乡，常爱发些荒谬的议论。他梁梅轩虽然痛心疾首地反对着他，可是尊重他：邱七先生是好人，待人有血性，别人都在人本位上敬爱他。梅轩老先生一听说他给抓了去，他只有工夫想：

“这种好人也捉将官里！”

他跑到了街上。

“要营救。”他想。

梅轩老先生走得很快，他自己不知道走向什么地方去。

风呼呼地响。地上卷起灰土，街上象用胰子洗过似的干净。

“找培本罢。”

他打回头。

顶着风走，两条腿爬山似地跨着，身子向前弯着。他老耽心着怕自己会给风吹倒，又仿佛怕身上的棉袍子或者小棉袄会给风卷去。他有点怨恨起来。

“娘卖 pì！”

可是他不知道该咒骂谁。现在他没时间去想什么，去理解。他现在只做着“人”应当做的事。

一些沙土吹进了他的眼睛。

“娘卖……！”

拿袖子擦眼，泪水沁了出来。脚还是不停。

一瞧见刘培本家的大门，梅轩老先生忽然有写了什么得意之作似的高兴，心跳着。

刘培本不在家。

他埋怨地想：

“平素这时候在家，今天偏偏不在家！……娘卖 pì，野种！……”

他可并没打算骂刘秘书：骂的似乎是另一种人，不过他不知道，也不预备去知道这是种什么人。

一打转，梅轩老先生就顺着风走了。

“回去算了罢。”跟自己商量。

邱七反正是暴徒，抓去就抓去；咎有应得。他梁梅轩为了这么一个邱七，去吹风，去跑，这似乎太那个了，太……

“回去回去！”

一个邱七的影子浮在他眼前。邱七接济过他。邱七热心探望过他的病。邱七安慰过他，正是别人都不大瞧得起他的时候。

“邱七不过太‘新’，”梅轩老先生肚子里说，“人倒是……娘卖 pi，路这样不平！”

一块突出的小石头几乎叫他摔交，他一阵热。

他转了弯：不回去了。

“邱七是好人。……邱七如今一定很冷。……邱七为什么要这样？为生计所逼吧。然而……”

邱七是有饭吃的。

梅轩老先生想不明白好好一个人干么要去犯罪。可是他对邱七有句断语大概不会错：“邱七是英雄。”

接着他起了种惭愧：怎么刚才竟想回去？一个英雄，一个好人，现在落了难，他能袖手旁观么——做人的道理不是这样的。

他又对着风走。他两腿很费劲。风逼得他气都透不过来。他挺挺胸，可是没挺得合适，把肚子挺了出来。他在跟风奋斗，为了邱七。他这种行为是很对的，他还可以更勇敢一点。他想他自己是个所谓：英雄！

不感到冷，而且背上有点汗：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要是这次邱七竟死了呢？……”

这种思想并不使他可怕：他认为这是一个英雄的归宿，古来有多少的大英雄都……

“那我要好好做副挽联。”

于是想着这副挽联的出句是什么。

“莫以成败论英雄……这或者可以做对句，……‘成败’可以对‘生死’……不是的，是‘死生’……”

要是邱七真死了，他得发起替死者捐钱，给灵柩送回去。他们还得给他开个追悼会。……

路上凄凉地只有一个两个行人，都是把围巾紧紧地封着脸子，或者把大衣领翻到两颊边。

“就这样怕冷！”

这老先生轻蔑地想。

象故意要撑点硬劲似地，他把脖子伸得更直一点。

他到沈太太家借一个热水袋，灌满了开水，带着到邱七被拘的区所里去。

“没有这个人，”巡警说。

梅轩老先生不流利地：

“他是有点小小嫌疑，有点小事进来的……我跟他是同乡……我怕他冷，送热水袋……”他拿热水袋给对方看看。“他一定很冷的。……我也是公务人员。……”

那位巡警笑着。

“好，我再把你查查看。”

把右手中指不时地到舌子上蘸唾沫，那巡警翻着一本册子，带着一副非常精细老到的劲儿。

“哪，没有这个人。”巡警摊摊他两个手。

“真怪，”他嘴唇突出着，“真怪，真怪。”

忽然他感到不高兴起来，仿佛正快乐地游着什么地方，被一阵雨煞了风景一样。他一时不好埋怨谁，他当然不怪李益

泰，李益泰是他的同道，他就权且怪邱七。

“邱七真是！……他太……”

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绷着脸抽烟。

“怎样？”老太太问。

“什么怎样！”他粗暴地说。“都是荒乎其唐的家伙！……跑到那个几区几所里面去，并没有邱七这个人……我倒冤里冤枉替他……”

老太太摸摸借来的热水袋，她把里面的水倒去，另外灌上一袋。她好象很高兴。

“这个热水袋买一个不晓得要几个钱，”她问。

“不晓得。”

她老瞧着他的脸子，她想：

“那句话可以说了吧。”

勇嫂狂咳着跑出来，试探地瞧瞧梅轩老先生的眼，又瞧瞧老太太的嘴。她心跳着，象犯人等判决似的感觉。

老太太想缓和这紧张的空气，她杂七杂八说了许多话，于是又沉默了。

临睡的时候老太太吞吞吐吐地告诉梅轩老先生，勇嫂要去做工，要进纱厂，要……

“进纱厂！”梅轩老先生叫。

他忽然觉得所有的麻烦——要裁员，家里没有钱，刚才的问不到邱七，勇嫂要进纱厂，这一切是一条整个的线，是有步骤地来的，而且它们都互相因果着。问不到邱七虽然是小透了的事，可是他认为这是象征着他一生的命运，并且至少，这跟勇嫂要进纱厂有绝大的关系。他想 he 自己是孤独的，一个

人一个世界，别人是那么许多人一个世界：别人牵着他走，叫他去遍游每个悲惨不幸的境界。一切都这么不情愿。他气促起来。他要毁灭全世界。

脸子涂上苍黄的颜色，他那张厚嘴也翻成了死白。红着眼睛，他嘶声叫起来：

“勇嫂，来！”

对着勇嫂那张象肿胀一样的脸，他诅咒世界上言语的不完备：他想不出一个字。

老半天，他喷着唾沫，不连续地咆哮一些话。

“娘卖 pi！……好，你们都做我！……你们都打通好了的……邱七这家伙好，你们……你们！…………什么进纱厂……你们惟恐老子不死！……”

勇嫂反抗地叫着：

“Khurkur hur！”

“什么！”梅轩老先生象懂得她的意思似地，额上青筋突出分把高。“来！你告诉我，这主意是不是你自己打的！……”

“我自己打的！”

“好，你去你去！……我死好了：你们都打通好了的……你们惟恐我不死！……你们……好，你去过你们的好日子，我……”

梅轩老先生投射似地往房门口跑。

老太太全身发一阵软。她预感到有桩极不幸的事也许要发生，而她自己正是造成这不幸事件的一个——经她丈夫瀑布似地发了怨言，就真觉得她自己和勇嫂和那个什么姓邱的是打做一块在捉弄她的老先生了。不容她有时间去思想，她

就自承是她丈夫命运中的罪人。她没站起来：似乎没这勇气。她只瞧着梅轩向房门口冲去，一面让心头空虚着，仿佛预备要把眼前就要发生的悲剧填进去。

可是放心：没什么意外，她丈夫就又从门口很快地折了回来。

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他觉得有许多话，可是无从说起。有个悲剧就得演出，他这悲剧和老太太感到的当然不同。他感到宇宙都会消灭的样子。可是他得挣扎。

第二次从房门口折回来，他就站住了。

“勇嫂，来！你告诉我你究竟是真是假的。”

不答

他舔一下嘴唇：因为那上面有了许多唾沫。

“来，告诉我，我……你说，你怎么出了这个古怪主意的，你说！……”

“什么古怪！”勇嫂咕嘟着。接着炸药似地爆出一大声咳嗽。接着嘎一声，把痰吞下了肚。

梅轩老先生没听见似地独白着。

“世代书宦，干纱厂！……你要学下流你去学，你不能扫老子的面子！……我何以对先人于地下，”对着老太太，“我何以对朋友，对同乡！……我还能做人么，我……我……”

“哼，儿子偏生叫他当兵。”隔壁房里低声地。

这位老先生一拳打到桌上。

“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讲一句话看！……你女人，你……晓得个屁！……当兵是老子故意磨炼他……老子的家教！……我磨炼他……磨炼……”

“什么目莲目莲……”

“我走！娘卖 pi，让你们！”

四

一口气跑出大门，一直往前走。奔了这么十来丈路，他可懊悔起来：这么冲出来算什么呢？……可是他太太定得追出来的，也许还得惊动一些邻居来劝他回去。一听见后面脚步响，他就——

“是她！”

可是他应该走快点，使她们赶不上。

后面脚步加紧地赶着。他感到种胜利的快乐。他走得更快。

可是后面短促的步子追上了他。

象竞赛步行似地，他当然更那个：差不多是跑了。他不侧过脸去瞧那与赛者。

“来了，来了！”他几乎失声笑起来。

可是……可是……那短促的脚步跟他并着走了，再一秒钟，那短促的脚步走到了他前面。别人还是急忙地尽走着，脑袋没有偏一偏瞧瞧什么地方，一直对着前面走，而且……

“娘卖 pi！”

梅轩老先生自己也不知怎么个冲动从肚子里骂着。……

我的意思是想要说，他的太太或邻居没来追他。这位跟他竞走的只是个路人，矮小个儿，背微微有点驼，仿佛有点象一寸五分丁先生。

“娘卖 pi!”第二次骂。

他放慢步子。他老带着仿佛是期望的心情回头瞧。

“老子不回家了……听他们去，看他们怎样活法！……娘卖……”

走了什么半里多路，他感到疲倦。他想他不该出来。

马上就回去，还是？

可是总有点那个。

结果回是回去了，不过很迟。一直到第二天他不开一句口。五点钟从“衙门”里回家，他几乎不敢进房，怕勇嫂已经逃了。

“梁先生下衙门了？”房东太太招呼着。她脸上堆着奇怪的笑容。

梅轩用了打太极拳的姿势走进了房。

“勇嫂呢？”

老太太用下巴指指隔壁。

“还好。”他透口气。

“什么？”

“没什么！”

可是心头还沉重着：仿佛祸事总得来到的，虽然不知道日子。据他推测，勇嫂这种主意定是个什么坏蛋给她打的——譬如白骏，邱七，或者甚于是卫复圭，是李益泰，也许是白慕易都说不定；总之是这些坏蛋。他想象得到勇嫂怎么跟那类家伙调笑，一面嬉嬉哈哈一面咳嗽。那类坏蛋怎么在她酱油色的脸上起劲地嗅着，轻轻地咬几口。她那用刨花胶着的头发怎么散乱着，额前斩齐的刘海准是一根根竖了起来——给

刨花胶着，头发都相当地硬的。……他甚至于想到……不过这有点猥亵，不说出来也得，因为他想象到了脱去一切衣裳的勇嫂。……那菱形的腿……

梅轩老先生想着想着腰疼起来。

接着又想到……

“媚妇！”他喃喃地不给谁听见。“梁家里第二个媚妇！”

第二个？

他自己是那么说的。至于第一个是谁，我想不必花时间去考证了。

“我想我已经到了绝境了，水尽山穷的时候了。……裁判员……你看裁了之后还有什么办法！……做了一世的牛马，如今还要受儿子媳妇的逼。……你平素对他们也太姑息……”

老太太不言语，梅轩老先生叹气的时候她老是沉默着的。

隔壁汽炉子发怒地叫着。勇嫂故意似地用了很重的手脚放锅子放碗：每这么着发出一声沉着的响声，梅轩老先生的心脏就似乎给打了一下。

他拿一双发红的眼睛瞧着通隔壁房的门。

“勇嫂，”老太太压低了嗓子，象怕她丈夫听见似地，“勇嫂，勇嫂。”

“Khur……唔？”

“你就轻些罢。”

“听她去！”梅轩老先生叫着。“她不打碎几个碗心里总不痛快的。”

晚饭的时候他瞧到她的眼里：想看出那里面可有没有淫荡。勇嫂老把眼睛盯着自己的饭碗。

“她不敢看我，”他想。“她不敢……可见得一定有什么……”

一个男子突然踏进房里来！

梅轩老先生打了个寒噤，马上侧过那张痉挛似的脸来瞧那男子。这举动很快，使人疑心他脸子划过空气的时候发了“沙”的一声响。

那男子取了他那博士帽对一双老人鞠个躬，又把帽嵌到后脑勺上。

“他公然敢来，”被敬礼的老先生想，“呵，他公敢然来！”

老先生瞧瞧勇嫂又瞧瞧那男子。

老太太也这么着瞧了一遍，还瞧瞧他丈夫：他的心理她全明白。

“吃了饭没？”老太太问。

“早吃过了，”那男子笑着就坐下来：真糟糕，坐在梅轩老先生的背面，也正是跟勇嫂面对面的椅子上。博士帽映在板壁上成个可怕的大圆脑袋。

“从哪里来？”梅轩老先生绷着的脸回了过来，就连身子也侧着了。没留神把碗里的饭粒掉了几颗在地下，他赶快捡起来塞到嘴里。

“从屋里来，”那个保持着他的笑。“我的事情快要成功了……俺呀，再不成那真没有生路。……”

“什么成功？”

“昨天……”

于是叙述着，他跟白骏去找了好几次云处长，到昨天云处长问他会不会写小楷。

“……‘会写。’……就叫我写一张试试看好不好。写的是……写的是……是什么‘天下’……”

“什么‘天下’？”轻蔑的问。

“唔，是的，是……”红着脸说，“是‘天下为’什么。……”

“天下为公？”

“噢，对了：‘天下为公’。……后来……”

后来云处长说，“行。”大概要叫他干个抄字的官儿。

“不过不晓得有几个花边一个月。要是不够用，那又糟了心。”

“有没有到差？”梅轩老先生衔了一口饭，含含糊糊说。

“还没有下委，”那个声音带颤。“大概明后天吧。不过……”拚命镇静着，“不过说不定会变卦。”

“那不晓得。”

老太太插进来：

“有个差使总是好的，不然真是！……你这一次再不要嫌大嫌小的了，闲下来才真要命哩。……要是钱多还是留几个钱的好。……家里大概也是等着要钱用了吧。……”

“家里倒……唔，信是写过好多次了。”

梅轩老先生不言语，眼睛更红，脸部的青筋突得比先高，喘着气。他感到更难受。隐隐觉得他所仅有的一些东西已经给白慕易夺了去。他梁梅轩是真正走到了绝境。

“完了！”他在心底里叫着。“……真古怪，这种不学无能的家伙也要当录事！”

也许这是个梦：这梦可真不高明。可是他希望这仅仅是个梦——一个长长的梦。这梦什么时候做起的？三年以前，

恐怕是。不，是他青年时期做起的，还是住在故乡，还没有破产，他睡在挂保险灯的房里：事实上他没有老去，也没这一切糟透了的厄运。要是个呵欠醒来，他还是那么年轻强壮，是个前途无量的英雄。太太也正是新娘子，丰满，漂亮。这一觉醒了之后，他真得好好地做人了，将来别人就得把他的事迹光荣地写在历史上面，使后代人知道他这位伟大的人物。……

快点醒来罢，这个鸟梦我真做得厌了。……

“只不晓得那个写字差使有几个花边一个月。”白慕易说。

梅轩老先生亲切地听见了这句话。他亲切地瞧见了亲切的一切：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和头顶上漆似的黑墨，不大亮的灯，厄运，饭菜，淫荡的勇嫂，贫穷，被裁的恐怖，衰老，白慕易的博士帽。

于是梅轩老先生的鼻发了一阵酸，他把眼垂下瞧着他手里的饭碗，老半天不抬起来。

沉默。

白慕易心跳着，想要说几句话，可是想不出题目。他很愿意谈自己的事，但极力抑制住：怕别人瞧出他的高兴。过了那么十多分钟，他不大顺嘴地说：

“你老常看见刘……刘秘……”

梅轩老先生突然问：

“邱七抓去了，是不是？”

“没有。听哪个说的？昨天夜里我还看见他的。”

“哼，真怪！”

梅轩老先生只吃了一碗饭。他吃起饭来虽然不大细嚼可是吃得很慢。一扒空了碗，就把筷子带着扔的姿势放下。一

根筷子滚到了勇嫂那边，老太太就瞧了他一眼。那一根滚到桌子边，于是劈的一声掉在地上。平素他吃到最后一碗的时候总得把碗里的饭粒扒干净，一颗也不剩的，可是这回他不。碗底里还留着十来颗，象地板上的水烟疤。

勇嫂只顾着把几个空饭碗叠起来，不去捡起地上的筷子；梅轩老先生有点气，可是不好意思说。他认为是勇嫂瞧他不起。他用了很大的劲把地上的那根筷子一踢，它就怪可怜地逃到靠墙的椅子下去了。

那个戴博士帽的人瞧出他的五舅有点异样。他懊悔他不该来。

“真是古怪，”梅轩老先生咕嘟着，“叫人家写字给他看：他会看个屁！……偏生不怕肉麻，这忘八野种子，娘卖 pi 的！……”

“哪个？”白慕易吃惊地问。眼睛可没对着他五舅：只对着勇嫂，瞧着她一面咳一面拿碗盏到隔壁房去。

“云士刚！”五舅答。瞧瞧勇嫂，又深深地盯了他外甥一眼。

白慕易感觉到——只是感觉到——那老头儿盯了自己一眼，他震了一下。过会他漫不经心地：

“云处长不会看字么？”

“看字！”那个嘴唇两角往下弯。“他晓得个屁：他猫屁不通。……那小子今天居然……也不过小人得志。……老子看他长大的，老子向来晓得这野种子没出息。……居然处长，这世界！……这小子也居然处长，这世界还有什么……什么……你看看！……”

“我也听见讲云处长不通，他……”不安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那……娘卖……”

隔壁勇嫂爆出一大批的咳声，把一切的声音都盖住了。

梅轩老先生讨厌地皱皱眉，等别人咳完了再说话。可是不大有希望：别人一个劲儿尽咳着。梅轩老先生只得做点别的事：拿小指去剔牙缝，把剔出的一些东西弹到地上。这么着干了三五分钟，他掏出两支烟，给白慕易一支：上面沾了他小指上的唾沫，有一块湿的。

白慕易站起来找火柴不着。

老太太想要勇嫂拿火柴来，叫着：

“勇嫂，勇嫂。……勇嫂！……”

可是这种叫喊埋在咳声里面了。

“我去。”白慕易往隔壁房里走。

这位老先生觉得自己给摔到了一个深坑里。他很快地用种急促的低音对老太太：

“去看看，去看看！”

那个慌张着脸，有点麻木。……

“娘卖 pi！”

他咕噜着骂一句，踮着脚尖走到床边，爬上床，拣个宽点的板壁缝去偷瞧着隔壁房——

勇嫂。白慕易。

只有他俩。……

可是并没瞧出什么道理。那男的擦了根火柴点着烟，一句话不说。一句话不说，那男的带着火柴盒预备走到这边来。那女的专心在咳嗽，连瞧那男的一眼都似乎没有工夫。

“娘卖 Di”

老先生嗓子里说了一句。他反而感到很失望似的。于是很快地蹶着回到原来的椅子上。

玫瑰与耳光

一

星期日一早，少校李益泰到王老八家里去。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街上一些年轻小伙子有些穿着白裤子。娘们儿脸上都红红的。

“大家都挂着一个证章，大家都有女人！”

他觉得应当是他的一些东西，被别人夺去了。别人把所有的证章，所有的女人，都抓到了自己手里。他们也许还上夫子庙听听戏，喝喝酒。

“不过我的日子还没来。……三十五。……”

抿一抿嘴，吞了口唾沫。手拍一下军衣口袋——空空的。

“不知道王老八肯不肯相信我……”

别人应该相信他的，他要是做了别人，他定得相信李益泰这样的人。大人物谁没过过穷日子？大人物谁不是到后来才发迹？譬如王老八现在要常肯接济他几个，请他喝几回，他将来好日子一来，王老八可也有好处：他李益泰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他扬着眉，挺起胸脯。一走过一个女人，他就深深吸口

气，把些粉香吸进肺里去。

“他们对我……”

别人究竟对他相信不相信？……二姨丈骂了他一顿。白骏那里吵过了嘴。章筱庵那家伙说他荒唐。……他觉得路愈走愈窄了。别人全不懂得他！

“妈妈的！老子总有一天要遇到个知己！”

他两个手插到裤袋去，裤袋里似乎有点潮湿，叫他两只手不大好受，于是又抽了出来。他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来？他得等机会：一到了那天他就得好好去干一下，拿出几手给人瞧瞧。可是……

可是对面走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学生，跟他肩膀碰肩膀擦了一下，她瞧了他一眼。

李益泰脸一热，赶紧——不过这两个字还不够形容他的快——抿一抿嘴。可是那女学生已经走了过去。

“她看我一眼！”

站住瞧着她的背影：短短的头发，平平的肩膀，粗粗的腿肚子。

“太胖！”他想。他爱瘦子。可是这个胖得不讨厌，妈妈糊糊行了：做人不能太苛刻。

他想一下子跳过去，一把抱住她。她也许会对他笑，也许会闭着眼睛：这是表示她爱他。……

又摸摸口袋，就慢慢地走着。他叹口气，要是这个女人倚在他旁边，他们谈着笑着，买糖吃，上酒店喝酒……

口袋里是空的！他埋怨着：

“男的女的同上馆子，总是要男的出钱！”

女人要是懂得他准会爱他：现在不嫌他穷，熬几天苦日子，就得有福享的，到那时候——

“我准不讨姨太太，我专心爱着她……”

他回头瞧那个女学生——不见了。干么她要瞧他李益泰一眼？也许有缘哩。那家伙或者是个有钱的，说不定还爱喝酒：同上馆子，她会账。

“我不要她会账：男的叫女的请，可不象样。”

他于是加快了步子。他觉得这是好兆头：王老八准会借钱给他。使劲抿着嘴，抿得嘴角发酸。

“王老八也许是个好人。”

到了王老八家的时候额上流着许多汗。可是王老八不在家。

“俊夫不在家哩，”王太太笑着。

“上哪里去了？”

“到白家去了：白家今天请客。”

“唔……”

他妈的白骏请客没请他。他瞧着王太太，她一直笑着。

“李先生坐坐吧。”

“不坐了。我找俊夫有事。”

走了几步，回头一下——大门里还瞧得见王太太的背影。李益泰断定这王太太是个淫妇。她对他用手段。可是他李益泰看不中她。

“口那么大！”

想着他就走得更快，他怕王太太追上来。

暖暖的风吹到身上，他腿子发软。

到白骏家去么？王老八就偏偏在白骏那里！白骏现在阔了，搬在一个洋房里；他倒走运。于是李益泰感到自己的路又狭了一点，而且也更难走，仿佛这条路上满是胶水，走一步，粘一下脚。

“白骏凭什么本事当股长？……王老八这家伙……”

可是他得到白骏家里去找王老八。

可他不是赌过咒不到白骏家去的么，再去的就是……

可是……

“再去一回把倒没什么大了不起。并且也得去看看我没有信。”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白骏请客，王老八也不用这么早跑去呀。他想看看现在几点钟，向每家店里看看。都没有钟，只有一家纸店的，短针在一点上面。

“王老八准是睡在白家，跟白骏的媳妇儿那个！”

一走进白骏家，李益泰就注意地察看着白骏太太和王老八。

白骏太太正在叫她的陈妈。他们用了个老妈子，只要老妈子不在房里，她就得大声地叫，四邻都听得见。

“陈妈！陈妈！”

把许多事支配给陈妈之后，白太太才微笑着和李益泰招呼。

“怎么老不来了？”

白骏满不在乎地说：

“他生我们的气呀。”

“那不是，”李益泰分辩着。“我这几天真忙，什么朋友家里

也没工夫去。……女人多半不知道男子的苦处，我这么忙着，今天遇到一个家伙她还老缠着我。……真是！老卫，”他用手拍卫复圭，“你研究过没有，哪？——女人干么不管男子忙不忙，只是一个劲儿地……”

大家一个劲儿没理会他，他就把嘴抿住了。

白骏太太在等着机会说话，她于是诉说起用下人怎样困难：工钱愈来愈贵，老妈子十有十个爱赚点东家的钱，不懂话，老些的做不动，年轻的不规矩，等等，把这些话详细地告诉她的宾客。

“老妈子总没有不措油的。”她笑着加了一句。

白骏说：

“买办买办，不赚是忘八蛋。”

这两句押韵的话她听她丈夫说过好几次，因此他还没说到“蛋”字她就尽量地笑起来。

“要是我就，哼！”李益泰扬扬眉毛。“你们太放宽了是不行的。我有个听差的，他……”

王老八忽然笑出声音来。

“你的听差几个铜子一年，你给他？”

“八块钱一个月！”

白慕易很内行地插进嘴来：

“啊呀，八块！好贵！”

“是啊，八块，”李益泰镇静地。“伙食还吃我的哩……他还赚我的钱，又偷东西。……现在是撤了他的差了，不然真是讨厌。……他简直要我伺候他，不然的话……这是五加皮酒么？”

他指指柜子里的宝藏。

白慕易取了博士帽搔一下头，瞧着那一对主人。白骏太太和白骏眼对眼盯了一下，白骏就在脸上摸了几摸，板着脸说：

“你在这里吃中饭罢。”

李益泰活泼起来。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恋爱故事，接着又说有人叫他到北京去，那儿有个什么局叫他去负责，不过去不去还没决定。

“那个局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出息。王老八，你赞不赞成我去？”

“我赞成你去，你去了给我弄个差使罢。”

“别开玩笑……”

过会儿他严肃地：

“我要是去，我总得给你弄个挂名差使：朋友这点点总得帮忙的，也应该的，对不对。”

过会儿他又吸足一口气：

“不错，老八，我跟你说句话。”

王老八惊了一惊，跟他到门外。

“王老八你有钱没？”

“钱？”

“唔。我想问你借十来块钱。我有是有一笔钱——昨天刘司长怕我要钱用，开了个一百块的支票，可是今天星期，银行不开门。我不瞒你说，我一个铜子都没有了，想问你借十来块钱，明天钱一取来就还，并且……”

“我连十毛钱都没有。我还想问老白借哩。你怎么不问

老白借?”

“我跟他够不上这交情。……十块没有，五块行不行?”

“我说的呀：连十毛都没有。”

“哼，”李益泰想。“王老八也是个坏蛋！……可是他老婆偷人，哼，他还那么起劲！”

二

下午三点钟，李益泰和卫复圭走出白家。

“我可以跟你同走一段路。”李益泰说，有点走不稳。

卫复圭把眼镜架高一点，又掏出一块手绢掩住鼻子。

“老卫，你有钱没有？”——酒气直冲。

“没有。要等发薪水才有。”

“几块零碎钱总有吧。我想……你知道我这几天穷极了，我……我……老卫你借给我两三块行不行?”

“两三块没有。我身上只有几毛钱。”

“几毛钱也行。我只是……”

“六毛够不够?”

李益泰伸手接了那六毛钱。他想这六毛钱里面说不定有铅的，最好是敲敲看。可是这于老卫面子下不去。

“老卫你懂得我的苦衷，别人都不懂得。……一个人要找个知己真可不容易。……我在这里有那么多熟人，可是懂得我的只有你。……”

那个不言语，眼睛望着前面。

“老卫你看我这主张好不好，我觉得……我这么着：男的

里面找一个知己，女的里面也找一个知己。女的里面我已经有了半个知己，她是在中央大学念书的：真奇怪，她倒怪看得起我，老卫你说奇不奇怪，象我……”

前面走来两个女人，李益泰就把说话的嘴拚命抿着。那两个女人一走近，李益泰忽然叫了起来：

“噢！”

“做什么？”卫复圭吓了一跳。

“没什么。我是打噎。……噢！”

过一会李益泰微笑。

“你知道王老八……噢！知道王老八么？……”

那个瞧他一眼，表示：“王老八怎样？”

“哼，”李益泰两个嘴角往下弯。“白骏的老婆……噢！……王老八跟她噢！……你噢！……没看出来么，噢？……他们……”

“我不知道。”那个对这不大有兴趣。

“其实……噢！王老八的媳……噢！王太太也偷人……偷了一个噢！……噢！……你知道么？……”

卫复圭摇头。李益泰装了副鬼脸：

“我还是不说了罢，噢！噢！说起来……噢！……太没意思。……王太太对我噢！……其实我……噢！……打噎真讨厌！……”

“忍一下就会好的。”

“我忍……噢！……”

停了一会，忍住他的噎，一口气往下说：

“王太太虽然对我有点……可是我并没有……噢！！……我对她不起，没有法子，噢！没有……”

“我要转弯了。”卫复圭吐了口唾沫。

“那明天会。六毛钱……噢！……明天还……”

他们分了手。

李益泰一个人在街上走。他老瞧见王老八太太的笑容。她只是口大了一点。

他身上出了汗。他慢慢走着，瞧着那些店家，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停了步。这家百货公司的玻璃柜里陈设着一间精致的卧室：铜床，两个枕头，两双绣花拖鞋，圆桌，桌上还有两瓶什么外国酒。此外还有一架话匣子。还挂着一幅外国画，画着一个光屁股的洋女人。……他叹口气。

“干么装着这寒酸样子？”他想到了他自己的身分。

于是又拖起了步子。走不到几步，他回头对那玻璃柜偷看一眼。他忽然心跳起来：他想把这大玻璃打碎，把那桌子踢翻，去睡到那张床上，喝着那些外国酒。……

“噢！”他说。咽了口唾沫。

要是睡在那铜床上，定要有个女人。谁呢？——上半天那个女学生，白骏太太，梁梅轩的儿媳，王老八的太太……

王太太又在他面前现着笑容。

“这淫妇！”

李益泰站了那么两三分钟，就很快地走了起来。他觉得街道在打旋，街旁的店家象在雾里。他的脑袋感到很重，身子似乎支不住它，老要往两边倒。

“不要紧，”他咕噜着，“噢！我不去可对不起她。……”

“她”是谁？“她”是王太太。李益泰就一直到了王老八家。

“俊夫还没回哩，”王太太又拿出了笑容。“他怕在白家看牌。”

李益泰尽瞧着她。

“请坐会儿罢。”她说。

他进了房。他忘了抿嘴，忘了扬眉。他喘着气，全身发着热，眼红着。他尽瞧着她。

王太太大概是去泡茶，走出房去。

突然——李益泰跳过去，一把抓住王太太的手。

“我……我……我……”他颤声说，“我爱你，噢！”

“李先生！……”

她要脱身，可是给抱住了。

“我爱你……噢！……我知道你爱我，你……噢！……我不来对……噢！……对不起你……”

李益泰拚命在她颊上嗅着，吻着，用舌子舔着：把她弄得满脸都是唾沫。

女的挣扎着，叫着。

“放手！放手！……混蛋！……流氓！……”

“我爱你！……”他拔出一只手来想扯下她的衣裳。“别……噢！……别怕！……我知道你爱我……”

可是她狂叫着。

外面来了人！

他听见脚步响，赶快放了手，冲出房门。……

“他妈妈的！他妈妈的！”他咕噜着。

脑袋发胀，眼睛瞧不见东西，他不知道他冲房门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人拦住他。他全身还软软的，手脚还打着战。他一直

跑回李三的住处。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对自己说。

怎么办呢？王老八见了他会……

一连两三天躲在这不见阳光的小屋子里。他拿起那面洋钱大小的圆镜一照，他瞧见自己憔悴了许多。

“外面怎样谈我呢？”

他可不能老呆在屋子里：他的信都在白骏家里转，白骏家就非去不可的。

于是他到白骏家里去了一次。

还好，没遇着王老八。

可是他能一辈子不遇着王老八么？他想最好马上离开这儿，永远不回来。他又想早点遇着王老八：反正总得要渡过这么个难关的，不如快点过去，免得老耽着心。他打了个寒噤。

“早点遇见他罢。”——虽然这么望着，可一到白骏家就非常害怕。“别来罢，别来罢。”坐不到一会儿就得走。一回住处又埋怨自己：

“千么不等等他，也许他会来：不能一辈子不遇着他呀。”

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在白骏家里遇见了王老八！

王老八一瞧见李益泰，全身的血都沸了起来。

“李益泰！你这个忘八羔子！……老子找了你十来天……你那天……”

白骏夫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什么事？”

白慕易张大了嘴，眼盯着他们。这里一定要插说一句：白慕易现在身上多了一件东西了：是什么？——一块证章。

王老八嘎声叫：

“什么事，你们问他自己！”

“我……我……”李益泰说，“我做了什么？我……”

“你这混蛋！”——劈！给了李益泰一个嘴巴，李益泰左颊上发了红色。

“你打人？！”

“打你！……打死你这兔崽子！”——劈！劈劈！

李益泰咆哮着：

“你敢打！你再打打看！”

劈！劈劈！——王老八的手掌只是往李益泰腮巴上送。

李益泰退了几步，两手抓着拳——可没伸出来。

“操你妈妈，你真的打？！”

“真打！打了你再送你到宪兵司令部去！”王老八上前几步，又劈了他几下。

白慕易可着了慌：

“糟了心，糟了心！打起架来了！我操得你屋里娘，打起架来了！”

把博士帽向床上一摔，跟白骏夫妇上前推开他们。

“有话可以说的，有话可以说的。”白骏拉长着脸。

“没什么说的！”王老八把唾沫星子喷到了三个排解人的脸上。“这家伙太无耻！……我定得拖他到宪兵司令部去！”

推开了他们，冲过去又是一个嘴巴。

李益泰两颊成了紫色。他两个拳头垂着，一直没伸出来。

“你敢打人！……你再打我不饶你！……”

王老八的拳头在他肩膀上来了怪重的一下——要不是白骏

扶着就得摔倒了。

“你再打！你再打！我送给你打！……我跟你拚命！”

“宪兵司令部去！”王老八一把扭住李益泰的军衣。

“究竟什么事啊？”白太太急促地说。“究竟什么事啊？”

他们使劲把王老八拖开，把王老八捺到一张椅子上。

“不行！我非拖他到宪兵司令部去不可！”

“什么天大的事也说得明白的呀，”白骏说。“究竟什么事，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王老八？”

白太太出了个主意：要是李益泰得罪了他，可以叫他陪个罪，大家朋友，闹开去谁也不好看。她说着瞧了李益泰一眼：李益泰两手捧着脸。

王老八吃了一惊地想：

“他们知道了这回事么？”

不见得。不过这种话常从调解人的嘴说出来的，也还不过是调解。真的，闹出去大家面子不好看，尤其是他王老八——怎么，还是他王老八的女人的事啊。

李益泰手脚都发冷，老颤着。一到宪兵司令部，他得坐点儿牢：冒充军人，强奸良家妇女。……白太太说了那些调解的话他才轻松了些。他从手指缝里偷看王老八的脸。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白太太又说，一面想：“我要不要笑呢？”

白骏抽了一口气：

“老李要是有对你不起的地方就叫赔个不是就好了。不然第一，闹出去不好看。第二……第二……”

王老八把脑袋一伸。

“好，看你们的面，我不多计较。这姓李的得对我赔罪：叫他对我的磕个头。”

李益泰小声哼着说：

“磕头可不行。”

他希望这两个姓白的和一个女的听见这句话，但不希望王老八听见。可是正相反——王老八跳了起来：

“这兔崽子不识抬举！老子看老白夫妇面上不计较，你可……咱们走！……”

一冲上去，王老八扭住李益泰的衣襟往外拖。李益泰挣扎，可是腿子是软的：他全身的重心就移到了头部——伏在王老八两个手上。象拖着把扫帚，两只脚给拖在地上，腰和膝踝都凌空弯着。

“老李，老李，”白骏慌着叫，“你就磕个头好了：自己朋友有什么要紧……”

怎么办呢，王老八疯了似地一个劲儿尽拖，要真拖去吃官司的话……

好在他李益泰的膝踝是屈着的，他就趁势再一屈，把膝踝子贴到了地板上。

“好了好了，王老八，放手罢：他跪下来了。……”

他们扳开王老八的手。王老八把放了开来的两只手插着腰。

“磕头！”他咆哮着。

五成象磕头，五成象昏了过去，李益泰的头伏到了地板上。

“你说！”王老八叫。“那天可是你无耻？”

“是我错……我喝醉了酒……”

“今天饶了你这兔崽子！……”

白骏去扶李益泰起来。

“起来罢，老李。”

李益泰想：

“怎么办呢？”——起不起来呢？他能永远这么伏着，不把脸子抬起来么？

“离开这里罢，”他肚子里说。“做和尚去罢。自尽罢。……现在可怎么办呢？”

今天究竟遇着了王老八，天大事可过去了。可是他还伏着。

白慕易松了口气，瞧那伏在地板上的李益泰一眼，就去捡起博士帽来戴上——嵌上后脑勺。

“真糟了心，吓了我一大跳哩。”

两 甥 舅

一

单衣裳上了市。大家忙着预备过端午。有个穿自由布学生装的人在街上踱着，瞧瞧糖食店，瞧瞧广东店，他手插进衣袋，摸着他的皮夹子，踌躇了好一会。

“送什么东西好呢？”

他念着店门口的广告：

“美味粽子……价廉物美，送礼最宜……”

“听讲广东粽子要几十块钱一个哩，真糟了心！”

可是他记不起几十块钱一个的究竟是粽子还是月饼，他就取下他的博士帽搔搔头又戴上。他在玻璃前面照见自己的影子：高高的颧骨突出狭脸上，胸脯上——一块证章！

“送礼最宜……”

许多男男女女在他身边擦过。他瞧见玻璃里有个人冷眼看他一下。他身上一阵热，出了点汗，马上挺一挺胸脯走开。

为什么那个人要看他一眼？

“他是不是晓得我第一次穿洋服？……这件洋服不合身么？……花了五块六毛钱哩，真糟心！”

低着头瞧着自己身上这学生装：从衣到裤脚，到鞋子——一双黑得放光的牛皮鞋。似乎没有什么不合身，不过脖子窝那里有点紧，脖子有点不好受——领子上那个铁丝扣子一搭上，就象被谁勒住了咽喉似的。

“不是不合式，”他对自己说。“我是第一次穿洋装，还没穿惯。”

太阳正厉害，把柏油路晒得融化了，脚一踮上去就留下一个疤。他脑门上给日光熬出油来，不住地淌汗。后脑给博士帽遮住没晒着。

市钟短针在三点前面，长针在九字上。

“真糟了心！”他吓了一跳。“已经三点……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三点二十五分了！”

得赶快回去，两点钟上办公厅。他得好好做事，守着办公时间，将来前途是……

“但是已经迟到了一点二十……一五，一十，十五……迟到一点二十五分！……真糟了心，我操得你屋里娘！……”

汗象瀑布似地直滚，他走得更快。

“我白慕易从来没有迟到过的。”——读者诸君，原来他就是我们亲爱的白慕易！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

白慕易想送刚舅舅一点端节礼的，还打不定主意送什么好，可已经三点……一五，一十……三点二十五分！

走过一家绸缎店，白慕易瞧瞧那家店里的挂钟——
一点正！

“噢，还早啊。”

十字路口那家书店里的钟是两点五分多。

白慕易的脚步又加快起来。

“签到簿一定收去了。”

他肋骨感到隐隐在疼。刚舅舅瞧着签到簿没有白慕易的名字准会不高兴的：

“假也不请，办公厅也不到，这样随随便便，做什么官！”

不过当面不会骂他的：刚舅舅是他的亲戚。不过刚舅舅以后也许就不相信他，不会给他升上去。……

白慕易把眼角上嘴唇上皱纹都打了起来，右边肋骨更有点难受：走一步就疼一下。

他瞧瞧汽车，瞧瞧马车，都比他走得快。甚至于黄包车也比他快。希望有个……有个……那叫做什么呀，那个缚在腿上就走得快的一一他听说书的说的，梁山上一位姓戴的用着这东西。要是洋货店里有这东西买，他当了当也得去买一个。……

箭似地走到丁字路口，向西转弯。

电线柱上一口市钟：他一瞧，差点儿没昏过去。——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五，三十，三五，四十……五点四十五分！

“怎样弄的呀！”

一回到办公厅，汗不留情地淌：仿佛听得见流着的声音。可是还没摇铃：两点差一刻。

“我操得你屋里娘！”他对同事们说。“我当是两点多了，拚命地跑。”

“迟点儿有什么关系，”赵科员笑一下，牙齿象屋檐似地挺出到了嘴外面。

“那总不好，”白慕易喘着，拿博士帽扇着。一面他极力装做很平常的样子。

现在白慕易和这些做官的都是同事，都是朋友。他天天和他们打在一起，一块玩，一块谈笑。他学到了许多事。有时他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一来到了这世界里的呀，不是做梦吧？官儿大的也没什么架子，并且还特别待他客气：他是刚舅舅的亲戚。他的日子究竟一天一天过得好起来了。对同事们说话的时候，他极力不把快活的样子漏出来。他觉得每个同事都怪可爱，仿佛他们是专为逗他喜悦而生的。他们的生活也非有他不可，因此他们无论谈什么，他白慕易总参加进去的。只有谈到做衣裳的时候他就不插进去，还远远地跑开。要是有谁跟他谈到夹袍单袍，他就变了色，咬着牙。

“这混账东西挖苦我！……”

上了床他老睡不着。

“那姓唐的晓得我那个事情么？……他怎么要同我谈夹袍子？……”

这是他一生的一个缺憾，十辈子也补不起来的。

可是谈洋服的事他得参加的。李科员和赵科员谈着裤子的长短，他就插进嘴来：

“我是欢喜不长不短的，”这里他把腿子伸出来。“你看，这样正合式。”

“但是现在作兴长。”李科员瞧了白慕易一眼。

赵科员问李科员：

“你看我做什么颜色的好？”

“天气热了，该做浅点的。”

可是白慕易不同意：

“颜色深的才经污，你看。”他指指自己的学生装：青灰色的。

李科员仿佛没听见白慕易的。

“我有套法兰绒的定好了，明天试样，老赵你明天可以看看，也许你……”

“法兰绒的？”白慕易惊奇着脸嘴。

“唔。”

“哦？那我倒要看看，”他把博士帽取下来。“明天试样的时候你也通知我一声，我倒要看看。”

李科员试样的时候白慕易说了他的许多意见：裤子太长，裤脚也太大，袖子太小。最后问：

“多少钱？”

“三十块。”

“三十块？”白慕易点点头。“不算贵。”

他把那件法兰绒的衣拿到他自己的学生装上面比一比，又点点头。

“唔，三十块不算贵。”

那个西装店里的裁缝瞧了白慕易一眼。

李科员和赵科员正在跟那裁缝说得起劲，白慕易又把李科员手里那条试样的裤子一把扯过来。

“就做单裤子了么？……唔，不过天气是热起来了。……唔，不过做夹的牢些。”

裁缝又瞧瞧白慕易，再瞧瞧李科员。李科员拍一下白慕易的肩。

“今年冬天想做套西装，裤子用棉的，老白你说好不好。”

“衣呢？”

“当然也是棉的。”

“我看顶好用丝棉。”

在办公厅里白慕易也常爱发发议论。

“穿洋服我是不喜欢打吊带的：吊带吊在颈子上，还要打个结，我不喜欢。我主张做这样的洋服，”他指指自己的学生装，“这种洋服是不要打吊带的。如今有许多做官的都穿这种洋服哩。”

有位办事员是白慕易的知己，姓毛，别人叫他海螺螭，据说是因为他鼻子高的缘故，可是白慕易想不透为什么鼻子高就是海螺螭。可是海螺螭请白慕易看了一回电影，听过一次清唱之后，他们就很谈得来。海螺螭和白骏也很要好，常到白骏家里去，也请白骏夫妇吃过几顿饭。海螺螭爱谈电影，一谈起那些外国电影明星，他就说着洋文。

“Fanponk 的武艺真不错，但是演起爱情片子来，他不如 Yohan Gilpu。”

海螺螭的履历上写着北大英文系毕业，怪不得他英文那么好哩。

白慕易非常想参加这样的谈话，可是他不懂那些洋鬼子的名字，真糟了心！

海螺螭那科的人没有一个说英文象海螺螭那么好的，大家都高兴听他说，他们也有点懂，譬如他说 Fanponk，那当然就是“范朋克”：这倒还容易听懂的。

“我觉得火烧……火烧什么啊？”白慕易插嘴。“唔，我觉

得这个还好。”

可是白骏说他不爱这类的片子。

“这种片子真不敢领教，第一，片子那样长，一集一集的演不完。第二……第二……”

“至于我是，根本不爱中国片子，”海螺狮站了起来。“譬如 Janie Gaino，中国有这样的明星么？……呃，老赵，听说 Janie Gaino 嫁人了哩，她的 Huchbanden 是个商人。”

白慕易想：

“我一点不懂，真糟了心！”

他应当学点洋文。第二天他问海螺狮。

“洋文字究竟是怎样个道理？一共有多少字？”

“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那容易。《千字文》还有一千个字哩。

“那样容易么？”白慕易不大相信地。“二十六个字一学会，就能够讲洋话了么？”

海螺狮搔搔头，愣了一会。

“二十六个字母是……是……”海螺狮不顺嘴地说，“英文里面的字是字母拼起来的，好象……好象……譬如中国字是一撇，一横，一直，或者一点，或者一勾，这些笔划凑成字的，二十六个字母好象是这些一点，一横，一撇……”

“哦——”白慕易这可完全明白了。“哦——”他点点头。“那么你倒讲讲看，譬如爱比西地里面那个‘爱’——那在我们那地方是念‘假’罗，这个‘假’，你倒说说看：是一横呢，是一撇呢，还是一片？……”

那个瞪着眼摸不着头脑：

“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问那个‘爱’——就是‘佷’，是什么东西。如果‘爱’就是一横，‘比’是一直，那么‘爱比’——这是下江话，我们是‘佷皮’，那么这‘佷皮’就是七八九十的‘十’字。……你只要告诉我这二十……二十几个啊？”

“二十六。”

“二十六。你只要告诉我这二十六个字母是二十六笔什么笔划，我不就懂了么？……”

海螺蛸又搔着头皮。他说不出。

“你不是洋文大家么？”白慕易有点瞧他不起。

可是白慕易究竟跟海螺蛸学会了二十六个字。和同事们上夫子庙，走过大街的时候他总念念电灯广告上的洋文：

“爱勒，伊，渥，恩。哼，那个‘渥’字写歪了。……爱勒，阿呃，鸡，爱区，梯。‘鸡’也是个歪的。”

二

端午晚上，白慕易和白骏夫妇从刚舅舅家出来。

白慕易试探地说：

“我送刚舅舅的人情，不晓得刚舅舅喜不喜欢这几样东西。这节礼太不成样子，我简直不好意思拿出手来。”

他们走到了路灯跟前，白骏太太就赶紧微笑着。

“送礼是人情，”她自言自语似地答，“多多少少倒不在乎。”

白慕易有一肚子话要说：第一个想要问，刚舅舅可喜欢

他，可是这些话似乎还是不说出来的好。他打算告诉他们他学会了许多事：会了洋文，小楷也比前进步，公文程式也弄明白了。他办事又非常努力。学问，勤劳，人力：他三件全有。说不定下个月就得升做办事员。然后科员。然后……

他心跳起来。他恨不得把白骏拥抱一下，恨不得狂跳着狂跑着，嘴里叫几句，还迸出大笑。这还不够：他还得……还得……还得怎么着？不知道：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近来这整个世界都鲜明起来，什么都是怪可爱的样子。在这世界里他已经站稳了一个地方：和他站在一起的个个都是上等人。他可比他们还那个点：他会升上去。

他瞧白骏一眼。他忍不住要说话。

“四哥，我劝你也学点洋文。”

那个一笑。

“八十岁学吹鼓手，我不来。并且第一，我生性不合，第二……第二……”

过会白慕易忽然想起李益泰。

“这几天不看见李益泰，不晓得他……”

“大概是没面子见熟人。”白太太笑着。

白骏自言自语地：

“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事。”

白慕易吐口唾沫，带五成鼻音说：

“这种人真糟心！”

他记得他还对李益泰恭敬过，那完全因为李益泰对他吹了许多牛，他真觉得这位少校是怪伟大的。这简直是给他白慕易一种侮辱：他生怕别人提起那些事——“怎么你从前还相

信他！”现在一想起李益泰那天当着许多人丢面子，他就感到非常痛快，并且觉得王老八是个英雄——代替他报了仇。

“这种人还是上吊的好。”他说。

停停又：

“王老八倒不错，唔？……他今天不晓得在哪里过端午。……”

白骏想起了一件事。

“不错，你今天应该到你五舅舅那里去一下的。”

白慕易感到给人窝心打了一拳。

“他那里……他……我懒得去。”

“究竟是你的舅舅。你应该去拜一下节的。”

“他哪里象个舅舅！他……他……”

顿了会儿他又补足这句话：

“所以我今天只到刚舅舅家里去过节。”

白骏太太用鼻孔笑一声——很难听出这是冷笑还是别种的笑：

“你不愿意去倒还不要紧，只怕你五舅舅疑心你是听了我们什么话哩。”

那个把脸上的皱纹全深深地打了起来，肚子里在冒火。他想：

“我操得你屋里娘，怎么我偏有这样个舅舅！真糟了心！”

白骏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还是去一下罢：第一，他是你的真舅舅，第二……第二……”

我操得你屋里娘，“真舅舅”！舅舅有真假么！

白慕易叹口气。

“唔，就去一趟罢。”

“况且他现在又没差使……他那事情裁掉了吧？”

“唔。”

“所以你更应该去看看他：第一，免得人家说你那个……说你……第二呢……”

前面走过来的路人把白慕易撞了一下；白慕易落了后。白慕易马上赶上去，和白骏肩靠肩。

“这都是他自己弄坏的！”白慕易发脾气似地。“他脾气那样坏，待人也不好。……他工作也不努力。他本来还想升办事员哩，不努力怎么行！……自然裁掉！……真糟了心，这种人！……”

那两个不言语。白骏不知道为什么老绷着脸。白太太的笑容一直没收下。白慕易把他俩的脸瞧了一眼，又往下说：

“他有许多事真是奇怪。……他用钱不好好地用，等到没钱的时候，”这里他放低声音，“一到没钱用，连小褂裤都当掉。……”

于是他自己笑了起来。

“真是！”白骏皱着眉毛微笑一下。“这种人也可怜。他究竟怎样会那么……？”

白太太就轻轻叹口气——轻是轻，不过别人听得见的。

白慕易也叹口气。

“他裁的时候拿到了五块几毛钱，我那天去，他们已经用完了。……他问我借钱，真糟心，我有什么钱！……他有了钱也是去吃酒。……他如今连夹袍子也当了，那件夹袍子当了三毛

多钱。……”

接着又说着他五舅舅年轻时期那些不近人情的事：和太太打架，烧衣裳，秀才考不上——

“人家都喊他童什么，童……童……童什么啊？”

他一面努力去想他五舅舅待他怎么坏，这样他现在的说五舅舅就不是不应当的了。五舅舅老说起他从前学手艺的事，五舅舅叫刘培本给他找个传令下士的位子：这么侮辱着他。……

“你晓得，他一生一世没有一桩事情成就了的。考秀才考不取。外公家里的产业都败在他手里。做官也没有成就，一天到晚不努力，还要吃酒，还要到夫子庙去听戏——一去就把五舅妈，舅嫂，都带了去。他又……”

“老白！”有谁叫他。很熟的嗓音。

一回头——是那位沈上士。

“糟了心！”他咕噜着。

他对沈上士冷冷地点一点头，脚步子没停。

“到哪里去？”沈上士可还那么亲热。

糟了心，他只得站住和他谈天。

“四哥，你们先走一步，我同这个……”不知道说“这个朋友”好，还是说“这个家伙”好，他就攒一攒嘴，“同他稍微讲几句。”

沈上士一把拉住白慕易的手。

“长久不见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白慕易挺一挺胸，叫别人瞧见他的证章。

“我的舅舅一定要我替他帮忙，我只好随便做些……我的

舅舅是云处长，他现在……”

我们大家都想你哩。怎么不来玩玩？忘了我们了么？”

“我事情忙得很。”白慕易板着脸，微仰着头。

沈上士把抓住他的手放松。笑了一下，想要说什么，可又不说。

“我还有很多事。”白慕易轻轻点一点头，掉过身子走开。

“真糟心，”他恨恨地想，“偏生遇见他！……路上的人看见了一定要奇怪哩，我操得你屋里娘！”

那家伙一点不知道规矩！……路上的人也许得笑他：怎么一个做官的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四面瞧了一眼，红着脸赶上白骏夫妇。

“真讨厌！不晓得哪里有这许多话要说的！……他自己不想想他是什么人！……”

“那是什么人？”白太太问。

“他是个上士！——莫名其妙的！……一点规矩也不晓得！……他还讲……他还讲……”

“不要管他，”白骏说。“明天还是到你五舅家去一趟罢。”

第二天下办公厅，白慕易听了白骏的话，去找他五舅舅。他和海螺蛳，还有一位才到差的科员廉先生，一同走出来：他们可以同一段路。海螺蛳一口气说着电影。

“Lwok 老是开车子，没什么意思，倒不如 Bus Kaiden 呢，老白，上次我看了 Whelma Ponchi 的片子，那真不错。……《璇宫艳史》看过的吧，Chifulai 真演得好，对不对。……”

可是白慕易在念着一个招牌上的洋字。

“西，爱，呃夫，伊。哼，‘伊’字上面打一点，这又不是‘阿呃’。”

海螺狮要转弯，刚分手，他又指一家照相店对白慕易说：

“你看，这照片上的老头倒有点象 Shindenbou^①”

白慕易把嘴角往下一弯：

“我不喜欢看 he 演的片子。”

他瞧康先生一眼，认定康先生做说话的对手。康先生看来有五十多岁，一脸乡下佬样子。

“康先生你是哪个介绍的？”

“到处里来么？”

“唔。”

“我是一个同学介绍的。”

白慕易很响地叹口气：

“无论什么官，没有人介绍是不行的。我们处里这许多人都是有人介绍进来的，要是没有人……要是没有亲戚，没有同学，总是没有机会：……没有……我要不是……我要是没有……”

他想等别人问他“你是谁介绍的”，可是别人老不开口。

闭了会嘴，白慕易可忍不住了。

“我是怎样进来的，你晓得吧？”

“不知道。”

“我是云处长喊我来的。”

① Shindenbou: 海螺狮在这里指的是兴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 他在 1925 和 1932 年两度出任德国总统。海满口外国名词，读音又都不够正确，作者有讽刺意。

别人当然得问：“云处长和你什么关系呢？”可是那老头还是不问。

白慕易有点烦躁，取了博士帽摇摇头又戴上。

“……因为云处长是我的舅舅，”他低声说，一双眼盯住康先生。

“唔，舅舅。”

康先生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这使白慕易有赌钱赌输了似的感觉。

天上有了黑云，象马上要下雨。一阵风卷起地上的灰，沿着大路一直向北扫去。

“灰真大！”白慕易用手掩着鼻子。“不过河南的灰还要大。……噢，康先生你看这个洋字：‘呃司’写个反的！这不是‘呃司’么？写个反的！……康先生你学过洋文没有？”

“我只学过英文。”

“洋文就是英文，英文就是洋文。……英文学学倒也还容易。康先生才学的么？”

“许多年了。”

“没忘记么？”

“常用，所以不会忘记。”

“现在也常用么？”

“是的。”

“康先生是办什么公事的？”

“管翻译。”

“什么！”吃了一惊。

“翻译。”

“翻洋文么?”

“是的。”

白慕易想:

“真糟了心!”

他脸红着和康先生分了手。

“真糟心! 我操得你屋里娘, 他管翻译!”

于是努力记一记, 他刚才对康先生说错了话没有。没有, 那招牌上那个“呢司”的确是写反了的。

五

白慕易一到梅轩老先生家, 发见五舅躺在床上。

“我不好过。”梅轩老先生告诉他。

这位老先生比以前憔悴, 颧骨和嘴唇突得更高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些。他对他外甥诉着苦, 老叹着气, 把眼睛无力地瞧着墙上那个红纸条——“元旦试笔”。

“真是不得了。……我已经走到了绝境。……”

白慕易想:

“为什么工作不努力呢, 当然……”

梅轩老先生接着说到处借不到钱。到刘培本家里去过三次, 还没开口, 刘培本先生先对别人诉穷, 叫你开不得口。去了三次的结果, 借到了——

“你猜猜看: 借到了几个?……人真是!……你晓得几个……一块几毛钱! ——去了三趟, 一块几毛钱!……人心真不可问!”

“娘卖 mapi, 我恨不能把这一块几毛钱对他脸上掷过去。娘卖……我姓梁的面子就只值这几文?……什么亲戚朋友!……”

那个热起来,把博士帽取下往桌上一放。可是五舅舅话多着,把白慕易当作裁判官,叫他判判这位舅舅的一辈子所经过的遭遇是不是公平的:象他这么一个好人,可走来走去走不通,现在走到了绝路。一肚子才具一点也没给发展一下地就此完了么?可是白慕易烦躁着,象有许多咬人的虫子在皮肤上爬着。他不该来的。这老头儿的不幸都是他自己不好——一点不想上进,脾气又那么坏,跟什么人都合不来:跟刚舅舅就合不来。……

“刚舅舅要是晓得我来找五舅舅,会不会不高兴?”对自己说。

大概不会:刚舅舅气量多么大,他是处长。

白慕易不插嘴,他想这么着别人也许会说得没什么趣味,就闭了嘴的。他眼睛不对着梅轩老先生,只移来移去:瞧瞧那灰色的帐子,瞧到满是水烟疤的地板,瞧到墙上那糊着的霉烂的纸,瞧到那条“元旦试笔”。

他想:

“他的小楷比我写得好。”

五舅舅的学问比他好!……

他生气似地瞧五舅舅一眼。

那个全没一点了不起的样子,只是哭丧着脸,嘎着嗓子,背书似地说着。

“……如今说不到什么天道:好人没路走,有才具的没饭

吃。……我偏生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事无成，一转眼年纪就来了。……”

白慕易站起来伸个懒腰，把博士帽嵌上后脑勺又坐下。他想着：五舅舅有学问为什么还不升官？对了，只有学问不行，第一个要有人——就是李益泰常说的“知己”。

“我比五舅舅不同。”

他心跳了起来。

天上云密密的象要下雨。房里的霉味儿更厉害。糊墙的纸上，仿佛瞧见有一条条的水流下来。格子窗永远关着，太阳光要穿进来怪不容易的：它费劲地透过糊窗的连史纸，只达到小半间房，并且还打了许多折扣。

梅轩老先生不知道是因为气压低还是愤怒，他喘起气来。他把眼睛移向白慕易，喷着唾沫星子：

“你去看看那些……你晓得……娘卖 pi，如今那，哼，说不到什么学问，什么经济，木匠瓦匠——之无两个字也认不得——偏生发迹！……猫屁不通的人偏生有出路！……”

“你老讲哪个？”白慕易问。心里忽然难受起来。

“不一定讲哪个。不通的人多哩。”

沉默了一会，白慕易又把博士帽取下。

“如今世界是……是……”白慕易吞吞吐吐地说。“好象世界开……开……所以……这样一来洋文是很要紧的……用的人都要懂一点洋……洋……英文总要晓得……”

梅轩老先生抽风似地一动，那张床就叽咕一声叫，使白慕易吓了一跳。

外面象在刮风。他们静静地听着。

“五舅妈出去了么？”白慕易应酬地问。

“两婆媳都出去了。”

五舅一双眼盯得白慕易很难受，他的一双躲了开去，可是偶然一瞧到五舅舅——那双红眼还死死地向他瞪着。他感到受了威迫，他就努力去想，这老头是个怪可怜的家伙，一辈子就完了。这老头一辈子没成就半件事，没过过半天好日子。

“这种人真可怜。”

这种人干了一辈子录事没升官，可是现在连录事也没有了。

他白慕易比他好得多，该不该接济接济他？

又戴上博士帽，站起来踱着。他暗暗叹口气，偷瞧五舅舅一眼。

“一个人到了这地步也没味了。”

接着想起昨天他对白骏夫妇说了五舅舅许多坏话：他心里一软。可是不该说么？五舅舅给了他什么好处？五舅叫他去当下士。五舅舅常幸灾乐祸地提起他从前学过什么手艺。……

“昨天你在哪里过节？”五舅舅突如其来的一句。

白慕易吃了一惊。

“啊？唔，我昨天在刚……在云……”——应该称“刚舅舅”，还是称“云处长”？

那个笑一声——用鼻孔笑，不用脸笑。似乎咕噜了一声“娘卖 pi”

停停又问：

“你一个月寄几个钱回家去？”

“十……十……二十块。”

“那你还可以留几个钱。我也劝你留几个钱，不要同我一样。我是……”摇摇脑袋叹口气。

“留钱留不住哩，真糟了心，”他心在狂跳，可是怕把这快活劲儿流到脸上，他就努力地苦笑着。“一共只有这几十块钱，又要寄钱回去，又要吃饭，又要应酬。真是！……还是没有生路。……一百块钱一个月也留不住哩，这样子。在外头做官是死路一条。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钱不够用。……”

梅轩老先生诧异地瞧了他一眼。

白慕易可只背他的账：马科长死了娘，他送了两块，蒋秘书讨媳妇送四块，陶科长的老子忽然做起寿来，至少也得送两块，真糟了心。

“唔，不错，康科员生了个儿子，也要送。……有人讲陶科长的爷去年年底做过寿的，今年才过了端午又要做寿。……”

梅轩老先生瞧着白慕易的那双眼一直没移开过，他忍住了好一会的话这里才送了出来：

“你能不能够……你或者可以……我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家里早就断了炊……”

“什么？”

“断了炊。”

“唔。”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我又是个讲气节的：穷是穷，要我到那些忘八蛋面前去低头我是不来的。我借钱也看人借。你呢……我的景况你是晓得的，你当然……我平素待你象自己的儿子一样，你是……那当然，我对你开口不怕你笑……你象我的亲生儿子……伯勇是不争气的家伙，只有你

有希望……我以为对你开口是不要紧的，你晓得……”

“不过我……”

“是的是的，我晓得你也不宽裕，”梅轩老先生勉强微笑着，低着声音，象怕那些桌子板凳窃听了去似的。“然而，你究竟比我好得多。……至于我的数目是不拘的，无论几个都行。”

白慕易站在房间的中央，不好怎么对答。他似乎应当借给他几个。可是现在的白慕易不比从前的白慕易：现在的白慕易有了一班新朋友——个个都是有身分的。要和这班有身分的朋友们生活打成一片，他必得准备一点钱：譬如去玩玩，打打牌，看看电影，送送礼，这都得花几个钱。并且他还打算再做一套洋装。他上个星期就想买一部《公文程式大全》，可是一直没买。他有许多事得做，得花钱。……

“我……我……端午一过，我一个钱都没有。”

“我是不拘的：连一毛钱都是好的——一家人买几个烧饼吃。……”

那个红着脸，从学生装的口袋里掏两个双毛子，还从裤袋里拿出一把铜子——大概有三十几个，他数了二十个，连着毛钱放到床上。

“这里四毛大洋。”他一面把剩在手里的十几个铜板叮叮当当敲了一会，塞进裤袋里。

梅轩老先生叹口长气。

“你看，想不到穷到这样子。”

“这里四毛大洋。”

“一个人钱紧起来真是！……”

“这里四毛大洋。”

“唔。”——他极力忍住怒气。肚子里可冒着火：“娘卖……他想叫我打收条哩！”

“他嫌少，”白慕易想。“我不该来的：借了钱还不讨好。……”

他白慕易总算对得起五舅舅，他白慕易是——

“我是‘以……’‘以……’”

有句话叫“以”什么“报怨”的。

“这是下江话，我总不记得，真糟心。”



婆媳俩回来了：舅嫂扶着她婆婆。一进房，酒气就充满一屋子。

梅轩老先生咬着牙瞧着老太太。

白慕易觉得受了骗：他们还有钱喝酒哩！

老太太手拿着一本什么簿子，要开口，梅轩老先生做个脸色叫她别言语，她就把簿子塞进衣袋里去。白慕易瞥了一眼，仿佛簿子面上写着什么什么“解囊”。

舅嫂跑进了隔壁房，就拚命咳嗽起来。

老先生手抓着拳，额上突着青筋。等白慕易一走，他就跳起来。

“拿簿子来看！”

“看就看，叫什么！我还措油么？”老太太掏出簿子来往床上一扔。“哼，生那样大的气！”

簿子的第一页有梅轩老先生写的文章：叙述一个陕西人死在这儿，怪可怜的，要请仁人君子捐几个钱给他买棺材，后面还写了几句四个字的，六个字的，（原文似乎没有抄下来的必要。）第二页起，写着各店家捐的钱：恒记杂货店制钱二百文，隆昌盛南货栈大洋一角，等等，差不多一本簿子写完了。

梅轩老先生细细算一下捐钱总数，和老太太交出来的一把毛钱铜子对一对，数目没有错误。

他瞟她一眼。她酒在什么地方喝的？

可是再把捐簿检查一下，就发现一个破绽：梅轩用拳头拍着床沿。

“娘卖 pi！你自己看看！——这本簿子本是五十页的，如今只有二十七页。那个二十……二十……那个二十四页那里去了？你讲，你自己讲！……”

“发你的黑眼昏！——少了二十四页么？”——“四”字特别说得重。“簿子有五十一页么，五十一页么，你自己说的五十页，偏问人要五十一页！……发你的黑眼昏！——少了二十四页么！”

七四十一，不错。少了的只有二十三页。

“好，我讲错了。只有二十三页。那二十三页呢？……你酒哪里吃的，你自己讲！……人何以无耻到这样子！……你讲，你讲：那二十……二十……那二十三页到哪里去了。……讲啊！……”

没答。

梅轩老先生捶着床沿咆哮：

“讲啊！”

“我怎样会晓得。”

“是你们拿去捐的呀。……勇嫂，来！”

“Khur……Khurkhur!……”

“勇嫂你讲，那二十四……那二十三页到哪里去了？”

勇嫂把那张酱油色的脸打着皱，痛苦地咳着。

“我不大明白，这都是……Khurkhur!”接着听见一大口痰嘎的一声吞下了肚。

“好，你们两婆媳打做一片！你们做我！……”梅轩老先生跳下床来，鞋子也不穿，就在满是水烟疤的地板上跑来跑去。跑到桌边的时候就用拳头在桌上捶一下。“我真不懂一个人何以无耻到如此！……分明是你们扯下二十……二十三页来，拿那上面的数目去吃酒。……你们打成一片来做我：我真不懂你们怎样会这么忍心！……你们两婆媳……”

“Khurkhur!……我是不晓得的。”

勇嫂说了往隔壁房里走。可是——

“不许走！”老先生叫。

她就站住在门边，弯着腰尽咳嗽。

“你们讲，你们告诉我：那二十三页一起多少钱？……”

老太太大声说：

“我晓得么？”

“偏生好意思讲不晓得！……太无耻！……那二十……那二十三页到哪里了，你讲，你讲！”

“我怎样会晓得呢！”

梅轩老先生觉得血管都要炸裂了。他全身发颤，咬着牙，嘴里发出丝丝的声音：他想说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

一眼瞧见勇嫂站在门边。

“滚！站在这里做什么！”

似乎因为说不出话，就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恨不能放一把火烧了这房子，恨不能一刀劈死几个人。……

“无耻到如此！……”咬着牙说。“太无耻！……太忍心……娘卖 mapi，我不是穷到这地步我不会打这主意……娘卖……一家人几天的饭钱，你倒扯下来吃酒！……”

“你的黑眼昏，我扯下来吃酒！……你看见我扯的么！……”

他们吵嘴吵到晚上。梅轩老先生一点也不吃地就睡上床。他没睡着，他静静地听邻居家里的钟打十一点，打十二点，一直到一点，两点。……

老太太大概因为酒喝多了，睡得很熟。他听见她打着很响的鼾声。

“瘟猪！杂种！死无耻的！害我一世！娘卖 mapi！”他咕噜着。

隔壁房里勇嫂的呼吸引起她肺里的痰呼噜呼噜地叫，有时迸出一大声“Khur”！

“她没睡着：她一定在那里想她的奸夫……”

他叹口气。

“人生到此……”

他忽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辈子就这么了结。死了之后呢，是不是变了鬼？他希望有鬼，不然好象太悲惨：一死就那么死绝了么？他肺尖疼了起来。

又想起从前的日子。这些都象云似地飞了过去，他恨自己从前干么不好好受用那些日子。可是现在什么都迟了，等来生……

“究竟轮回之说可信不可信？”

这些是平日没想到过的。

“来生定要好好做人，不要这样潦倒，处处都……”

他希望有轮回。他下一辈子得有点作为，得好好选个太太。他得做个重要的人，谁都瞧得起他。他得留点钱，告老之后在什么地方造所别墅，做做诗，玩玩，儿子孙子绕着他——孙子是很要紧的，他这一辈子没有得着一个孙子。

可是下一辈子的命运由他选择么？

“我要相信菩萨。……我这一世没做坏事。……我要念佛：我皈依……”

这一辈子不能怪谁：这都是他前一辈子干了坏事。

“欲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

他肚子里念着“那谟阿弥陀佛”。可是他心很乱：他描摹着下一辈子的生活，一会儿又想到他读过的《佛骨表》^①——他是个不冒牌的儒家呀。

“然而轮回总有的吧。”

他非去努力相信轮回说不可：这么着他痛苦可以减少点儿。

^① 《佛骨表》：全名《谏迎佛骨表》，是唐韩愈以儒家的立场和观点向唐宪宗上的排斥佛教的谏章。

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办公室里那个寒暑表的水银条子一天天往上升。白慕易说：

“好热！你看，寒暑表里的这条寒暑又上去了：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一二三四，哼，八十八度了。真糟了心。”

白慕易现在博士帽没戴在后脑勺上，因为有位刘科长告诉他：在屋子里戴博士帽是不礼貌的。

“呃夫，”他念着寒暑表上的洋字，“西。”

隔壁桌上一团人哄出一声笑。他脸红一下，回过头去——他们并不是笑他。

“啊呀，真热，”他脱下那件自由布学生装。“连单洋服都穿不住，我操得你屋里娘。……勤务，打个手巾把子来！……茶有没有，唔？——倒一杯来！”

他细细地揩着脸，最后用手巾在牙齿上一抹。那个勤务伸手接手巾，白慕易可没瞧见似地，把它往桌一扔，就挺着胸走到正谈笑着的那个人面前去。

他们谈着处里的女同志。

海螺蛸摇着头：

“没一个好的。”

“眼界这样高，”白骏说，“真不敢领教。”

“哪里有他的密司牛好呢，”李科员说了就笑起来。

白慕易问：

“那位什么牛是哪个？”

“海螺蛳的未来太太。……处里的女同志当然没有密司牛好罗：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海螺蛳？”

“唔，自然对的，”白慕易点点头，“秦人眼里出西施。西施是秦朝第一个美人，那位什么牛是民国手里的第一美人。”

海螺蛳翻着报。

“Hey，好片子 Glietai Kiabou 的片子就要来了。”

“你带你的爱人去看，我们也去看，介绍我们见见你的密司牛。”

白慕易正跟着海螺蛳瞧电影广告上的洋字——“鸡，阿儿，伊……”——听见这句话就大笑起来。

“真的带我们去见见，”他说。“她是民国手里的第一美人。我们……我们……”

“白先生，”一个勤务叫，“有客会你。”

“哪个？”

会客单上写着姓名——“梁梅轩”。

“来还我钱么？”他想着，披起学生装，把博士帽嵌上后脑勺。

梅轩老先生一张勉强笑着的脸在会客室里等他。

“有桩要紧事。……你们云处长在这里没有？……我写好一封信要交给他：先交信，后见他。信是我自己写的。你替我送去好不好？”

“送给云……云……送给云处长么？”

一面想：

“真糟了心！……真讨厌，这种事！……”

“我本可以交到号房里的，”那个又和气地说，低着声音，“但是号房里有好多麻烦，而且还怕他们……”

白慕易拿着信走出会客室。他把信抽出来瞧一下：除了“士刚乡长赐鉴”以外，那些句子他看不懂。字写得很恭敬，一笔好“苏字”。

“真糟心，偏有这样一个舅舅！”

他不能拿这个去麻烦刚舅舅。而且他白慕易有这么一个五舅舅也怪那个的，叫别人瞧了不大高明。而且——这位五舅舅和那位刚舅舅是有气的呀！

他拿着这信和白骏商量。白骏用鼻孔说了一个字：

“Hug！”

“要不要送呢？”

“你叫个勤务送去好了。……这位老先生真不敢领教，平素那样骂我们，现在又要来找我们。……我不是当你的面讲他不好，这种人还是不要惹他。……”

“我也不讨厌他么？”白慕易痛苦地微笑着。“他是自己不好。……我告诉你一个笑话：那天你叫我去看看他，那天他睡在床上讲是有病，我晓得一定又是小褂裤当掉了。……”

“勤务，这封信送到处长房里去！”

可是梅轩老先生在会客室里踱着想：那姓云的看了信之后怎样呢？也许会皱起眉毛来说“讨厌”！但也许会——

“梁老先生虽跟我不对，但他究竟是有才具的，我平素不敢惊动他，现在既然自荐，我非给他一个位子不可。”

那姓云的当然会自己跑来见他，说不定要请到他办公室里去见。他呢得向他鞠个躬，先说些恭维的话。……

“还不出来!”

他瞧一瞧钟: 三点多。

外面脚步响, 他赶快坐下去。心狂跳着。

可是脚步响过去了: 没进来。

他又站起踱着。他觉得在这儿呆了一百四十四年。怎么还不出来, 那姓云的? 他消遣地瞧着钟摆, 瞧着那根长针。

突然——门口站着一个人。

梅轩老先生几乎跳起来: 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地就进来了?——他的命运就由这个人的嘴里决定。

“处长没有工夫。叫我代见。”那个拉长着脸。他是白骏。

“我的信……?”梅轩老先生努力笑着, 两膝微微屈着。

“你的信处长看见了。处长说现在处里没有缺 第一, 因为来得迟了, 第二呢……第二……不过处长说很晓得你的景况, 处长自然会随时留意, 等有机会的时候……”

“是是。”颤声说。

沉默。

“四哥近来公忙么?”梅轩老先生还笑着, 可是笑得很吃力: 脸上的肌肉发抖。

“还好。”那个脸更长。

“我常听慕易谈起四哥。……我们还是新年时候会过面的。……慕易办公还行不行? 要请四哥指教他。……”

白骏肚子里动了火。

“真讨厌, 还不走!”

又是沉默。

梅轩老先生一离了这里, 白骏就轻松地透过一口气来。他

和白慕易谈着这位老先生，笑着，叹气着，可是忍不住把心里的痛快流露出来。家里有朋友来的时候，他也把这做个谈话的题目。大家听着都笑：白慕易笑得最响亮，白骏太太笑的时间最长，王老八一面笑一面摇头，卫复圭可笑得不大起劲——还说几句叫人扫兴的话。

“老实说，我们并不比梁老先生高明，”他说。“他是想爬，你我也想爬。他爬了一辈子没爬上，你我是还要‘且听下回分解’。你我并不比他高明。”

“哪里！”第一个反对的是白慕易。“那都是他自己不行：如今文明世界的事情他一点不懂，又不肯学学洋文……洋文……他又不肯努力工作。要升自然要自己上紧。……他还反对学洋文！他真是老……老……古话说的：老……老……老什么昏的。……”

王老八笑着笑着忽然叹口气：

“这种人可怜是真可怜。”

“当然可怜，”白骏说。“我要是宽裕一点还想接济他几个，不过我现在自顾不暇。云处长也说实在打算给他一点钱，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老八大笑。

“你倒会说风凉话。自顾不暇，你倒有钱打牌请客！……”

“你真不通，”白骏也笑。“打牌，请客，当然是为了自己。自己用得有余才能行善，懂不懂。接济了人家，自己不打牌，不请客，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白骏太太马上用上唇拚命包住牙齿，捧着肚子笑起来。

白慕易上床的时候对自己说：

“可怜是真可怜。……”

可是五舅舅侮辱过他。

“他真背时……他太不会做人，他心肠太坏。祸福……祸福……”

他记得有句古话：祸福……他记不起来，大概的意思是谈祸福都是自己惹起来的。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又出了祸事：勇嫂跑掉了！

梅轩老先生以前听勇嫂说过，她要到上海去做工。这事情很明白：现在上海有了机会，她到上海去了。可是梅轩老先生不相信只这么简单。

“私奔！”他叫道。“一定是私奔！”

奸夫是谁？王老八，邱老七——可是邱七早离了这里到北平做官去了。说不定是李益泰：不过这年轻伙子明白事理，不至于这么干。云士刚，刘培本……他们也许还瞧勇嫂不上眼哩。那个挑水的呢？

他想着全身发冷。

“那或者不至于。”

到底是谁？他应该往世界上最荒唐的一种人身上想。

“白骏！娘卖 pi，一定是白骏！”

白慕易来了几次，准定给白骏送信，约勇嫂什么时候逃……可是也说不定就是白慕易自己。……可是不管是谁，勇嫂总藏在白骏这小子家里。……

他想勇嫂现在许正跟白骏或者白慕易调笑，她谈着她公公许多坏话。男的一个劲儿搂着她，把她放到他膝上。她一面咳着吞着痰，一面淫荡地笑着。……

“我要杀人，我要杀人！”他大叫。

他奔出门去。他长衫也没穿，只一身洋布小褂裤，手里拿一把芭蕉扇挡着太阳，跑到白骏家里。

白骏夫妇和白慕易，还有一位客——海螺螭，在喝着汽水。白太太叫着“陈妈，陈妈”！白慕易在叹息着可惜他们是中国人，要是做了荷兰人那多好——一天到晚吃荷兰水。

“那里荷兰水一定极其便宜。”

梅轩老先生一进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八只眼睛都不安地对着他那张苍白的脸——病容上加着愤怒，发青，发黑。腿子颤着。洋布小褂裤给汗浸得象下过水。

“勇嫂在哪里？……我找勇嫂！……”

那几个张大了嘴不知道怎么开口。

“勇嫂藏在哪里？！……交出人来我不追究！……”

“什么，你的勇嫂！”

“勇嫂！勇嫂，滚出来！”梅轩老先生喷着唾沫，满屋子走着找着。

“你发疯么！”白骏太太尖叫。“怎么到这里来找你的勇嫂！……”

那找勇嫂的人陡地在白慕易面前站住，咆哮起来：

“白老六，你一定晓得勇嫂在哪里！你快讲，你快讲！不讲对你不起！……”

“我怎样会晓得！……我一点也不……我……真糟了心……我莫名其妙……糟心糟心……怎样忽然……”

海螺螭扯扯白骏的袖子。

“这家伙准是神经病。叫警察！……”

“我喊警察去！”白骏往外走。

梅轩老先生一把拖住他。

“四哥，没有你的事。……我同白老六算帐。……”

“老六怎么会晓得你的勇嫂，这真奇怪！……找勇嫂找到这里来，哪个管你的勇嫂！……真不敢领教！……不许在这里闹！不然我真去喊……”

那个愣了一会。

“我真不晓得要怎样……家里出了这样的事，书香之家……我何以见人，四哥你替我想想。……我太冒昧……我五内如焚……真的你们看见勇嫂没有，行行好告诉我，好去……”

“哪个兔崽子看见你的勇嫂！”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冒昧冒昧。”

梅轩老先生走的时候忘了带走他那把芭蕉扇。

六

两星期后接到一封勇嫂从上海寄来的信，告诉公婆她进了一家纱厂。可是没写地名。

“地名也不写一个。”老太太自语着。

梅轩老先生已经没把勇嫂放在心上，他看完了就把信一扔。他有个新的计划。他得挣扎。

“她肯不肯依我的话？”这么想。

不依不行！

“娘，我有话问你。”

他严肃着脸色开始。

“吴太太什么时候动身？”

“听讲出月就走。”

“我有个主意：我筹几个盘费，你同吴太太一路回去。”

“回去？回哪里去？”

“你暂时到大舅舅家里去住。”

老太太刚要开口，他打手势叫她别言语。

“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当然还要进行进行，等等机会。将来找到了事马上接出来。……两个人都在这里总不是个了局：这半个多月没有煮饭，烧饼也有一餐没一餐的。要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天无绝人之路，我总找到机会。你回去是暂时的。……不然两个人只有饿死。……”

“我不回去。”

“为什么？”大声问。

“活到这大年纪，还要靠娘家……”

“我当然晓得。然而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等着饿死。”

她想到她大哥那张脸，大嫂那张嘴，那些刻薄的侄儿侄女。他们得挖苦她，取笑她，侮辱她。……她哭出来：

“饿死也不回去！”

“那叫我怎么办呢！”

“我不回去！”

“那只有死。”

“宁可死！”

梅轩老先生透不过气来。

“完了，完了，”他想。“一线希望也没有了！”

他打算叫太太回去，取消这个家，他可以东吃一餐西吃一餐，总不至于饿死。苦点不要紧，只要不饿死总得有机会来的。太太不肯回去就完了：什么都当完，什么朋友家里都三毛五毛地借遍。……

就这么饿死么？

不，得挣扎。

“你非回去不可！”

“我不，我不！”

他跳了起来，尖锐地叫：

“不回去就死……回不回去，回不回去？”

“我不回去，我……”

“真不回去，真不回去？”

“我……我……”

梅轩老先生不好怎么办，他象旋风似地在房里转着。他觉得有个炸弹在他肚子里马上就得炸裂了。他知道生和死在这里分界。

“不回去，不回去？”

他伸手到桌上拿着茶杯对她摔过去，接着又把墨盒摔来。他来不及看打中她没有。他用手扫着桌子，茶壶，水烟袋，纸张，笔，印泥盒，都给扫到地上。房子里可以打得碎的东西他都把它打碎。他想烧了这屋子。他想杀了她。他想毁尽整个宇宙。……

“大家死，大家死！……”他嘎声叫，几乎辨不出是他的嗓子了。他想到隔壁去拿菜刀砍死她，再砍死自己。

“我实在……我实在……大哥家里的罪太难受……我宁

可……我宁可……”她抽抽咽咽地。

她大哥家里那种劲儿他是知道的。可是……

“好，死。……死了也干净。……这一世没过一天好日子。……你的命也苦。……我对不起你一世。……我们做了三十年夫妇，这样一个下场。……我对不起你。……”

他倒到一张椅上，轻轻叹口气。

“娘，我对你不起……”

她哭到晚上。上床了她睡不着。她想着她大哥家里。他们得把她当老妈子看。大嫂得老说：“饭倒会吃哩，事情一点也不懂。就是狗也会守门哩。”全家人都冷眼瞧着她，她得……

“一定不回去！”

她恨着她丈夫，他误她一辈子。现在竟到了挨饿的地步！而且她还叫她回去受罪！

翻过头来瞧一眼床外，她丈夫很平静地在桌边写什么。她又闭上眼。

“他误我一世！”

额上发疼：给他打的。

“偏不回去！”

她又瞧见她大哥那张脸。大哥打她。一会儿瞧见她丈夫和她大哥打架，她丈夫把茶壶摔过去。忽然什么都不见，她自己在她母亲身边，她还是小姐。

“我没有嫁给他啊，”她高兴地说。

母亲叫她打鞋底。……

有什么声响惊醒了她。

“一个梦!”失望得几乎喊出来。

可是声音是真的。

张开眼,她坐起来。她象有种什么预感,心狂跳着。

突然她瞧见——她差点儿没昏过去——梅轩老先生的脖子吊在一根铺盖绳子上,身子凌空,还有一张凳倒在地板上。

她全身发软。她跳下床来,鞋子也来不及拖,就跑去解绳子。

他身子太重。弄不动。

“救命哪!救命哪!……大家快……大家快……上吊!……救命哪!……”

自己倒在地板上了。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醒的。她张眼,房里有许多邻居。梅轩老先生躺在床上,胸部很弱地在一起一伏。他们在灌他什么。

她马上跳起来,挤开那些人的臂膀,她伏到梅轩老先生身上,尖声狂叫着:

“我回去,我回去!……我依你的,我……我……吴太太走……同走……我一定回去,我一定到大哥家里去……我依你的,我依你的,什么话我都依你的……我一定回去,我一定回去!……”

祸不单行

一

李益泰先生给王老八打了一顿之后，他不快活了好几天。他是英雄，可是他挨了打，而且跪过。他没面子见到白骏他们：他在李三房里呆了几天，可耐不住性子要跑出来，他就只到姨母家去走走。

“怎么老不来了？”姨母问。

“一则因为忙。二则呢，那位委员太太真讨厌——又到北平看她女儿去了，您那床毯子就一直搁在那里。我想等她回来问她要了毯子再来，不然显得我这人荒唐：不知道的还当我扯谎哩。……想着那床毯子我真不好意思来。……”

“谁疑心你。你心眼真多。”

他就差不离天天到姨母家里去。天天说着同样两句话：第一是关于那床冠生园……泰丰公司……不，永安公司那儿买来的毯子。第二就搂着她的珍珠：“我的记性太坏，又忘记给你带葡萄干！”

有时晚上坐在施贵房里：

“施贵，今天我忘了带钱，你拿两毛去打点白干来喝喝：我

请你。明天我赏你四毛钱。”

“您一总欠我多少了？”那个问出了口，马上又觉得抱歉。

“怕我逃么？”李益泰笑。

“笑话笑话。……我只要您得了好差使别忘了我。……”

“急什么，当然少不了你的一份。”

施贵拉开嘴笑着，又低着声音问：

“您昨天说的那个呢，您究竟去不去？”

“我自己还没打定主意哩，反正去了总得带你去。”

那个就装着一肚子欢喜打酒去了。

李益泰这么着消磨了三个多星期。

“这么下去怎么办？”

他想离开这里。可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在这里他又是孤独的：姨丈虽然是姨丈，可是不把他当作一个亲戚看。有人说姨丈在外面又有了个姨太太。

这世界上没有他李益泰坐的地方，甚至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

喝着酒，想着许多事：没点用的老子，在乡下受着罪的妹妹，自己的生活，章厅长，王老八的太太，卫复圭，白骏，白千，白太太。……

急什么，将来怕没出息？

“哼，看我的！”

他把杯子里的一口灌了下去，拍一下施贵的肩：

“施贵，将来叫你当我的副官！”

“我……”

“不错，你会算帐不会？”

“别的不会，算帐可会算。”

“好极了。算帐是副官的事。……昨天跟你说那个事我准去干：明儿打个电报去。……我给你补个副官名字。”

施贵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搓了一会手，他热心地问：

“您还喝不喝，我再去打两毛来好不好？”

李益泰想：

“这家伙做个副官真不错。”

他现在很伟大：要是世界只象这间房那么大小，他李益泰可就不再想别的了。这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他都可支配它。施贵副官把他当作了了不起的人看。

可是世界总比这房间大点儿：他一跑出门，就感到有谁在拿什么刺着他的皮肤似的。他四面瞧瞧：他怕遇见王老八，或者白骏夫妇，还有那位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人。

外面比屋子里凉快。可是他比在屋子里的时候热。风吹来是暖暖的。他满身的汗：那套灰布军衣象在水里泡过一回。他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汗臭，脚上的味儿也蒸了上来——这一点可学着他父亲的：不大爱洗澡。

一个警察老远地瞧着他，他就绕到那警察身后走过去。

“干么尽瞧着我？”

身上一阵热。

这警察知道他挨过王老八的嘴巴子么？

“王老八的太太其实是淫妇，那天她不过是不好意思。妇人的玩意儿，呸！”

一口唾沫。

他扬扬眉，抿抿嘴，想起王太太的微笑。……再去一次，他

妈的！……可是这时候王老八准在家里，说不定真拖他往宪兵司令部去。……

在十字路口踌躇了会儿：要到那女人那儿去就得往北。唔，往北。……

可是他努力制住了自己。他咬着牙走他自己的路。他当然不应该再去。……嘴巴子，拳头，跪，宪兵司令部，别人的耻笑。……

他低着头走。一瞧见有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人他就一惊。走来有什么削肩膀长脸的人他也得想：

“这是不是……？”

可是他永远会不瞧见那些姓白的，王老八他们么？

姨母家天天去有点讨厌起来。白骏家里也许有什么信——说不定章厅长那些人突然想起李益泰是个能干的家伙，写封恳切的信给他请他去帮忙。

他仿佛瞧见白太太那张微笑的脸，听见白骏说“这家伙真不敢领教”。他于是又感到有谁拿着什么刺着他——痒不象痒，疼不象疼的。

“总得有一天要遇见他们的。”他难受地想。

这是个难关：他希望这难关早点过去。

“就去一趟吧。”

于是下了个最大的决心跑到白骏家里，正是梅轩老先生送他太太上船的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

白骏他们对李益泰没什么嘲笑的脸子。他们在吃西瓜，他们说欢迎。卫复圭也在他们家里，他西瓜吃得很少。白太太笑是笑着，可不是笑李益泰：他们谈着梅轩老先生她才笑

的。

“我近来很忙，”他一进门就说。

“吃瓜吃瓜！”

李益泰活泼起来，可是还有点不安：他怕别人问那天王老八和他到底是什么别扭。

别人的谈话可全集中在梅轩老先生身上。

“他老先生真不敢领教，”白骏左手拿着一块西瓜，右手打着手势。“他还说气节不气节，那天他还……”

白骏咬下一大口瓜，一面说着话，把下巴弄得水淋淋的。他详详细细描写着梅轩老先生那天问舅舅借钱：一共鞠了二十三个躬，叫了三十七声“处长”。那张皱脸上堆着笑。一脸病容，腿子象站不稳似的。

白骏太太狂笑，还用手背打她丈夫一下（因为手板全是湿的，怕弄脏了他那件新做的夏布褂裤）。

“你说起话来真是！你数过他鞠过几个躬么？”

“真的数过，我赌咒都可以。”

接着他说梅轩老先生对云处长声明：他从没向处长借过钱，以后也不会再来麻烦。这次是不得已，为要送太太回去，筹几个盘费。处长没多言语，只是——

“他就叫我送五块钱给梅轩老先生。本来可以多送些，但是事实上当然是办不到的：第一，处里经济也很困难，第二……第二……”

“他太太送走没？”李益泰问。

“走了。”又向白慕易：“昨天走的吧？”

“唔，”白慕易用鼻孔答。“我只好陪他送到下关。……她

打了张统舱票。统舱真是象桶子，叫它做桶舱真不错。脏得要命，七七八八的人，什么下等人都有，真糟心！”他摇摇头，嘴上的西瓜汁两边洒着星子。“简直不是人坐的……”

这里他想说句坐房舱官舱的规矩，表示他老坐房舱官舱的，可是一句也说不上来。关于统舱的话可以不必再多说了，不然别人得想：“你白慕易为什么那样熟习。既然没坐过统舱？”

他把别人几张脸子偷眼一瞧，就回到梅轩老先生身上：

“船上那许多人挤，他还同太太说知心话，两个人还哭哩，糟心，我真急死了。……吴太太他们坐的是房舱。……这一回他到处借钱，除了盘费总还剩了几个。……我操得你屋里娘，他还欠我一些钱没还我，连讲都不讲起。我当然不好意思向他讨。……”

白骏责备他：

“哪个叫你借钱给他！自然没有得还的。欠你多少？”

“多是没有好多，不过……多是没有好多，他只借过一次，是……数目不大……多倒不多……”

“究竟多少？”

“数目当然不大……不过我……呃，不讲了罢，讲起来没味。”

“你自顾都不暇还借给他？……我也想接济他，不过也是力不从心。……象舅舅当然送什么四五块钱是不在乎的，你我就不同了。……”

李益泰吃了七块西瓜，他要去拿桌上最后的一块，可是白慕易的手先到。他就打了个隔儿，叹口气说梅轩老先生可

怜——没有路走，年纪又那么大，全没了希望。

“年纪轻点儿倒不在乎：年纪轻的，只要有一手两手本事，不怕没出头日子。”

卫复圭取下眼镜用手绢擦着，独白地说：

“我看大家都没有什么出头日子。”

“为什么？”白慕易不相信地问。

那个没答。

“只要肯努力，”白慕易象演讲似地。“没有出头日子的是因为自己不肯努力。”

李益泰扬扬眉、挺着胸，大声说起来：

“要是不能干，那努力也不行。……要能干，还得要有大志气：这么着总有一天遇着一个知己的，你们说对不对。……还有一件东西也少不了的：冒险。……可是你要没有大志气你不敢冒险。……说来说去最要紧的还是志气，可是有几个有大志气的？——谁也不想到他将来要怎么着。”

可是卫复圭说他不对。

“不对。其实个个都有志气的：个个都想发财。因此发财就难：人人想发财，哪有那么多财呢？”

“你呢？”

“我不想发财。”

“这家伙多没出息！”李益泰想。

卫复圭戴上眼镜，到房门口站着吹风，两手叉着腰。

“好风！”

接着又：

“大家都痛苦，但是都不知道为什么痛苦。”

李益泰笑。

“你知道吧。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说过好几次了：你自命不凡，你想爬，可是象你这样的人太多，爬不上，你就……”

“他妈的！”那个在肚子里说：

回去之后他又觉卫复圭的话也许有点儿道理。在国内也许难出头，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他就想最好跑到什么小地方去，或者可以在个什么小国里做皇帝，比如——

“比如爪哇国那种国。……还有檀香山。……还有什么夏威夷。……”

二

“真麻烦！”

白慕易看了梅轩老先生给他的信就烦躁起来。信上很简单：他病了，希望白慕易去看看他，因为这么大一个地方，亲人只有他一个。

“为什么要我去看他，我又不是医生！”

“恐怕他……”白骏吞吞吐吐地说。“他身体很不好，那天我看见他满面病容。”

“糟心！”

白骏就不再言语。

“你看去好还是不去好。”那个问。

“去就去一趟，不高兴去就不去。”白骏打不起精神地说。

白骏近来有点心事：刚舅舅到上海去了，有人说最近得改组，他不会回来。刚舅舅没有叫白骏准备办交代，或者不至象传说的那么着。可是舅妈也给接到上海，白骏送她到车站的，不过笨重的家具还留在这儿没带去。

总务科里的人都起了点恐慌，别科里的同事们可没什么，也许他们不知道。白慕易没听到这些传说，他还是象平日那么起劲。

“不去总不大好，唔？”他说。

他决意去看一次他的五舅舅。请假去么？

“刚舅舅到上海去了，请半天假不要紧。”

可是他又觉得为了五舅舅请假，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要刚舅妈病了也许可以请半天假去看看她——不过现在她也到上海去白……白……

“白什么啊？有句下江话，“玩”叫做白什么的。”

他上面还有科长股长，他们都看得起他。

“呃，请什么假！我白慕易从没请过假的。”

下了办公厅他才到梅轩老先生那里去。

梅轩老先生躺在床上，亲热地瞧着白慕易。

“本来有点病，前几天一忙，更厉害了。……发烧。……你摸摸看。”

他额头滚烫的。

“看医生没有？”白慕易眼睛没对着五舅舅。

“看医生？哪里有钱看医生。……这是小毛病，毋须去看，睡两天总会好的。……不想吃饭，倒省饭钱。……”

接着他说他本想搬到便宜的风子里，可是人病了搬不动。

这儿才给了房钱，他得把这一个个月住满。现在身边只有两三毛钱，可是他不怕，因为最紧要的房钱已经付清了。这几天不花什么饭钱。

白慕易装哑子，坐在床边的凳上拿扇子尽扇着。

床上的人象在荒岛上找到了一个同类，他和他非亲热不可。他再三再四地说，“这地方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

窗子关着，房间象蒸笼。蚊子嗡嗡着，恨不得把人抬起来。到处滚着霉味。

梅轩老先生喘着气说着话。他嘴里发焦，舌子上带点儿苦味。眼圈子灰黑色，皮肤枯得象稻草。他有时突然想他也许会死，他就打一个寒噤。不希望死。虽然到了下一辈子也许会有好日子过，那可究竟是渺茫的。他得活着，在这一辈子好好做一下人。世界上有一种人熬着大半生，一到晚年就怪幸福的；他许是这种人。

“我气色很坏吧？”他试探地问白慕易。

“唔。”

他全身一冷。即使知道自己气色不好，可是不愿意别人说穿。

“生病的时候气色总不好。”白慕易说。

“我怕我的病……”说下去他自己也得怕起来，就打住了。他闭着眼想：

“只要病好，给我过几天好日子，我就吃长斋，念经。”

白慕易有许多地方叫他讨厌，可是这外甥走了之后他就感到非常寂寞。只有他一个人。没人照拂他，也没人和他说话。他看出白慕易坐在这儿很不耐烦似的，虽然再三叫白慕

易常来，可是未必肯来。写信叫他可真麻烦，那封信是对房东太太说了许多对不起的话才发了的，而且发了五天别人才来探望。

“今夜好好睡一晚，明天一定好的。”

可是晚上体温加高，糊涂起来。

第二天早上房东太太站到房门口问他：

“梁老先生好点儿没有？昨天晚上你一个人说了许多话。”

“说了许多话？”

昨晚发热发得很厉害。

他心里忽然感到空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消灭了。他觉得他准得死。这一辈子过得多快呀。

“来生……”

什么都似乎绝了望。他只希望他的伯勇忽然发迹了，赶了来送终，很热闹地做佛事超渡他。开吊有许多阔人来拜。出殡有许多仪仗。

他肚子里念着“阿弥陀佛”。

“不要乱想罢。……不过是重伤风，明天一定会好的。”

病状不象他所希望的，体温只是加高。他不能再想什么：他昏了几天。

房东太太着了慌：她怕这位老先生死在她的房子里。她请一位熟识的医生给梅轩老先生诊一下，那医生吐着舌。

“这很危险……他有家里人没有？”

“他把太太送回去了，一个人在这里。……他还有个外甥还不知道是侄儿。……他是什么病？”

“样子象伤寒。”

“伤寒!?”

她等梅轩老先生清醒过来，问白慕易的住址去找他，跑了两趟才把他找了来。

“糟了心，糟了心!”

梅轩老先生躺在床上半开着眼睛。

“你是哪个?”

“我是老六，白老六，白慕易。……你老不认得我了么，五舅舅?”

“他病得厉害的时候连人事也不知了。”房东太太插嘴。

“老六你看我气色如何，”病人轻轻地问。

房东太太对白慕易使使眼色。他说：

“气色好起来。”

可是肚子里说：

“病得太厉害，糟了心!”

他好几次想要走，可是不好意思。

“白先生，我跟你说句话，”房东太太把白慕易拖到屋子外面。“这位老先生害的是伤寒，住在这里总不方便。他身边又没有半个人。你是他的外甥，这件事当然在你……我觉得……你最好还是送你舅舅到医院里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了大病，我也看不过去。……”

真糟心，这困难的担子落到了他肩上！找医院，伺候病人，还得筹钱——到哪儿去筹钱？

“这个……我看……我是……其实他这个病……他并不……”

“怎样?”

“我去……我去商量商量看。”

“商量！”房东太太吃了一惊，发怒似地说。“跟谁商量！人到这样子还商量——他害的是伤寒哪！”

白慕易觉得世界上无论什么困难都好对付，可是这个真对付不了。他凭什么要管这些麻烦：病人有妻子，有儿子，却叫他一个外姓的人来管？

可是房东太太不放松一步：他说明天就送老先生到医院去，她还不答应。

“医生说的不能再迟。明天可以送今天为什么不送。……还有句话，我不是爱说不吉利的话，老实说梁老先生已经很危险，有了三长两短，我们也不方便。”

“是，是。”

“那么马上就送去。”

“唔？呃。唔。我就……”

他往外走。

“白先生到哪里去？”

“我就来的。送病人到医院去，总要预备预备。”

“就来呀！”

“当然。”

他透过一口气来。

“糟心糟心！”他恨恨地。他懊悔自己不该到这地方来找差使。……他五舅舅可也古怪：自己病了干么还送太太回去？……这件事落在他白慕易身上怎么办呢？要用很大一笔钱，要找医院，要跑腿。假使死了就更麻烦。……

他不再去。他一下了办公厅不敢回白骏家里去：怕那房

东来缠他。他到海螺螭家里去，到赵科员他们家里去，一直混到十一二点钟才回来。白骏夫妇每晚总得告诉他，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来找过他两次或者三次，说他五舅舅病得厉害。

“究竟病得怎样？”

白慕易没告诉他们过：他怕他们说这些事非去照拂不可。

“并没有什么大病，”白慕易红着脸说。“不过是重……重……重伤风。……他们故意大惊小怪。”

他这么着并没什么不对：他五舅舅侮辱过他。可是他待五舅舅不算错，他还借过钱给他。他白慕易现在本可以管病人的事，可是他怕麻烦，怕用钱——他自己也穷得厉害着。

房东太太可跑到处里来找他了。一个勤务告诉他有位太太在会客室等他，他就全身发一阵寒。

“怎样让她进来的！”他几乎是叫着地说。“你只说我不在这里！”

糟透了：这晚十二点多回去，房东太太在白骏家里等着他！

“白先生你这个人也真……”她埋怨着。“外甥不管他，倒叫我们外人管他，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我不过可怜他……这一个多礼拜我一天来找你两三趟。……”

“我是……这几天……我是找医生……”

房东太太又告诉他，陶先生开过药方子，吃了几帖也不相干，药钱还是她垫的。现在只好预备后事：许多医生都说没有希望。

白慕易一进病房，装着犯人进监牢似的脸色。

“五舅舅！”

梅轩无力地抬起眼睛。他脸成了灰色，嘴唇发枯。眼珠象毛玻璃，一点光亮也没有。肌肉给热病烧尽了，只一层皮蒙在骨头上，口部就突得更高。他呼吸感到很困难，用嘴唇一开一合地呼着气。他现在清醒着。

“我瘦了些吧？”他哼着问。

“瘦是瘦了点。”白慕易小声儿说。

“气色……你看我……”

“气色差不多。”

“一场病……真背时……”

接着微笑一下，可是笑不动。

“算八字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八字上说我……今年交秋不大……不大好。以后……以后渐渐会过好……会好……会留点钱……”

他闭着眼喘气，停停又哼起来。

“有一桩大事……没有孙子……”

“不要紧，伯勇年纪还很轻。”

“云……云处长问起我过没有？……你替我向他请安……我病好了一定有机会……他会用我……”

“他现在到上海去了，要下礼拜才回来哩。”

“我……我……”

梅轩老先生没力气再说话。沉默了会儿，他又兴奋起来。他用了最大的努力睁开眼睛，拿全生命的劲来对白慕易说话：

“有一桩……我病好之后……我现在托你一桩事……这是我的一个机……机……我的机会……我病了不能进行……”

你替我去……我托你……要快……”

“唔。”

“病好之后就可以……一个机会……一个科员缺……以后是柳暗花明又一……又一村……过点好日子……你要替我进行……现在我对你说我的进行方法，你去替我……替我……”

病人撑不住劲，说不下去。白慕易等了老半天没等着下文。

房东太太在房门口对白慕易招手。

“你现在马上就得把病人送去。”

白慕易说不出话，用鼻孔应了一声。

“再不进医院就一点希望没有了，”她小着嗓子说。“你还得问问他，看他有什么话说，怕他一下闭住气……”

他象木偶似地依她的话转身进到房里。

“五舅舅，五舅舅。”

等了会儿。

“你老有什么话说？”

“我要告诉你……你……进行方法……不放过这个机会……天生我才……天生我才必有……必有……”

又没了下文。

“真麻烦，真麻烦！”白慕易想。

他抓住帽子往外走。

“白先生你不能走！我好容易找了你来……”

“我去去就来。”

“不行。”

沉默。

“我有我的自由……”他不顺嘴地说。

“这时候你不能走！你走了叫我们怎样？你叫个人来你可以走，再不然你马上送他到医院去。”

“他一个月房钱还没有住满哩！”他动了火。

“白先生你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梁老先生要是……呃呃呃，不能走不能走！……大家客客气气多好，我叫了警察来你的面子下不去。……你是他的外甥，他没有别的人，你走了谁管。……我已经操够了心，依道理我是管不着的。……你得马上送他到医院去！……”

“好好好，送到医院去。我去叫车。”

“等一等，我叫个人陪你去。”

“操得你屋里娘，真糟心，真糟心！”他焦急得想投河。他希望他能够土遁，一遁就遁回家里去，不，得遁到远点的地方，譬如河南，譬如济南，譬如山东，譬如闸北，譬如蒙古——房东太太永远找他不到。

他化石似地站了两三分钟，又走进病人的房里。

什么地方打两点钟。

他走不出去。他得把五舅舅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就什么都好办了。可是没地方可以送。到医院里去他们得问他要钱。五舅舅死了又怎么办呢？……总之要逃出了房东太太才好想法子。

瞧一眼床上：那病人闭着眼不动。

“死了么？”

想要仔细去瞧瞧又不敢。他摸摸自己的学生装，上面浸

着汗。他轻轻地溜到房门口往外一张——谢天谢地，房东不在这里！

他做贼似地赶紧跺着脚走出去，四面一瞧，就一直奔到街上。

“好了好了！”透过一口气来。“跑了出来总有法子想的。”

三

“怎么，又跑了么？……我从来没看见过有这样的人……”

梅轩老先生病势又沉重了些，房东太太更着急。她咕嘟着，一面忙着：叫人去通知警察局，去喊白慕易。她骂那位梁老先生不拣地方死。可是她又可怜那老头儿。为了人道之故，她得去问问梅轩老先生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她怕他那位白先生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落了气。

“梁老先生，梁老先生，你有什么要吩咐的么？”

“叫他……叫他……我……替我进行……”

“进行什么？梁老先生，进行什么？”

“机会……机会……”他痛苦着脸子。“病会好的……”

白慕易没找着，梅轩老先生情形却很坏：眼睛翻了一半上去，嘴里只是吹着气——哺，哺，哺，哺，哺。

“去了，去了。”房东太太说。

找到了白慕易的时候，梅轩老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只是心头还有点热气。

房东太太告诉白慕易，梁老先生最后一句话是：“叫他替我进行。”

“我就问进行什么呢，他说什么机会机会。过了一会又说，‘我会好的’。”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白慕易没了主意。他不敢和房东太太同去——怕她又得扣留他。他跟白骏夫妇商量。

白骏拉长着脸叹口气。

“想不到竟会死，真不敢领教。”

“如今我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怎么办，担子在你身上。你去找几个同乡朋友凑几个钱给他买口棺材，抬他到义园里再说。”

这主意不错。白慕易婉转地向房东太太说了打发她先回去，他就忙着去找熟人借钱。除了刘培本全家搬到济南去了不算，其余都花了几个。白慕易自己在会计那儿借支了二十块钱凑在里面用。

“我也捐五块钱，”李益泰说，“梁梅轩这人还不错。……老白，你借我五块钱，我现在没带零钱。”

白骏板着脸：

“我已经出了六块，叫我再出五块，我不来。”

“这算我的呀，我问你借的呀。”那个抿抿嘴微笑着。

“哼，借！”白骏还是摇头。

“你不想想梁梅轩多可怜。我要不是可怜他我不会低声下气地向你借钱。……我写个借据好不好？我明天一定还，我不过今天没带零钱。……”

白骏瞧太太一瞧，太太微笑：

“就借给他拉倒了罢。”

那个掏出五元的票子给白慕易。

“老李，我交给慕易了。”

“不，”李益泰抢过来。“由我自己交手续清楚点儿。”

他可一口气跑出去把票子换散，交两块钱给白慕易，扬扬眉，抿抿嘴说：

“我捐两块钱罢。那个三块我明天拿来。”

四

星期日，白骏请些常接近的同事朋友吃饭。他早就说过想请客，可是天气太热，吃了酒菜怕坏肚子。现在好天气，可是在座的客都不大有兴致：流言很多，每个人都滴溜着处长要换人的事。云士刚并没老呆在上海，他回来已经一个星期，可是瞧样子还是不对劲——他是一个人来的，他家眷还在上海。白骏每天提心吊胆地怕刚舅舅说那句话：“办交代！”

白慕易最打不起劲：为了五舅舅那个尸身他整整地忙了半个月，花了二十多块钱。这个月子儿不够用，太太来信埋怨他为什么这个月不寄钱回去。

“操得你屋里娘，命里注定了要破财。……他好死不死要死在这里，还要等他老娘回去了死！……”

最糟心的是那些流言。要是他再失业……

他不能往下想。有时他认为不要紧：他工作究竟是努力的，科长也看得起他。至于白骏——那地位当然不同，他位子倒有点靠不大住。

白骏可拚命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希望早点叫我办交代：第一，这种银钱上的事我干不

来，不敢领教，早点脱了手的好，第二……”

白太太笑得不大自然，她一想她丈夫得丢了饭碗，心里就紧一下。她觉得他不该去当什么庶务股长，以前那个上尉的差使虽然钱少，可很稳当。她要赶走她的忧虑，就和来客说着电影，麻将，今年秋天女人衣裳是什么式样，说着说着就溜着嗓子叫：

“陈妈！陈妈！”

只有赵科员和海螺螄一点不愁什么：他们俩是处里的老职员，别人称他们“五朝元老”。

“打牌打牌！”赵科员叫。

“吃过饭再打罢。”王老八说。

海螺螄打着手势，告诉大家现在外国人很爱打中国牌。

“譬如在 Merichien，麻将就非常通行。……中国菜也很出风头。……”

白慕易觉得他应当高兴点儿，他就挺一挺胸。

“洋人总有一种洋麻将。”

“没有，”海螺螄大声说。“他们只有一种 Poke”

“就是扑克牌吧，”王老八听懂了这个洋字。“老卫爱打扑克。”

“我也无所谓爱打。”卫复圭说。

“海螺螄只瞧卫复圭一眼，没说话：他俩不大熟识。

卫复圭老觉得他们可怜，不过——

“他们也会觉得我可怜的。……其实我并不比他们……”

别人到处碰壁。他自己知道有条不碰壁的路，可是不去走。他肘靠在腿上，下巴撑在手上，静静听他们说话：他们不

知怎么一来谈到了梁梅轩。

“不敢领教，他落伍不晓得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落到了阎王那里。”王老八说了大笑起来。

“我劝他努力，劝他学洋文，他还反对哩，这种人真糟心。”

卫复圭插了一句嘴：

“我们说他落伍，我们自己不落伍么？”

“为什么！”

“世界一天一天进步，我们当然要落伍的。”

接着他懊悔说了这些话：干么要说？别人理会得么？

白慕易对自己说：

“要落伍就真糟心。……刚舅舅不走，不会落伍的。”

可是这局面象瀑布奔下来那么快，并且没办法。刚舅舅叫白骏那一科“办移交”。新处长到差，许多人都“另候任用”。这只是两个星期的事。白骏和白慕易都失了业。

“真糟心，没有生路了，真糟心！”白慕易说。

最糟心的是这一向他为了他五舅舅的死支了一些钱，接到那张“着即停职”的命令，到总务科给算薪水，他到手的是：交通银行的五元钞票一张，“广东省造”的双毫银币一枚，铜子儿九个。

“落伍了！”他颤着声音。

白骏太太埋怨他丈夫不该把以前那个上尉的差使辞掉。

“那个事情虽然钱少，倒是个长久的。这里……本来我……”

“哼，现成话倒会说，真不敢领教。……我辞的时候你倒一点也……”

“我不是说叫你两面兼着么。”

“兼！你晓得个屁！”

李益泰似乎消息很灵通。他差不多天天到白骏家里来，抿抿嘴，扬扬眉，说些官场上事。

“云处长这回恐怕……”

“你怎么会知道？”

“我当然知道。”

真奇怪，他许多话是对的。

“你有没有一点活动？”白骏嫉妒地问。

“活动总得活动一下，”那个挺挺胸脯，“不然这么下去怎么办。”

白骏太太用了种种方法去想李益泰这些话是吹牛，同时又努力去记一记——他们夫妇俩和李益泰吵过嘴没有。

她丈夫抽了一口气想着那天的大请客，可是那象前一辈子的事情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他轻轻哼着：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酒……人生……”

他记不清究竟哪一句在前面，哪句在后面。

“譬如朝露……”

白慕易什么都不言语。他想着自己，瞧着白骏。别人也没了差使，他老住在别人家里吃住总有点不大那个。

五块钱钞票。……

家里也许又得写信来催他寄钱哩。

“白六，一个人想什么啊？”李益泰叫似地说。

白慕易苦着脸用鼻孔笑一声。

那个用手撑在白慕易坐着的椅子的靠背上。

“你差不离一直没闲过，一闲下来就仿佛怪耽心的。我倒闲了这么久，我可……不过我……”

他把自己的手收回来插到裤袋里，眼瞧着天花板。

“这回你拿了几个钱？”

“五……五……”他踌躇着要不要老实告诉别人。“我亏空了。真糟了心。”

“别只着急呀，着急有什么用？”

接着他说他在活动着。可是他暂时不宣布活动些什么。他又贴近白慕易的耳朵，告诉白慕易他要到别处去。

“你可愿到外省去跑一趟？”

“怎么，跟你去？”

“唔。”

白慕易深深地瞧着李益泰，想了那么两三分钟。他难受地笑着：

“你逗我玩的。”

“笑话！……逗你玩的是这个，”他伸直了中指，把其余四根指头弯着，动了几下。

“不过我……”

“明天再说：我明天两三点钟来。”

“我是一个钱都没有，要是……我要是……”

“有我啊。……我明天来再说：两三点钟。别出去呀。”

“不会的。”

瞧着李益泰走出去的背影，白慕易恨不得拥抱他一下。

白骏有点信不过李益泰：怎么，这姓李的倒有路子？他是

个什么鸟东西，他是！

“你信得过他么？”他问白慕易。

那个不大高兴：白骏的看不起李益泰，就是间接地侮辱了自己。他不言语。

“不过……”白骏不大顺嘴地。他其实希望白慕易有点路子才好，不然他得老在他这儿吃住下去的。“不过也讲不定。自然我……有希望自然顶好。……不过他这个人，第一，他讲话靠不住，第二……第二……”

白太太插嘴，她的意思以为可以看李益泰明天来不来，因为这姓李的从来没践过约的。

五

第二天李益泰来了：下午五点半钟。并且李益泰还问白慕易可要钱用，给了五块钱！

“你先拿着用。”

白慕易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他手里的确抓着了这五块钱现金：圆的，扁的，冷冷的。他张大了嘴不知道要怎么说。

白骏有点失望：李益泰真的有一手哩。可是又有点感激他：不管怎么着，总而言之这家伙可以带走白慕易，给他个位子。

李益泰把胸脯挺得特别高，天天来找白慕易：商量哪一天动身，坐什么船。

“盘费当然算我的。”他说。

不过他始终没说出进行些什么事。

“到那里你自然会知道。”

他很有把握。

走的前一天，李益泰掏出两块钱给白骏太太请她办点菜。

“请客？”她微笑。

“唔，”那个把眼睛斜射到洗面台的镜子上，扬着眉抿抿嘴。“我打扰得你们多了，走以前请请你们。”

“这样客气！……还要不要邀什么人？”

“只要一个老卫。我自己去邀他罢。”

“他倒有点厉害，”白慕易想。这姓李的不知道到底会找到个什么。大概不会小。给他白慕易一个什么位子？不会是传令什么士了吧。

他把两个手插在学生装口袋里。他瞧瞧白骏，瞧瞧白太太，他的视线一跟他们遇着的时候，他就把眼睛扫开去。过会又瞧着他俩。他忍不住要觉得他们可怜：他们这家子这么大的开销，找不到差使可不行。可是刚舅舅又到上海去了：他们没有“生路”。

“我要是弄好了，我要寄几个钱给他们。”

两个手从衣袋里取出来，交叉着摆在胸脯上，做了个所谓拿破仑姿势。他仿佛已经给过他们钱。他是他们的施主。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满足。几次要笑出来都给努力地忍住了。

白骏有点不好受，喝了点酒，就发起牢骚来。他表示奇怪：怎么不学无术的家伙倒很那个——

“倒很有点牛皮。真不敢领教。”

说着用眼瞟着李益泰，把脸对着卫复圭。

李益泰英雄地喝着酒，说着人的逃不过命运。

“什么都是命，对不对？”他笑着。

“当然有个命。”白慕易红着脸说。

停停。

“一个人能不能干可不容易看出来，”李益泰大声地。“往日你瞧着他晕头似的，可是一有机会……一到有那个的日子……可就……可就……可是你往日瞧着他那劲儿象没一点儿能耐似的。……这是……这是…… khm 对不对， khm， khm，唔，今天有点儿咳嗽。”

白慕易点头。

“本来一个人不可以……不可以……一句古话说的，不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讲不要看他的面貌不好就说他不行为：不可以……不可以……真糟心，这句古话我不记得怎样说法了。总而言之是……”

可是白骏说着生活没保障之类的话，回家乡去也是没饭吃。他瞧瞧他太太，他说想把太太送回去。马上他想到了梁梅轩，他觉得说这种话许是个不好的预兆，心头就象给谁握了一把似地一阵紧。

卫复圭板着脸啜了一口酒，一吞下去就把眉毛皱了一下。

“只要自己想通一点，不会没有路子的。”

“怎么想通一点？”白骏注意地问。

卫复圭愣了会儿。他想：

“我对他怎样说呢，这种人是说不通的。”

“譬如，”他慢慢地说，“你不住这样的房子行不行，你不穿这样的衣裳行不行。……你一定要做官么。……”

“别的我做什么呢？”

“做工，种田，拉黄包车，不是一样的吃饭？”

那个笑起来。

“我不是同你说笑话，”卫复圭不安地。“许许多多象我们这样的人，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但是大家还想发财，至少也想维持……维持这个……”

李益泰插嘴进来：

“谁不想要上进。”

“爬不上的！”

“冒冒险总有希望。”

“希望！”卫复圭咕噜着。“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办。”

“为什么要想得这样远？”白骏红着脸。“人世事十九不如意，想得那样远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了，真不敢领教。……要是想得这样远，那只好上吊。”

“除开上吊就没有路了么？”卫复圭微笑。

“一条路是发几万万银子财，一条路是当土匪，”白骏嬉笑地说。“不过人生在世真不要想得那么远，第一，这两条路我们都走不来，我们也不愿意去上吊，第二……第二……”

白慕易有点不安：他明天要走了，他们说这些个倒霉的话。

“真糟心！”

他把所有的人瞧一转。李益泰把鼻尖子埋在酒杯里，可是装做很关心他们的谈话似的，不过老拿眼珠子膘到洗面台的镜子上去，一面扬扬眉毛。卫复圭爱笑不笑地瞧着他对面的墙上，听着白骏说话。白太太微笑，忘了动手喝酒吃菜，只张开一小半嘴，一个劲儿瞧着她丈夫。那位白骏先生当然最

起劲，说呀说的忽然来了个什么“拚性命”：白慕易吓了一大跳，就赶紧听着。

“要我革命，拚性命，我是不来的，第一，人生几何，何必呢，是不是，第二呢……第二是……”

停了一会。

“要我拉黄包车我拉不动，即使有力气我也不来，不敢领教。……要是非拉黄包车不可，那我宁可饿死。……”

“拉黄包车……”白慕易就格格地笑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李益泰从酒杯里抬起他的鼻子，叫似地说。“我们明天要走了，不说几句吉利话，说什么拉黄包车！……”

白骏太太趁机会笑，努力不叫露出牙齿来，把上唇弄得很吃力。她觉得这句话要是由白骏嘴里说出来，就得更有风趣一点。

可是白骏马上就来了：他问卫复圭：

“那么你怎么不去拉黄包车，不去死里求生？”

那位太太就象炸药给轰了似地大笑，顾不得牙齿露不露在外面了：你就可以瞧见她歪着的犬齿上粘着一小片菠菜叶子。

卫复圭可不笑。他板着脸说：

“所以我们这种读书人没有用啊。我们过过也还过得去的日子，若是吃不来的。但是又爬不上，又……连维持现状都办不到。大家也不想想那个……那个……总而言之我们这种读书人是糟糕的。譬如你……你……”

“我们这种读书人”，当然连白慕易也在内的。他有点得

意,就马上插了进来:

“我们这种读书人不一定没有用。只要有时气。……读书人没有用;什么人有用呢。……孔夫子说的……孟夫子说的……古话说的:惟有读书高。……”

白骏暗示他太太要她笑,可是她没有笑。他就一个人笑起来。

吃了饭,李益泰拍拍肚子,打着嗝儿,就详详细细说了个阔人的姨太太跟他恋爱的故事。

“她老钉着我,噢!真没有,噢,真没办法!……”

会馆里的阔人

一

对不起，要请读者诸君到长江沿岸的一个城市里去看。

靠江有个肮脏的小码头，堆着些麻布袋和芦柴。许多苦力肩着些重东西走着沿江的那条大街，哼着，淌着汗，打着赤膊——其实这时候已经到了秋天。大街上很拥挤，要是有两辆黄包车面对面相遇着，行人就得避到店家里面去，不然你的脚就会给黄包车轧伤的。码头以西店家就很少了，再走过去就成了条曲曲折折山道似的黄泥路。路北是些小树木，路南——无所谓路南，那里就是江岸，水打着岸脚，哗喇哗喇响着。江水看来似乎很浓，象放了许多赤砂糖的藕粉。

再向西走个那么三四里路，就得瞧见一些石磴子：大家把这儿叫镇风亭。其实并没有什么亭子。一个多月以前，有个苦力模样的人在这儿投江，据说是因为失了业，也有人说是为了他赌亏空了。

江水腻腻地滚着，弯弯曲曲一直滚到烟雾雾的地平线那里。

镇风亭往北有条小路到小西门。可是到这里来旅行的人并不走这条路：他一上码头，可以走那条和大街交叉的路进大南门的。这就进了城。街道都象山道似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爬过南门大街那个山岗子，转几个弯，就是出名的二郎庙。这条干干净净的短巷子里没有一所不象样的房子，都住着全城的一二等人物。许多屋子门外横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金字：什么什么“及第”之类。只有一家是什么什么会馆——一星期前这里也到了个阔人，穿着武装，还带来了个家伙象是他的马弁。

“他们究竟是什么路数？”会馆里的人说着。

“总有点来头的。”

“听口音不象是同乡哩，那家伙。”

“他自己说是的。”

“呸，”那个吐口唾沫。“好大势子，客气话也不讲一句就要我们让他！”

说着话的人就瞪着眼，向对面那一排朝南的房子瞧了一下。他们本来住在那里的，可是给那个新来的阔人撵走了。

最近他们都和那马弁似的人打熟了：知道他并不是个马弁，而且也有点儿来路。

“我是到此地来找官做的。”那人说。

“那位李先生呢？”

“他当过参谋长。……他讲他要替我谋个知县，不过……不过……知县是……常常有知县给土匪掳去的哩，真糟了心！……”

大家都用嫉妒的眼睛瞧着他。他取下他的博士帽，用手

指弹了几下，又把它歪戴在后脑勺上，就挺挺胸脯说：

“知县我不大愿意当。……我这回才交卸……”

“哪一县？”

“这是……”他红着脸。“是青岛里面一个什么县。啊呀，真粗心，我连县名也忘记了。离山西不远。”

会馆里的人都赶着叫他白县长。

“白县长留了一些钱了吧。”木匠杨贵生问，接着伸了伸舌头。

白县长瞧了杨贵生一眼。这木匠在家乡有家小小的店，现在倒了，流落到这里，住在会馆已经半年多。爱赌钱，爱喝酒，会馆里几个穷上等人告诉白县长要小心他——这家伙手脚不干净。

可是白县长没注意到这些，他只滴溜着一件事：

“怎么李益泰还不回来呢？”

他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钟。

“李先生你一定要给我几个饭钱。”

“怎么，”李益泰叫起来，“没钱了么？……走的时候我给了你五块，你自己也有五块多，干么又要钱？”

“我是……我上一次……我一共寄了八块钱。”

“瞧瞧！还寄钱给家里！”

李益泰数了三十多个铜子给白县长。

白县长嫌少。

“吃饭不够么，”李益泰苦笑着。“三十个子儿还吃不饱？”

那个拿铜子在手心里敲着。过会低着声音问：

“事情怎样了？”

“你老是天天问。这当然得慢慢儿来呀。”

这么着一天天过去。李益泰每天一早就出去，临走总得给白慕易几十个铜子。

“要等到哪一天呢？”他想。

不过等一会也不要紧；家里才寄去了几个钱，暂时不愁家里的事；他个人的吃住都不用自己忙。

他每天在小馄饨店吃馄饨和烧饼过日子。他生怕在这小店里遇着会馆里的人：他每次都吃得很快。

他和会馆里几个上等人混熟了。他们都是单身人，在这儿住得很久。内中只有一个人有职业。

“县长以后对杨贵生那些人真要小心，”和白县长最要好的王胡子告诉他。“会馆里的人杂得很，常常不见了东西。”

“赶他们出去好了。”白慕易摆摆手说。

“那办不到：他们说会馆是大家的。”

“他们一起有多少人？”

“比我们多。他们有七八个：那是些泥水木匠，有一个是裁缝铺子里的，有一个是……”

“操得你屋里娘，是不是挖苦我？”那个肚子里说。“唔，王胡子他们自然不会晓得我的。”

睡上床，白慕易想到王胡子他们的可怜。

“穷得这样子！都是读书人。……”

将来自己有了路子之后得给王胡子帮帮忙。还有毛四先生。还有老谢。陆伯良虽然有个差使，可是只有二十块钱一个月。他得叫李益泰给他们设法。……

“怎么李益泰还不回来？”

听着什么地方打两点钟。

“糟了心，明天的饭钱……”

第二天白慕易彷徨了一个上午，在街上乱跑着，想找到李益泰。下午一点钟回到会馆，空着肚子躺在床上。

“不够朋友。……这种人一点也不能做知己。……”

脚步一响，他就仰起脑袋来听听是不是。

日影渐渐地移着。

“饿死就算了罢，操得你屋里娘！”跟谁赌气似地，躺着不动。

可是一听见步子响他又得心跳一下，注意地听着。不过没再把脑袋仰起来，仿佛怕给谁瞧见了不好意思似的。

三点多钟，李益泰跨进白慕易的房。

白慕易跳了起来：

“你到哪里去了啊？……我上午……我刚才在……你怎么一晚……你……”

那个很忙的样子。

“别嚷别嚷！……有正经事赶紧得办：我和你马上到大南门外去一趟。……快，快！……”

“我一天还没吃一点东西哩。”

“就去吃。吃了马上去办：一路你不许多嘴，懂不懂。”

那个给弄得怪兴奋，又很糊涂。他用鼻孔尖声应了一声：

“唔！”

二

两个人回到会馆里已经晚了。

他们一进了白慕易的房，就小心地把门关上。两个人从自己的裤子里取出一包包的东西。胸脯上肚子上贴肉地扎了一大块布，里面满是这些小包裹。他们忙着把它解下来。白慕易手脚都抖索着。

“做这种事危险呀，”他颤声说。“为什么要……”

“别大惊小怪。这稀罕什么。”

“查出来了怎么办？”

“你放心，”李益泰很镇静。“这是一个朋友托我办的，他是这里的一个旅长。……将来他得给我个好差使。你也得有路子哩。……胆子大点儿！……这是一笔好买卖。……你别透一点风——一点儿也不能透。……”

“自然。”

白慕易吃力似地嘘了口气，又问：

“旅长——是哪个？”

“不能告诉你。”

“他是不是很有势力的。”

“那当然。”

“那么查出来也不要紧了？”

“紧是不要紧，可是面子难看。……这东西就放在你这里，藏好，别叫给人瞧见了。”

“放在我这里是不大……不大……我是……”

“这有什么关系！你说是我的就得了。……过几天还有一批。……将来还得叫你送。……”

白慕易瞧着李益泰好一会。

“我们替他办，我们……他会不会……我们有没有好处？”

“我不说过了么。”

“钱呢？”轻轻的。

李益泰格格地笑起来。

“老白，真瞧不出你是个厉害人。又要官，又要钱。……我可不好意思问旅长要钱。我是和他有交情，不然我真的来贩烟土？……你呢是跟我的交情，对不对。……我那朋友也知道你，是我说的。总有那么一天你得见着他。……怎么，你要官还是要钱？”

接着又笑。

白慕易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

“我是随便问问的。”

“这才够得上交情哩。”拍拍他的背。“这些快藏好罢。”

这晚李益泰请白慕易在一家四川馆子吃了酒菜，又给了两块钱。

“他真正象个阔人。”白慕易对自己说。

他们回来，都吓了一大跳：窗门子给谁弄断了。

“看看那东西！”李益泰低声叫。

还好，在着。

房里并没少了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偷的。

李益泰在院子里轻轻走了一圈。

“怕是王胡子干的。只有他在家。”

可是白慕易说王胡子不会干这些事。

“他是读书人，怎么会做这些事……一定是杨贵生他们。”

第二天早晨这院子里的人都哄哄地谈着这回事。王胡子说这一定是杨贵生。

一刻钟后杨贵生跑进这院子，当着许多人嚷了起来。他喝过了酒。

“老子昨天一天没跨进这院子，王胡子这兔崽子倒说是我！……大家都晓得昨天晚上只有王胡子一个人在家……”

“怎么，你说什么？你倒……你倒……”王胡子上气不接下气。

白慕易瞧了王胡子一眼，跨一步到杨贵生面前，挺着胸脯叫：

“一定是你！”

“怎么是我！凭什么说是我！……老子也不是好欺侮的。昨天王胡子……”

李益泰咆哮起来：

“不许嚷！”

“什么嚷不嚷，话总要说明白的！你别仗着什么……”

“再嚷！”李益泰一手掌打过去，可是没打着。

“打人！……老子拚着命不要，倒要弄个明白。……你当我们好欺侮！……”

“打了你再送你到公安局去！……送到公安局去！……老白，送他到公安局去！……”

怎么，李益泰命令他白慕易？

白慕易瞧瞧所有的脸子，自语地说：

“唔，一定要送到公安局去！——送他去！”

再瞧了瞧所有的人。可是他不好命令谁。

“好了好了，饶杨贵生一回罢，他酒吃醉了。”

七手八脚把杨贵生拖走了。

“这世界真反了！”李益泰更大声地说。“这忘八蛋真得要送到公安局去办他一办！……岂有此理！……哼！……这忘八蛋！……”

人渐渐地散了去。

白慕易怪耽心：怕有谁发觉他房里那些东西。他想趁李益泰不在家，把这些放到李益泰房里去，可是他没有李益泰的钥匙。要是弄开窗子放进去又怕给人瞧见。

“真糟心，要是给人家看见这些……”

他对李益泰有点怀疑起来。东西干么老放在他白慕易房里？给人做了这些事，可是没有钱。李益泰究竟进行些什么？

可是李益泰叫他别着急。

“你又来了，你干么那么性急呀！”

“那些东西……那些包裹……怎么办呢？”

“过几天自然有着落。我自己也着急哩。”

星期日，白慕易和王胡子他们推牌九，把钱都输完了，他等着李益泰回来问他要钱。

“怎么，两块钱又用完了？……可是别忙，今天咱们得办正经事。你把那些拿出来。”

李益泰把一些包裹装进蒲包里，揭出一张南货店的招头纸放在上面，用麻绳捆着。

“找到买主了么？”白慕易问。

没答。

过了会儿，那个带上军帽，扬着眉，把手搭在白慕易肩上：

“我现在得出去。……你可以……”掏出一张纸，“哪，这是地名，你把这两个蒲包送到这儿去找这位潘先生——可别找错了。……叫洋车去。……”

“钱呢？”

“你拿二十个子儿去罢。”数着铜子。

“不是。我是问你这些货色卖几个钱——自然是问这个姓潘的要，是不是？”

李益泰踌躇了那么一二分钟。

“唔，你问他要。”

“多少？”

“他会给的，没错儿。”

“他要是给得少了呢？……自然我要晓得一个数目。”

那个抿着嘴笑。

“你这个人！……钱是我那朋友的，那旅长的，他早交给旅长了。……潘先生给咱们钱是酬劳咱们，怎么能定数目。可是最好你别问他要：潘先生跟我也是老朋友，难为情。……你五点钟送去，早了不行。”

“唔，”白慕易感到沉重地应了一声。“二十个铜板车钱怕不够哩，来回。”

“回来可以走路哇。身边没零钱了。你要钱用也待会再说罢。”

李益泰扬着眉毛抿着嘴，踏着很响的步子走出去了。

“有生路！”白慕易瞧着那两个大蒲包。“那姓潘的总要给

我几个钱：这是李益泰给我的好处。”

他想到王胡子房里去和他推牌九，赌宝，可是身边只有二十个铜子。并且似乎不能离开这蒲包一步。

“回来就好好地耍一下。”

要是那姓潘的给他十块钱，再不然二十块钱……晚上赌宝也许把以前输掉的捞回来……

“真是！……全靠李益泰，不然住在白老四家真没生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五点多钟他找到那地方问潘先生，来开门的是李益泰！

他吓了一跳。

“你……你……”

“交给我，交给我，”李益泰低声说。“你先回去。”

“怎么你说的……怎么我……”

“你回去罢。……你要钱用……”掏出一块钱给他。

白慕易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乱子，慌张着脸色马上跑出来。全身象浸在冰水里。他疑心自己是做了个梦。可是李益泰给他的一块钱明明在他手中。

李益泰到第二天的晚上十点多钟才回来，打着隔儿，喷着酒味儿，告诉白慕易他在旅长家里遇见一位小姐，一见就爱上了他的故事。

三

白慕易除开和李益泰办正经事以外，就成天地到王胡子房里去：推牌九，赌宝，打牌。王胡子还给他介绍些新朋友，在

一块玩。白慕易有时很赢钱，可是输的时候也很多——把赢来的输出去不算，还把李益泰给的也往外送。

“糟了心，全输了。”

“不要紧，明天来八圈就捞本了。……其实白县长也不在乎这几个，是不是？”

新认识的胡老大就擦擦眼睛说：

“后天礼拜六，我们来陪县长玩小牌。”

王胡子偷偷地告诉白县长：胡老大打牌一点不行，老输给别人。

“县长只管同他们打，包县长捞了本还要赢。”

“那两个呢？那个……那个……”

“那个也不行。陆伯良也不大会。”

可是星期六打了一晚，就只白慕易一个人输：算算筹码，他们说该拿出——二十五块多！

“二十五块四毛？”白慕易搔搔头。“五吊底呀。”

大家笑起来。

“县长记错了，”王胡子说。“说的是五块底。……还算好的哩，只输了五底。”

胡老大把那两个人的账拨给他，算是白慕易要给胡老大一个人二十五块多。

“请县长马上拿给我，我就要走了。”

“我……我……你们说的是……现在我——没有钱。”

“县长别说笑话。真的我想就走，就算是县长赏的。……还清了这笔账是正经。县长也不在乎这些。”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你搜。”

胡老板板着脸：

“请县长别开玩笑。”

白慕易额上沁出一颗颗的汗，脸热着，陪着笑：

“我的确……”

“拿出来是正经。请县长快点，”那个戴上帽子。

白慕易想：

“真糟心，真糟心！”

他希望一下子有颗大炸弹落在会馆里，给什么都消灭掉。

“请县长快点。我没有工夫同县长说笑话。”

“胡大先生你何必呢，”王胡子插了进来。“白县长少不得要给你的。……白县长的钱当然放在银行里，今天礼拜拿不到，欠你一欠也不要紧。”

“这真奇怪：县长同你有交情同我没交情，欠了我的我问谁要。……将来县长再同我开个玩笑：‘我没欠，’那我怎么办？”

王胡子瞧着白慕易：

“县长看是怎么办？……我看这样罢：请县长开个支票。”

白慕易额上的汗流到脸上，淌到衣领里，他拿袖子在自己脸上揩了几下。

“其实我没有……我……我……”

“何必呢。县长也该让让步。本来……虽然是赌账，总也是账，”王胡子笑。

“真要命！”

“那这样罢：胡大先生你也该松一步，请县长写个借据，我做保——我，你总信得过的，好不好。”

说着就拿出纸笔请白县长写。

那个很干脆地就写：他只要目下这个窘人的难关打得过。

“如果到一个月不还，要照月息三分算给我利息。”

“胡大先生那又何必。我包白县长不出三天送还你。”

“写总要写明。我欠人家的钱是五分息哩。”

于是在借据上添了一行字。

“好了好了，操得你屋里娘。”白慕易透了一口气想。拿博士帽在手里扇着。

他可以问李益泰要钱。要是不给——就告发他！旅长总得要面子，不好出来说话。不过他总得打听一下那旅长是什么人。……

王胡子留着胡老大。他们又推牌九。白慕易袋里的一块钱赢成五块。

“请白县长做庄家。”

白县长很精明地洗着牌，瞧瞧许多的脸，许多的手，押着许多的钱。数目愈押愈大，白县长面前的钱愈多。

“县长赢了三十几块！”

他数了二十五块钱：

“胡大先生，我还你。”

“为什么这样性急？”笑着的答。“再推几庄罢。”

他只瞧见手，只瞧见钱。骨牌上的点子是花的。世界在打旋。

一刻钟一过去，他面前的钱全给分配到别人手里去了。

“完了！”他糊里糊涂地想。“操得你屋里娘，完了。……我要死了。……要是还有钱……”

“白县长再推几庄!”几个人叫。

他心跳了一下。可是——

“我没有钱。”他颤声说。

“我借给县长!”——一只很肥的手送过一卷票子来。

白慕易用了全身的力抬起眼珠瞧瞧这是谁——胡老大。他伸手拿票子，可是票子象长在胡老大手上似的，拿不动。

“不过要请白县长写个字。”胡老大客气地。

“好的，”他尖叫。只要有本钱，什么都不成问题。输了不怕：问李益泰要了来还他。“王胡子你替我写个借据，我来盖章画押!……”

“请县长点点数目。”

“不要紧：我相信你，也信得过王胡子，”他眼和手全忙在牌上。“读书人总相信读书人。……赢了我请你们。哈哈哈哈哈。”

面前的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无数的手指在乱跳，在抢似地抓牌，抓钱。他觉得自己仿佛在云堆里游着，一高一低地，而且是脚朝天，脑袋向地的：脑袋比什么还重，生怕一下子会从云端掉下来。……

真糟心——

“又输完了!”

可是不甘心就这么下台。很顺手地又伸手拿了一卷票子来，在一张纸上盖了个图章。

散局以后他问胡老大：

“一共欠你多少?”

“一张是二十五元四角正。一张——八十元正。一张——

六十元正。月息都是三分。中间人是王胡子。”

白慕易吃了一惊。

“有这许多？”

“这不会错的：县长亲自盖了章，画了押的。”

“糟心！”

他用拳轻轻敲几下额头，摇摇地走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嘴里喃喃地：

“李益泰真荒唐，又是一夜没回来。”

四

醒来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他希望借钱那回事是个梦。可是王胡子站在窗外，鬼鬼祟祟的样子。

“县长醒了么？”

接着跑进房来，问白慕易预备什么时候还胡老大的钱。他告诉白慕易，胡老大很有势力，省长大总统都得让他几分。

“而这笔钱是我做的中人，所以……至于我……在县长看来当然算不得什么。……并不是我敢向县长催钱。……”

“我晓得，”他喉管里象有什么给梗住似地说。“一共多少钱？”

“二十五的八十：一百零五。还有个六十：一百六十五。不错，还有个四毛：一百六十五块四毛。……数目当然不大。可惜我没有钱，不然我垫还一下也不要紧。……在县长当然不算什么的。……”

“唔。我只要……我稍为过几天……”

这晚白慕易没钱吃晚饭，李益泰老不回来，他就很早上了床。可是睡不着。

他把赌钱的经过回想了一遍。他有点奇怪：干么王胡子那批穷鬼有这么大的赌局。他老是先赢后输——不过这只能怪自己的手气。……借据上的数目不错么？

也许王胡子当他真是阔人，大家来对他使一点……

可是又觉得这种思想太侮辱王胡子了。

“王胡子他们都是好好的人，他并不是杨贵生。”

钱是总得还的。……李益泰还不回来。……

胡老大很有势力，“省长大总统都得让他几分。”

“要是同胡老大做了知己，他还可以替我……”

他心跳起来。一和胡老大要好了，他可以托胡老大给他向什么大官面前介绍一下。也许真会当县长。……看相的都说他鼻子长得好，现在正交鼻运。

“想法子还钱。”

还了钱才说得上谈交情：一步一步地来。他不用专靠李益泰——这家伙荒里荒唐地靠不住。得罪他都不要紧，准得逼出他一两百块钱来。

他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就到李益泰房里。李益泰还没起来。

“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二点多了。”

白慕易坐到床沿上，瞧着李益泰。

“李先生，你一定要救救我。”

“怎么!”那个吓一跳。

“我要两百块钱用。无论如何要你想法子。”

“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管。无论如何要你给我。”

“我哪儿来的钱呢?”

“那些东西总卖得了几个钱。”

“别人的呀,”那个跳起来。“我要是有钱你当然也有,还用说。”

“那个旅长是哪个,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你疯了!……究竟怎么回事?”

白慕易想:要不要告诉他?

说了罢。

李益泰叫起来:

“你受骗了!”

“怎么是受骗?”白慕易不高兴地说。“王胡子他们都是读书人,好好的人。骗人么?”

“糟糕糟糕!怎么办呢?”

“你要给我。……救救我罢,救救我罢,李先生……”

“没钱怎么办呢?”

可是白慕易颤着声音老反复着同样的话。

“我没办法。……你怎么会赌起来?……”

沉默。

白慕易站起来。

“你非给我不可。我不相信你没有钱。……你可以向你那个旅长设法。”

“干么非给你不可？”那个瞪着眼。

“你……你的那桩事……你……”他嘴唇发白。“你非给我不可！”

李益泰大声说：

“我管不着！……我好意把你带来，瞧你可怜，你可……你却来诈我！……”

“告他！”白慕易在肚子里说。“告他！告他！”

他跑到自己房里，把剩下的几包土拿出来。可是他不好怎么办：别人瞧见了得疑心是他贩卖烟土哩。他愤怒得脑袋都要裂了。他愣了一会，就冲到李益泰房里去，把那些包裹放到桌上就走了出来。

“老白！”李益泰叫。“老白！”

老白理也没理，锁了房门就往外走。

到哪里去呢？——告他！可是他不知道要用怎么一个方法去告。

李益泰披了衣，扣子也没扣上，袜子也没穿，拖着鞋子冲出大门来，把白慕易拉了进去。

“你发什么傻劲儿啊，老白？……你真的想告我，是不是。”

那个闭住嘴，喘着气。

“你真想去告发是不是？……你干么不想想，你自己逃得掉么。……并且那旅长很有势力。……我现在叫你回来是为你，其实我一点不在乎。”

白慕易觉得要痛哭一下才好。他鼻尖发酸。

“欠了那些赌账怎样办呢，我实在……救救我罢，无论如何要救救我。……”

“好，算我的。我一定设法。我到朋友那儿借什么五百一千的还借得动。……别着急。等我的消息。”

丢下一块钱给白慕易就出去了。一晚没回。

“姓李的骗了我！”

一定是姓李的一个人得了钱，不分给他。别人利用他，叫他送东西，叫他藏东西：祸是他的，钱是别人的。

“什么旅长！一定没有什么旅长。哄人的。……糟了心，上当了。……告他！”

可是他自己也得有点罪名。……

他在自己房里打旋，把博士帽取下又戴上，戴上又取下。想到李益泰那张抿着的嘴。想到王胡子。想到自己身上只有八毛大洋。想到推牌九。想到胡老大。

“胡老大很有势力……”

和李益泰绝交罢。他和胡老大做好朋友的。

跨出房门，他往王胡子房里走去。

“王胡子，今天我们去买点菜，打点酒，你去邀胡老大来吃中饭好不好。”

白慕易很得意：他有了主意。他对胡老大表示亲近，说着交朋友的难。

“象那个姓李的，同我同一天到会馆里来的那姓李的，就千万不能同他交朋友。……胡老大先生再吃点酒、……我看不起姓李的。他简直下……”这里他忽然放低了声音：“他还贩鸦片烟哩。”

他瞧瞧那两个的脸色。

“唔，贩鸦片，”胡老大说。“他很多熟人么？”

“我只晓得他有个什么姓潘的，常常买他的：我晓得他买过两次。”

“姓潘的？”

“唔姓潘的。在文庙街六号。”

胡老大没表示什么。

“胡大先生熟人很多吧？”

王胡子插进来：

“什么朋友都有，他。”

“胡大先生可以替我……替我……或者给我想个法子……或者……你可以替我介绍介绍……”

“要干哪一路？”

白慕易心狂跳起来。

“我……我……”

“弄个县长干干好不好？”

可是王胡子告诉胡老大：白县长以前说过，他不愿再当县长了。

“不过也可以。我是……”白慕易说。

“好，”胡大先生啜了口酒，想了一会儿。“我可以想想法子看。……不过得花几个钱。不过这个我可以借你一笔，先垫一下。”

胡老大这家伙很有把握。他白慕易交了鼻运。欠胡老大的钱，将来可以还他的。

“李益泰真混账，”他肚子里说。“骗了我到这地方来。……”

不过李益泰要不骗他到这儿来，他就无从和胡老大做朋

友。

白慕易喝了点酒，莫名其妙地高兴，找着这个说话，找着那个说话，大声地告诉别人李益泰是个骗子——拐别人的钱，贩鸦片烟。

“他骗了我两百块钱。他如今不好意思见我，不敢回来。”

可是这天晚上他回来了，一瞧见白慕易就说：

“为了你的事我跑了整整两天。现在可不愁了：有个朋友答应借给我两百五十块——二百五哩。……”

他就笑起来。

白慕易取了博士帽搔头，把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深皱着，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他对李益泰不起。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二百五十！他就得有二百，还了账还有钱剩。当然不是吹牛：瞧，李益泰掏口袋哩！

“二百五十……”白慕易昏了似地念着。他用全生命的力瞧着李益泰那只掏口袋的右手：伸进口袋了。拿着了。得抽出来了。……

心狂跳着，他把手掩住嘴，象是怕心脏跳出来。他想象那大卷票子。他觉得他应该拥抱李益泰，应该跪在李益泰前面，应该……他不知道再应该怎么着。他对李益泰不起呀。

李益泰的右手终于抽出了口袋！——李益泰掏出了一块黄灰的手绢，揩揩鼻孔，又把它塞到口袋里。

白慕易并不感到失望。只是象和许多人打过一场架之后那么疲倦：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哼着鼻问：

“钱呢？”

“当然有，明天。明天我一早就去拿。……分给你二百：够

了吧？”

“够的够的。”

临走白慕易问李益泰要了一百铜子做明天的饭钱。

“其实我明天回来吃中饭的，”李益泰说。“那朋友答应明天上午给我。我一拿着了就回来。老白你等我回来吃中饭：咱们再上那四川馆子。”

“唔。”

明天李益泰没回来吃中饭。晚上也没回，甚至于第三天也没回来。第四天。第五天。李益泰到哪里去了？

王胡子天天来问白慕易讨胡老大的债。

“糟了心，糟了心！”

五

会馆里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李益泰给兵警捉去了。

谁都谈着。这是会馆从洪杨平定之后造好以来，从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当然捉人是捉过的，可是给捉去的都是泥水木匠之类的人物。这回是那个李先生——不是他自己说是参谋长么？

长班老余是消息最灵通的。他说先是有谁去告发，就有侦探钉着李先生，钉呀钉的就捉去了。冒充军官，贩卖烟土——还借了陈旅长的名。

“陈旅长很生气，一定要把这入解到他旅部里去，要枪毙他。”

“枪毙？”

“他要枪毙他。大家都说陈旅长贩鸦片烟，所以他这回定要枪毙一个贩鸦片的给大家看看。”

这消息给白慕易知道了的时候，他几乎昏了过去。

“糟了心糟了心！……操得你屋那娘，捉去了，操得你屋里娘！……”

什么都成问题：他怕连累到他，可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顶糟的是他没有一个钱：李益泰临走给他的一百铜子吃了三天饭，把一床被和一件夹袍当了一块钱又请了胡老大一次，现在——

“真糟心，真糟心，只剩了六个铜板。”

他想和王胡子胡老大他们亲热，问他们借几个钱，到他们那里吃几顿饭。可是那个家伙对他一点不客气了。

“钱不还是不行的！”

“我实在……你看，是真的，我没有钱。……”

“我不管你有没有。欠了是要还的。……王胡子，你做的保，我不管，我问你要。”

王胡子向白慕易面前跨一步，绷着脸：

“怎样，到底有没有？”

没答，只是脸部的肌肉在抽动。

“没有是不行的。胡大先生同我吃起官司来我也只好同你吃官司。……”

“明后天我……”

明后天照样是这么几句话。

胡老大把脸对着白慕易脸只两寸远，大声说着话，把唾沫星子溅到对面的脸上：

“老实告诉你：我为了要留这百多块钱，所以那姓李的案子没牵到你。不然——哼，你看！……”

白慕易趁他们没注意，他溜了出去。

“白先生你怎么欠胡老大的钱呢？”长班老余低声地。

“为什么？”

“他真不好惹：他是胡老虎的大儿子，谁都知道的。”

“他怎样呢？”

“放印子钱，贩人，贩鸦片，杀人骗人，什么都来得。住在乡下怕种田的打死他，住到城里的。……你怎么欠他的钱！……有人说李先生就是他告的：他有好处。”

白慕易两条腿发软。

“逃走罢。”

可是往哪儿逃？只要有个住的地方他准得去住着，再不回到会馆里去了。

他在街上走着，腿子没一点劲。他饿得难受。

“怎么要跟李益泰到这里来？……糟心极了！”

这里没有一个熟人，只有胡老大和王胡子。

有家茶店门口插一面“招募新兵”的旗子，有几个军人坐在一张茶桌子旁边。

白慕易在这门口站好一会才走。

“当兵……”这么想。当兵？他白慕易去当兵么？

他想到种田，想到做工，做裁缝……他觉得给谁打了一拳。

身上出了冷汗，手脚打颤。要是这时候在床上躺一会可多舒服。可是办不到：他一回去就得瞧见王胡子。

走进一条冷清清的巷子里。两只脚象有几吨重。房子和电杆都在打旋。忽然瞧见天空上有成千累万的鸟飞着，有红的，有绿的：注意一瞧可就消灭了，一会儿又见它们飞着。

膝踝子老要屈下来。他喘着气，用手扶着墙，拖着脚到一家的大门坎上坐着，闭着眼。

“怎样办呢？……”

许多脸子映在他眼前，许多声音响在他耳边。他瞧见他父亲在教训他，要他到死也做个上等人。

“你为什么去当裁缝，去当传令兵？……”

一会儿梁梅轩的嘎噪子在说白慕易有志上进。接着又是白骏拉长着脸，叹着气，表示没一点办法。

“不过叫我去拉黄包车，去打铁，去革什么命，去吃苦牺牲，我是不会来的。……”

白慕易努力睁开眼。

可是隐隐听见杨贵生在说：

“你们当我们是好欺侮的么？……我……”

“混账东西！”白慕易咕噜着。“这班下流家伙没一个好人！……这世界真反了！……抓起他！……”

可是有些人挨到他身边：沈上士和王传本。

“老白……”

“滚开！哪个认得你！……”

胡老大……

对啦，他得和胡老大要好。胡老大有势力。可是怎么，他也有怕的——怕种田的打死他？这成什么世界！……胡老大自己贩鸦片，怎么要告李益泰？……胡老大有势力。……李益

泰该的：他是骗子，流氓。……

他拚命要赶掉那些幻想，可是有点办不到。他大大地睁开眼，用手撑着门坎站起来。他不能老坐在别人大门坎上：这太不象样，叫化子才坐门坎哩。他得走。可是不知道要往哪儿去。心头感到受了一种紧迫，很想发怒，骂人，打人。四面瞧瞧，他不知道应当向谁发脾气。他的世界愈来愈小，并且象四面有高墙围着，逼得他气都透不过来。有几个世界向他招手：譬如当兵，譬如做裁缝……

“怎么又想到这倒霉的事上去了？”痛苦地对自己说。

想到勇嫂逃出去做工：真奇怪，五舅舅家里也出这些下流种，怪不得那位老先生气得几乎发疯。勇嫂是在那么一个乌七八糟的世界里。

白慕易吐口唾沫。他仿佛瞧见了那些一点也不细巧的手，给煤烟弄黑了的脸，下流的谈话——象沈上士和王传本他们那么着。他联想到自己当过传令兵，和沈上士、王传本那些家伙混在一处，说着下流话，比当裁缝都不如。他就觉得心脏都痛了起来——仿佛是给人割过一刀，虽然养好了伤，可是有时也会发痛。永远有这么一条伤疤，即使做了大总统也去不掉的。他咬着牙，最好把这世界毁灭掉，这痛心的记忆也就可以消灭。他反复地说着，他自己绝不是沈上士他们那个世界里的。

“我一点不下流，我是好好的人。……”

还得挣点面子，别忘记他父亲的遗言。他得……

“呃，还是想想如今的事吧。”对自己不耐烦似地紧皱着眉。

现在只有胡老大。可是胡老大他们的世界似乎不要他白慕易走进去；并不是拒绝他，只是他得先拿出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几呀？……一百六十五，一百七十……二百，二百五——哼，二百五！……还是走罢：离开这里。”

记起船上那些人对于没钱打票的怎样吊起来，在半路上推他们下船，他就打了个寒噤。

“弄几个盘缠钱才好。……坐洋船走。……”

坐上水船还是下水船？他觉得他四面的围墙又向他紧围了一步。

“完了！……连被窝夹袍子都进了当铺，想等李益泰回来赎的，如今他又……胡老大吃我两顿饭还是不讲一点交情。……我操得你屋里娘！”

他悄悄地进了会馆。偷瞧王胡子那边一眼：王胡子没在家。

躺到床上。床上空空的只有一床褥子，没了被窝。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仿佛吃了明矾似的味道。耳朵在响。

“死了罢。去偷罢。去抢罢。……没有生路，没有生路，操得你屋里娘，没有生路。……”

他抽抽咽咽哭起来。

忽然脚步响，接着王胡子很重地推开门，一只脚很不客气踏进房来，怪响的一声——嘭！

白慕易全身打战，缩着做一团，望着那双红眼睛瞧着门口那张绷着的胡子脸。

六

一晚没睡。

快天亮的时候，白慕易毅然决然地写一封信到家里去。

桂贞贤妻粹次敬启者我实无法李益泰又作去了举目无亲不能回家涨主要一百余元不能谋事被亦当了要偷要抢一个人不可以学下流该死与

贤妻来世为夫妻对不起

贤妻抱歉之至不如一死干净今日是八月十二明年是我周年切记为要小儿要

贤妻养教其上进千万莫下流我死对得起

祖宗请

贤妻莫记得我为要至涛至祝即希

查照为荷敬请

秋安珍重

八月十二日 侍生白慕易启

可是没有邮票。

“不要紧，总送得到，送到了再补。”

他轻轻地走了出去。叫老陈开开会馆的大门。

“白先生这样早到哪里去？”老陈打着呵欠开锁开门。

白慕易没听见。他眼睛只瞧见一些火星似的花纹，耳朵响着鼓。

街上只有些菜贩子挑担子走。所有的人家和店面都没开

门。

往北，向西转弯。他郑重地把那封信插到邮筒里。

“不会寄不到的。”

想象他太太接到这封信，他膝踝一屈要倒下来。他两手抱住邮筒支住了，站了一会。

“还是走罢。”

出了小西门。他回头留恋似地把这条街瞧了一下，就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江边走去。

树上一些雀子嘈杂着，从这个枝子跳到那个枝子上。

白慕易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瞧见。象给人拖着走似地到了镇风亭。

藕粉似的江水滚着石灰似的浪。太阳在江面上洒着碎金点子。地平线隐在澄黄色的雾里。

风呼呼地刮着。白慕易发抖，可是并不感到冷。他对着江的上游跪着，磕一个头：那儿有他父亲的坟墓，有他的太太和儿女。

“我对得起祖宗……”

他的博士帽给风吹落了江。

瞧着自己的帽子飘摇地下去，瞧着江水，瞧瞧远远的时高时低的渔船。他决定了一切，他预备把膝踝子一屈让自己下去。他脑子糊里糊涂的，耳朵里还在响着。

“不……”

忽然他记起这镇风亭有一个人跳过江，那是个下流的家伙。他白慕易不能跟那下流家伙死在这里！他用了全身的力提起腿沿岸向西走了小半里路。

“这是我的地方，”他昏昏地站住。不放心地向镇风亭那边瞧瞧：他的博士帽掉在那下流家伙跳江的地方是毕生的一大缺憾。

脸部抽着疼，眼睛发着黑，膝踝一屈，他身子倒了下去。

“来生给我过点好日子罢。……”

江面上浮起了几个水泡。

消 息

白骏得到白慕易自杀的消息，彷徨了好几天。他住在上海的云士刚家里，还在赋闲。微笑的白太太早给送回家乡去了，这消息就是太太给他的信上说到的。

他痛苦地说：

“真不敢领教。”

第二年夏天卫复圭到上海，在白骏那里住了几天。卫复圭现在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听了这消息，他叹了口气：

“我早说过的，一定会有悲剧的。”

白骏拉长着脸沉默了老半天。

“你现在怎样？”问卫复圭。

“我生活很苦，但这种事很有意义。我们正用新的教育教那班种田人的儿女。我们也办义务教育教那些大人，告诉他们许多真的事情，引他们去做真的事情。”

“真的事情？”

“唔，真的事情。譬如常听见说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那么就告诉他们这些是什么，告诉他们因为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挨饿。这是真的事情，但是常常——一个人看不见真的事情。……你……又譬如白慕易投江，这里面有个真的原

因……想爬的人太多，都是不知道一些真的事情。现在你……”

白骏认为谈起这些是不吉利的，他有点怕，就打断了对方的话：

“你到上海是来玩玩的么？”

他瞧着卫复圭——脸子更黑了，显得比以前健康。他怕卫复圭又说到什么爬不爬，什么跳江的事，他就说大世界的昆曲不错，问他高不高兴去听听。

“我今天约好一个朋友来找我。”

“那不一定今天去听。”

“你呢，你现在有没有想一想……？”

那个赶快插嘴：

“哦，不错：你还记得勇嫂么——梁梅轩的媳妇？”

“记得。怎么？”

“她在—一个日本纱厂里做工。上个月不晓得为什么被日本人开除了，全厂的工人要求复她的工。不答应。全厂罢下工来。……她到我这里来借过一次钱，她说了，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她老先生。她现在简直不象以前……”

“现在那厂里是不是还……？”

“李益泰捉去了你知不知道？……大概是冒充军人。我不大明白。现在连下落都不知道。……他从前口口声声说一个人要冒险，总会发迹。……”

等不到卫复圭说话他又想起一个人来：

“刘培本你认识的吧？”叫似地说。

“刘培本——这名字很熟。”

“哪，就是那个矮小个子，留点小胡子的。”

“唔唔。他怎样？”

“他在北方很弄了几个钱，去年年底到河南去，在半路给土匪杀了。据说是从陕西来的灾民——那些土匪。……有人说刘培本命里不该有钱，一有钱就死了。”

“你觉得可惜，是不是。”

白骏笑了起来。

卫复圭想：

“要不是借他地方住住我再也不来找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瞧见对面电线杆上有几个粉笔字，可是他瞧不明白。

“老白你来这看看那上面是什么字。我眼镜不够。”

白骏走过来瞧了一眼。

“我也看不见。”

还没说完就又回到那张沙发上躺着。瞧着卫复圭的背影，白骏笑着说：

“老卫，你怎么无论看见什么都这样注意？”

后 记

这篇东西开始于一九二九年的秋天，时写时辍，以后就一直搁着。去年翻出来一看，有许多使自己都觉难堪的地方。但就此弃掉又不免觉得可惜。于是又写下去。接着是一·二八，什么都给太阳牌的炮弹轰毁，只带出了这卷稿子，就更认为非成不可。但仍象便秘似地一点一点地写，没畅快地写成。现在自己写的和从前的微微有点不同，为要使它一致，只好追赶着过去的自己，是很苦的事。现在算是竣工了，自己一看，还是要脸红的东西。

作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